

大學叢書

歐美的本黨

彭學沛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大 學 叢 書
歐 美 日 本 的 政 黨

彭 學 沛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

(一〇二七五)

大學叢書 歐美日本的政黨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元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彭 學 沛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程選公) 彙

四〇七五上

序

本書是民國十八年在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講授這課目時編成初稿，交太平洋書店刊行，現因經過數年各國情形變遷得很多，所以加以增訂，改由商務印書館印行。

本書因原是講義的性質，想很公平地敘述各國各黨的思想 and 狀況，不注重著者的意見和批評，只想用同樣的態度去描寫各黨。並且爲免得卷帙過於浩繁起見，省之又省，撮述大要。亦不拘於篇幅的平均分配，一般人比較知道的便力求省略，比較不知道的便稍求詳明，例如英國的自由主義大概怎樣，蘇聯共產黨的思想組織如何，是我國人比較耳熟能詳的，至於英國保守黨保守些什麼，英法各國社會黨差異何在，法西黨的情形，德國國家社會黨來歷如何，這比較是一般人所不大清楚的。因此敘述上詳略各有不同，和著者主觀的贊同反對毫無關係。

重要的參考書目附在卷末。

彭學沛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歐美日本的政黨

目錄

序

第一編 法蘭西的政黨

第一章 通論

第一節 法國政黨組織的特點

第二節 上下院各政黨的名稱和重要人物

第一目 上院各政黨

第二目 下院各政黨

第二章 帝王黨 國家主義派 法西斯蒂

第一節 概說.....六

第二節 法蘭西行動派.....七

第一目 法蘭西行動派的起原.....七

第二目 法蘭西行動派的特殊理論.....八

第三目 法蘭西行動派的改革方法和手段.....一一

第四目 法蘭西行動派的組織和人物.....一五

第三節 愛國青年團.....一五

第四節 法西斯蒂.....一六

第三章 各種保守黨.....一七

第一節 概說.....一七

第二節 共和聯盟.....一八

第一目 綱領.....一九

第二目 組織.....二〇

第三節 國民社會主義黨.....二〇

第四節 民衆民主黨.....二二

第五節 民主共和聯盟	二二三
第一目 沿革	二二三
第二目 組織	二二三
第三目 政綱	二二四
第六節 統一主義急進黨	二二五
第四章 右方各種聯盟	二二六
第一節 愛國者聯盟	二二七
第二節 公民協會	二二八
第三節 國民共和聯盟	二二九
第五章 左派諸黨	二二〇
第一節 概說	二二〇
第二節 急進並急進社會主義共和黨	二三一
第一目 急進黨和社會黨的差異	二三一
第二目 急進黨的沿革	二三一
第三目 現今的政綱	二三四

第四目 組織.....三五

第三節 法蘭西社會主義並社會主義共和黨.....三六

第四節 法國社會主義思想的鳥瞰.....三八

第一目 法國的社會主義思想家.....三八

第二目 馬克思主義.....四〇

第五節 社會主義黨.....四二

第一目 戰前的多派分立和統一.....四二

第二目 大戰後的分裂.....四三

第三目 社會主義黨的社會革命理論.....四五

第四目 社會主義黨目前的政綱.....四六

第五目 組織.....四七

第六目 黨內的派別.....四八

第六章 左方各種聯盟.....四八

第一節 目的.....四九

第二節 組織.....五〇

第七章 極左各黨 五一

第一節 共產黨 五一

第二節 無政府主義者 五二

第一目 理論概略 五二

第二目 行動 五四

第三目 無政府主義的三種傾向 五五

第八章 工會主義 五六

第一節 C. G. T. 總工會 五七

第一目 起原 五七

第二目 組織 五七

第三目 綱領 五八

第二節 C. G. T. U. 統一總工會 六〇

附錄 一 法國十六世紀以來的帝王和大總統 六二

二 法國第三共和政府以來到一九二〇年間的內閣 六三

第二編 德國的政黨 六七

第一章 大戰以前德國政黨的略史 六七

第一節 保守自由中央各派 六七

第二節 社會民主黨 六九

第二章 大戰以後德國各黨情形 七四

第一節 右方各派 七四

第一目 國家社會黨 七四

一 國家社會黨運動發生的原因和經過 七四

二 希特勒的生平 七八

三 國家社會黨的主張 八一

四 國家社會黨的組織和宣傳 八六

第二目 國權黨和人民黨 八八

第二節 中央各派 八九

第三節 左方各派 九二

第三章 大戰後德國政黨政治略史……………九四

第一節 戰後德國政治的一般特徵……………九四

第二節 未息的革命怒濤……………九六

第三節 簽字凡爾賽條約以後……………九七

第四節 倫敦哀的美敦書……………九八

第五節 魯爾占領和消極抵抗……………一〇〇

第六節 消極抵抗的取消和薩克遜巴威略的陰謀……………一〇一

第七節 道斯案的承認……………一〇三

第八節 羅加諾條約……………一〇五

第九節 舊王侯財產處分問題……………一〇五

第十節 外交關係上面目一新……………一〇八

第十一節 斯特萊色曼的崩逝……………一一〇

第十二節 總統內閣的出現……………一一二

第三編 英國的政黨……………一一九

第一章 「托里」「惠格」的沿革和左派右派的意義……………一一九

第二章 英國的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一二一

第一節 英國的保守主義……………一二一

第二節 英國的社會主義……………一二四

第三章 英國政黨的組織……………一二七

第一節 各地方的組織……………一二八

第二節 全國的聯合組織……………一二九

第一目 全國保守團體總會……………一二九

第二目 全國自由聯盟……………一三〇

第三目 中央事務所……………一三一

第三節 黨的領袖……………一三二

第四節 工黨的組織……………一三四

第五節 黨外的組織……………一三五

第四章 各黨的歷史和主張……………一二七

第一節 保守黨……………一三七

第二節	自由黨	一三九
第三節	工黨	一四二
第四節	英國共產黨	一四七
第五章 大戰以來英國政黨政治略史		
第一節	大戰初期愛士葵內閣時代	一四九
第二節	大戰中的第一次路易喬治內閣	一五〇
第三節	大戰後的第二次路易喬治內閣	一五一
第四節	波那洛內閣	一五三
第五節	工黨內閣出現的由來和第一次鮑德溫內閣	一五五
第六節	空前的工黨內閣	一五八
第七節	工黨內閣的倒塌	一六〇
第八節	第二次鮑德溫內閣	一六二
第九節	第二次工黨內閣	一六五
第十節	國民內閣	一六六
附錄 一	英蘇合併以來英國王位系統表	一六九

二 英國歷代首相外相財相表……………一七〇

第四編 美國的政黨……………一七三

第一章 美國的兩大政黨 民主黨共和黨……………一七三

第一節 概說……………一七三

第二節 第一期……………一七四

第三節 第二期……………一七五

第四節 第三期……………一七七

第二章 其他小黨……………一八三

第一節 禁酒黨和農工黨……………一八三

第二節 社會主義諸黨……………一八四

第三章 美國政黨的組織……………一八六

第一節 美國政黨組織的目的……………一八六

第二節 各黨組織概說……………一八八

第一目 全國舉定代表會……………一九〇

第二目	州縣市代表會	一九三
第三目	選舉會	一九四
第四目	全國委員會	一九五
第五目	州縣市委員會	一九六
第六目	國會委員會	一九七
第三節	小圈和老總	一九七
第四節	小圈老總支配的實例	二〇一
甲	彭西華尼亞州	二〇一
乙	但馬尼堂	二〇二
第五節	紀律	二〇三
附錄	美國開國以來正副總統姓名和黨別	二〇四
第五編	日本的政黨	二〇九
第一章	日本政黨的萌芽	二〇九
第一節	愛國公黨	二〇九

第二節	愛國社和西南之役	二一〇
第三節	開設國會運動	二一一
第二章	政黨的出現	二一二
第一節	自由黨	二一三
第二節	改進黨	二一四
第三節	帝政黨	二一六
第四節	三黨的特徵	二一六
第三章	政黨的挫折	二一七
第一節	官民的抗爭	二一七
第二節	三黨的解散	二一九
第四章	政黨的復興	二二〇
第一節	大同團結運動的興起和挫折	二二〇
第二節	立憲自由黨的成立	二二二
第三節	第一次議會和流血的選舉干涉	二二四
第四節	元勛內閣	二二七

第五章 政黨的完成……………一二一九

第一節 中日戰後……………一二二九

第二節 松隈內閣……………一二三〇

第三節 憲政黨的出現……………一二三二

第四節 伊藤組黨的決心……………一二三二

第五節 第一次政黨內閣 隈板內閣……………一二三四

第六節 憲政黨的分裂和憲政本黨的成立……………一二三五

第七節 又回到藩閥內閣……………一二三六

第六章 政友會……………一二三八

第一節 立憲政友會的成立……………一二三八

第二節 政友會內閣……………一二三九

第三節 桂太郎內閣……………一二四二

第四節 伊藤脫離政黨……………一二四七

第五節 日俄戰爭……………一二四八

第六節 伊藤被刺……………一二五一

第七章 國民黨 二五二

第一節 立憲國民黨的成立 二五二

第二節 明治崩逝與憲政擁護運動 二五四

第八章 同志會 二五九

第一節 立憲同志會的成立 二六〇

第二節 世界大戰和二十一條要求 二六一

第九章 憲政會 二六二

第一節 憲政會的成立 二六三

第二節 原敬的得意和被刺 二六五

第十章 革新俱樂部 二六九

第一節 革新俱樂部的成立 二六九

第二節 政友會的分裂和政友本黨 二七一

第三節 普選案的通過和革新俱樂部的分裂 二七三

第十一章 立憲民政黨 二七五

第一節 民政黨的成立和主張 二七五

第二節	實業同志會	二七七
第三節	新黨俱樂部 明政會	二七七
第四節	田中內閣	二七八
第五節	濱口內閣	二八〇
第十一章	軍人政治的復興	二八一
第一節	犬養被慘殺	二八一
第二節	軍人內閣	二八三
第十二章	日本的無產政黨	二八四
第一節	社會民衆黨	二八四
第一目	成立經過	二八四
第二目	主張	二八六
第三目	國家社會黨	二八七
第二節	全國勞農大衆黨	二八七
第一目	日本大衆黨的前身	二八七
第二目	七黨合併和日本大衆黨的成立	二八九

第三目 再併而成全國民衆黨……………二九〇

第四目 三併而成全國大衆黨……………二九一

第五目 勞農黨……………二九一

第六目 全國勞農大衆黨的成立……………二九二

第三節 社會民衆黨和全國勞農大衆黨的合併……………二九三

第十四章 各黨的報紙和資本背景……………二九三

第十五章 日本政治組織的特點……………二九四

第一節 元老和樞密院……………二九四

第二節 帷幄上奏機關……………二九五

第三節 二重外交……………二九六

附錄 日本歷代的內閣……………二九八

第六編 蘇聯的政黨……………三〇一

第一章 共產黨的組織……………三〇一

第一節 組織……………三〇一

第二節	入黨資格 特權和紀律	三〇二
第二章	蘇聯政府的組織和選舉	三〇三
第一節	組織	三〇四
第二節	選舉	三〇五
第三章	蘇聯聯邦制度的特徵	三〇六
第七編	意大利的政黨	三一
第一章	法西斯蒂黨治的方式	三一
第一節	最高權力機關的大會議	三一
第一目	大會議的權限	三一
第二目	大會議的組織	三一
第二節	莫索里尼的後繼和任免問題	三一
第三節	上下兩院的產出方法和權限	三一
第一目	上院	三一
第二目	下院	三一

第三目 上下院的權限……………三二〇

第二章 莫索里尼的生平……………三二一

附錄 重要參考書目……………三三七

歐美日本的政黨

第一編 法蘭西的政黨

第一章 通論

第一節 法國政黨組織的特點

法國政黨的組織便完全和英美的不一樣。我們說法國的政黨當然是指右方各舊黨，至於社會黨和共產黨，他們是有國際性的，他們是通世界各國都是一樣組織的，法國的社會黨和共產黨當然也和他國的一樣，組織得整齊嚴密。但是那是各國一樣的。要看法國政黨組織的特色，當然要看右方各舊黨的組織，這些黨的組織不和社會黨、共產黨一樣，沒有受外國方法的影響，最能代表法國的特色，並且從此可以看出法國國民的一般特性。

法國的右方各黨實在不能夠叫政黨。因為那些黨多是當選了議員的人在議會裏的臨時結合。所以法國的說法叫做政團 (*groupements*) 實比較妥當。這些議員們在議院外不一定有民衆團體的背景，不一定誓守一

的政綱，不一定遵從任何黨的紀律。有些黨在外表上亦有英美式的組織，也有散布全國的黨衆，也是全國的總部，有選舉戰費，有政綱，有公認的領袖。但是有些卻完全不講那一套。右方各黨議員的當選多是全靠自己的聲名和努力，到議會裏纔加入一個政黨或政團，團員雖原則上應一致投票，但沒有什麼固定的政綱。只有社會黨和共產黨纔有整齊的組織，共守的黨綱，確定的財源，公認的領袖；急進黨便差得多，愈向右數，組織紀律愈鬆懈。法國右方各黨的特色總括說起來，就是組織不完整，紀律不嚴，請再詳述一下。

(一)組織不完整 下院裏的政團亦有組織，亦開空開團員大會磋商政略。每政團的團員都坐在一塊，往往相互間有深厚的個人的友誼。每團在院內各種委員會裏都有代表，在院外都有一家或數家機關報。

但是下院裏政團的區分和上院裏並不一致。下院裏有十來個政團，上院裏只有六個。並且兩院裏的政團和院外的政黨組織又不相符合。在院內同屬一個政團的議員在院外可以分屬於不同的政黨，一個政黨可以吸收院內幾個政團的議員。那民主共和聯盟的議員在下院裏分屬於四個政團，在上院裏分屬於兩個政團。

更奇怪的，院內政團和院外政黨同屬一個稱號，而政團的議員都不一定是同名稱的政黨的黨員。例如下院裏社會主義共和團裏有些議員並不屬於院外的社會主義共和黨。

(二)紀律不嚴 組織既然是那樣鬆懈，所以紀律也自然就不嚴肅。除了社會黨和共產黨之外，其餘的黨差不多可以說是沒有紀律。在議會要開議重要案件之前，各政團的議員也各自開會議定各團應取的方針，但是沒有什麼人感覺他自己應受多數決定的拘束。甚至於對一個重要的議案同屬一個政團的議員各採不同的態度，

有的投票贊成，有的投票反對，有的還要棄權。例如一九二七年終關於後備兵召集案行採決的時候，急進黨總理達拉狄爾 (Daladier) 投票反對，院內總理堪材爾 (Cazals) 投票贊成，下院財政委員會委員長同黨議員 摩爾章 (Malvy) 棄權。

不但政團的決議不能拘束該團的議員，即是政黨的決議也不能拘束該黨的議員。一九二三年討論占領魯爾 (Ruhr) 案的時候，急進並急進社會主義黨的執行委員會命令該黨的議員棄權，但是那時下院裏該黨議員八十四人之中只有三十五人遵從命令，大多數投票信任潘加烈 (Poincaré) 內閣，在上院裏該黨議員竟然全體投票贊助內閣，尤其雋妙的：那時該黨議員後來任法國總統的杜默格 (Gaston Doumergue) 並且提議把潘加烈的演說詞張貼全國。

各黨對於入閣的閣員也不能行使更大的拘束。一九二三年六月急進黨執行委員會決定要屬於該黨的三個閣員和內閣斷絕合作關係，但是那三位閣員不肯辭職。

在議員在職期間，他可以脫離一個政黨又加入另一個。因此那些政團的團員不斷地流通。和美國比較起來，便可以看出驚人的差異。在華盛頓，一個議員如果常常和敵黨一致投票，他便會被叫做叛徒，有時被本黨開除黨籍。一個議員不能常常和民主黨一致投票而同時保留共和黨的黨籍。但在法國那是不要緊的。現在還漸漸好了一點，戰前更加厲害。

每一政團也有領袖一人或數人，但是他們並不常常行使領袖的職權。議員對於任何有支配氣味的東西便

生反感。他們都要保留遵從個人意思的特權。在過去二十五年中，沒有一個法國政治家在下院得到了多數的公認領袖的地位像格納斯頓和狄思銳利在英國的平民院裏一樣。沒有那個支配了下院像美國的利德(Thomas B. Reed)和康南(Joseph G. Cannon)支配美國衆議院那樣。議員們對於領袖的服從不服從要看他們隨時的方便。他們可以從這團游到那團，可以任意投票，沒有人說他是叛黨或變節。美國的政黨自稱爲共和或民主，但是他們的組織和紀律簡直是帝政。法國的議員真是像人權宣言所說的一樣，生下來便是平等的，自由的，獨立的。法國人最怕人家說他是某人的跑腿的(henchman)。

第二節 上下院各政團的名稱和重要人物

第一目 上院各政團

(1) 右團 (Groupe de la Droite) 有議員十人，如 François Saint-Maur, Dominique Delahaye, Comte de Blois 等。

(ii) 共和左團 (Groupe de la Gauche républicaine) 議員二十二，如 Hervey, Genouvrier, Marquis de Pomereu 等。

(iii) 共和聯合團 (Groupe de l'Union républicaine) 議員八十四人，如 Antony Ratier, Poincaré, Chéron, Léon, Bérard, Fleury 等。

(四) 民主急進聯合派 (Groupe de l'Union démocratique et radicale) 議員十人，如 Charles Chaunet,

Louis Barthou, Millies-Lacroix, Raoul Péret, etc.

(五)急進民主並急進社會主義左黨 (Groupe de la Gauche démocratique radicale et radicale-socialiste) 議員一四六人如 Bienvenu-Martin, Lucien Hubert, Victor Berard, Caillaux, de Monzie, Tissier, René Renoult, Albert Larraut, etc.

(六)社會主義派 (Groupe Socialiste) 十五人如 Fourment, Betouille, Dherbecourt, Reboul, Andre Morizet 等。

(七)無所屬七人如 Pierre Laval, Armbruster, Henri de Jouvenel 等。

第二目 下院各政團

(一)民主共和聯合派 (Groupe de l'Union républicaine démocratique) 九十八人如 Louis Marin, Blaisot, Bonnefous, Lefebvre du Prey, de Moncault, général de Saint-Just, Taittinger, de Tinguy du Pouet, Ybarnegaray, 秘書長 E. de Warren.

(二)民主團 (Groupe des démocrates) 一十四人如 Balamant, Champetier de Ribes, Bilger, Brom 等
秘書長 Paul Simon.

(三)民主共和左團 (Groupe de la Gauche républicaine démocratique) 三十二人如 Maginot, Bokanowski, Reibel, François Poncet, Picot 等
秘書長 Pierre-Etienne Flandin.

(四)獨立左團(Groupe de la Gauche independante)二十五人如 Le Trocquer, Colrat, Landry, Outrey 等, 祕書長 Jean Carnot.

(五)共和左團(Groupe republicain de la Gauche)三十一人如 Dariae, Robaglia, Leygues, Pietri, Saumande 等, 祕書長 Dariae.

(六)急進左團(Groupe de la Gauche radicale)三十八人如 Loucheur, Bouillaux Lafout, de Chappedelaine, Danielou, Daniel-Vincent, Laurent-Eynac, Marcel Plaisant, Paul Morel, Thomson 等, 祕書長 Gadaux.

(七)急進並急進社會主義團(Groupe radical et radical-socialist)三十八人如 Cazals, Berthod, Albert Milhaud, Bouysson, Chautemps, Daladier, Yvon Delbos, Dubois, J. L. Dumessnil, Georges Bonnet, Herriot, Lamou eux, Nogaro, Pinard, Quenille 等, 祕書長 Jean Montigny.

第二章 帝王黨 國家主義派 法西斯蒂

第一節 概說

公然地反對現今的民主共和政制的政治團體,有帝王主義者,國家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

帝王主義者之中又分爲帝派 (Impérialistes) 和王派 (Royalistes)。帝派又叫做平民選舉派 (les Plebiscitaires) 或邦拿帕脫派 (Bonapartistes) 他們是要擁立拿破崙的後裔那 Prince Victor-Napoleon 的兒子。他們有一個機關報叫做 L'Appel au Peuple。他們的勢力雖然已經微弱得不足道，但是每年逢到拿破崙第三當選爲大總統的那一天，還仍然要去開宴會，聽演說，像古廟裏的老僧繼續添起神燈的油不讓熄滅的樣子。其中大多數現今已經參加了『愛國者聯盟』他們主張推翻共和建設帝政，但是他們主張的帝政是大革命後拿破崙時代那樣的帝政，所以一面要專制一面還要民主，一面要世襲一面還要平民選舉。

其次王黨或正統黨 (Légitimistes 或 Orleanistes) 這派就是後述的『法蘭西行動派』他們是要擁立 Duc d'Orleans 的。

在帝王黨之中只有這法蘭西行動派可以叫做一個政黨，有正規的經常的組織，有它的特殊的政治社會理論，領導者也是高度的知識家。所以黨員儘管很少而在思想界卻有相當的力量。

先從法蘭西行動派說起，其次再說一說國家主義派和法西派的組織和活動。

第二節 法蘭西行動派 (L'Action Française)

第一目 法蘭西行動派的起原

所謂 Dreyfus 事件發生之後，有一班人組織了一個民族主義的反猶太人的聯盟，一八九八年那些人又創立一個法蘭西行動委員會 (Comité D'Action Française)，主動的是沃家 (Henri Veaugeois) 和辟約 (Man-

rice Pulo) 到一九〇八年發行那『法蘭西行動』日報，當初還不過是反猶太人，不滿於民主政制，希望強力個人政府的出現；後來受了摩拉 (Charles Maurras) 的影響，纔主張王政主義。

摩拉是一個非凡的文學家和政論家，他是一個堅決的王政主義者，法蘭西行動派受了他的感化，那日便變得主張王政主義，開初是認定奧列安公 (Philippe, Duc d'Orleans) 做法蘭西王位的正統繼承者，他死了之後，現在是認 Prince Yean d'Orleans 做繼承者。

第二目 法蘭西行動派的特殊理論

這王政主義復古主義的法蘭西行動派有它一套的理論，因為頗有特殊的地方，所以比較詳細地介紹一點：這一派王政主義的理論家祖述兩個系統的思想。一是羅馬舊教的思想，如 J. de Maistre, de Bonald, Le Pay 等所唱道的，一是實證派哲學思想，如 Auguste Comte, Taine, Paul Bouquet 所唱道的。依着第一種思想，他們主張社會組織要有階等，像羅馬教會的組織一樣；依着第二種思想，他們創出一種政治思想，那種思想的大要差不多可以把兩句話包括：完全的民族主義 (Nationalisme integral) 組織的經驗主義 (Empirisme organisateur)。

完全的民族主義 就是說：政府的一切活動必須完全是爲着自己民族的利益，實在主義政治行動的唯一目的，唯一原則只是追求民族的利益。只要是向着這個目的走，便不必再去顧慮什麼道德正義；一切的行動縱使非法或非義，只要能夠增進民族的利益，便是善的；目的追認手段。政府的合法不合法，不是看它得到政權的手段

合不合法，只是看它所達到的結果。只有民族利益這個結果可以給政府以合法性，可以給政府以統治的權利。什麼君權神授，什麼主權在民，都是廢話；不要說什麼最高主權在人民，要說最高主權在人民的利益，在公共的利益，最高主權不必由人民去行使，但必須依着人民的利益去行使。

組織的經驗主義 要怎樣組織政府纔能增進公共的利益呢？要依實在的經驗的方法。民族富強的條件，只有向經驗裏，向歷史的經驗裏纔能找得出來。Paul Bourget 在他的全集第三卷的序文裏說：

一切人類的創造，無論在公共生活裏或私人生活裏，都要以實在主義爲第一條件。我們要服從自然的法則，這自然的法則不依我們的意志而改變。一個民族的健全活動的條件就是刻記在那民族的性質裏。這些條件只可以去發現出來，決不是可以推想出來的……這些條件在我們的觀念發生之前早就已經存在，並且支配我們的觀念……人類不能造一個組織法給政治社會或宗教社會，如同不能造一個重量給一個物體，造一個體積給一種物質一樣。

所以社會組織政治組織的方法必須向歷史經驗裏去尋求，不要向理想空想裏去尋求；正義固然要緊，但是效用和方便更加要緊。所以我們只要問：要怎樣纔便於一個社會羣的生存和發達？不要問：要怎樣纔可以實現人民的某種權利？總而言之，不要空談正義人權，只要尋問民族的利益，而實現民族利益的方法，不要向空想空論裏尋求，而要向歷史經驗裏去尋求最便利最有效的方法。這就是摩拉的所謂組織的經驗主義。（參看摩拉的書王政的探討 [Enquête sur la Monarchie] 二十八頁。）

從組織的經驗主義到王政主義 從以上的觀點出發，法蘭西行動派便判定法蘭西大革命是失敗，以後仍然是恢復王政爲好。他們說大革命是失敗，因爲根本上原則就錯誤了。第一，革命後的政治組織是抄襲外國的，是在外國的環境裏發展出來的方式，所以是不適宜於法蘭西民族的。第二，大革命是從個人主義出發，所以革命的結果致使教會衰頹，家庭崩解，地方自治被桎梏，合作團體被摧殘。然而這些教會、家庭、市村，合作團體是最自然的結合，這四者集合起來，在君王的保護之下，就構成法蘭西民族。這四者崩解之後，一切個人便變成孤立，對於暴虐的政府沒有方法保衛自己。第三，大革命後所發生的所謂民主政治一方減削了中央政府的威權，使得它不能充分發揮它的效用，他方又使得官僚主義日漸增長。J. Bainville 在法蘭西行動日報上說：『民主的議會的無政府狀態差不多完成的時候，官僚主義便變得強大而暴虐。無論那一個鬼老二都可以在議會裏決定最複雜的政策，但是一個縣長不奉到省長的批准連更換一個水道龍頭的權力也沒有。』實際上政治的大權已經落在一班寡頭政客手裏。摩拉在他所著的王政的探討那書四三六頁裏說：

『如果有人想給所謂民主共和政府下一個定義，他應當說：那是一個黨的政府。如果有人想問二十年以來是什麼黨在那兒統治法蘭西共和國，就應該答復說：是猶太人黨，是新教黨，是加盟在九流三教的祕密結社裏的外國人黨。』(C'est le parti Juif, le parti protestant, et le parti mémeque confédéré dans la Franc-Maçonnerie) 或是更正確一點說：是猶太人，新教徒，祕密會黨，外國人這四個國家的聯盟，因爲這四國有組織有聯絡，合力來對付法蘭西國家。

第三目 法蘭西行動派的改革方法和手段

改革的方法 改革的方法，簡單說來，就是要建設世襲的，分權的，反議會的王政。只有這樣的王政纔能使上頭有威權，下頭有自由。一八九九年摩拉和他們王政主義的朋友們草成了一個宣言，題目是『專制和君王』刊在『王政的探討』書的卷尾，那篇是法蘭西行動王政主義派政綱的最顯明的表示。且把那篇裏說明他們所理想的政府和人民的組織的幾段摘譯出來。先說人民的組織：

「家庭可以隨各人的意思去組織起來。一個家長想要替他的子孫創買世襲的不可侵犯的財產，他儘有完全的自由。……家庭可以取得和個人一樣的權利，可以共同保有物質的財產和名譽的精神的財產。地方的自治單位，依着漸次的謹慎的解放之後，可以自由處分他們自己的事業，不受中央政府的干涉，決定他們自己所熟悉的事務，只是在不妨礙公共幸福王國安寧的範圍內，他們可以享有這種誠實而合理的自由。……各省的會議，在中央政府的輕緩的監督之下，便可以合力去使得共和黨所摧殘了的祖國覺醒起來，再生起來。」

一切職業的宗教的或精神的社團通統可以享有完全的自由，受普通法律的支配，看做一個獨立不羈的市民一樣。

其次，他們的政府組織的理想：

再不要了英國式的議會，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四八年間由最誠實最開明的一班人嘗試過了的

試驗確是失敗了。

將來閣員要對國王負責。每年各省會議的代表集合到巴黎來開一次會，來決定並審查公共的財政。我們要召集一切配得上叫做公共團體的團體：工業協會，總商會，合作團總聯，總農會，最高學術團體。國王的各種諮議院，自然要從這些智識高深的真正代表法國的生產和行動的高級團體裏去遴選出來，決不是像那議會裏的流氓，陰謀家，法螺專門者的烏合的羣衆，藉着選舉委任的口實，在布朋宮（下院）盧森堡宮（上院）裏烏七八糟地鑽來鑽去，和民衆不接頭，和民衆分離，對於民衆的利益和感情他們都是完全隔膜。

這樣，全國的生產者勞動者纔可以不斷地和中央政府接觸。這中央政府變成了一個特殊的機關也就可以充分行使它的職權。旁邊的人只是對它貢獻意見，報告事實，但是依分工的原則，不得窒礙它的份內的行動。

此後政府會有許多顧問，但是只有一個主人。」

Nous appelons ainsi tous les corps dignes de ce nom: Chambres industrielles et commerciales, Union des corporations, Société des agriculteurs de France, Institut, etc. Les conseils du Roi seront naturellement recrutés dans ces hautes Chambres techniques, véritables témoins de l'action et de la production de la France, n'ayant rien de commun avec cette cohue de

polissons, d'intrigants et de bavards qui, sous prétexte d'un mandat électoral, grouillent dans le Palais-Bourbon et le Luxembourg: étrangère au Pays, séparée du Pays, tant du chef de ses intérêts que du chef de ses sentiments.

Le pays producteur, la pays travailleur sera ainsi mis en contact perpétuel avec le pouvoir politique. Celui-ci devenu organe spécial, sera le maître de sa spécialité. On le conseillera et on l'éclairera, mais, au nom du principe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on ne l'entravera point dans ses actes propres,.....

L'État aura des conseillers, mais n'aura désormais qu'un Maître.

革命的手段 用什麼手段去顛覆共和政恢復王政呢？摩拉在他的『王政的探討』裏（一四〇頁）說：兩種場合似乎是可能。或是有什麼自然的災難，引起人心的恐怖，使得國民大多數自然地像一八七一年或一八四九年那樣，一致希望王政的復興；或是我們的宣傳成功得比災難的到臨還早，一羣聰明而有見識的少數分子公然擁護王政，使他們的見解影響到各高級權力機關，一個軍事的鼎革（Coup d'État）便會推倒共和政，再建王政。

和工團主義合作主義的共鳴 法蘭西行動派對於工團主義尤其是革命的工團主義（Syndicalism révolutionnaire）很表同感，兩者都是反對議會政治，反對個人主義的德謨克拉西，而法蘭西行動派的暴力主張

也和 Sorel 的理論一致。兩者都把他們的暴力行動叫做『事實的宣傳。』

他方面，他們的經濟方面的主張是和合作社論者共鳴。該派裏在這方面的專門家是 George Valois，他是反對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同時又反對集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他主張用合作社的方法去組織生產和交換。將來的法國必須是無數的小合作共和國的集合。所以他們主張一種各階級聯合的議會 (Etat Generaux)，不是代表意見而是代表利益，不是代表個人而是代表團體。

對議會的態度 法蘭西行動派既是主張用暴力去達到目的，自然不希望依議會選舉去取得政權。所以摩拉等向來不參加議會的選舉競爭。他們說『我們不是要在共和政的頭上加上一頂王政的百合花的帽子，乃是要把那共和政的頭砍掉。』大戰發生以後，他們也參加了各黨的『神聖聯合』，他的對共和政府的倔強反對態度也多少緩和了一點。到一九一九年變更策略，在各地提出候選名單，參加選舉競爭，領袖多德 (Daudet) 當選為下院議員，他們那時所宣布的政綱，雖然是保守的而兼國家主義的，但是都是不必打破現行制度也可以實行的。到一九二四年多德落選，他那一派又重新回到反對議會的地位。次年多德因他的末子在汽車裏被暗殺，他控告那汽車夫是共謀犯，結果判決是誣告，依毀傷名譽的罪名，判處五個月的監禁，一九二七年向大理院的上訴被卻下，司法部便下令把他拘禁，過幾天逃出監獄，向比利時亡命，他那派對政府的反對便愈加堅決。多德在逃難中還用無線電向巴黎在 Salie Bullier 開會的法蘭西行動學生團演說，說：

『對議會制度再不應抱任何的期望了，我們救國的方法只有靠暴力革命，我們只等時機的到臨便

要下手，我們誓願縱冒生命的危險也要實行，並且要趕快，因為我們深信我們要在那新災難降臨以前，在德國再來侵襲以前，握到政權……最後，我再請諸君記憶我們是已經誓願了捨身救國的。我請諸君站起來和我一致祝福於王家和法蘭西國王。打倒共和政：擁護國王！

第四目 法蘭西行動派的組織和人物

這派的組織叫做『法蘭西行動聯盟』(Ligue d'Action française)創立於一九〇五年，總部在巴黎，各地方都有分部。其中最年青最活動的份子組織一個 Fédération nationales des Camelots du Roi et Com-missaires。這 Camelots du Roi 擔任組織演講和示威運動，常常和極左翼各黨的組織在街市上演出流血的衝突。

『法蘭西行動』日報原是 Henri Vaugois 所創立，他死了之後由 Leon Daudet 和 Ch. Maurras 主持，Maurice Pujo 做總編輯。

第三節 愛國青年團(Les Jeunes patriotes)

這是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一日下院改選左派聯盟得勝之後右派議員 Pierre Taittinger 所創設的。目的是擁護國家主義，和共產主義鬭爭，或用他們自己的話：是要驅逐誘引外敵的內敵。這派和法蘭西行動派不同的地方是：

(一)這派是代表非王政主義的國家主義；

(二)法蘭西行動派雖然和這派一樣主張直接行動，然而法蘭西行動派有它一種特殊的理論，不管對不對，而這派在理論上可以說是沒有什麼特出的地方，它的活動只是在行動方面。

組織 凡是十八歲以上的法國人，不管信何宗教屬何政黨，只要完全接受本團的綱領便可以參加。團員本不限於參加過大戰的將卒，但是該團中首領和各級領袖都是從那些舊戰士裏選出來的。入團時候所填的志願表裏有些問題也是特別：

『你服完了你的義務兵役嗎？在那一軍裏曾經做過指揮官沒有？現在職業是什麼？在那裏你可不可以造出一點影響或做一點宣傳？另外還參加了別的事業或團體麼？能不能夠開運貨汽車，普通汽車，腳踏汽車，騎腳踏車騎得好不好？拿不拿得出一台運貨汽車，或普通汽車，或運物腳踏車？』

他們要填這樣一張問題，因為這團是要反對共產黨。鎮壓各種擾亂，所以組成百人隊，有事的時候，或是自己乘汽車來，或是借出汽車來運送團員，調動靈敏。他們往往和共產黨巷戰，演出死傷。

名譽會長是 Henri Bordeaux，會長是 Taittinger。

第四節 法西斯蒂 (Le Faisceau)

一九二五年末，法蘭西行動派中的 Georges Valois 因為不滿意於 Léon Daudet 等的參加議會選舉競爭，想另外興起一種革命運動，並且也受了意大利法西斯蒂的影響，便和 Philippe Barres 等創設『戰士和生產者的法西斯蒂團』(Le Faisceau des Combattants et des Producteurs)。

他們的主張無非是對外採強硬主義，對內要有一個專制的首領，要一個「國民的首領，受各種諮議會的環繞，但不受貴族的或資產階級的或工人的任何蘇維埃的牽制。」

那時法國貨幣和財政正陷於危險的境況，內閣常常更迭，終竟想不出救濟的方法，議會政治暴露出顯著的無能，自一九二五年到二六年之間，一時這派得到相當的勝利；後來左派聯盟失勢，潘加烈內閣成立，共產黨的聲勢日趨銷沉，法國的財政狀況也漸次改善。這派的運動也就失掉煽動的材料，日漸衰落。此後綱領也漸變和緩，擁護共和政制，並且把他們的軍團(Légion)改名「工團主義共和主義戰士聯盟」(Fédération des combattants républicains Syndicalistes)現今已經沒有多大的勢力。

法國的法西斯蒂做效意大利同派的黑衫，採用藍衫做制服。

第二章 各種保守黨(Les Conservateurs)

第一節 概說

在法國，沒有一個組織完整的保守黨，只有許多游移不定的保守主義的黨派，這些黨派常常聯絡一致和左方各派對抗，但是到現在還沒有組成一個完整的保守黨。

從一九一九年說起罷！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四年之間，左方保守主義各黨聯合起來做選舉運動並組織

政府把他們的聯合叫做『國民集團』(Bloc national)。這國民集團右邊以法蘭西行動派為邊境，左邊以急進黨為疆界。掌握了四年的政權之後，終竟被左派聯盟(Cartel des Gauches)推翻。而這國民集團又分解成許多議員團。

那次——就是說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一日衆院選舉——失敗之後，右方各派又堅實地團結起來，向左派聯盟猛烈攻擊，這時『國民集團』的名稱已經廢棄不用，但是在國民共和主義者(républicains nationaux)的稱謂之下，隱然又是一個新國民集團。

最初他們的團結是限於反對左派聯盟的右方各派；後來潘加烈組閣，把急進黨的赫禮歐等都邀入內閣，於是他們的提攜便又擴充到一切贊成『全國一致』(或全國大團結)(l'Union nationale)政策的各派。到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急進社會主義黨全國大會決定和政府斷絕，命令他們本黨的閣員全體辭職，那右派的聯合又回復到一九二四年以前的範圍。

這些保守黨之中最有力量的是『共和聯盟』(La Fédération républicaine)新興的有 Parti démocrate populaire 和 Parti socialist national，左傾的有 Alliance républicaine démocratique 和 Parti socialiste national。

這些右黨，從他們的名稱便可以看出，都是大同小異的。我們且逐次地簡單介紹吧。

第二節 共和聯盟(La Fédération républicaine de France)

這共和聯盟是在一九〇三年由下列這三派合併而成的：Le groupe des Progressistes, l'Union liberale républicaine, l'Association nationale républicaine；合併的目的是要團結一切共和主義者，擁護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友愛」和人權宣言裏的諸原則。

第一目 綱領

政治方面 要求修正憲法，規定個人，家庭，團體，祖國應享的權利，並設立一個最高法院。

他們所謂個人的權利，是自由，安全，財產權。

所謂家庭的權利是要使家庭的父母對於家內的教養和管理有充分的自主權，並且要廢止遺產稅，因為那稅「摧殘家庭的財產。」

所謂祖國的權利，是要擁護祖國，「反對一切削減她的思想和攻擊她的行動。」並且要適當地規定移民，歸化，外人土地所有權等問題。

要設立一個最高法院，不受議會，政府和政治的牽掛，容納一切公民的控訴，判定議會所通過法律的違反憲法與否。

選舉方面 反對小選舉區制，主張施行完全的比例代表制；減少兩院議員數目；授與女子以選舉和被選舉權；上院議員由四十歲以上公民普通選舉。

經濟方面 極端反對國家干涉，主張把一切國家專賣品如火柴之類都由私人承辦，甚至於主張把鐵路和

電話都撥歸商人承辦。

外交方面 主張對外強硬，對德堅守講和條約不許絲毫退步，甚至於對於赫禮歐的倫敦和平協定和白里安的羅加諾平和保障條約亦極力攻擊。後來這派的主將馬蘭(Marin)加入潘加烈內閣，和赫禮歐白里安同列閣席。這派對和平妥協政策的攻擊雖然不像從前的猛烈，但是仍然持續。

第二目 組織

本部在巴黎，全國共有八十個支部，中央和地方的機關報共有二百多家。“La Nation”是他們的機關雜誌。

名譽總理：Eugene Morle, Charles Benoist, August Isaac.

總理 Louis Marin (衆院議員財政專家曾任財相)

副總理 George Bonnelous, Chassaingne-Goyon, François Marshal, Manuel Fourcade, Maurice Hervey, Hirschauer, Ed. Soulier.

機關報派有 La Liberté, l'Avenir, Fêcho de Paris 等。

第三節 國民社會主義黨(Le Parti socialiste national)

這是一個很小的黨，創立者是赫威(Gustave Herve)。赫威原本是一個極端的集產主義者，主張階級鬭爭，反對議會制度，但在大戰爆發之後，突然搖身一變，主張『戰爭到底』把他的報紙『社會鬭爭』(guerre sociale)

改名叫做『勝利』(Victoire)漸次變成保守主義者，靠軍隊和教會做後援。講和之後，赫威和他的黨徒在Mil-lerand暗中指揮之下，發起所謂『國民的社會主義』運動，但是一直等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纔宣布他們的政綱；其中主要的一段說：

『從一九一四年以來我過了一個時期的半隱遁的生活，我現在再進政治生活，受了德國的侵襲和俄國的殘忍的革命的嚴酷的教訓，擺脫了神祕的革命思想，但是社會主義的信念卻是比從前還堅決，假若社會主義這字的意義是指對於社會正義的熱情和對於弱者貧者的摯愛。

『我回返到戰線上來，想要把我們的工人階級從五十年來毒害他們的外國舶來的社會主義拯救出來，從破壞法國的階級鬭爭國內鬭爭的社會主義拯救出來，想要把他們引導到我們自己的社會主義，衷心愛國像 Barbes 和 Blanqui 所提倡的社會主義，主張國民團結，宗教自由和社會和平的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這纔是經了這番大戰的震撼之後我國所需要的社會主義。

『不是僅僅要把戰前的舊社會主義修正或改裝，乃是要叫我們的工人階級自己起來替整個的國家的復興去奮鬥，發起一種運動，修改憲法，掃蕩現今的議會的混亂制度，樹立一個負責的元首，超越一切政黨和小團體的利己主義，操着廣汎的權力，防止法國的沉淪或消滅。』

實際上他們的政綱與其說是社會主義不如說是自由主義，他們說：

『我們的綱領：在極左的羣衆裏排除普魯士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從一八七〇年大敗之後受

了馬克斯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在法國發展起來，把羣衆盲目地煽動起來做「資本主義制度」的頑強的仇敵，但是那「資本主義制度」——誠然有缺點但可以無限地修整——從一個世紀以來，依着工作的自由，競爭的自由，積蓄的自由，依着有限公司那樣資本的自由結合，把工人的狀況和物質生活改善了百分之五十。」

這黨本部在巴黎，在各地方有分部。

第四節 民衆民主黨 (Le Parti démocrate populaire)

這是一九二四年左派聯盟選舉得勝之後下院議員中十四人組織的，他們的行動主要是反對左派，但是同時對於王政派和法西派也是堅決地反對。他們是要擁護政治上的各種自由，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信教自由等，並要實現社會上經濟上的民主組織。Cornilleau 在雜誌「Petit démocrate」上說：(二十一、一九二七)

「這些思想和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根本不同。我們不但不和一般自由主義者一樣畏懼國家的干涉，並且要求依國家的干涉去限制過分的自由，免得富的剝削窮的，強的壓迫弱的。

但是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主張把萬能的權力放在國家（政府）手裏，而最初一步就要在合法性中斷的期間建設「無產獨裁」，而民主黨便不是那樣，是要排斥一切革命的暴力的方法，重視各種的結合方法，尤其是職業的工會制度，努力教育事業去教導羣衆，在各方面造成優美的領導者。」

組織方面也是到處設分部，把每年的全國代表大會做最高機關，兩大會期間由全國會議主持，這全國會議

又選出執行委員會。

現今的總理是 Georges Thibout，院內議員團的政治秘書長是 Robert Cornilleau，黨的秘書長是 Raymond Laurent。

第五節 民主共和聯盟(L'Alliance républicaine démocratique)

第一目 沿革

這是一九〇一年 Adolphe Carnot 組織的，當時這派是集合共和主義的左傾者，標榜「機會主義政策」(la politique opportuniste)，他們自己說是信奉 Gambetta, Jules Ferry, Sadi Carnot 等的主張，並且爲要和黨中接近急進黨的份子調協起見，把 Waldeck Rousseau 也算進他們的先導者之列。原先叫做 Parti républicain démocratique et social，後來改現今的名稱。

這派政治主張的中心，據他們的祕書長在一九二二年全國大會的報告裏說是：政教分離和經濟自由 (Liberté et liberté économique)。他們一方面排斥王政主義者和舊教徒的極端保守的主張，他方面又堅決地反對社會主義。所以這一派的政治傾向也可以說是保守主義者中的左派，也可以索性說是中央派。一九一九年選舉競爭的時候，右方各派聯合起來構成「國民合同」(Bloc National)，這派就是其中的主唱者。

第二目 組織

名譽總理是：Emile Loubet, Raymond Poincaré, Celestin Jonnart.

總理是 Antony Rattier.

主要人物如：Louis Barthou, Charles Chaumet, Léon Bérard, Raoul Peret, Charles Reibel, Henri Chéron, Paul Doumer, J. de Selves, Joseph Barthelemy, P. E. Flandin, Victor Boret, Landry, Paul Reynaud 等。

黨的中央機關是一個由二百五十人組成的指導委員會，都是全國大會選出，任期四年，每年改選四分之一，其中設種種委員會，研究社會，經濟，財政，教育，軍事，農業等問題，每年印成報告書報告於全國大會。

第三目 政綱

對外政策 這派在「國民合同」治下會援助潘加烈的對外政策——占領魯爾，其後對於「左派聯盟」時代赫禮歐的對外政策自然是竭力反對，就是對於羅卡諾政策亦是有條件的贊成。Andre Francois Poncet 說：（見 Avenir 報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民主聯盟決不反對法德的接近。她把羅卡諾協定看做兩國睦誼道上的第一步……民主聯盟警告一般人不要從日內瓦有那保障條約機關存在的事實便演繹出過早的結論，不要輕易相信國際聯盟有那非經過長時間得不到的德性……放棄組織堅實國防的工作那就是癡愚的政策，不但得不到和平，並且會領到反對的方向去。法國假若真想保障和平，便不應當把自己弄成一種誘惑的餌物。」

內政政策 政教分離，信教和教育的自由；嚴禁政府機關人員罷工；三權的完全分立；行政機關的地方分權

化和簡單化。

社會政策 寬大而勇敢的改良政策，但要忠實於民主理想，排斥一切集產主義的偏激。講求和解並預防勞資衝突的方法。工會要維持在職業的範圍內，不要想去直接管理生產機關，而努力去經營社會事業。勞資要密切地合作，在不妨礙企業的順暢發展的範圍內，利用一切合作方法去發展生產。

財政政策 民主聯盟一向主張經費收縮政策，尤其要漸次減政 (desertisation progressive) 和裁減官吏。堅決地反對資本稅。只有間接稅是不擾害國民經濟活動而可以即刻得到收入的稅。

這派向來攻擊『左派聯盟』把法郎跌落的責任歸到他們身上，說他們是搖動政府信用的責任者；潘加烈組閣後，這派頌揚他的成功，尤其擁護他的法郎安定政策。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Rouen 全國大會的宣言，把次年議會選舉的問題綜括如下：

『一種政治方式失敗了——應該拋棄它嗎？』

另外一種政治方式成功了——應該拋棄它嗎？

實際上，有兩個危險威脅我們的最近將來：一是衆人都看得見的，貨幣和財政再度跌落的危險；另一個是人家想掩蔽的，歐洲經濟恐慌的危險。』

要防止這些危險，據他們講，只有擁護潘加烈內閣。

第六節 統一主義急進黨 (Les radicaux unionistes)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急進社會主義黨在巴黎開全國大會，決議擁護一切左派的團結，該黨裏一個重要人物當時衆院外交委員會的委員長 Franklin Bouillon 即向幹部聲明脫黨，他說：

我要脫離我二十五年來共同奮鬥的急進社會主義黨，因為黨的大會剛纔公式地貶斥了把法國從災難中救出來的『全國一致』(l'Union nationale)政策，因為剛纔大會逼迫黨員們去和社會主義黨攜手，去和那第二國際的法國分部攜手，無條件地，連參與政權的保障都不要。

但是社會黨是明白地主張即時撤退占領 Rhénanie 的軍隊，要把奧國併給德國。這是威脅我們的國民我們的民族的最大危險……

所以我就恢復我的自由去繼續我生死不渝的鬭爭，團結國民反對『國際』(la nation contre l'Internationale)。

法國 Seine et Oise 省的急進黨裏原來有兩派對峙，一派是溫和份子，就是 Franklin Bouillon 的一派，一派是偏於社會主義的份子，就是 Dalimier 一派，到這時溫和派便決定和急進社會主義黨分離，樹立統一主義急進黨，他們和右方各派提攜，標榜『全國一致』。

第四章 右方各種聯盟

保守派各黨，除了議會政治運動之外，還有許多黨外的組織。這類組織並不完全是政黨，但都是追求一種政治改良的目的，給那些政黨以在野的援助。這些組織也有發生在大戰以前的，如「愛國者聯盟」和「馬斯巨賀委員會」(Comite Mascuraud)，大多數是戰後陸續發生的。

第一節 愛國者聯盟 (La Ligue des Patriotes)

這聯盟是一八八二年創設的，宗旨是要把「對祖國的愛」(l'amour de la Patrie) 做最高無上的目的，超越一切的考慮。從一八八五年以後就是由 Paul Deroulede 指導，一直到一九一四年他死了為止。

戰前的對外政策是要對德國復仇。極力煽動國民的敵愾的思想。對內主張推翻議會政治和一八七五年的憲法，要樹立一種強大的個人的權力，以統一國民的力量，免得消耗浪費。他們和王政主義者不同的地方是：那握強大權力的個人不要是世襲的君主，而要是由人民選舉 (Plébiscite) 選出來的元首。

當所謂 Dreyfus 事件發生的時候。這聯盟做了一番反猶太人的運動。一八九九年他們的首領企圖軍事暴動，沒有成功，被處十年追放的罪刑，但是他回國之後又回任該聯盟領導者的任務。Deroulede 死了之後，Maurice Barrès 繼他的任，Barrès 又於一九一三年死去，由 de Curieres 將軍繼任。

最近發表了一篇「致法國同胞書」，把牠們的政策明白地宣布，大意如下：

對外要保障對外的和平；要保障法國版圖和殖民地的安全。爲這個目的，所以要厲行凡爾塞講和條約；要繼續占領德國的萊因地方；要繼續和協約國聯結；要和中歐各友邦提攜；要建設獨立的航線，在那世界各國聚合所

一樣的太平洋裏樹立堅實的地位。

對內要保障國內的和平，要鞏固安寧秩序。爲抵禦第二三『國際』的革命者的危險起見，聯盟在它的各分部裏準備社會防衛的組織，用武力援助政府維持秩序。

要求一個實際能夠統治的政府。在目前急迫的財政恐慌經濟恐慌社會恐慌之前，決不是單純的雄辯或暴力可以解決那些極難的問題。

「法國若要生存，必須尊重權力的原則和確立紀律的觀念。

「我們不是要組織一個新政黨，政黨在我國已經太多了。

「但是聯盟要從全國民的觀念去研究每日發生的一切問題。她的使命是：每逢法國的重大利益有被危害的危險的時候，便要超越一切黨派的考慮，表示全國民的意志。

「忠實於我們的過去，忠實於 Deroulède 和 Barrès 的傳統，我們要把一切以國民利益爲前提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的人用嚴格的紀律團結起來。同志們，大家起來保障和平和祖國的安全，起來確立自由中的秩序，正義和社會進步吧！」

這聯盟原是反對現存的共和議會政制的，但是從大戰以來，她已經拋棄了那種態度，在一九一九年擁護『國民集團』政府；到現在，和 Millerand 派接近。

公民協會是先在各地發生而後聯合起來的，最早的出現於一九一九年底。她們的目的是要打破一切妨害一般公民利益的罷工，方法是募集自告奮勇的公民，豫備不正當的罷工發生時便起來代替做工。最初在里昂由 Millevoje 創始，其次在巴黎，其次蔓延全國各工業都市。最初各地的公民協會聯合起來組織全國總會 (Confédération nationale)。最初的總理是 Bailoud 將軍，現今是 Balfourier 將軍。總部在巴黎。

綱領 他們宣稱公民協會是各階級的市民的結合，準備有損害全國或全市的基本利益的罷工發生的時候，便自告奮勇去代替工作。他們要保障市民日常必需品的供給，如食糧，水，煤氣，電等，保障交通的維持，如火車，電車，公共汽車，地下鐵道等交通要具，不令斷絕；救助公共災難，如大水，流行病，火災等。

他們宣言不干涉勞資間的企業範圍內的紛爭，他們不存心反對那一方，只是替公眾效力。依會規講，是不准干涉政治的。

協會的會員各依趣味和能力分成部類，如公共汽車，電車，火車，麵包製造等。尤其注意招攬青年學生。工作的實施自然是只限於罷工期間，但也給與相當的報酬，並且對於工作傷害還給保險。

這些公民協會在一九二〇年春天幾次大運輸機關罷工和以後各地方幾次罷工的時候，曾經實際顯了她們的手段。

第三節 國民共和聯盟 (La Ligne républicaine nationale)

這是一九二四年創設的。那時米勒朗 (Millerand) 被『左派聯盟』逼迫辭卸總統職務，所以發憤發起這

個聯盟，要聯合保守各派一致攻擊左派聯盟。其中重要分子如 François Marsal, Pierre Etienne Flandin, François Ponceat, Reibel Soulier 等。

他們的主張和普通各保守黨的主張沒有什麼差異。只是特別注重要修改憲法，提高總統的權力，總統解散下院不必徵求上院的同意。

原先是米勒朗做總理，一九二七年米勒朗競爭上院議員選舉失敗之後，由 Andre Maginot 繼任。

第五章 左派諸黨

第一節 概說

左方各派和各保守派不一樣，它們各有各的獨特的黨綱，獨特的理論。所以黨員的分割也不像右方各派那樣朦朧散漫，各黨間有森嚴的壁壘，是屬於那一黨的就只能屬於那一黨，不能游移。

大戰後，右方各黨結成『國民集團』(Bloc national)，在潘加烈統率之下，在很長的期間把持政權，像銅牆鐵壁一樣地難攻不破，於是左方各派那些急進黨社會主義黨等等，儘管主義和政綱上有雲泥的差異，為推倒目前共同的強敵展開另一生面起見，不得不聯合起來，組織共同戰線，向國民集團下總攻擊；他們的兇猛的努力終竟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一日成功，下院的選舉『左派聯盟』(cartel des gauches) 占多數，於是乎逼走總統米

勒朗，由赫禮歐（Herriot）組織內閣。但是這左派聯盟的組織原是由於選舉的策術和政權攫取的戰略，為得目前的大敵，纔歃血為盟，共同奮鬥，但是各派理論的系統和社會的基礎都是各有各的套數，不容混淆；這個內在的缺陷，依時間的酸化作用，自然會引起左派聯盟的不可避免的龜裂。果然一年之後，因為社會黨和急進黨主張不合，既不願自己加入政府共同負責，又不能站在旁邊始終替急進黨的分咎，終致聯盟內部不一致，政府沒有強固的後援，正當法郎暴跌財政緊急的時候，任何救濟方策都無法施行。左派聯盟終於解體，把政府讓交舊國民集團的領袖潘加烈，社會黨退回反對黨的席位，急進黨於「全國一致」的口號之下，加入潘加烈內閣，志願在救濟財政的國難。到一九二八年急進黨大會決議命令已黨閣員退出內閣，停止合作，而後法國政府又完全落回國民集團的手裏，左派聯盟又差不多完全退回反對黨的地位，法國政局裏左右的交替，循環了一週。

至於共產黨和無政府黨，他們是對現存政治組織社會組織站在完全反對的地位，所以應該另闢一章來敘述。

第二節 急進並急進社會主義共和黨 (Le Parti républicain radical et radical-socialiste)

第一目 急進黨和社會黨的差異

這急進並急進社會主義黨的理論上的地位是介乎保守派和社會黨二者之間的。它和前者不同的地方在於它的反教會的主張和近似社會主義的傾向。它和後者不同的地方在乎它的漸進改良的思想。

這黨和社會黨主義和方法的差異，Ferdinand Buisson 在他的著作『急進政策』(Politique radicale)

裏說得很明白：

「急進黨的政策比起他黨的政策有方法上和主義上的差異。

方法上，不和革命派一樣，急進派主張依改良的方法去進行，把進化做目的，把合法做手段。

主義上，它不贊成社會主義者的主張預先限定進化的終極硬是一種新異財產制度的樹立；它也不贊成保守派或緩進派或自由派或進步派的主張，硬要預先限制那進化的方向，不准對於現行社會秩序對於被某種制度所保護的階級利益有絲毫的觸犯。」

第二目 急進黨的沿革

在共和黨裏有緩進急進兩派的對峙，這是很早就有的現象。最近八十年來代表急進派的著名人物接踵而起。如七月革命後王政制度下的 Armand Marrast 和 Ledru-Rollin，帝政下的 Emile Ollivier 和 Jules Limon，第三共和政下的 Thiers 和 Gambetta，其後的 Jules Ferry 和克里蒙梭 (Clemenceau)。

『急進主義』(Radicalism) 這用語原是來自英國。在 Louis-Philippe 治下纔傳到法國來。那時的所謂急進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差不多是一樣。他們主張擴張選舉權，和把行政權放在國民共同意志之下。

經過一頓衰歇之後，在第二次帝政的末期，漸次又有人來主張急進主義。一八六八年西門 (Jules Simon) 發表他的政治哲學的大著作『急進政策』(la Politique radicale)，說明他的政治信條和改良的計劃。次年，Seine 省有一千五百個選舉權者連名致送一篇『我們的各種要求的備忘錄』(Cahier de nos revendica-

ions) 給甘必大，甘必大接受了他們這封意見書，這書後來的人叫做「柏維綱領」(Programme de Belleville)，這就是後來急進黨黨綱的基礎。

急進黨的政綱依時代的演進常常有遷變，所以要明瞭急進黨的主張，必須用歷史的考察。在那時代，據西門的著作和柏維綱領說起來，急進黨的主要主張是：

言論集會結社的完全自由；

普通選舉；

政教分立；

選舉司法官；

改良財政，以樹立單一稅制為目的；

地方自治；

初等教育要是無宗教的，免費的，強迫的；高等教育要經考試入學，但也是免費；

廢止常備軍。

到一八八〇年以後，克里蒙梭和 Camille Pelletan 的時代，急進主義者又加上修改憲法取消上院或改良上院議員的產生法，並加上其他社會改良的要求。從這時起，有一部份的急進主義者在他們的稱號上加上社會主義字樣。

一八九八年選舉結果，急進並急進社會主義黨占多數，那時他們的政綱裏主要的要求有三點：

累進的所得稅；政教分離；修改憲法。

從那時以後，除了在那『國民集團』專政時代之外，急進黨常是參加政府。它的政綱次第實現了好幾項；如縮減義務兵役年限（一九〇五）；政教分離（同年）；所得稅（一九一七）等。有些主張，如廢止上院和選舉法官之類，他們已經拋棄不談了。

第三目 現今的政綱

現今急進黨的政綱，可以說是把一九〇七年南水（Nagai）全國大會所通過的政綱做基礎。從那次會議以後，每年的全國大會都不過是把那政綱的要點重新通過，加上一點當時必要的變更。據那次通過的政綱和一九二七年巴黎全國大會所通過的對內對外政綱看來，急進黨政綱大要如下：

（一）選舉法 主張多數決制，不主張比例代表法，這是急進黨特點之一。在戰前，左右兩極端曾經為爭比例代表選舉，聯合反對急進黨。

（二）行政組織 主張擴大地方自治團體的自由。反對把國營的各種大事業撥歸私營，主張把這類的國營事業『產業化』，讓該事業裏的專門家技術家參加管理，並且放在消費者使用者監督之下。主張國家和各方面的生產者合作，去經營並開發公共的富源。

（三）財政 於前述的徵收所得稅和課稅採用累進率的主張之外，第一是主張多用直接稅而避用間接稅。

因爲間接稅加重一般消費者的負擔；第二是爲救濟財政困難起見，主張對於一切財產和資本徵課一種特別稅。不過對於這第二項徵收資本稅一層，黨裏的意見很不一致，在一九二五年尼士（Nîce）全國大會的時候，赫禮（歐代表贊成資本稅的一派，開約（Caillaux）代表反對派，演了一場熱烈的論辯。

（四）宗教和教育 急進黨不反對信教自由，但向主張把教權和政權分離，這種主張已於一九〇五年實現，那時急進黨和社會黨提攜一致，通過政教分離的法律。

關於教育，除主張不雜宗教的教育之外，又主張「單一學校」制（École Unique），要使一切學童都有平等的機會去受中等高等教育，除依才能的甄拔而外，沒有其他的特權。這層依赫禮歐等的努力也已漸次實現。

（五）外交 反對『國民集團』的對外強硬政策，說那種政策有把法國陷於孤立的危險。贊成多士賠償案和羅卡諾協約一類的調協政策。

第四目 組織

急進黨是一九〇一年創設的，本部在巴黎。各地方有各級的分部，每年開全國大會一次決定黨的政策，每次大會閉會的時候，必須通過一篇宣言宣布本黨的政綱，平時的最高機關是由大會產生的執行委員會，再由這執委會選出一個三十五人的『幹部』（Bureau）（即常務委員會）處理經常事務。

現今執委會和幹部的主席是 Edouard Daladier。另外組織一個政治委員會，每週開會，討論一般政治，主席是 Jean Montigny。議會裏的議員團的主席是 Cazals。

這黨的報紙如：Le Quotidien, le Soir。

還有一點值得記述的，就是急進黨也和社會黨聯合各國的社會黨組織『國際』一樣，也聯合歐洲各國的同類的政黨，組織國際的聯合會，名叫 l'Entente internationale des partis radicaux et démocratiques similaires。一九二七年開過大會，舉出執行委員會如下：

會長 I. Berendsen (丹麥)；副會長 Haile (德)；Charles Hohhouse (英)；Dabshi (波蘭)；Ketelaar (荷)；Bergman (瑞典)；Berthod (法)；祕書長 Emile Borel 和 Edouard Pfeiffer (法)。

第三節 法蘭西社會主義並社會主義共和黨 (Le Parti républicain-socialiste et socialiste français)

這黨由兩黨最近合併而成的。一是社會主義共和黨，一是法蘭西社會主義黨，所以新黨的名稱就是把兩黨的名稱加攏起來的。社會主義共和黨原有的重要人物有班樂衛 (Painlevé) Soulie, Violate, Anterion 等；法蘭西社會主義黨原有的重要人物有：Frederic Brunet, Aubriot, Levasseur, Amiral Jaures 等。這原是社會黨的極右翼，一九一九年分裂出來的。一九二六年五月上述的兩黨在巴黎開大會宣布合併。

這黨的主張在那時的宣言裏大致可以看得出來：

『法蘭西社會主義並社會主義共和黨，雖然承認馬克思學說在世界上所生出的洪大的影響，不願意做一個拘泥教義的黨。』

它想從生活裏從經驗裏得到教訓，它同樣地尊重一切社會主義的先導者，它把自己放在傅立葉 (Fourier)、聖西門 (Saint Simon)、蒲魯東 (Proudhon)、布蘭奇 (Blanqui)、馬朗 (Benoit Malon) 和一切爲勞動者權利而奮鬥的人的旗幟之下。

它贊成左烈斯 (Laurès)——它和其他社會主義的分派有同樣的權利去引左烈斯爲同黨——主張社會主義應該是秩序、行動和不斷的創造。

法蘭西社會主義並社會主義共和黨決心把捉一切的機會去負擔責任，並和工人團體合作社等保持密切的聯絡。

它的目的是明顯而確定的：

它想滅除一切社會的特權，這些特權使得市民的平等成爲欺人之談。

它想實現一個經濟方面的共和國和政治方面一樣。

它想廢止工錢制度，消滅靠剝削他人爲生活的寄生的資本主義制度，去解放勞動者。它想廢除這種近代的奴隸制度，把一種新社會制度去代替，在那新制度裏，人人只要依他的趣味、志願、能力，去從事於智力勞動或體力勞動的生產，便可以得到他的安全和滿足的份兒。」

此外這黨曾屢屢表示贊成『單一學校』，贊成休假期內同樣給工錢，贊成單記名小選舉區選舉法，反對把國營專賣事業撥歸私營，等等。所以這黨的主張實際上是和急進黨的一樣，除了它使用一堆表面上類似社會主

義的名詞之外。

組織

這黨的紀律，也是和急進黨一樣地不嚴密，甚至比急進黨還不及。議會裏的議員向來不能遵守議員團的議決，投起票來，總是七零八落。尤其有趣味的，就是這黨在議會裏的議員團包含好幾個不屬於該黨的議員，例如獨立的白里安(Brand)和好幾個殖民地選出的獨立議員。

這黨的總祕書是 Georges Etienne。

機關報『新紀元』(L'Ère nouvelle)。

第四節 法國社會主義思想的鳥瞰

法國的社會主義思想可以說是兩個來源：十九世紀前半期法國的社會改革思想家；和馬克思主義。我們且依次略述一番：

第一目 法國的社會主義思想家

法國社會主義思想的發生由來很久，在十八世紀就有了許多共產主義的著作家，一七九七年 Babeuf 的暴動就是社會主義的行動的表現。

十九世紀初頭，機器和大工業發展之後，生出一種不斷增加的無產階級，愈加使得社會主義的思想傳播並進步，社會主義這用語也就是在那時發生。到十九世紀的中葉，法國的社會主義思想真是揚芬吐豔，百卉齊發，呈

露種種不同的傾向。

聖西門，傅立葉，加伯 (Cabet)，路易布朗 (Louis Blanc)，蒲魯東，布蘭奇等等，各人有各人的獨特的思想，但是大體地說來，也可以分成三種不同的傾向，可以由三個人代表：蒲魯東，布蘭奇，路易布朗。

蒲魯東是最早提倡要使工人得到「階級的自覺」的一個人。他努力指示工人階級，說他們自己所應當實現的理想，不是和共和主義的資產階級的理想一樣，他們的理想應當是經濟的，不是政治的。他告訴工人階級不要信任那集權的作威作福的國家，要在自己的力量裏去求自己的拯救。他反對革命的共產主義，他主張用相互扶助的合作的分權的方法去解決社會問題。他的思想的影響現今還是很大，在政治的社會主義運動方面還小，在工人的經濟組織方面更大，例如在工團主義運動 (Syndicalisme) 和合作社運動裏可以看出蒲魯東思想的勢力。

布蘭奇代表巴伯夫 (Babouin) 以來的革命的共產主義。他們和蒲魯東派正相反對，最注重政治運動，他們說政治革命是社會革命的前提，共產主義是德謨克拉西的究極。社會革命必須用武力用暴力，使無產階級奪到政權，樹立臨時的階級獨裁政治，毀滅舊秩序，建設新秩序。在現今的社會黨裏還有老黨員如 Edouard Vaillant 等還傳守布蘭奇的思想，但是因為和馬克思思想沒有根本的差異，漸漸被馬克思思想所掩蓋，和他混合一致。

路易布朗相信有法子避免階級鬭爭，主張依政府的干涉，發布保護勞工的法律，扶助勞工的生產團體，可以達到社會問題的和平的解決。在現今的社會主義者裏頭，已經找不到路易布朗的正式的信徒，但他的思想決不

是已經絕滅，在緩和的社會主義者裏，有許多主張依靠議會的行動去漸次滅除工錢制度，就是和路易布朗同一個傾向。他們是明顯的改良主義者，和急進黨近似。

總而言之，法蘭西社會主義思想雖然有各種不同的程度，各種不同的傾向，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都是以道德的原則做基礎；他們要求解放無產階級，只因他們相信那是合乎正義，他們想只要把那種思想灌輸到羣衆裏去，便可以達到目的。

第二目 馬克思主義

到十九世紀的後半，法國便沒有產生什麼特異的社會主義思想家。社會主義的炬火便移到德國人的手中，而馬克思這名字便獨占那段時期。這並不是因為馬克思創出了完全獨創的思想，他的思想的大部分在法英的先進的著作裏最少都可以找得到萌芽。不過馬克思能夠把這些思想聯貫成一個堅實的系統，說明得特別顯豁，所以終於克服大多數的社會主義者。

和法國的社會主義者不一樣，馬克思自己說是要拋棄一切理想主義，建設一種「科學的社會主義」，專把經驗和事實的觀察做基礎。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是一種特殊的歷史的解釋法，後人把那叫做「歷史的唯物論」或唯物史觀。依這種解釋法，人類的全部歷史是依着經濟的因素為轉移，尤其是政治形式簡直不過是經濟現象的反映。生產和消費的方式決定人類社會的進化。

試看全部歷史裏的主要事實豈不只是「階級鬭爭」嗎？這階級鬭爭祇是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只

是勞動者和靠人家的勞動而生活者的鬭爭，奴隸對主人，農奴對封建領主，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過去的一切政治革命實際上都是社會革命。那些革命就是從來被屈服而到那時變得有能力去自己管理生產的階級奪到政權。在封建制度崩頹的時代，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起來代替那衰老無力的貴族階級，就是一個例證。

到現在，大工業的不斷的發展使得一方面資本漸漸集中於少數人手裏而且這人數越弄越少，他方面陷落於無產階級地位的人越弄越多。這種掌握着生產手段的資本家構成一種新的封建貴族，他們管束無產階級叫他們不但爲本人的生活而勞動，並且要爲主人的生活而勞動。勞動者的這種額外的勞動便產生一種『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便構成資本家的利益。並且從這個制度生出週期的恐慌，這週期恐慌產生失業和貧困。

但是資本主義制度在它自身裏包含着死滅的微生物。依資本的集中漸次地淪落了中產階級，造成了不斷增加而覺悟着自己利益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便造出了自己的挖墳墓的人。無產階級漸次悟到現存制度的矛盾：生產方法已經變成了集產主義的，而分配方法仍然是個人主義的。等到一天無產階級依組織和團結得到了充分的力量，它便會解決這個矛盾，便會奪取政權，把集產的所有制度去代替個人的所有制度。從那時以後，生產便不是爲少數人的利益，是爲大家全體的利益。

從上述看來，便可以看出，這種學說不是——最少形式上——從理想主義出發的。她斷定社會主義的將來的勝利，不是因爲社會主義是合乎正義的理想，只是因爲那歷史的法則，那和支配自然現象的法則一樣嚴厲的歷史法則，決定社會主義的出現。

第五節 社會主義黨 (Parti socialiste)

第一目 戰前的多派分立和統一

社會主義者的最早真正的組織，在法國，是在一八八〇年發端的。那年勞工黨 (Parti Ouvrier) 發表它的「最小限度的政綱」，到這時，從巴黎公社 (Commune) 以後沉寂了的社會主義運動纔又抬起頭來，成爲政治上的一個力量。法國的社會主義又跳出空想理論的領域，而踏進實際運動的疆土。那時勞工黨的創設者是格士德 (Jules Guesde) 和拉發格 (Paul Lafargue)，兩人都是馬克思的信徒。

在一九〇五年以前，法國的社會主義者構成好幾個黨派。因爲他們受了前述各種理論的影響，所以必然地發生這樣多派分立的現象。那時馬克思主義雖然已經是占優勢，但是其他的思想也各有相當的影響。概括地說起來，那時共有三種傾向：

一是馬克思派，格士德可算是代表；

二是布蘭奇派，外揚 (Edouard Vaillant) 可算是代表；

三是馬朗 (Benoit Malon) 和以後的左烈斯所代表的一派，他們想調和馬克思主義和法國的社會主義，在那馬克思的純經濟的信條之上補充上法國思想家的理想的倫理的信條；他們雖然自稱爲革命者，但是亦不忽視部分改良的價值；他們重視議會政策，並且不拒絕和其他政黨臨時合作。

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分屬在兩大組織下面：

法國社會主義黨 (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 這是馬克思和布蘭奇派；
法蘭西社會主義黨 (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 左烈斯就是主要的領導者。

一九〇五年這兩派感覺力量集中的必要，在巴黎開大會決定聯合起來，組織一個全法國一切社會主義者的黨，這新黨便叫做「社會主義黨」(Parti socialiste)，又叫做工人國際的法蘭西分部 (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 S. F. I. O.)，通俗地叫做統一社會主義黨 (Parti socialiste unifié)。

統一之後黨內依然包含兩種傾向，革命的和改良的。

第二目 大戰後的分裂

法國的社會主義黨自一九〇五年以後一直到大戰，保持統一的局面。到大戰爆發之後，隨着大戰而連帶發生的問題引起黨內重大的爭執。社會主義黨的陣營裏便生出：主戰派，非戰派，折中派。

最初社會黨議員們全體贊成所謂「神聖聯合」(Union sacrée)，各黨聯合一致去抵抗外侮。不願該黨成立時候的宣言，不願第二國際的決議，他們投票贊成軍費預算。Jules Guesde, Albert Thomas, Marcel Sembat 都加入內閣。

到一九一五年，黨內便現出意見的衝突，多數人雖然還繼續當初的政策，但是有 Blanc 等三個議員和少數的黨員反對戰爭的繼續，那三個議員並且參加各國社會主義者非戰派在瑞士的 Zimmerwald 和 Kienthal 所開的國際會議，宣言否認所謂「祖國防衛」並且傳檄一切社會主義者說他們應當用一切手段去撲滅戰燄。

同時，在這非戰的吉恩達爾派 (Kienthalians) 和主戰的多數派之間，又生出一種折中的運動，代表人物是朗格，這折中派維持『祖國防衛』的原則，贊成軍費預算，但是認定政府過於埋着頭去打仗，對於息戰求和沒有充分努力；他們主張社會主義者應當一面防衛祖國，一面要努力設法去息止戰爭。這主戰非戰的論爭在黨中播下了分裂的種子，等到後來，布爾雪維克問題便把裂痕爆開。

俄國共產革命之後，布爾雪維克派不信任一九〇〇年各國社會主義黨所組織的『第二國際』，另外組織一個『第三國際』，設本部於莫斯科。於是乎法國社會主義黨裏又發生贊成布爾雪維克派，和反對布爾雪維克派；前者主張加入第三國際，倣效俄國革命的方法，後者主張維持第二國際，而不承認布爾雪維克運動是合乎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在這親俄反俄兩派的中間，也生出折中派，仍然主張全黨統一，對於俄國的革命雖然表示尊重，但是反對把俄國革命的方法和策略應用到法國來。

這個親俄反俄的爭鬪雖然和大戰中主戰非戰的爭鬪不是完全一樣東西，但是大多數的親俄派是從前的非戰派，大多數的反俄派是從前的主戰派，而折中派仍然是從前的朗格派。

第一次分裂在一九一九年議會改選的時候出現，黨裏的極右派 Aubriot, Lavasseur 等脫離本黨，另外組織法蘭西社會主義黨 (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關於這黨，我們在前面已經談過。這還是極右派少數的脫離，沒有多大的重要。

真正的大分裂是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社會主義黨在圖爾斯 (Tours) 開全國大會的時候。那時贊成布爾

雪維克的一派便另外組織共產黨 (Parti communiste, 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共產國際法蘭西分部) 而反對受第三國際支配的 Leon Blum, Jean Louguet 和 Renaudel 等仍然保守社會主義黨的稱號，屬於第二國際 (S. F. I. O.)。

第三目 社會主義黨的社會革命理論

共產黨攻擊社會黨是改良主義者，不是革命主義者；但社會黨堅不承認，說他們自己從來沒有拋棄革命主義。他們說社會黨主張把資本主義社會改變為社會主義社會，這就證明社會黨是革命主義者，因為從資本主義制度到社會主義制度，決少不了一次突然的變革，決少不了革命，譬如從君主制度到共和制度也是一樣，君主政府儘管訂立憲法，儘管使各種政府機關平民化，但是若要變到共和制度，必須有一天攻擊到君主制度的根本，拔出君主制度的核心，而栽上共和制度的根幹，這就是革命。不過社會黨的社會革命和普通的政治革命不一樣，政治革命只須由革命黨推翻了舊政府組織了新政府便算成功，社會革命必須改變社會的全部構造，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夠完成的。

社會黨所主張的革命既然是經濟的革命，所以它解釋革命以為在武力革命之外還可以有別的形態。社會黨不願在精神的和物質的準備沒有充分以前，便冒昧地領導工人階級去奪取政權。這種準備並不是一種傳奇式的準備，這種準備是可以公開地光明地在青天白日之下，衆目共睹之中，去施行的。革命這概念和改良這概念的矛盾不過是表面的，實際地說起來，改良可以促進現今社會的進化，使得革命的客觀條件早日成熟，使得革命

事業更易着手，更易成功；所以改良是社會革命的準備功夫。

從舊社會到新社會的轉換期間，誠然免不了有一個無產階級獨裁的期間，免不了有一個「合法性中斷」(Vacance de legalite) 的期間，但這期間是不得已的，是臨時的，是要把事實的需要做限度的。

第四目 社會主義黨目前的政綱

第一、政治方面 改正憲法；廢止上院；改革經濟會議；男女平權；實行比例代表選舉法。

第二、教育方面 無宗教的教育；初等中等教育免費。

第三、財政方面 徵收資本稅，去救濟法國財政和貨幣的危急狀態；對於德國賠償問題，主張於實物賠償之外把德國的財產做抵當發行公債來賠償。一切事實上的獨占權的國有，例如保險事業，煤油，砂糖，礦，肥料製造，這些都是在少數的大資本家手裏，事實上等於獨占專利，所以應該收歸國營。

第四、對外政策 莫斯科的第三國際成立之後，各國的共產黨一致加入，各國的社會主義黨如英國的工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比利時的工人黨，仍然維持第二國際；那時法國社會主義黨於圖爾斯會議分裂之後，便加入在維也納新組織的一個「社會主義黨聯盟」(後人叫做第二半國際)，目的還是想把分裂了的各國社會黨和「國際」統一起來。後來看到這種運動沒有希望，這「第二半國際」仍然和第二國際併合，而法國社會主義黨的對外政策便遵從第二國際的決議。

他們主張裁減海陸空軍，尤其要精神上的裁軍，消滅各國民間的仇恨；擁護國際聯盟，但要使她的組織民主

化，使得她能夠改正一切現存國際條約，成爲真正能夠保障國際和平的機關。

第五、社會政策 和勞動總聯盟 C. G. T. 的主張一致；主張把一切公用事業依照「產業化的國有」(Nationalisation industrielle) 的原則去改組，這就是說要把這些事業放在「三方管理」(Gestion tripartite) 之下；國家代表、職工代表、消費者代表。其他的充分集中了的產業也要依這辦法去改組。

第五目 組織

在各縣有分部，各省有總部。每年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一切基本政策；這代表大會選出一個「全國會議」(Conseil national) 去監督決議案的實行，這會議每年開會兩次。另外又由大會選出一個常設機關，叫做常務委員會 (Commission administrative permanente, C. A. P.) 由二十四人組成，擔任實施大會和會議的決議案，辦理黨務。

黨在議會裏的議員每月應納二百五十佛郎的黨費，他們不但應當服從國際和全國大會的決議案，並且要服從選出他的省總部的監督，省總部可以要求他辭職。

社會黨的主要人物有：Leon Blum, Vincent Auriol, Paul Boncour, Marcel Deat, Renaudel, Lebas, Bracke, Jean Longuet, Zyromski, Paul Faure.

黨報叫做 Populaire，領袖 Leon Blum 擔任總編輯。

黨員約有十萬人。在各殖民地如安南、Algerie 等處都有分部。

第六目 黨內的派別

法國社會主義黨也逃不出通例，黨內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尤其關於和資產階級政黨合作的問題，是當面要決定不容擱置的問題，各領袖的表示很有程度的差異：

(一)右派 如 Renaudel, Paul Boncour, Vincent Auriol, Emile Kahn 等。主張和急進黨的優秀分子合作，並且不妨參加內閣。

(二)中央派 如 Leon Blum, Paul Faure 等，反對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參加內閣，但是假若能夠組織一個政府，縱不是純然的社會主義黨。只要社會黨能在裏頭占優勢，並且能運用社會黨的政綱，那也就不妨負起責任來。

(三)左派 如 Zyromski, Bracke, Compere-Morel 等。堅決主張聯合工人階級反對整個的資產階級。

(四)極左派 如 Maurin 等。主張和共產黨構成聯合戰線，但人數極少。

第六章 左方各種聯盟

左派的政治運動，除正規的政黨之外，也有種種類似政黨的組織，在黨外呼應。如 La ligue de la Republique, La federation des Jeuneses laiques et republicaines 等。現在選一個最有意義最特殊的組織介紹

於下：

人權和公民權保障聯盟(La 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第一節 目的

這是一八九八年六月 Dreyfus 事件剛發生的時候組織的。依她的會章，她是要：

保障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三年人權宣言裏所標舉的自由、平等和正義，反對一切毀法、專橫、殘刻的行動。

只要有人告訴她有什麼冤曲、專橫、違法或濫用權力的事情，她便出面來干涉。她的手段是：對政府的抗議，對議會的請願，出版物，演說會。

簡單說來，這聯盟便是要替人家伸冤和打抱不平，凡遇政府有什麼違法專橫的行爲，社會上有什麼冤誣不平的事件，她便出來援助受害者。例如有名的猶太人 Dreyfus 被誣事件，她出來主張改正判案；又 Caillaud、Malvy 被政敵陷害判決大逆賣國罪事件，她也出來辯誣；最近無政府主義者 Sacco 和 Vanzetti 被美國 Massachusetts 州法庭誣認爲是一個殺人案的兇手判處死罪，因證據有不充分的嫌疑，輿論囂騰，又延遲七年沒有執行，到一九二七年又決定執行死刑那事件，也依各種方法竭力抗議。此外保護許多外國的政治犯，尤其是戰前俄國的革命家，不准引渡。這一類大小的伸冤辯護的運動差不多每日都在進行。

因爲世界上有許多人，或是受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偏見，被蒙上不應得的侮辱和罪名，或是受政敵的陷害

或法庭的武斷，被判處不應受的刑罰，真是有冤難伸；而社會上縱然有少數明見達觀的人，也沒有力量去啓發一般民族的愚昧，去糾彈政府，矯正法庭，喚起輿論。這個聯盟的目的，就是專門替這些被冤屈被陷害的人伸冤，要防止政府濫用權力，使得它嚴格地遵守法律。

第二節 組織

總部在巴黎，各地方都有分部。會員最少每年應納會費十法郎。此外並徵募宣傳費和某特別事件的運動費。每年集各分部代表開全國大會一次。最高機關是一個由三十六人以上組織的中央委員會，每年改選三分之一。只有這委員會有權去用本聯盟的名義作對外行動，向政府抗議，組織示威遊行等。

會員和領袖多是大學教授，著作家，律師，國會議員等。並且多是急進黨和社會黨的黨員。名譽會長是巴黎大學名譽教授 Ferdinand Buisson；會長是巴黎大學教授 Victor Basch；此外委員會中有名的學者政治家很多，如 Charles Gide, A. Anlard, Leon Blum, Paul Boncour, Renandel, Seignobos, Barthelemy 等。從一九二七年以後，決定聯盟中央委員不得兼政府職務。

法國之外，在德意志，波蘭，意大利，俄羅斯等國都有同樣的組織，並且組織成國際的聯合會。

這聯盟雖然不是政黨，不做政治運動，也不競爭議會選舉，但因為她的主張和會員的關係，常常擴張她的擁護正義運動的範圍，發出左傾的政治的主張，例如主張廢止工錢制度，反對殖民侵略政策，援助弱小民族的獨立等等。

第七章 極左各黨

第一節 共產黨 (Le parti communiste, S. F. I. C.)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社會主義黨在圖爾斯開大會之後，一部分黨員脫離社會黨，另組共產黨，前面已經談過。這共產黨的信條就是前述的馬克思主義，在這裏也用不着重述。唯有它的組織有點特別，大略介紹如下：

第一，共產黨是密切隸屬於第三國際；社會黨雖然也是隸屬於第二國際，但是法國的社會黨還保有很大的自由，而共產黨便真正是第三國際的一個分部，失掉大部分的獨立性質。據第三國際的章程，第三國際的決議無論在何種狀況之下各國共產黨必須即時遵行，縱使因此而修改該國共產黨章的必要，亦不妨礙。並且第三國際有開除各國共產黨員黨籍的權力。

因此發生很大的弊病。第一是全國代表大會變成奉行的機關，而不是討論的機關。第二，第三國際實際上受俄國共產黨支配，因此俄國一有政變，即刻影響到法國來，法國的共產黨變成俄國共產黨的反應，俄國共產黨幹部一有派別的變遷，法國共產黨的幹部也便有同等派別的人被驅除，例如一九二七年托洛斯基失敗之後，法國領袖中和托氏抱同等思想的便同時失腳。

其次，共產黨內部的組織是階級森嚴，是極端的集權化，權力的發動是自上而下，不是自下而上。實際上，一個

人數少而常設的機關，那政治會議 (Bureau Politique) 斷定各種方案交給全國大會所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由這執委會傳給各『帶』(Régions 卽省黨部) 由帶而『圈』(卽縣市黨部) 而『次圈』(Sous-rayons 卽區黨部) 最後達到『細胞』(Cellules 卽區分部)。

最近共產黨拋棄依地域分割的組織方法，不依省市縣區去組織，而就黨員工作的機關去組織，就在各工場裏商店裏組織基本的分部，叫做『細胞』，然後再在上頭組織次圈，圈，帶。

黨的本組織之外有共產青年團 (Jeunesses communistes) 屬於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又有『幼童團』(Groupes d'enfants) 或先驅團 (Pioniers) 有『青年衛軍』(Jeunes Gardes) 這衛軍的軍裝是黑舌帽 (beret) 和手杖。

禁止黨員加入前述的『人權保障聯盟』一類的『資產階級團體』

重要人物如：Marcel Cachin, Renaud Jean, Louis Sellier, Maurice Thorez, Jacques Doriot, Vaillant Couturier 等。

機關報是『人道』(l'Humanité) Cachin 做總編輯。另外有雜誌如 Cahiers du Bolchevisme, Voix paysanne 等。

第二節 無政府主義者 (Les anarchistes)

第一目 理論概略

Anarchie 這個字原來是指混亂狀態，無政府狀態，原來是一個訾議貶抑的字眼，到蒲魯東纔大膽地把它採用起來，用去代表一種社會理想。這位大思想家用那字來表明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在那組織裏，經濟壓倒了政治，『物的管理』(Administration des choses) 代替了『人的統治』(Gouvernement des hommes)，政治的政府便失去效用，而一切社會組織既都是把自由契約做原則，任何權力都沒有存在的必要。

蒲魯東之後，繼起了許多無政府派的大思想家，如巴枯寧 (Bakunin)，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Jean Grave 等，他們的說法雖然各有不同，但是大致可說是一種革命的社會主義，這兩者雖然有很大的差異，但是相同之點也不少。

無政府主義者對於現今的社會和社會主義者下同樣的攻擊。他們對於馬克思學說也多承認有相當的價值，但是他們不那樣高唱社會問題的歷史的科學的方面，而注重道德的方面。像法國的所謂『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一樣，他們反對經濟不平等，是從正義的觀念博愛的情感出發，是從理想主義出發。

和社會主義者一樣，他們也是革命主義者而兼國際主義者。他們往往趨向極端，把革命精神推到讚揚暴力，把國際主義推到否認祖國。

但是在幾個重要的地方，他們和其他社會主義派分道揚鑣。他們根本的是個人主義者，所以攻擊社會主義者為集體的利益犧牲個人的利益，他們說在集產主義的社會底下，個人仍然和在現今制度底下一樣，同樣地受壓迫。問題並不是在把一個壓迫個人的社會主義政府去代替壓迫個人的資本階級政府，乃是要摧毀政府這樣

東西。

其次，和馬克思主義不一樣，他們的革命不是靠社會組織的必然的機械的進化，而是靠人類的意識的行動。所以他們的方法是要喚起一般人的覺悟，更變他們的道德思想。他們不屑去組織民衆，他們反對一切含有權力的組織，讓各人各隨他的意思，各依他的方法，自由行動，共同達到實現無政府主義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目的。

因此他們對於工會運動(Syndicalisme)意見不一，大多數雖然也並不輕視，而有些理論家卻不表同情。尤其對議會反對得最堅決。無政府主義者決不投票，並且要勸他的朋友們不要投票。縱是普通選舉制度，也是只能達到多數專制的結果，也是和無政府主義相反的。無政府主義反對專制，反對君主的或民主的最高主權。他們說：「爲什麼多數者便應享有最高主權呢？道理不一定在多數方面，真理也許落到少數方面，不管他們人數是怎樣少；不能說因爲你人數多，你便是最合邏輯，最有知識，最合道理。」

第二目 行動

無政府主義者的唯一的運動方法只是宣傳。這宣傳有兩種形式：

第一是和平的宣傳，用書，雜誌，報紙，演說。在巴黎有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日報，叫做「自由人」(Le Liberaire)。第二是叫做「行爲的宣傳」(Propagande par le fait)。這個方法最初是由俄國人Netchajew 獎薦而且實踐了的方法，後來到布魯士(Paul Brousse) 纔集大成。布魯士說明這方法道：

「行爲可以引起到處的議論，就是漠不關心的民衆也要探尋究竟。這樣纔可以使一般世人知道並

且討論這個新教義，然後纔不難使他們向善。」

所謂行爲，主要是指那聳動耳目的政治的或普通的犯罪。比方在一個毫不相干的坐了百數人的珈琲店裏拋一顆炸彈，或是把人家的頭髮都沒有動過一根的老婆婆易理沙伯女皇暗殺；越是沒有道理，那種「行爲」便越加有許多報紙登載，有許許多人在交際場裏談論，宣傳的效力便越加大。這種形式的宣傳方法在一八九二、一八九三年間最盛行。

行爲宣傳的方法，除上述的暗殺等以外，也還有更和平的辦法，比方軍人的脫逃，人民的抗租抗稅，工人的怠業等。

第三目 無政府主義的三種傾向

在無政府主義者之間，大致可以分出三種傾向：

第一，是純粹的個人主義者。他們沒有多大積極計劃，只是對於現存制度抱一種強烈的反抗精神。他們各人的理論也很不一致，其中有很多人受了新基督教或托爾斯泰主義的影響，反對使用暴力。如 Han Ryner, Sebastian Faure, Charles Malato, E. Armand, Maurice Wullens 等。

第二，是無政府主義的工會主義者。他們想用工會做武器去摧毀現存的政府，然後在那廢墟之上重新建築共產社會。關於這個工會主義運動我們在後面還要另章介紹。

第三，是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代表政治方面的無政府主義運動。他們就是我們前面述過的無政府主義理論

的主張者。他們的最主要的方法是宣傳和教育。雖然也承認工會主義運動有點好處，可以把無政府共產主義思想傳播到無產階級裏頭去，但是他們總覺得那種工會主義究竟要求紀律和服從，不合無政府主義的革命道德，並且在實際上往往偏重工會的要求，而忘卻革命的行動，所以並不認為最適宜的革命方法。

這派人組織無數的獨立的小團體，這些小團體有時還互相敵視，並且往往有警察偵探參在裏頭。

無政府主義者並沒有有組織有中央領導機關的黨。但是也有一個『無政府共產主義聯盟』(Union Anarchiste-communiste) Chazoff 和 Ferandol 做祕書，辦了一個書店，並且和『全國建築工會』有密切的關係。又有『萬國無政府主義擁護委員會』(Comite international de Defence Anarchiste) Louis Lecoin 也是發起人之一。

第八章 工會主義 (Le Syndicalisme)

工會本來是職業團體，不是政黨，並且原則上不做政治運動，但是因為它們的目的是要保障勞動者的利益，所以不得不多少有政治的主張，不得不多少參加政治運動。

在一九二二年以前，法國大多數工人都是加入那『總工會』，自社會黨分裂成兩黨之後，總工會也經了同樣對稱的分裂。屢次的合同運動終於沒有成功；到現在，法國有兩大對峙的總工會：(1) C. G. T. 這是接近社會

黨的(1) C. G. T. U. 這是共產黨組織的。

第一節 C. G. T. 總工會 (La 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

第一目 起原

工會是在十九世紀末年紛紛興起的，那時有兩種組織方法，一是在同一城市的工人的組織，叫做 *Bourses du travail*，一是同一種職業（如機械工，印刷工業）或同一種工業（如建築，鐵路業）的工人的組織，叫做 *Federations de metier*。後來，兩種都各自組織成全國的總會，到一九〇二年纔合併起來，叫做「總工會」C. G. T.。所以現今 C. G. T. 的組織還保存昔時的遺跡，有地域別的單位組織，有職業別的單位組織。

第二目 組織

C. G. T. 的基本單位是工會 (*Syndicat*)，這是在同一地方而且屬於同一產業的工人的組織。

這工會同時屬於兩個較高級的機關，一是集合全省各種職業的工會的『省協會』 (*Union departementale*)，一是集合全省同一種工業的工會的『全國聯合會』 (*Federation nationale*)。

再由各省的省協會和各種工業的全國聯合會各派代表一名組織 C. G. T. 的『全國聯合委員會』 (*comite confederal national, C. C. N.*)，這就是 C. G. T. 的最高機關，每年最少集合兩次。

全國聯合委員會閉會期間，由該委員會選出三十五人組織『政府委員會』 (*commission administrative*)，又另選五人組織『聯合辦事處』即常務委員會 (*Bureau confederal*) 處理一切事務。

每兩年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各工會據人數比例選出代表。這大會接受全國聯合委員會的報告，考核它的工作，決定 C. G. T. 的一般政策。

關於省協會或全國聯合會各自範圍內的事情如罷工等等，它們有決定權，只須通知行政委員會，但是包含一切工業的總罷工，只有全國聯合委員會有權決定。

現今 C. G. T. 的常務委員會的委員是：Leon Jouhaux 總秘書；Lenoir 行政秘書；Million 和 Lapiere 協助秘書；Dupont 會計。

機關報是『人民』Le Peuple。

第三目 綱領

在理論上分析起來，總工會裏也是有兩派：一是改良派，一是革命派，前者是注重工人生活的部分的改善，注重即時可以實現的要求，雖然不否認究極的目的，但是警戒工人不要輕率地去幹無準備的過早的革命運動。後者多是受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依照戰前那兩位無政府主義大思想家 Hubert Lagardelle 和 Georges Sorel 的思想，把工會做革命的武器，把日常的罷工看做將來革命時候總罷工的練習。到俄國革命之後，又生出第三種思想，布爾雪維克主義。

在大戰發生之前，C. G. T. 有二百萬會員，勢力雄大。到大戰發生，C. G. T. 參加所謂『神聖聯合』就是聯合一切黨派共當外敵，因此 C. G. T. 和政府的關係頓時改變，那時好像它已經放棄了革命的主張，而預備積極

地參加現實的政治。所以到戰後，C. G. T. 和社會黨的相對關係也奇怪地反轉了一下，戰前 C. G. T. 的領袖們總是埋怨社會黨過於傾向機會主義，到戰後，社會黨多數人受了布爾雪維克精神的感染，倒反變得比 C. G. T. 還更左。一九二〇年，社會黨分裂，布爾雪維克派脫離出去，然後恢復昔時的均衡，C. G. T. 和社會黨纔是墮籠並奏，亦步亦趨。

只有一種思想，是各派一致的，最少表面上。就只工會的自主，要工會能夠常常依工會的利益獨立行動，不要使得工會受任何政黨的監護或操縱。一九〇六年在亞緬司（Amiens）開的全國代表大會決議了：

「會員在工會外面有完全自由去參加任何運動，依照他們自己的哲學的或政治的思想，只要不把他們在工會外所揭櫫的思想引到工會裏頭來。」

「L'entière liberte pour le syndique de participer en dehors du groupement corporatif a telle forme de lutte correspondant a ses opinions politiques ou philosophiques, a la condition de ne pas introduire dans le syndicat les opinions qu'il professe en dehors.»

這就是說：會員在會外儘管贊成什麼主張，參加什麼運動，無政府主義也好，共產主義也好，基督教主義也好，但是在工會裏要守工會的紀律，要服從大多數的意思，不要拿各自在會外的種種個人的思想和主張來工會裏引起糾紛。這個決議後來多數派常常引來抵制共產黨的小組織活動。

共產黨自然不能接受這種主張，杜洛斯基在一九二一年國際工會大會上說：

「回到亞緬司規約」這個口號在現今情形之下是一個反動的口號……人家說：法國的工會主義是自主的，獨立的。自主是對什麼來說的？獨立是對那個來講的？如果是對於資產階級政府，贊成；如果是對於共產主義，我們便要強烈地反對。」

共產黨雖然這樣主張會員在會內的言論自由主張自由，但是他們暗中操縱的「統一總工會」C. G. T. U. 表面上還仍然是獨立自主，不受任何政黨的支配。

第二節 C. G. T. U. 統一總工會 (La 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 unitaire)

這是一九二二年里爾 (Lille) 大會之後，從舊 C. G. T. U. 分裂出來的。是暗中受共產黨指導的。C. G. T. U. 隸屬於莫斯科的「赤色工會國際」(l'Internationale syndicale rouge)，這赤色工會國際是和荷京 Amsterdam 的工會國際對峙的。

最初這 C. G. T. U. 也宣言遵守亞緬士約章，表示主張工人運動對於一切黨派要取超然的態度。因為分裂運動原是舊 C. G. T. U. 裏的革命主義派聯合起來反對 Jouhaux 所代表的多數派的，那革命主義派裏有共產主義分子，也有無政府主義分子。及到分裂之後，原來主動最力的共產主義分子漸占優勢，於是 C. G. T. U. 對共產黨的關係漸次顯明。常常和共產黨各派代表組織行動委員會。

組織

C. G. T. U. 的組織差不多完全是把 C. G. T. U. 做模型。現今的總祕書是 Monmousseau。

機關報是『工人生活』La Vie ouvrierie。

第一編 法蘭西的政黨

六一

附錄一 法國十六世紀以來的帝王和大總統

Maison de Bourbon	
Henri IV	1589
Louis XIII (Le Just)	1610
Louis XIV (Le Grand)	1643
Louis XV	1715
Louis XVI	1774

Iere Republique	
Convention	1792
Directoire	1795
Consulat	1799

Iier Empire	
Napoléon I	1804

Maison de Bourbon	
Louis XVIII	1814
Charles X	1824

Maison de Bourbon-Orleans	
Louis Philippe	1830

2e Republique	
Gouvernement provisoir (Fév.—Déc.)	1848
Louis Napoléon	1848

2e Empire	
Napoléon III	1852
3e Republique	
Gouvernement de Defence nationale	1870
Président	
Adolphe Thiers	1871
Marshal MacMahon	1873
Jules Grévy	1879
Sadi Carnot	1887
Casimir Perier	1894
Félix Faure	1895
Émile Loubet	1899
Armand Fallières	1906
Raymond Poincaré	1913
Paul Deschanel	1920
Alexandre Millerand	1920
Gaston Doumergue	1924
Paul Doumer	1931
Albert Lebrun	1932

附 錄 二

法國第三共和政府以來到一九二〇年間的內閣

Président MacMahon

- Mars 9, 1876 Jules Dufaure
 Déc. 12, 1876 Jules Simon
 Mai 17, 1877 Duc de Broglie
 Nov. 23, 1877 Général de Rochebouet
 Déc. 13, 1877 Jules Dufaure

Président Jules Grevy

- Fév. 4, 1897 William Henri Waddingden
 Déc. 28, 1879 Charles de Freycinet
 Sept 23, 1880 Jules Ferry
 Nov. 14, 1881 Leon Gambetta
 Jan. 30, 1882 Charles de Freycinet
 Août 7, 1882 Eugene Duclerc
 Jan. 29, 1883 Armand Fallieres
 Fév. 21, 1883 Jules Ferry
 Avr. 6, 1885 Henri Brisson
 Jan. 7, 1886 Charles de Freycinet
 Déc. 11, 1886 Rene Goblet
 Mai 30, 1887 Maurice Rouvier
- Président Sadi Carnot
- Déc. 12, 1887 Perre Emmanuel Tirard
 Avr. 3, 1888 Charles Floquet
 Fév. 22, 1889 P. E. Tirard

- Mars 17, 1890 Charles de Freycinet
Fév. 27, 1892 Emile Loubet
Déc. 6, 1892 Alexandre Ribot
Jan. 11, 1893 Alexandre Ribot
Avr. 4, 1893 Charles Dupuy
Déc. 3, 1893 Jean Casimir-perier
Mai 30, 1894 Charles Dupuy
Président J. Casimir-Perier
Jui. 1, 1894 Charles Dupuy
Président F. Faure
Jan. 26, 1895 Alex. Ribot
Nov. 1, 1895 Leon Bourgeois
Avr. 29, 1896 Jules Meline
Juin 28, 1898 Henry Brisson
Nov. 1, 1898 Ch. Dupuy
Président Emile Loubet
Fév. 18, 1899 Ch. Dupuy
Juin 22, 1899 Rene Waldeck-Rousseau
Juin 7, 1902 Emiles Combes
Jan. 24, 1905 Maurice Rouvier
Président Armand Fallieres
Fév. 18, 1906 Maurice Rouvier
Mars 14, 1906 Ferdinand Sarrien

Oct. 25, 1906	Georges Clemenceau
Jui. 23, 1909	Aristide Briand
Mars 2, 1911	Ernest Monis
Jui. 27, 1911	Joseph Caillaux
Jan. 13, 1912	Raymond Poincaré
Jan. 21, 1913	Aristide Briand
	Président Raymond Poincaré
Fév. 18, 1913	Aristide Briand
Mars 21, 1913	Louis Barthou
Déc. 2, 1913	Gaston Doumergue
Juin 9, 1914	Alex. Ribot
Juin 13, 1914	Rene Viviani
Août 26, 1914	Rene Viviani
Oct. 29, 1915	Aristide Briand
Mars 19, 1917	Alex. Ribot
Sept. 10, 1917	Paul Painlevé
Nov. 15, 1917	Georges Clemenceau
Jan. 20, 1920	Alexandre Millerand
	Président Paul Deschanel
Fév. 18, 1920	Alex. Millerand

第二編 德國的政黨

第一章 大戰以前德國政黨的略史

第一節 保守自由中央各派

德國政黨自一八四八年以後漸漸演出實際的爭鬪，尤其是從一八七一年到大戰爆發的一九一四年之間，政黨的實質很受重要的變化。從前只是思想的玄談，理論的爭辯，到那時，嘗了對外發展的富裕的滋味，受了資本企業躍進的刺戟，於是思想理論的背後，種種物質利益的衝突便追蹤而到了。

在大戰以前，德國的政黨，大致可分爲四系：

- 一 保守系，代表土地的貴族，大地主和農業利益；
- 二 自由系，其中又分爲國民自由黨和進步黨；代表工商業者；
- 三 中央舊教派；
- 四 社會民主黨，這是自命代表無產階級的。

戰前的保守系擁護王權和貴族的特權。他們多是大地主或貴族，所以在宮廷裏，軍隊裏，占很優越的地位，且在各地方得到農民和中產階級的敬慕和服從。在一八九三年地主同盟(Bund der Landwirte)成立，這同盟成爲保守派的有力的支持者，一九〇〇年時代有二十五萬會員。他們主張聯邦制度，所以最初竭力反對俾士麥的統一政策，後來又想利用當時的政府，要求實行農業的保護關稅。

屬於這系的有：

甲 德意志保守黨，成立於一八七六年，它的前身是一八四八年成立的普魯士保守黨。

乙 帝國黨，這也是從普魯士保守黨分出來的。帝國建設後，定名爲帝國黨，他們的保守主義不如保守黨那樣走極端，不專門擁護農業者的利益，也不力唱反猶太主義。

自由系的黨衆，多是從新興的工商業者，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裏招募來的。他們擁護工商業利益和全國統一政策。最初很堅決地支持俾士麥。後來因爲俾士麥從自由貿易改取保護關稅政策，於是便分成兩派：少數的忠於向來的信條的人趨向進步黨，主張民主的改革，多少和社會主義接近；多數人犧牲向來的主張，加入國民自由黨，順着資產階級發展的潮流而前進。後來由進步黨生出民主黨，由國民自由黨生出人民黨。

中央黨的起原是由於普魯士舊教徒的發起。因爲在十九世紀時，德國王侯間信奉新教的漸多，政治權力幾於全歸新教徒之手，所以舊教徒漸感組織起來擁護自己權利的必要。一八五二年普魯士議會中一羣舊教議員組織舊教黨，後因爲那黨在議會裏的議席是在中央，於一八五九年又改名中央黨。一八七一年纔組成德意志帝

國全國的中央黨。

一八九〇以後，黨內漸有不重視宗派區別的傾向，到二十世紀這傾向越加顯露。一九〇九年的中央黨宣言裏用明文宣布了不設宗教的差別。

中央黨是保守的而兼民主的，貴族的而兼平民的。在它的磨底之下，站着種種不同的政治意見，保守主義者往焉，自由主義者往焉。俾士麥政府是想介乎兩者之間居於調和者的地位，所以從一八八一到一八八七年，政府就是倚靠中央黨的支柱。一八九〇年以後俾士麥和舊教黨的對抗鬭爭的所謂 Kulturkampf 解決以後，中央黨的合作尤其重要，中央黨變成德國政治的樞紐。在它的左邊或右邊都不能構成真正的多數，中央黨便審時度勢，把它的龐大的身軀時而移向自由派方面，時而移向保守派方面。

第二節 社會民主黨

社會民主黨的起源，要追溯到十九世紀的中葉。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拉沙烈 (Ferdinand Lassalle) 在萊普齊西創設「全國勞動者聯盟」(Der Allg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ein)，他自己被舉為任期五年的會長。這個政黨的主要政綱，在經濟方面是主張依國家的資助創設無數的工人生產合作社；在政治方面是主張實施普通選舉。在經濟方面，據拉沙烈的意見，他所謂的「工錢鐵則」既然是顛撲不破，所以一切勞動運動想從資本主義本身的內部去推翻那制度，定歸徒勞；毋寧把資本主義撇開，另外去發展合作的生產組織，即是想和資本主義平行，另外造出一個系統。這層是馬克思主義者所激烈反對的。在政治方面，主要的要求是普通選舉；

當時他們好像是說只要實行普通選舉，一切便可解決；他們說：『我們只要有替人類社會盡力的意思，我們就是勞動者，所以勞動者階級就是人類全體。這個階級的自由即是全人類的自由，這個階級的支配即是全人類的支配。實現這種狀態的方法只有直接的普通選舉。這樣選出的議會便是國民的鏡子。所以我們非認清普通選舉是政治上不可缺的武器而一致要求不可。但是各人各自去要求決達不到目的，所以非團結不可。』（一八六二年，拉沙烈的演說，題目是現代史和勞動者階級觀念的特別關係。）

他方面馬克思就是在「全國勞動者聯盟」成立的第二年一八六四年，組織「第一國際」就是第一國際成立那一年，拉沙烈因和人家決鬪被殺死，但是他的運動仍然由他的徒黨繼續進行。他的職務由 Becker 繼任，不久又傳給虛外采 (Ch. Weyers)，他一直幹到一八七一年。他那全國勞動者聯盟的會員多是普魯士或德意志北部的人。那時有一個李卜克內西（威廉李卜克內西即後來斯巴達加斯團領袖卡爾李卜克內西之父）原本也加入過拉沙烈派的組織，並且和虛外采共編過該黨的機關報，但李氏受馬克思派的宣傳文書的影響很深，和虛氏意見常生衝突，後來因為對俾士麥政府的態度各有不同，虛派因專力攻擊資產階級，遂至有暗袒俾士麥政策的嫌疑，兩派便公然破裂，交換稀有的激烈的謾罵。拉沙烈派罵李派是「資產階級的家僕」，李派亦回敬他們是「俾士麥和警察的傭人」。李不久被普魯士放逐，亡命於南部的薩克遜 (Sachsen, Saxony)。他在那裏便引導許多工人教育團體來加入社會主義運動。他在那裏結識一個旋盤工人叫做柏伯爾的，這青年也領導着一個小工人團體。他們兩人便在德國西南諸邦拜顏和薩克遜一帶造成相當的勢力。一八六九年這一派在埃增

那黑 (Eisenach) 開代表大會，組織「社會民主勞動聯盟」。這又叫做「埃增那黑黨」和拉沙烈派對抗。這樣，那時德國有兩個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全國勞動者聯盟是奉拉沙烈主義，國民主義以北部為基礎，組織是中央集權，差不多是會長獨裁；社會民主勞動黨是奉馬克思派的國際社會主義。這兩派之間不斷地有激烈的爭鬭。

在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的時候，兩派的戰爭更加顯明；拉沙烈派投票承認戰費，而埃增那黑派拒絕。但自色丹 (Sedan) 之役以後，政府採用合併政策，兩派便同起反對。翌年戰事告終，普國大勝，德意志帝國統一得以實現，俾士麥那時雖然掌握大權，炙手可熱，但也想使全國人民誠心贊助，乃實施普通選舉。一八七一年社會主義政黨合同選出議員二人，一八七四年增到十人。

一方，政府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壓迫越加嚴烈，集會出版都被禁止，指導者先後受拘捕等等迫害。於是兩派深覺分立的不利，漸覺有捨小異而趨大同的必要。一八七五年兩派在葛達 (Gotha) 合開大會，有九千黨員的社會民主勞動黨和有一萬六千會員的全國勞動者聯盟併合起來，組織「德意志社會主義工黨」。這個會議所通過的所謂葛達綱領，是馬克思主義和拉沙烈主義的折衷。所以馬克思對那綱領草案下了峻烈的批評。

兩派合同之後，力量越加增大，一八七七年第三國際選舉竟得到十三議席。俾士麥看見很覺不安。於是藉口於一八七八年五月威廉第一被暗殺未遂的事件，發布那有名的俾士麥的「社會主義鎮壓法」，把凡是屬於社會民主黨的人一概放在普通法律保護之外。結果報紙亦不能發行，黨費徵收亦感困難，財政疲憊，社會主義的潛

勢力雖然暗中進展，但公開的運動竟陷於極端的窮境。

在這種情形之下，急進思想不能公開宣傳，一切運動非用穩健的色彩去掩護不能進行，因此便在社會黨內生出柏倫斯坦一派所謂「修正馬克思主義」的思想。

這種修正派理論抬頭的原因，除政治的壓迫過烈的關係之外，還有經濟的原因。原來德國自一八七一年統一告成以後，產業現出急激的發展。這是（一）舊日諸封建王侯的割據狀態和惡劣政策既經撤廢，新興產業便得脫離束縛，長足發展；（二）德國位於東北歐和西南歐的中間，當交通的要衝；（三）魯爾（Ruhr）地方有巨大的煤炭蓄積，而新從法國得來的亞爾沙斯羅蘭地方又是鐵的寶藏；（四）新帝國政府厲行產業獎勵政策。有了這些情形，所以德國的工商業日漸繁昌，資本積成鉅大的數額，放散於世界各地。在巴爾幹，在俄羅斯，在極東，在北非，在南美，德國企業隨在勃興。殖民地的經營亦駸駸乎有壓倒各先進國的氣概。

在這種產業旺盛的時期，勞動階級亦自然能夠分享利益。最少企業者爲要運用他們的機械設備，自然需要更多的熟練勞動者，而對這些人，不惜給與較高的工資和較優的勞動條件。並且國內儲積了的利潤漸次投下於國外的企業，因此可以避免因資本過剩而引起的週期的商業蕭條。勞動者亦便可以避免失業的脅威，感覺比較安定。在這種繁昌的時期，工會的戰術自然偏注於產業的爭議，務求增加他們的分潤，很難激刺起政治的雄心，更不會決心於革命的大舉。這也是修正派得勢的有力的原因。

一八九〇年威廉第二即位，俾士麥退休，鎮壓法也即被廢止。那年的選舉終於社會黨勝利，該黨得票百四十

三萬，而俾士麥的保守黨只得八十九萬五千票。翌年一八九一年在愛府（Elberfeld）開代表大會改黨名為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通過有名的愛府綱領。這政綱是考茲基（Kautsky）起草的，在前文裏敷陳馬克思的資本集中論恐慌說等等，把所謂「工錢鐵則」「工人生產合作社」等等拉沙烈派的議論刪除淨盡，理論上採用了馬克思主義，但在實踐的部分完全是採取改良的漸進的政策。

在愛府大會的先年，柏倫斯坦發表他的名著「社會主義的前題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從此確定修正派的理論。而柏伯爾一派甚至於傾向到愛國主義。和這多數派對抗的只有考茲基所代表的標榜「原則的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和平主義」的一些人。這樣在穩健派指導之下，雖然修正派和正統派之間不斷發生爭辯，但黨的發展極其順暢。大戰以前列屆議會中社會民主黨的議員數如左：

一八九〇年	三五人	一九〇三年	八一人
一八九三年	四四人	一九〇七年	四三人
一八九八年	五六人	一九一二年	一一〇人

一九一四年歐戰勃發的時候，八月四日帝國政府在議會要求通過五十億馬克的戰費，社會民主黨投票贊同，到十二月要求第二回戰費的時候，李卜克內西毅然投票反對，而其餘社會黨員都投票贊同。一九一六年三月決定緊急預算的時候少數派十七人投票反對，竟被多數派幹部除名，考茲基，柏倫斯坦（Bernstein），哈色（Hasse）都在裏頭，這些人在一九一七年組織獨立社會民主黨（Unabhängige S. P. D.）早已被開除的「斯巴達加

斯團」(Spartakusbund)的李卜克內西、羅渣盧森堡等亦加入。

一九一八年十月國內因物資的缺乏，物價的暴漲，人心惶惶。政府把社會黨多數派的 Scheidemann 等引入內閣，但已經不能緩和國民的反對，到十一月，革命終竟爆發。革命後，獨立派和多數派妥協，聯合組織內閣，但獨立派常受本派中左翼極端份子的牽制，終竟因柏林水兵暴動事件和多數派決裂，退出政府。

十二月末，主張無產者獨裁的「斯巴達斯團」說獨立派閣員不應該贊成召集國民議會，並且辭職太遲，又從獨立派分裂出來，在一九一九年一月組織「德國共產黨」。

這樣，革命後一九一九年前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分成了三黨：(1)社會民主黨；(2)獨立社會民主黨；(3)共產黨。

第二章 大戰以後德國各黨情形

第一節 右方各派

第一目 國家社會黨

一、國家社會黨運動發生的原因和經過

國家社會黨的運動最初發生於巴威利亞 (Bavaria, Bayern)。巴威利亞在德國革命的時候曾被共產黨

掌握一次政權，樹立過蘇維埃政府，這次的經驗給了一班人很大的刺激，共產黨失敗之後，便發生一種極強烈的反動運動。在這反動運動中出現了無數的團體，代表種種的思想。有的是主張對外強硬的，有的主張大德意志主義的，有的是主張地方分權而對柏林的中央政府取反抗態度的，有的反對新共和制度而主張復辟的，有的雖然反對共產黨而仍然主張社會主義的，有的反對社會主義的。原來巴威利亞是舊教盛行的地方，和新教盛行的普魯士早已有點氣味不相投，到革命之後一向就獨行其是，不大顧到中央政府，甚至在首邑繆尼墟（Munich, Muenchen）駐有法國公使和羅馬教皇所派的代表，儼然外交獨立。有了這種情形，各種反動團體更加便於跳梁。而反共和政治，反議會政治，反共產黨，反柏林政府，反猶太人的希特勒運動就是在這種環境裏醞釀而成熟。

當時在繆城有一個六人俱樂部，那六個同志每晚集合在一家酒店裏談論時事，並且每週邀請些大學教授等等開講演會，後來得到希特勒參加，突呈活潑氣象，自稱爲德國勞動黨，努力吸收黨員，那時指導者之中除希特勒之外，有德力克斯勒（Anton Drexler）和費得（Feder）等。同時在女龍堡（Nürnberg）又有斯托來歐（Julius Streicher）等所組織的德國社會黨，主張和德國勞動黨相似，於是兩團體便商合併，改稱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一九二〇年二月廿四日開第一次大會。當時德國國際地位低落，國內經濟危迫，各種人都深抱不滿，希特勒用極端激烈的言詞，對外唱極度的高調，對內極辛辣地抨擊當時的政府和政府制度，同時又痛罵許多人所憎惡的猶太人，把國家的禍難都歸罪於法國，議會政治和猶太人，給痛苦的現狀一個極簡單的解釋。許多失望的人煩惱的人一肚憤氣無處洩的人都給他喝采，都來贊助他。

一九二二年年末以法國爲中心的協約國對德國壓迫極厲害，全歐空氣緊張，德國人心興奮，巴威利亞許多反動團體包含國家社會黨在內組織國粹團體聯合，次年一月法國占領魯爾，希特勒那一黨更脫離聯合而努力邁進。

先是在一九二〇年希特勒購買人民監察報 (*Volksische Beobachter*) 從事擴大宣傳，後來該報成爲該黨的中央機關報。希特勒的演說漸次有許多人注意，到處轟動一時，黨員和黨費都迅速增加。共產黨看見該黨聲勢洶湧，便時常乘該黨開羣衆大會的時候，前來破壞，一九二一年有一次國家社會黨在一家酒店裏開會，共產黨來襲，國社黨員揮拳擲杯應戰，這些人事後便開始組織起來，成爲後來的突擊隊，這種突擊隊的幹部多係帝政時代的軍官軍人，所以能造成軍隊的編制和紀律。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希特勒奪取巴威利亞邦政權，遭一個大失敗，希特勒自己被捕下獄，重要首領逃出外國，餘留同志又發生分裂，黨報亦停辦，國家社會黨幾乎全軍覆沒。

一九二四年底，希特勒出獄，又收集餘衆，捲土重來，恢復人民監察報，重新組織突擊隊，親自並派人到各處演說，終竟旗鼓重振。一九二八年該黨在德國議會裏的議員有十二人。到一九三〇年九月總選舉，一躍竟到一百零七個議席，成爲德國第二大黨。那次選舉結果如下：

社會黨

一四三

國家社會黨

一〇七

共產黨

七六

中央黨

六八

國權黨	四三	人民黨	二九
經濟黨	二三	國家黨	二〇
巴威人民黨	一九	德國農民黨	一八
其他	四五		

從此德國議會裏的議員集中於左右兩極端，中央溫和的各黨難於組成安定的政府。加之財政經濟愈加緊迫，人心惶惶。一九三一年世界經濟蕭條的壓力越見嚴重，銀行多有破產的危險，甚至大總統與登堡被迫向美國大總統胡佛發電求援，引起那所謂胡佛償債延期辦法。德國的經濟雖因此得一蘇喘息，但政局仍然無法安定。那年十月七日總統宣布國家緊急令，停止憲法上基本權利的一部分。這時謠言叢起，說希特勒的革命快會實現，十月十日與登堡召見希特勒，成立一種妥協，布呂寧第三次組閣。

一九三二年三月大總統改選，國家社會黨想一舉而掌握政權，希特勒挺身而出來做大總統選舉運動。結局雖然失敗，然而從票數比較看來，可見該黨當時勢力決非寡弱。

與登堡 一九、三五九、六四二票

希特勒 一三、四一七、四六〇票

兩星期後有六邦的邦議會選舉，希特勒黨亦占勝利，在普魯士由九名一躍而到一六二名，在巴威利亞由九名加到四十三名。

布呂寧一向靠緊急命令實行他的政策，到那年五月因要找出九萬萬馬克的財源，又想依據憲法第四十八條發布緊急大總統命令，不料興登堡忽然反對，內閣便瓦解了。興登堡委任巴本（von Papen）組閣。希特勒對內閣提出三條件：一，議會改選，二，取消前內閣的解散突擊隊命令，三，撤消檢查新聞和禁止集會的命令。希黨提出這些條件是希望舉行新選舉時一戰取得絕對多數，合法的並且確實的取得政權。

巴本容納他們的條件，在七月底再度改選，國家社會黨果然成爲第一黨，議席到二百二十九席之多。各黨席數如下：

國家社會黨	二二九	社會黨	一三二
共產黨	八八	中央黨	七六
國權黨	三六	巴威人民黨	一九
人民黨	七	國家黨	六
其他	九		

國家社會黨雖然成了第一大黨，但在議會裏還沒有絕對多數，倘若不和國權黨聯合，仍然不能壓倒擁護外馬憲法的中央左翼各派。

二、希特勒的生平

亞多爾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是一八八九年四月在奧國的般（Inn）河畔一個小都市布勞諾（Braun-

Paul) 出生的，所以他本來的國籍是奧國。他的父親是一個稅關吏，十三歲時喪父，十五歲時又喪母。那時他想做一個畫家，到維也納去考美術學院，因有肺病沒有考取。他改計想做建築師，他便做了一個木匠的徒弟；因為生活太苦，又改去畫畫，那時他賺的錢不夠吃飽，他一面忍着飢餓，一面仍利用閒空時間努力讀書。這樣過了五年。一九一二年他遷到德國的繆尼墟去住，繆尼墟是巴威利亞邦的都城，美術的建築彫刻，很是豐富，是他一向所希望去的地方。他在這裏住了兩年，仍然是過無名畫家的生活。

一九一四大戰發生，他加入巴威利亞的學生志願兵隊裏，轉戰各地。在大戰期中始終當一個兵士，沒有升過軍官。一九一六年十月在梭謨(Somme)戰地負傷，半年後傷好了又上戰線。一九一八年十月又中毒瓦斯，險些失明。幸而不久治好了。等到他出了病院回到繆尼墟的時候，柏林已經成立了共和政府，繆尼墟竟出現了共產政府。一九一九年五月，他偶然遇到一個工程師名叫費得(Gotfried Feder)的，把他帶去參加一個秘密會議，那是所謂「德國工人黨」的會議，在一家酒店裏一間小房間裏舉行(店名 Das Alte Rosenbad) 那黨通共只有六個人，加進希特勒湊成七個，都是參加過大戰的。

希特勒加入之後，突然「工作緊張」，常常公開講演，攻擊凡爾塞條約，痛罵法國人，主張沒收大戰中發財的人的財產。不但主張趨於極端，而且言詞激烈，破口謾罵，引起公衆的注意。不久改黨名為「德國國家社會工人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簡稱 N. S. D. A. P. 又稱那齊 Nazi)。

一九二三年九月巴威利亞宣布獨立，迦爾(von Kahr)被舉為執政。十一月八日夜間，德國革命五週年紀

念日的前夜，許多朝野人士在繆尼墟一家酒店（名 Bürgerbräu）裏開會討論時局問題。迦爾主席正當議論風生的時候，忽然有一隊人高呼「麵包麵包！」氣勢洶洶地闖進來，其中一個人爬上一個桌上，手裏揚着一枝手槍，向天井放空槍一響，大聲喚叫「國民革命開始了！」他便宣布自己是希特勒，會場已經被他的黨徒圍住了，任何人不准出場。

在舉座驚愕之中，他又跳下桌子，很客氣地請迦爾和他的同僚羅梭（Tossov）、晒塞（Weissen）跟他到旁邊一間小房間裏去。他在那裏恫嚇他們，告訴他們事機緊急，必須跟着他行動。於是又跑出大廳裏，站在桌上，大聲宣讀他預先豫備來的宣言。大概是說：「我宣布巴威利亞的內閣已經解散了，任命迦爾為執政，樸訥（Poehner）為內閣總理，柏林政府從此宣布無效，即日在繆尼墟另組全國的政府，並組織國民軍，在驅逐柏林的叛徒的期間，本人自己統率臨時全國政府，任命盧登多爾夫（Ludendorff）為國民軍總司令，臨時政府應集中巴威利亞和其他鄰邦的力量，速即進軍柏林。」

這個苦迭打並沒延長很久，迦爾等實力派掉過頭就反抗，第二天便恢復秩序，一共只死十三個人，盧登多爾夫即日被捕，希特勒雖然逃開了，過三天仍被捉到。翌年四月一日審判，盧登多爾夫因是大戰中的英雄被開釋，希特勒和同黨的樸訥、Weber、Kriebel等被判監禁五年，投入蘭紫堡（Landsherg）獄中。他在獄中寫了一本書，題為「我的奮鬥」（Mein Kampf），敘述他自己的生平，說明他的種種主張，活畫出他自己的性格和思想，那書是國家社會黨的最重要的文獻。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希特勒被釋放出獄。他便收拾餘衆，調和黨內的分裂，改組突擊隊，到處演說，黨勢又日漸興盛起來。這時德國內政上失業問題日更緊迫，外交上接受了楊格計劃，債務負擔仍是苛重，社會上不滿的分子無路可走的分子有加無已，這些情形都替那齊黨增加了顧客。到一九三〇年那齊黨突然大進展，在薩克遜尼邦 (Saxony) 得到三十八萬票，同年九月在德國議會裏從十二個議席一躍而得一百零七個議席，驚倒老宿，轟動全歐。

三、國家社會黨的主張

國家社會黨的主張大半是採用莫索里尼的理論，但詳細觀察起來，也確是大戰後那個時代德國那個國土的特殊產物，倘若不是剛好迎合那時代那國土的時代心理民衆心理，也不會發展得那樣迅速。

德國在大戰後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從數一數二的強國變成無足輕重的國家，所以不免有許多民衆想念過去的光榮，渴想恢復昔時的黃金時代。希特勒也是這種人的一個，他自己原有這種感想，加上又效法莫索里尼的高唱恢復羅馬帝國，所以他便創爲第三帝國之說，說神聖羅馬帝國是第一帝國，一九一八年革命以前的帝國是第二帝國，將來他所手創的大德意志帝國是第三帝國 (Das Dritte Reich)。注意，這裏所說的帝國是一個版圖廣大的強國，不一定要是採帝制，(希特勒雖反對共和政制，但亦不說要採帝制。) 這種第三帝國的思想自然可以吸引許多青年和帝政時代地位較好而現今已經衰落的人們。

德國在大戰後喪失領土，負了奇重的債務，自然是德國人最憤恨的事體。所以希特勒猛烈地主張廢止凡爾

賽條約，反對道斯賠償案，楊格賠償案，並要求恢復殖民地，這種話不管是否唱高調，但總會引起許多人的贊成，那是自然的。因同樣的緣由，希特勒黨在外交上認定法國是最大的仇敵，努力想聯絡意大利和英國，去和法國對抗。

因為戰後德國對內對外都是遠不如昔年，所以不免有許多人不分皂白，歸罪於一切的現狀，歸罪於猶太人，所謂人窮氣短，道理是管不得那麼多的。因為革命後德國是採共和制，所以國家社會黨說共和制是萬惡之源，因為猶太人在金融上新聞界上佔很大的勢力，所以他們極端排斥猶太人，說德國就是猶太人弄壞的，因為革命後社會民主黨一向參與政權，所以他們痛詆社會民主黨共產黨馬克斯主義。因為革命後議會裏黨派林立不能構成安定的有力的政府，政局老是紛擾不定，所以他們根本反對議會政治。這些議論自然也得到一部分人的贊同。德國人向來受慣了普魯士主義軍國主義的薰陶，慣於紀律的生活，說到練兵打仗，飯亦可以不吃，但是戰後受了條約束縛，只准養少數的兵，害得許多人請纓無路，希特勒組織軍隊式的黨，好勇好鬪的黨，組織突擊隊，所以喜歡當兵喜歡打架的人都踴躍參加，甚至自備制服，自備飯食，去參加突擊隊，參加週末野外演習，櫛風沐雨，不以為苦。和共產黨巷戰打破頭，也像是求之不得。這都是德國的特殊情形，在他國恐怕是難做到的。

最後為得吸引中下層民衆，所以要加些社會主義的理論，並為自別於馬克斯主義起見，創出些特殊的用語，他們要打破「利息地獄」解放「利息奴隸」把生產的資本主義和金融的資本主義分開，反對金融資本主義。他們還沒有造出完整的理論和計劃，實際並不反對資本主義，結果仍然止於反對猶太人。

現在不嫌煩瑣，把那齊黨在一九二〇年二月廿五日公布的黨綱全文揭出如左：

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綱領

- 一、我們要求在國民的自覺的基礎之上聯合一切德意志人構成大德意志帝國。
- 二、我們要求德意志人民和其他國民同等的權利。我們要求完全廢除凡爾賽和聖接爾門條約。
- 三、我們要求充分的耕地去供養我們的人民，相當的殖民地去容納我們的過剩人口。
- 四、只有德意志人民可以做德國公民。只有屬於德意志血統的人可以做德意志人民。所以猶太人不能做德國公民。

五、凡非德國公民都應做暫居德國的客人，應受適用於外國人的法律的支配。

六、只有德國公民有權參加國家政治和法律的決定。我們要求一切公職不問種類不問是中央的各邦的或自治團體的都應由德國公民充任。

我們對於不問品格才能只依黨派私利而爭奪官位的議會制度竭力排擊。

七、我們要求政府應首先注重關於勞動和維持生活的問題。

我們要求倘若本國土地不夠供養本國人口，一切外國人便應即時驅出國外。

八、我們要求在最短期間內停止外國人的移入德國。

我們要求把凡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以後移入德國的一切非德意志人都即時強制離開德國。

九、一切德國公民享有同等的權利和特權，並應盡法律上所規定的一切義務。

十、一切德國公民的第一義務是智識的或筋肉的勞動。個人的活動不得損害公益，只應在公共利益的範圍內發展。

十一、因此我們要求：

廢止一切不勞所得；打破利息奴隸制（Zinsknechtschaft）。

十二、大戰對於國民所加的生命財產的損失既屬浩大，我們因此主張一切乘大戰而取得財富的行爲應認爲對於國民的犯罪。

我們要求即時沒收因大戰而得來的財產。

十三、我們要求一切已經結合了的企業（托辣斯）的國營。

十四、我們要求大企業的利益由公衆分享。

十五、我們要求養老制的大規模的擴張。

十六、我們要求造成並維持一個健全的中等階級（Mittelstand），把各大商店即速公有化，並且要他們用廉價賒借給小經營者，國家各邦和各自治團體採購物品的時候，應對各小經營者加深切的注意。

十七、我們要求合乎國民需要的土地改革，並制定一種法律規定爲公益而無償徵收土地的辦法。禁止地租和一切土地投機。

十八、我們主張對於圖私利而害公益的人加以酷烈的打擊。把一切民賊（Volkerverbrecher）高利貸者

和奸商等等都處死刑，不論他們的信仰和種族。

十九、我們主張把德意志普通法去代替那支持物質主義的世界秩序的羅馬法。

二十、國家應努力把整個國民教育制度根本改革，以期使得一切有才能而勤勉的德國人得受高等教育升進到指導的地位。一切教育機關的教授方針應適合實際生活的需要。國家思想的養成應在學校裏（公民學）從理解力開始發達時便加注意。我們要求給一切頭腦特別優秀的貧家子弟免費教育，不問其身分和職業，教育費用由國家擔負。

二十一、國家應依下列方法圖謀國民健康的進步：即是保護母親和幼童，禁止幼年勞動，用法律規定體操和運動的義務去獎勵體育，對各種從事青年體育的團體給予充分的援助。

二十二、我們要求廢止傭兵，造成國民軍。

二十三、我們要求用法律去取締故意製造的政治的謊騙和用報紙散布那種謊騙。爲要造成一個德意志的新聞界，我們要求：

A. 凡用德語刊行的報紙的主筆和助編者必須是德意志同族。

B. 非德意志人的報紙必須得國家的認可纔准發行，但不得用德語刊印。

C. 凡非德意志人對德意志的報紙給財政上的援助或暗中操縱都要依法禁止，若有違反的，那報館便應封閉，那有關係的非德意志人便應即速驅逐出國。

D. 凡違反公共利益的報紙都應封禁。我們要求用法律取締對於國民生活有分裂影響的藝術文學的派別，並封禁他們的機關。

二十四、我們要求在不違害國家生存並不違反德意志民族的善良風俗和道德觀念的範圍內，容許國內宗教信仰的自由。

本黨站在積極的基督教的立場，不拘囿於一定的宗派。本黨要掃盪在我們本身裏和我們周圍的猶太的唯物主義的精神，並且深信要把我們民族從那種精神繼續地拯救出來只有依照這個原則：先公益後私利（*Op. meinnutz vor Eigennutz*）。

二十五、爲貫徹以上各項起見，我們要求樹立全國的強固的中央權力。中央的政治的議會對全國和全國一切組織須有絕對的威權。

設立代表會議職業會議使得中央所制定的法制能通行於各邦。

本黨各指導者誓約勇敢前進以貫徹上述各主張，於必要時不惜犧牲生命。

繆尼墟 一九二〇、二、二四

四、國家社會黨的組織和宣傳

那齊的黨的組織下層是仿效共產黨，也是最底下是細胞，其次一層一層地組織起來，但統制方式完全是獨裁制，重要職員都是由他任免，全國的突擊隊也是歸他指揮。一九三〇年在閱星最闊氣的一條街上買了一座宮

殿叫做「褐宮」(Brown House)做國家社會黨的本部。

希特勒的宣傳方法，注重口頭演說，而比較不注重文字，所以他的黨所辦的日報週刊月刊都沒有什麼精彩。這也許是希特勒自己的教育根底不大充分的關係。

希特勒黨維持十幾種的日報，雇用無數的辦事員，對突擊隊員亦支給相當的津貼，所以費用浩大。經費的來源，大致有下列各種：

一、黨員的黨費 入黨費每人二馬克，每月黨費一馬克。

二、突擊隊保險基金 由黨員徵收，每人二十五芬尼。

三、入黨特別捐和臨時特別捐 有資產的新黨員強制寫特別捐，遇有特別的需要，由首領臨時派捐。

四、演說會入場費 希特勒的演說又流暢又奇特，每次演說都能吸引許多聽衆，希黨其他的領袖史託拉塞(Gregor Strasser)歌伯爾斯(Josef Goebbels)等都引起一般人的好奇心。每次開演說會徵收五十芬尼到二馬克的入場費，這亦是該黨收入的一個大宗。

五、國內實業家和在荷蘭、美國、南美、意大利、非洲等地僑民的捐款。這種捐款數目據說不少，捐款的動機各有不同，或因痛心德國衰落，希望希黨重興德國，或因希望恢復帝政時代的制度和狀態，或因主張國粹主義，或因反對猶太人，或因厭惡馬克斯主義，尤其受了馬克斯主義的害的廠家，或是因反對德國支付賠款而獲利益的事業家，或是豫料希特勒成功爲自己的利益而出資投機。

六、還有種種的援助。如大外交家斯德萊色曼生前有些實業家因要援助斯氏和希特勒約定給他資助，但須對斯氏實行他的外交策略加容忍。又如後來已經歸併於德國銀行的貼現銀行 (Gold Discount Bank) 也曾作希特勒的有力援助者。

第二目 國權黨和人民黨

一 德意志國權黨 (Deutsch national Volkspartei) 本應譯為德意志國家人民黨，通譯為國權黨，亦頗簡明。這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就是革命後不久由保守系諸政黨德意志保守黨、帝國黨等組織起來的。對外主張強硬政策，對內還是主張君主制度，但是不用暴力去達到目的。最初首領是 Oskar Hergt，後由威斯他浦 (Graf von Westarp) 繼任，一九二八年改推胡根堡 (Geheimrat Hugenberg)。一九三〇年威氏一派分裂出去。威氏原是法官，革命後在 Kreuzzeitung 報上主撰社論，胡氏是大報館股東。主要的報紙是 Kreuzzeitung, Deutsche Zeitung (主筆 Paul Baecker) 主要的雜誌有 Sueddeutsche Monatshefte, Aldenteutsche Blaetter。

二 德意志人民黨 (Deutsche Volks Partei) 它的前身是保守系的國民自由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由國民自由黨右翼和已故外相斯德萊色曼 (Gustav Stresemann) 一派人組織的。他們也是主張君主制度，但是要依國民的自由意志去實現。反對社會主義，主張勞資協調。他們多是代表工商業的利益而兼國粹主義者。這黨可以說是德國資產階級的主要代表者，領袖如斯德萊色曼，他在一九二三年曾組織內閣，自從那時以後，他就專任了外交部長，後來死在任內，差不多是把德國的外交責任挑在他一個人的雙肩上。他的對外政策是所謂「融和政

策」履行政策。終始一貫，很得英法諸國的信任和同情，德國的對外關係靠他的努力纔得安定。他原是國民自由黨的首領。此外有 E. Scholz, R. Heinze, von Kardorf 等。在制定憲法的時候，這黨還不過有二十二議員。到一九二〇年突然加到六十五人，現今在議會裏算一個大黨。死去不久的德國最大富豪石丁納 (Hugo Stinnes) 就是這黨的援助者。主要報紙如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Kölnische Zeitung, 雜誌 Deutsche Stimmen。

第二節 中央各派

一 國家黨即民主黨 是由昔時的進步黨演變出來的。一八六一年俾士麥斷行軍制改革的時候，普魯士一般抱自由民主思想的人羣起反對，組織普魯士進步黨。一八六六年因俾士麥的「損害賠償法案」贊否問題引起黨的分裂，溫和派另組織「國民自由黨」，爾後十年間做俾士麥的後援。到一九〇九年兩派又合併起來，組織進步國民黨。

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改組爲民主黨 (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 創立當初，一時勢力很大，一九一八年的國民議會裏占了七十五議席。以後漸次減少，一九二〇年的選舉結果，從七十五議席落到四十五議席，到現今勢力很是微弱。黨員中很多有名的知識分子，但是不很積極活動，經費的來源亦不充裕。只有這黨比較是思想的結合，把思想看得很重（自由民主的思想）但是同時那也就是它的弱點，使得意見紛歧團結不固。他們主張民主化，但是不要太急進；主張統一國家，但是不要中央集權；要均勻貧富，節制資本的弊害，但是反對社會主義。這黨除凡爾賽條約簽字時一時脫退內閣和一九二五年第一次路德內閣不會直接參加外，參加了革命後的

一切聯立內閣。

一九三〇年因爲左右兩極端日漸盛大，民主黨想聯合各種自由主義的力量去和極端派對抗，便把本黨改組爲德國國家黨 (Deutsche Staatspartei)，但人民黨領袖不願合併，結果民主黨所吸收的新分子不多，不久並且有一部分分裂出去，國家黨便只成人民黨的別名。

領袖如 E. Koch 曾爲內務部長，他的經歷是大學出身做過幾處的市長，現居首領地位；又 A. Erkelanz 工人出身，一向是工人運動的領袖，算是黨內很有力的分子；Otto Geisler 一九二〇年以後任了很久的國防部長；又 Walter Schücking 著名的國際法學者。大戰中主張和平主義受政府的監視。

民主黨的報紙多是頭等著名的。如 Vossische Zeitung, Berliner Tageblatt, Frankfurter Zeitung 等；雜誌如 Der Demokrat, Das demokratische Deutschland。

二 中央黨 (Deutsche Zentrum Partei) 這黨主張本來偏於保守，到二十世紀漸有民主的傾向，戰後更加顯著。它的政綱是：(1) 要在國家社會經濟文化生活中實現基督教主義，但是承認信教和教育的自由，在公共生活裏不設宗派的區別；(2) 要求統一的國家，但是不要毀損各聯邦的特色；(3) 經濟組織要以私有財產制度爲基礎，但是要防止資本勢力的過度發展；要增進生產力但不要忽略分配的公平；要保護工商業，但對於大財產大所得，尤其戰時利得，要課重稅。這樣，它的主張是富於妥協性而不十分確定，所以和什麼黨都有提攜的可能。議會內既然沒有一黨能夠占絕對多數，所以任何內閣必須是聯立內閣，而中央黨好比是站在各黨中間，離左右的

都近，所以大戰以來沒有那一個內閣中央黨沒有參加。並且還有許多內閣是以中央黨爲中心；好幾個內閣總理如 Fehrenbach, Wirth, Marx 都是由中央黨選出來的。

也有許多工會是在中央黨指導之下，青年團體尤其不少。

領袖如馬爾克斯 (Wilhelm Marx) 一向做司法官，一九二三年還是任柏林控訴院長，那年組織內閣纔退出司法界。他的政治活動是從一八九九年當選爲普魯士下院議員時開始，一九一〇年第一次當選爲國會議員。他在黨內和在各黨之間，常是持調和的態度，所以他只有政敵而沒有私敵。又 Joseph Wirth 大戰以後組織過兩次內閣，一九二五年爲關稅稅制改正問題意見不同，竟至脫黨。又 Adams Stegerwald 幼時曾爲細木工學徒，很早就參加勞動運動；一九〇三年做基督教工人總會的首領，一九二一年會組織普魯士內閣。又 Heinrich Brauns 是舊教牧師出身，從一九二〇年起到現在一直做勞動部長，在他的任期中內閣變了十多次。中央黨主要的報紙有：Kölnische Volkszeitung, Germania。雜誌有 Das Zentrum, Historisch Politische Blätter。

在這裏要附帶述一述「巴威略人民黨」(Bayerische Volkspartei) 這是因爲巴威略的舊教徒嫌中央黨的民主色彩太重，國粹的主張太不澈底，所以於一九一八年分離出來另外組織巴威略人民黨。它和中央黨不同的地方就是主張更澈底的聯邦主義，反對中央集權；原來本是主張君主政治，現今雖然承認革命的結果，但是對於巴威略王家還是忠誠擁戴。一九二〇年以後，中央黨和巴威略人民黨兩黨間成立妥協，劃定各黨勢力範圍，中央黨在巴威略境內不立候補者，巴威略人民黨在巴威略境外亦不作選舉運動。領袖如 J. Leich, von Ler

chenfeld; 機關報紙有 Bayerische Courier。

第三節 左方各派

1 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在革命後一九一九年前後，分裂成三個黨：社會民主黨、獨立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已如前述。後來獨立派在一九二〇年因為參加第三國際問題，裏頭的左翼脫離獨立黨加入共產黨，獨立派的主張便漸次和多數派接近，漸覺無獨立存在的必要，並且他介乎左右之間，又沒有截然特別不同的理論，經濟的維持亦不容易，獨立的存立更覺不易維持。同時多數獨立兩派對反動勢力的澎漲同感脅威，對共產黨的行動同抱反感，愈覺有聯合戰線的必要；到一九二二年因外交部長 Rathenau 被暗殺事件，機運更熟。九月底兩派在女龍堡 (Nuernberg) 開合同會議併合起來，獨立派從此消滅。分裂期中各派議員數如左：

	一九一九	一九二〇
多數派	一六一	一一三
獨立派	二二	八一
共產黨	—	二

合併以後，社會民主黨越加趨於溫和的態度，注意社會改良的實際政策。有時援助所謂「資產階級政黨」的內閣，有時並且和他們組織聯立內閣。一九二三年秋甚至加入包含人民黨的大聯立內閣。一九二八年六月，更

由社會民主黨出面組成混合內閣。

近年以來，社會民主黨漸次包含知識界、官吏、小獨立商工業者等份子。該黨便從所謂純粹無產階級政黨而變為廣義的勞動份子政黨。明白表現這種傾向的便是一九二一年的格爾禮茲 (Goerlitz) 綱領和一九二五年海德堡 (Heidelberg) 綱領。

該黨的首領如前任內閣總理繆勒 (Hermann Mueller)，他只受過中學教育，後為新聞記者，加入社會黨很早。一九一九年任外交部長，依德國首席代表的資格簽字於凡爾賽條約；一九二〇、一九二八年曾兩組內閣。一九三一年已逝世。又 Otto Wels 是首領之一，裱糊匠出身，加入社會黨很早，革命勃發的時候任柏林總指揮官。又 G. A. Bauer 只受過小學教育，在工會裏服務很久，一九一九年曾組內閣。又 Edward Bernstein 是黨內有名的學者。又 Otto Braun 也是工人出身，任普魯士內閣總理很久。又 Rudolf Breitscheid 是新聞記者出身，有名的議會雄辯家。又 Paul Loebe 小學卒業後做排字工人，後做新聞記者，從一九二〇年以後，屢任下院議長。其他有 Wilhelm Dittmann, Rudolf Hilferding, Paul Levy 等。

最有名的中央黨報是 Vorwaerts

二 共產黨 共產黨成立的大略經過，前已敘述。一九一九年首領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都被暗殺，受了不小的打擊。一九二一年企圖在中部起暴動，失敗，為責任問題引起論爭，領袖 Paul Levy 被除名，這一派人後來就加入社會民主黨，因此共產黨又失了好些名士。一九二三年魯爾被法國占領之後，國內政治杌隉不安，共產黨

又恢復勢力，在薩克遜，褚林更兩州和社會民主黨共組內閣，想漸次實行共產的主張，終竟被中央政府壓服。這次失敗之後，黨中右派失勢，左派繼起，一九二四年五月的選舉結果，竟得到六十二個議席，一時聲勢大振。但因黨中缺乏有力的領袖，以後左右各派間不斷鬭爭，沒有多大的進步。

領袖如：Ernest Thaelmann 工人出身，國會議員。又 Ruth Fischer 女士，維也納人，曾畢業大學，奧地利共產黨創始者之一，後來柏林，代表共產黨的最急進派。又 Clara Zetkin 女士，女教師出身，曾遊學巴黎大學，歸國後和盧森堡女士等協力宣傳；加入「斯巴達加斯團」，戰爭中久被拘禁。黨的機關報紙有赤旗（Rot Fahne）。

第三章 大戰後德國政黨政治略史

第一節 戰後德國政治的一般特徵

大戰以後德國的議會裏黨派繁多，各種地方的利益經濟的利益都想組成政治團體來衛護自己；尤其因爲實施了比例代表選舉法，於是小黨也有選出代表的希望，更加給小黨的組織一個獎勵。戰後德國政治的特色都是從這多黨議會制度來的。

依據憲法，組織內閣的辦法，原來是由大總統任命內閣總理，然後由內閣總理推薦閣員請總統任命。這樣組成了的內閣便出席衆議院而提出它的施政方針。

但是實際上組閣的決定權在於各政黨，總統不過像是執行他們的決議。逢到內閣更變的時候，衆議院的各派都分別集會討論時局問題和該派應否參加新內閣，或應暫時韜晦取觀望態度。其次，各黨領袖或代表集合起來，有時總統亦參加，來試試找出大多數的一致點。從此各黨領袖間便開始明的暗的往來磋商，交換條件。參加政府的各派便各派代表參加內閣，這個內閣便是聯立各派的縮影。

這樣組織內閣的辦法生出下列各種現象：

- 一 內閣交替那青黃不接的時間往往很長。因為各黨間要議價換價，所以新內閣不易組成。
- 二 內閣裏意見參差，不像普通政黨內閣那樣一孔出氣。
- 三 不參加內閣而允許取善意援助態度的政黨。往往在幕後還有許多要求警告等等，所以表面的內閣往往受後台的操縱。

四 內閣的施政方針是參加內閣各派互相讓步湊合起來的意見，所以只要其中有一派跑開或有一派新加進來，那施政方針往往便要重新改鑄，內閣便要改組或倒壞。所以不但大總統失掉了任命內閣的權，並且國會也失掉了推翻內閣的權；照憲法第五十四條，內閣的存在只繫於國會給予信任或取消信任；但是實際上議會差不多從來不會推翻過內閣；而內閣的倒壞往往是自己倒壞，或是因為一派脫離，或是因為一派新參加。

五 內閣往往不是人才內閣，而有才能的內閣總理亦不易發展他的才幹。因為內閣的施政方針既是要各派協同決定，所以內閣總理相機決斷的權能很受限制；而且內閣既是各派的聯合，故各派首領往往不願親自

出馬，參加的只是二三等以下人物。

第二節 未息的革命怒濤

一九一九年二月四日國民會議在外馬（Weimar）開會。那時社會民主黨是最大的黨，但是不能占絕對多數。它要掌握政權，必須和他黨聯合，民主黨和中央黨自然是最接近最自然的盟友。社會黨的愛伯爾（Ebert）當選為總統，同黨的諧德曼（Scheidemann）組織內閣。在頭一次的議會討論裏，他把軍事慘敗的責任拋在右派的身上，把國內騷亂的責任架在左派的肩上。政府的政策是自由主義的成分多，社會主義的成分少。對外，主張無賠償無兼併的和平，主張裁軍，外交公開，強制仲裁；對內，主張行政的民主化，一切獨占事業尤其是鑛山和動力的國家管理；主張抽戰時利得稅。

那時的政府對內對外都碰着最重大的難關。對外，還要等幾個月纔能夠知道戰勝者的要求條件；但是對內，在這徬徨不定的期間，還要維持國內的和平。軍需製造的停止和軍隊的解散造出浩大一羣的失業者。而經濟封鎖和馬克的漸落使得物價騰貴，罷工事件增加。再加上「斯巴達加斯團」的煽動和陰謀，使得政府諸事都要倚靠軍隊。

三月五日柏林的各工會為經濟的要求宣布總罷工，一切社會主義黨都做他們的後援。後來因為共產黨想乘機擴大事變，想要使自來水電氣煤氣食料供給的工人通統加入罷工，社會民主黨趕緊放手，取消罷工。但是市中還是充滿了謀亂分子，柏林的大街上發生搶掠。國防部長諾斯克將軍（Nosek）召一隊海軍入市維持秩序，但

是小有衝突之後，海軍隊一部加入叛亂，羣衆亦紛紛參加，柏林陷於恐怖狀態。這時政府衛隊不得不帶着飛機炸彈開始動作。這次叛亂本來不是斯巴達加斯團的計劃，但是諾斯克將軍宣布他是在和斯巴達加斯團鬪爭，想這樣增加人民的同情，他又宣布說有六十個警察在 Lichtenberg 郊外被赤衛軍屠戮。這個消息激動公衆的忿怒，好些斯巴達加斯團領袖都被襲殺。叛變不久便被鎮壓，在柏林亦從此再聽不到斯巴達加斯團的活動。事件完結之後，Lichtenberg 的市長宣布警察只死了五個人，還有幾個被斯巴達加斯團擄去，但後已放出。這次騷動之後，革命期間算是完結，政權從蘇維埃式的中央會議（Congress of Councils）移到外馬的國民會議。

第三節 簽字凡爾賽條約以後

六月，社會民主黨的鮑愛（G. A. Bauer）繼德曼組織內閣。

從八月以後，民主黨因為反對簽字凡爾賽條約，脫離內閣，社會民主黨和中央黨兩黨主持國政。那時民主黨雖然下野，但是仍然不跑到反對黨行伍裏去，暗中和政府合作。那時政府無日不在左右兩極端派危險的脅威底下。

一方國權主義派的反對已經很強大；以軍人爲中心，天天預備行動。那時資產階級的不平分子都聯合一致反對財政部長 Ezberger 的財政政策。國權主義者便故意誇張共產黨的危險，以便做增加軍事準備的藉口，他們在柏林開大日耳曼會議，宣傳要推舉興登堡將軍做總統。後來一九二〇年三月的政變就是這個運動造出來的。

他方面，社會革命的危險雖然比較不算切迫，共產黨的勢力雖然已經減小，但是政府仍是驚弓之鳥，生怕他們還有陰謀。所以封禁他們的報紙，時常準備武力的彈壓。

那時政府在左右夾攻之下，左右為難，右派攻擊政府彈壓共產黨不堅決，左派攻擊政府鎮壓共產黨極其峻烈，而對國權黨過於寬大。尤其是財政問題，非有大規模的計劃不可，然而左派反對間接稅，右派反對直接稅。聯立政府為增大權威起見，又邀民主黨合作，到九月民主黨再加入內閣。

那時不但三政府黨意見不一致，並且三黨內部也各分左右派，所以內閣的團結不堅固，時常動搖。在這期間，右黨乘機發展，終至釀成一九二〇年三月的政變，幸虧無產階級能夠聯合起來組織大罷工，軍人專政的局面得以打破。三月底鮑愛辭職，由同黨的繆勒繼任組織內閣。

繆勒本想維持三黨聯立的局面，後來民主黨抵不住它的「本家」人民黨的非難和牽引，終竟退出內閣。六月總選舉的結果，民主黨大敗，舊聯立內閣的三黨變成少數。於是政府結構非重新改造不可，或向左擴張，或向右延長。從六月十日到二十日各派磋商又磋商，好不容易找出一個辦法。就是組織一種新的中央各派聯合社會民主黨守善意的中立，中央黨，民主黨，人民黨共攬政權。

第四節 倫敦哀的美敦書

慘澹經營的結果，中央黨的費冷巴哈 (Fehrenbach) 成功於組織內閣。從這年六月到一九二一年五月這一年之間，可說是等待期間，等待協約國決定他們的方針。

德國的經濟會議就是在那時成立，富豪石丁納（Stinnes）在裏頭占很大勢力。獨立派分裂，一部加入共產黨，一部加入社會民主黨，也是這年年底的事情。

在這一年之中，資產階級的勢力可說是漸次穩固。在中央政府裏，社會主義既已被擯出政權之外。一九二一年春天普魯士選舉結果又和去年全國總選舉的結果一致，也是由中央黨的 Stegerwald 組織內閣，把社會民主黨排開。這樣，在普魯士，在中央，資產階級到處勝利，舊聯合到處瓦解。

這個局面，要等到倫敦的哀的美敦書纔生變化。五月四日費冷巴哈辭職。目前的問題就是對於由倫敦來的協約國的美敦書究竟怎樣辦？人民黨反對接受。社會民主黨贊成接受，免得協約國即刻占領魯爾（Ruhr）；中央黨亦抱同樣意見。於是乎最初的聯合法又有再現的可能。這樣出生的內閣就是威爾特（Wirth）內閣，

威爾特聯立內閣的與黨湊合起來，在議員總數四六六人之中，不過二二九人，顯明的少數。因此所謂資產階級政黨之間，「大聯合」就是各資產階級政黨的大聯合的聲浪極高。但是無論如何，政府想在議會裏占到多數，非再想法子不可，非擴張聯合不可。或向右，或向左。那時的大問題仍然是財政問題，倫敦的美敦書所生出的負擔，從那裏籌款來應付？社會黨就想向資產階級的袋子裏去挖，而資產階級自然盡全力來對抗。當時反對威爾特內閣最有力的是那大富豪石丁納做後台的民主黨。

威爾特的政策是接受倫敦的美敦書，實行賠償並裁軍，是所謂「履行政策」，履行條約，想茹苦含辛渡過難關；但是與黨中並不一致。只有反對履行政策的人是堅決果敢，國權黨，共產黨。一九二一年八月財政部長

Ezberger 被暗殺，去了一個履行政策的中堅。這是反動勢力的示威行爲。共和政治的危機。但是這個事件之後，社會民主黨在 Gottis 開會，卻決定向右大退卻，並且預定將來和人民黨合作的條件；社會民主黨將來可以和大資產階級政黨人民黨合作。這個表示引起了黨內黨外的非難。但是人民黨因此越加得到鼓勵，猛力攻擊威爾特內閣，幸虧內閣對國外很有點信用，所以能夠延長下去。

國際聯盟決定對於北部西里西亞的處置之後，德國方面自然大失所望。威爾特內閣幾乎迫到要辭職，被總統竭力留住。威爾特於是組織一個「人才內閣」，超越政黨的組合；但是這人才內閣畢竟不能離開政黨的基礎，而那基礎就是中央，民主，社會民主，獨立四黨，就是於舊聯合之外加上了獨立黨。

那時馬克的跌落更加淒慘，人民黨和它背後的大工業又起來攻擊威爾特內閣，助長國權黨共產黨等反對派的聲勢，政府的生命仍然是朝不保夕，在這國步艱難的時候，外交部長民主黨的學者兼政治家賴鐵諾（Reinhold）又被暗殺（六月），更加增加了內閣的不一致。到十一月，財政恢復計劃仍然無從決定，右方各黨主張盡量擴張生產，而社會黨卻主張縮小信用，改革貨幣。內閣總理沒有法子決定。工人和資本家都問政府要早定方針。威爾特這時只好斷然辭職。

愛柏爾總統主張組織一個人才內閣，誰來總其成呢？他就選擇人民黨的古諾（Cuno）。古諾組織內閣靠資產階級政黨聯合做支柱。

第五節 魯爾占領和消極抵抗

古諾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組成內閣，把人民黨中央黨民主黨的聯合做基礎，國權黨表示好意，社會民主黨持中立態度。

這時賠償問題越加緊急。因為自接受倫敦哀的美敦書以後，雖然打了主意去賠償，但實際上籌不到充分的款，實物賠償也不能充分交付，和協約國疊次交涉要求通融，沒有結果。到一九二三年一月法國終竟決然出兵占領魯爾。這時德國朝野憤激，舉國騷然，政府便決定「消極抵抗」(Passive Resistance)的政策。魯爾地方的事業便一概停止。法國為要得到占領的效果，便想強迫復工；於是法軍和居民間常生衝突，許多人民被拘禁。這個消極抵抗漸次擴大，蔓延到萊茵地域，人民為得罷工延長越陷於窮困，政府因為援助人民，負擔增加。財政困難的程度為向來所沒有，只好濫發紙幣，敷衍目前，結果馬克越加暴落，經濟界紊亂到萬分，人心惶惶。萊茵地方竟發生獨立運動，各地發生罷工。物價越加騰貴，古諾內閣信用越加低落。

到那年八月，中央黨雖然已經不願維持古諾內閣，民主黨還想支持殘局，社會民主黨亦還願意容忍。但是因為物價暴騰，柏林各工會宣布全國大罷工，社會革命的危險迫在目前，社會民主黨不得已纔在議會裏通過內閣不信任案，八月十二日內閣總辭職。

第六節 消極抵抗的取消和薩克遜巴威略的陰謀

斯德萊色曼繼任組織「大聯立」內閣，從人民黨到社會民主黨。斯德萊色曼兼外交，社會民主黨的 *fording* 任財政。這內閣最初也繼續維持「消極抵抗」政策，表示要法國撤退魯爾占領軍隊纔履行賠償約定。

但是另一方面，法國的內閣總理潘加烈是最強硬的對外論者，對占領問題絲毫不肯讓步；他方面，德國的財政已經不能維持消極抵抗政策。這時斯德萊色曼纔決心忍辱負重，放棄消極抵抗政策。召集被占領地出身的各政黨代表者商議結果，除國權黨員以外，都贊成政府的意見。於是乎政府於九月二十六日宣布廢止消極抵抗，並且聲明開始給付對法比的實物賠償。

政府內部的困難，自然是人民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對立。人民黨和大資產階級自始便反對社會黨 Hilferding 的財政政策，並且不斷運動要和社會民主黨分離。那時政府想要施行內政改革，要求議會對財政經濟社會政策的立法給它特別「全權」，但社會民主黨雖原則上同意，只是不允許給政府對八時間工作制有特別立法權，政府只得辭職。

斯德萊色曼辭職之後，再得社會民主黨諒解，讓 Hilferding 辭職，通過權限委任法，關於財政經濟政策給政府立法全權，而保留工作時間的立法權限，斯氏便重新改組大聯合內閣。

消極抵抗停止之後，法國對於德國的交涉，態度仍然強硬，撤退魯爾自然更談不到。於是德國國內的騷亂仍是有加無已。

第一是中部地方共產黨的活動。他們組織「百人隊」準備社會革命。政府不得已下全國戒嚴令，派兵到中部地方彈壓，拘捕無數共黨領袖，並用武力推翻薩克遜內閣。

第二是巴威地方的國粹黨運動。Hitler, Ludendorff 等國粹派領袖陰謀十一月九日在 München

舉事，預備宣布巴威略獨立，進攻柏林，後來被巴威略執政官鎮壓，沒有成事。

第三是萊茵區域，魯爾等被占領地域，人民越加窮困，分離運動日益盛行，政府也因為財政緊迫，只好對那些地域停止財政的援助。

那時社會民主黨對於政府用武力彈壓薩克遜和宣布全國戒嚴，認為處置不得當，於十一月二日脫離內閣。他方面，政府依權限委任法，於十月設立連登銀行（Rentenbank），十一月十五日發行「連登」馬克，此種紙幣是以土地等項為擔保的，多年暴落不值錢的馬克到此忽然得到暫時的安定，財政整理和經濟界的恢復也漸有頭緒，被占領地方的分離運動亦漸冷息。

但是自社會民主黨脫退政府以後，斯德萊色曼想重新組織，不成，終致在二十三日依社會黨的投票，通過政府不信任案。斯內閣辭職。

第七節 道斯案的承認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央黨的馬爾克斯組織內閣，包含自人民黨到民主黨。因為社會民主黨已脫退政府，第一次的權限委任法已失了效力，政府便要求為二次的權限委任法。那時社會黨因連登馬克發行不久，經濟纔現好象，恐怕因反對權限委任致使政府解散議會，不利於經濟恢復的進展。只好讓它通過。

外交方面，實物賠償問題已經於同月底和法國成立協定，以後只須依照實行，關於整個的對協約國賠償問題，也於同月由賠償委員會任命一專門委員會，以美國的道斯（Dawson）為委員長，起草具體方案。賠償問題的解

決算是有了一定的門徑。

那時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雖算順利進行，但是在議會裏得不到多數，終竟只好於三月十三日解散議會。在這期間，就是四月九日所謂道斯賠償案發表了，於是這回德國的總選舉便是把道斯賠償案做競爭的中心點。五月四日選舉的結果，兩極端派的國粹黨共產黨和國權黨大勝，這大概是這兩年來內憂外患人心不安的結果。

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馬爾克斯經許多頓挫之後成功於組織一個照舊的右黨聯合的內閣，但是在議會裏的基礎仍然薄弱。

這時法國也已經於五月十一日舉行了總選舉，結果左派聯盟勝利，潘加烈辭職，急進黨首領赫理歐（Herriot）組織內閣，對德政策，大大地緩和。七月十六日協約國在倫敦開會議，並且招請德國列席，討論賠償撤兵等問題，協約國邀請德國共同討論，這是破例，也就是調和誠意的表示。德國派馬爾克斯，斯德來色曼，路德代表出席，結果承認道斯賠償案辦法，約定一年內撤退魯爾和其他Rhin等三都市的占領軍隊。德國和協約國的賠償問題算是告一段落。

但是那年九月，因為人民黨曾經和國權黨有先約，要國權黨贊成道斯案使得通過，而允許引國權黨加入內閣，到這時履行前約，要引國權黨加入政府，但是民主黨反對。十月二十日解散議會。

十二月七日總選舉的結果，政府與黨占勝利，左右兩極端派勢力大減。這是表示國民信任當時中央各派的

內外政策，亦是內外政治漸告安定的結果，內閣因為中央黨和人民黨對於改造內閣的意見不一致，於十二月十六日辭職。

第八節 羅加諾條約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前財政部長路德(Luther)組織內閣，這是人民黨和國權黨的聯合內閣，中央黨取好意中立的態度，民主黨雖然有黨員 Gossler 留任國防部長，但也是沒有整個的參加內閣。

二月二十八日總統愛柏爾逝世，於是乎要改選大總統。起初各黨各推候選人，所以頭一次選舉，各黨候選人沒有一個得到過半數的票。後來右派諸黨忽然想到擁出大戰中的老將與登堡出來做候選人，左派諸黨因恐與登堡一出共和政體都會生危險，也就妥協起來，共同擁護中央黨的馬爾克斯。後來竟因為與登堡的號召力大，並且婦女多是震於與登堡的聲名，投他的票，與登堡當選。

在路德內閣時代，德國外交關係更有進展。對各國的通商條約，亦漸次締結成功。尤其是在十月五日各國為安全保障問題在羅加諾 (Locarno) 開會議，德國由首相路德和外交部長斯德萊色曼代表出席，十月十六日訂成所謂羅加諾條約。十一月德國議會批准那條約。那時因為國權黨反對羅加諾條約，脫退政府，路德內閣便於十二月五日辭職。

第九節 舊王侯財產處分問題

路德辭職之後，中央黨和民主黨又主張組大聯立內閣，但是人民黨和社會民主黨兩者不能合作，並且社會

民主黨因爲那時失業者太多，一時無法解決，不願加入政府致失工人的同情，大聯立內閣組不成功，終於再由路德組閣。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組成人民黨中央黨民主黨聯合的中間少數內閣。過幾天反對各派提出不信任投票的時候，社會民主黨雖然不願積極支持人民黨所參加的內閣，但也不願遽然倒閣，所以他們便棄權不投票。因此，內閣雖是少數內閣，因得社會民主黨的消極維持，纔僥倖通過議會。

路德內閣對外措施，第一是加入國際聯盟，第二是和蘇俄維持友好關係，於四月二十四日在柏林訂立德俄中立協定，在這德俄協定裏，約定兩締約國一方受攻擊時他方應守中立，並且一方不得參加對他方的經濟或財政的封鎖。這協定傳出之後，很受協約國輿論的攻擊，但是卻也沒有人找得出那協定有什麼和羅加諾條約或國際聯盟規約有什麼衝突的地方，非難也就漸次平息。又在訂這條約以前，在這年正月底，所謂第一占領區 Köln 的英軍已經撤退完畢。其餘在第二第三區域的占領軍共約有七萬人亦正在交涉要求撤退之中。所以外交進行算是順手。

但是在內政方面，不斷地發生了糾紛。尤其關於舊王侯財產處分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原來德國各邦各王公私有的土地森林宮殿等，到革命後曾一度收歸國有，後來右傾內閣陸續出現，各王侯便紛紛向法院控訴各邦政府，要求收回舊有財產；法庭又多是從純粹法律眼光來裁判，不留心革命後政治精神的變化，把許多大莊園大堡壘都判令發還舊主。這項財產據說總價格達三十萬萬馬克之多。一九二六年一月共和派各黨把這問題提出，想得一個全國一致的解決。那時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一致主張無報償沒收，並且要求依『人民投票』來決

定。國權黨反對沒收，說要維護私有財產的神聖。人民黨、中央黨、民主黨等提折衷案，主張組織特別法庭來審判這類案件，凡依公法上地位取得的財產便收歸國有，依私法上地位取得的便判歸各王室私有。但是這幾派聯合起來也不能構成多數，必須再和國權黨或社會民主黨磋商妥協；而且關於特別法庭的構成、權限和有否追溯權力，尤其不容易得到各派一致的辦法。那時一方面，政府各派正努力磋商，希望和國權黨或社會民主黨得到一個妥協點，並且通令各邦暫把那類案件擱起；一方面，左派的人民投票運動也在猛烈進行，從三月四日到十七日在全國各地要求人民簽署所謂『人民要求』，依照憲法，人民投票的人民要求須是全國選舉權者五分一的聯合要求，據當時的人口狀況，約要四百萬選舉權者的簽署。但是運動的結果竟得到一千二百五十萬簽名，三倍憲法所要求的數目。於是人民投票便成爲不可避免的舉措，政府祇好去決定投票日期，沒有話講。那時政府還想在議會裏磋商出一個大多數同意的妥協案，去和無償沒收案對抗。但是在這熱烈爭抗的中間，忽然發生另一問題——國旗問題，決定內閣的運命，而且因爲這王侯財產問題把全國的政治感情激動到最高度的興奮，所以爲了一個很不緊要的國旗問題，終於把內閣推翻。

那時路德因爲多年來國旗問題沒有解決，駐外使館多來訴告說一九一八年新製的新國旗在國外得不到充分的注意，因此，於五月五日依大總統命令解決這問題，准許駐外使館揭升黑赤黃的共和國新國旗，和黑赤白的商旗。於是社會民主黨起來反對，說政府不應當於這時匆匆地給這問題一個匆匆的解決。民主黨也爲這問題表示不信任首相，不信任案便在議會通過。內閣於五月十二日辭職。

五月十六日，馬爾克斯繼承組閣，閣員仍然沒有更換，內政外交都蹈襲前內閣的政策。

馬爾克斯把王侯財產問題的人民投票決定於六月二十日舉行。希望在那個日期以前擬出一個大多數贊成的妥協案。但是在四月裏，司法部判定政府各黨所提議的特別法庭案有變更憲法的性質，於是乎政府案的通過議會更加沒有希望；因為變更憲法的法律必須得三分二的同意纔能通過。人民投票終於如期舉行，那時態度曖昧的只有民主中央兩黨，民主黨中一部分贊成人民投票，一部分認為那是侵犯私有財產權，所以該黨只好讓黨員自由投票；中央黨因為怕這類的投票將來波及於教會財產，他們便棄權不投票。凡是用人民投票來通過一個案子，依法律必須有選舉權者過半數的贊成票，依當時人口數算來即是要一九·八四億票。但是投票結果，贊成票雖到一四·四四億之多，還不夠法定數，不能成立。唯有普魯士邦政府後來在這年年底和舊皇家成立了一個協定，得到部分的解決。

第十節 外交關係上面目一新

到一九二六年德國經濟界漸復常態。政府規劃浩大的經費給各邦和各地去創設新事業，救濟失業。財政方面，因得紙幣濫發（Inflation）時期以後賦稅增加得非常之重，引起各方面的惡影響，財政部長 Rainhold 乃厲行減稅政策；他們課稅計劃據他自己主張是要調和財政的需要和全國的負擔能力。他把營業總額稅，奢侈稅，鹽稅，酒稅斷然減低。他的計劃通過之後，德國的預算纔得到大戰爆發以來第一次的收支均衡，他把全體的收支都縮到四、九四二億（戰前一九一三年的數目是二、六七二億。）

外交方面，進行上雖然碰到許多意外障礙，但是也有幾件很顯著的成功。除這年正月月底，Hind的英軍撤退完畢，四月間又和蘇聯訂立中立協定，已如上述外，在九月國際聯盟會上，德國被舉為國際聯盟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到這裏德國纔從戰敗國的卑視和敵國的仇視裏回復到戰前的一等大國的地位。會議完了之後，外長斯特萊色曼又和法國外長布里安在託亞里(Thoiry)會談，雙方約定努力創開法德友誼合作的新紀元，這個會談尤其是兩國外交的一個大成功。

斯特萊色曼這些外交上的成功在國內方面把國權黨的反對態度改轉為贊成，使國權黨有和中央各黨合作的可能。但是他十二月回國之後，議會為得軍隊的問題，為得社會民主黨反對國防部長 Ceslar，說國軍有和國家主義秘密團體勾結的嫌疑，逼他辭職，因此議會起了熱烈的論辯，社會民主黨和國權黨都不信任政府，政府陷於少數，馬爾克斯辭職。於是一九二六年的年底和年初一樣，沒有內閣，並且新內閣不容易產生。

是年的開頭，政局很是沒有頭緒，內閣的虛位沒有方法解決。經了好久的磋商之後，右派各黨聯合的計劃纔漸次成熟。到正月月底，馬爾克斯再出組閣，包涵國權、人民、中央、各黨。外交仍然是人民黨的斯特萊色曼，把中央黨的葛勒(Kohler)繼萊因賀(Reinhold)的任做財政部長，Ceslar仍然管國防，因為民主黨反對政府，他便脫離民主黨。

國權黨那時很能讓步，它原先本是反對羅加諾條約並且因此而退出路德內閣，現在它也表示不反對斯特萊色曼的外交政策了。在大政方針的宣言裏，國權黨參加的內閣不但接受羅加諾條約，並且擔任繼續努力和法

國成立更圓滿的諒解，並且宣布接受共和政體，擁護外馬憲法。後來根據這個原則，內閣並且修改了「共和擁護法」，加上所謂「愷撒條款」，禁止舊德皇再涉足德國領土。

一九二七這一年是道斯賠償案實行以來的第三年度，據各國賠款總代表 Gilbert 的報告，這年度裏德國忠實地履行了她的賠償責任，這年統共賠償了十三萬八千萬來克士馬克——前一年是十一萬七千萬。從一九二八年起德國就得正規地支付規定的賠款，到那年德國政府的全年總歲出便要加到九十五萬來克士馬克（即金馬克）。

這年裏德國的工商業會有不小的發展。有些部門竟已經超過了戰前的標準。據說這年的生產額比起戰前最末幾年要超過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之多，前一年的對外貿易是出超約十萬金馬克；本年雖是入超而且到三十三萬金馬克之多，但是實際輸出的數量實是比前一年多，所以入超也並不是不健全的徵候。這一年裏於德國經濟界最有利益的事情是訂了許多重要的商約，磋商到三年之久的德法商約也終竟訂成功了。

這一年裏外交的形勢也改善了不少。在被占領的區域，外國的駐兵都漸次減少或撤退，九月，在國際聯盟理事會上，德國簽字於海牙國際法庭公斷條款，同時在國際聯盟的委任統治委員會裏德國也得到一個委員席位。

第十一節 斯特萊色曼的崩逝

一九二八年三月連任八年國防部長的解斯勒 (Casta) 因職務上的過失被攻擊辭職，由傾向民主黨的格萊訥 (Graener) 繼任。那時中央黨和右方各派不和，議會裏難於樹立堅固的多數結合，大總統只得解散議會。

五月二十日改選，有三十一個黨提出候選者名單，但大多數連一席都沒得到。結果左翼勝利，社會民主黨增加二十二人，共產黨增加二十四人，右翼的國權黨損失二十九席。六月依選舉結果馬爾克斯內閣辭職，社會民主黨繼起組閣，繆勒（Mueller-Franken）任閣揆，外交仍是斯特萊色曼，當初本來想把內閣建築在所謂「大聯合」的穩固基礎之上，即是包含中央和左右溫和各黨即社會民主、民主、中央、人民各黨，但終竟不能成功。社會民主黨對於中央黨所注重的「學校法」認為不能接受，中央黨便拒絕重要的閣席，只推一人參加，聊且保持聯絡。本年裏政府外交上的努力是集中於依據羅加諾條約要求萊因蘭的撤兵。德國雖然很願意地簽了「非戰協定」，但並不怎樣樂觀，尤其對各國裁軍會議的無結果，更表示失望。人心愈趨極端，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國權黨把比較和平的領袖威斯他浦（Westarp）換掉，而推那極右傾的報館業主胡根堡（Hugenberg）做領袖。不過政府的外交政策仍是在各國間的和平合作和相互了解方面努力。

一九二九年十月三日，從一九二三年以來一直連任外交部長的斯特萊色曼逝世，依他的意思，應由庫求士（Curtius）繼任。年底內閣改組，仍然由繆勒任閣揆，社會民主黨、中央黨、民主黨、巴威人民黨、人民黨都參加。表面都是「大聯合」，實際內部太不團結，社會民主黨和人民黨關於財政政策和社會政策都意見差得很遠，內閣不能積極做事，各黨都把它看做臨時的，讓它渡過對外的難關再說。本來「大聯合」是斯特萊色曼的創意，他逝去以後，「大聯合」便失去領袖和推動者。

這年裏國權黨在胡根堡領導之下，和那不甚重要的國家社會黨（前國粹派的系統）提攜，致使國家社會

黨得以坐大。那時國中經濟狀況日益窘困，一般青年和苦苦掙扎中的中產階級被迫走上極右的路線。十月國權黨和國家社會黨聯合提出一個議案交付人民投票，議案是要求政府正式抗議凡爾賽條約中第二三一節，拒絕楊格計劃，拋棄對各國賠款和妥協的政策。後來雖然得到四百多萬人同意建議，合了法定的數目，即有投票權者十分之一，終於交付人民投票，但結果只得五百八十萬票，離法定的票數差得遠，因為德國憲法要有權者半數的同意（在當時約需二千一百萬票）纔能通過。

楊格計劃商定之後，繆勒內閣便瀕絕境，內部既不堅固，財政又非常緊迫，加上右翼猛烈宣傳攻擊，內閣地位日漸危急。五月底內閣辭職，直接原因是關於急須付出的失業保險經費的籌措方法意見不一致。

第十二節 總統內閣的出現

一九三〇年五月中央黨的布呂寧（Bruning）組織內閣，聯合人民黨、巴威人民黨、民主黨，和經濟黨共攬政轡，外交國防兩部仍舊，財長開初由 Moldenhauer 擔任，六月由 Dietrich 繼任。政府的最大難題仍然是財政。政府在一九三〇年度的預算裏實行緊縮，打算在歲出一百十五萬萬馬克之中節省十萬萬馬克。同時提出一個法案，要製定一個中央、各省、和全國各自治區域的三年間的預算，免得支出逐年增加。一面並增加新稅來抵補支出。但是政府對於節約辦法和加稅計劃都難得到多數的同意。這時政府只得引用德國憲法第四十八節的規定，這節裏最重要的一段是：

「當德國公共安全或秩序有重大擾亂或危險的時候，大總統有權採取必要手段去恢復公共安全和

秩序……德國大總統必須把所採的手段迅速通知衆議院。如衆議院要求這些手段必須撤消。」

依據這條停止議會立法活動的條文，大總統於七月十七日發布應付財政難關的緊急命令。第二天議會通過社會民主黨提出的決議案要取消這些命令。大總統便解散議會，決定九月十四日改選。

那時失業人數仍然不斷增加，對現狀不滿的心理不斷擴大，左右兩極端利用這種情形擴張黨勢。中間各黨感到這種危險，想造成一種聯合戰線去和極端兩翼對抗。民主黨把己黨改組爲「德意志國家黨」想擴大起來，聯合各種自由主義的力量。但是人民黨領袖而茲（Scholz）不願放棄他那黨的獨立性，民主黨的企圖沒有收到什麼效果。

九月十四日的選舉有二十四黨參加競爭，結果兩極端占勝利，國家社會黨由無足輕重的小黨一躍而爲第二大黨，各黨席數大致如下：

右：國家社會黨（Reichspartei des deutschen Mittelstandes）107，國權黨41，經濟黨（Wirtschaftspartei）113，全國基督教農民黨（Christlich-Nationale Bauern- und Landvolkpartei）111，各溫和右派：人民黨30，基督教社會人民服務團（Christlich-sozialer Volksdienst）14，農民聯盟（Bund der Landwirte）6，全國人民聯盟（Nationale Volksgemeinschaft）6，保守人民黨（Konservative Volkspartei）4，巴威人民黨19，漢諾瓦黨（Deutsch-hannoversche Partei）11，中央：中央舊教黨68，德國國家黨即人民黨14；

左：社會民主黨一四三，共產黨七七。

選舉後布呂寧內閣仍然援用所謂「獨裁條款」繼續秉政，這是因為得到了社會民主黨的援助。雖然政府的緊急法規多半不利於社會民主黨，但因恐怕政府逼得去引進那齊黨入閣，以致外交方針上發生重大變化；並且社會民主黨在中央支持中央黨內閣，在普魯士中央黨也支持社會民主黨內閣，因此社會民主黨不反對布呂寧，內閣只遭那齊和共黨的反對。

德國衆議院在這年五月十二日接受楊格計劃。這計劃把德國的賠償義務從一個政治的債務變成一個經濟的債務，並且取消從前那些共同監督機關，用國際清算銀行來代替，顧全德國的主權和尊嚴。極端各派自然仍是反對。但除了政策上的反對之外，還有從經濟事實上的反對，即是說那時物價驟跌，貨幣價格高漲，所以德國的國民收入不但數目上減少，而且實際價格上亦縮小，楊格計劃所加於德國的負擔實出起草人意想之外。

一九三一年六月德國發生大金融恐慌，德國人爭買外幣，外國人爭得提回資本，賣出德國證券，德國銀行金貨流行甚多。根本原因是德國戰後經濟損失太大，付出賠款約有八萬萬鎊之多，兼又受了前年美國股票風潮以來世界經濟蕭條的影響，最近國內政情不定，多種謠言傳播國內外，這時便發生恐慌。總統與登堡發電向美總統胡佛要求協濟，胡佛慨然提議延付戰債，德國和歐洲各國都很欣悅，但德國目前危機，還不是僅僅延付戰債所能救濟。德國銀行總裁路德（Luther）飛赴倫敦，巴黎交涉借款，均無結果，法國並且把德國放棄德奧關稅聯盟和延期建造袖珍戰艦為條件，尤其引起德國人的憤激。七月十二日德國一個大銀行叫做達姆斯達國民銀行（Darm-

stadter und National Bank 簡稱 Danat Bank) 竟宣布停止支付。政府爲救濟起見，宣布擔保該行的各項存款（那銀行後於一九三二年二月和德列斯納銀行 Dresdner Bank 合併。）十三日頒布緊急命令嚴格限制提款，規定外幣交易須由國家銀行經手，一切證券行市和兌換率等除正式允許的機關外任意發表者概以刑事犯罪論，減低發行金準備率到戰前的百分之三十三左右，使國家銀行得增發十萬萬馬克上下的紙幣，提高貼現率。後來纔漸次平靜。

布呂寧於十月九日改組內閣，自兼外長，閣員多仍舊。

一九三二年三月應改選大總統。選舉之前布呂寧等和希特勒商量，要他贊助興登堡總統連任，希把那齊黨組織內閣做條件，交涉沒有效果；二月八十四歲的興登堡決定再出做總統候選人，他的告國人書裏有兩句話說：『如我再被選出，我一定盡我力量去忠實地替祖國効勞，如我不被選出，我就可以免受責備說我在德國急難的時期放棄職責。』這次競選的除興登堡和希特勒外，有國權黨和鋼盔黨推舉的 Duesterberg 和共產黨的 Thalmann。結果還是興登堡優勝。

普魯士政府一向是由社會民主黨當權。這年四月普魯士議會改選的結果，那齊黨竟大占勝利，議席由七個加到一百六十二個。但希特勒的黨雖然成了普魯士議會裏最大的黨，卻還沒占到絕對多數，內閣仍然由社會民主黨繼續主持。

這時德國右派的勢力奔騰澎湃，因爲革命後德國的政府多是社會民主黨組織的或是由中央黨組織而由

社會民主黨贊助的。十多年來歐洲的和平運動沒有切實的效果，德國的賠償負擔仍然很重，軍備被束縛，殖民地收不回，國內又受經濟蕭條的影響，失業人數越漸增加，於是右翼極端的分子把一切災難都歸罪於社會民主黨，歸罪於歷年對外妥協的外交政策，一般失業分子不滿的分子都受右翼的鼓動，勢如潮湧地參加右翼。與登堡總大概看出了這種趨勢，認為倘若照現狀繼續下去，必會使得右翼極端派越更強大，不如把政府方針稍稍右傾一點，讓右方人物來組織內閣，不但不要社會民主黨參加，而且不要他們的支持，使得右方的人也來分些責任，使得他們不好唱高調。所以那年五月中中央黨的布呂寧辭職，與登堡突然准許，一般人一向相信布呂寧得到興氏的絕對信任，此舉竟出人意料之外。表面上的理由是關於經濟危機的緊急命令，總統不贊成閣揆的意見。

六月與登堡任命巴本 (von Papen) 爲內閣總理，巴本是軍人出身，原屬中央黨，後因思想右傾，脫離關係，主辦 *Germania* 報，這次受任組閣，各黨都驚愕不已。從此德國政府就是由與登堡、巴本和國防部長席來歇 (von Schleicher) 三人全權處理。六月三日因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聯合反對內閣，下令解散議會，決定次月改選。在這期間，政府爲應付財政難關，發表許多命令增加新稅，減少失業補助金和養老金。撤消四月所發的禁止那齊黨衝鋒隊的命令。

七月七日洛桑 (Lausanne) 會議有了結果，解決了多年爭論的德國賠款問題。簡單說來，就是德國應付給各國一萬五千萬鎊，用利息五釐實收額而價格九成的債券擔保。每年償付百分之一，延緩支付三年，德國並應付道斯斯楊格兩委員會和美國占領軍的一切費用，此外一切賠款都給勾消。這是一九一九年和平條約以後的最重要

的國際協定。

選舉運動期間，因為發生許多重大騷擾，政府便禁止一切屋外集會，一切集會都應在屋內舉行並須憑券入場，七月二十日柏林宣布戒嚴。政府因為普魯士的社會民主黨內閣不能阻止共產黨的擾亂，用總統令任命巴本為普魯士行政長官，巴本便命令那內閣的重要閣員辭職，自任總理，改組內閣。選舉結果那齊黨成為最大的黨，共產黨和中央黨都增加了議席。希特勒雖然成了最大的黨，但沒有像他們所預期那樣得到絕對的多數。巴本仍然預備留職。八月中暴動仍然到處發生，人心不安，與登堡發布命令用嚴厲的刑罰去禁制政治的暴行。希特勒和他的黨徒要求掌握政權，鼓動甚烈。巴本允許希特勒做副總理兼任普魯士邦的總理，希特勒拒絕。後與登堡又召見希特勒，問他願不願參加巴本內閣，希特勒說他必須得到政府的指導權和全部國家權力。總統回答說他問他的良心和對祖國的義務不能答應，並且警告希特勒說那齊黨的反對必須守正當的範圍，倘若想用武力達到目的，便會碰到德國全副力量的反對。希特勒倘若能在議會裏聯絡到大多數議員的贊成，他自然有權要求組閣，但這層他辦不到，而要求與登堡授權給他組織總統內閣，所以與登堡可以拒絕。

議會在八月三十日開會，重要各黨的議席數目是：

右：	國家社會黨	二三〇，	國權黨	三七；
中：	中央舊教黨	九八，	社會民主黨	一三三；
左：	共產黨	八九。		

巴本預先取得總統解散議會的命令。九月十二日共產黨提案否決授與政府撤消各種社會勞工立法的權力，命令並不信任政府，依那齊黨的提議休息半小時，在此休息時間巴本急派人到國務院取解散令，開會時那齊黨出身的議長葛林（Goering）把議案付表決，巴本起立發言，議長竟不依憲法規定予以拒絕，巴本便把解散令放在議長桌上，議長又不理，仍然進行投票，巴本便同各閣員退席，投票結果，共黨提案以五三一票對三二一票之差通過，於是反政府各派認為內閣已被推翻，內閣認為國會先被解散，引起一番違憲的爭議。

第二編 英國的政黨

第一章 「托里」「惠格」的沿革和左派右派的意義

英國的保守自由兩大黨原先是叫做托里(Tory)黨和惠格(Whig)黨。托里那個字的起源，據說是從愛爾蘭語 Tar a Ri 來的，這句話的意義是 Come Oh King。用中文牽強地譯起來便是：「後來其蘇」。那是爲勤王而戰的愛爾蘭應募兵的信條。關於惠格那字，源有好幾說：有的說是從蘇格蘭盟約派的口號 We hope in God 把頭字取來構成的，有的說是蘇格蘭語 Whigam 「鞭」字來的，比較靠得住的一說，是說那是一個蘇格蘭字，意義是說「偷家畜的賊」，後來用來做蘇格蘭長老教會派的渾名。這是那兩個字的來源。

原來英國的政黨發生得最早。在一六四一年「長議會」開會之後便已分成兩派。到「王政復古」(Restoration)之後，便有國民派和宮廷派，於是乎在一六七九年雙方激烈爭鬪之下便相互地給對方加上渾名，叫做惠格和托里。說他是惠格便是把他和從前蘇格蘭的長老教會叛徒相比擬，說他是托里便是把他和從前愛爾蘭的叛徒相比擬。實際上，在那時候，惠格派的主張是政治上，要把議會的權力提高得超過於國王，宗教上，對反國教的教

徒給以寬容，而托里派呢，便是主張擁護王權而對反國教的教徒不主寬容。後來又因為皇太子是一個羅馬舊教教徒不主寬容的，於是乎托里派便贊成那位皇太子繼承王位，而惠格派則反對。

在十八世紀初頭，惠格派大致可以說是由大地主和商人構成，托里派可以說是由小地主和地方教士構成，前者依都市為根據，靠大地主的勢力，掌握政權，漸次縮減國王的權力，而後者則立於反對地位。

喬治三世的時候，雙方主要的論爭是：托里派主張君王有自由選擇閣員並指導政府政策的權力，只須能夠在議會裏得到多數的贊助便夠；而惠格派則主張閣員的選擇權應在於議會裏的領袖們，而且君王不能指導政策。托里派的主張和後來實施的辦法比較相近。到十八世紀中葉，兩種勢力都極腐敗，那時的鬪爭實是昏暴的君王勢力和恣睢的大地主勢力的傾軋。

法蘭西大革命以後，托里派被一般人看做保守現狀的黨派，所以後來托里那名稱漸漸變成「保守派」(Conservative)，然雖有許多托里派的人，很志願創出積極的政策，並不滿意於那種消極的稱謂，然而世俗流傳，積重難返，而且反對派更加喜歡用那名稱，去叫他們承認為反對改革的舊式的那些政治家。惠格那名稱亦漸漸不用，改叫自由派(Liberal)。

所謂右派(Right)左派(Left)這名詞，是從歐洲大陸的議會裏生出來的。在英國的下院裏，從正門到議長臺，中間有一道廣闊的通廊，議員的議席就是排得和這通廊平行並且對着通廊。內閣全體坐在議長右邊的頭排，這叫做「國庫席」(Treasury Bench)，他們的贊和者便坐在他們的兩旁或背後。政府的反對者便盤踞下院

的左方。儼然項羽，劉邦劃鴻溝以爲界。因此保守自由各黨有時坐在右方，有時坐在左方，依着在朝在野的地位來決定。但是在大陸，議會的議席是排得像戲院一樣，閣員的座席是排在議長的前面，有的是向着議長，有的是向着聽衆。保守黨的議員們坐在議長的右方，較自由一點的便接着坐左一點，較急進的坐在左方。這樣各黨的坐位是依他們的主張保守或急進的程度來決定，不管在朝或在野，是永久不變，因此左右這兩名詞變得和急進或保守同義；而議會裏各政團，便各依座席的左右而被指爲右派（the Right）中央派（the Centre）中央左派（the Left Centre）左派（the Left）極左派（the Extreme Left）等（見 Lawrence Lowell 著的“Governments and Parties”書中第一冊第七十四頁小註中）

第二章 英國的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

自由主義的內容爲一般人所週知。惟英國的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有特殊的含義和歷史，所以特別略爲介紹。

第一節 英國的保守主義

色西爾（Hugh Cecil）在他的「保守主義」那書裏，追究保守主義發展的歷史，剖析保守主義主張的實體，說保守主義含有三要素：

一是天性的保守主義，就是人類的天性都是對於他所沒有見聞過的便懷疑，對於他所習慣了的便愛好。(The distrust of the unknown and the love of the familiar.)

二是「托里」主義(Toryism)就是擁護教權和君權，尊重宗教和權力；

三是帝國主義(Imperialism)。沒有別的字，姑且用這流用的字。就是要保全祖國的偉大和致使祖國偉大的必需條件，統一。

他說人類的天性裏，帶有保守主義的成分。例如我們接到一個新開公司發來的信，告訴我們那公司的內容和長足發展的希望，但是我們不即刻去投資。因為我們知道這一類的公司往往是不健全，往往是虛張聲勢；而這是一個新開公司的好處也知道得很少，要去詳細調查又怕麻煩，我們便滿足於我們現今的投資方法。爲什麼要變動呢？還是讓他去好。我們拿起報紙，看見一種藥的廣告，剛好是可以醫治我們目前所害的病。但是我們不去買。這一類的藥品往往是無效甚至有時還危險。我們對於這張報上所登的那種藥知道得太不詳細，無從去判斷他究竟是真正好藥或是騙人的東西。我們用慣了另外一種藥，那種藥雖然不那樣神奇，但是勉強還過得去。爲什麼要變動呢？還是讓他去好。這一類的例數不勝數。普通的謹慎的人對於他自己沒有經驗過而又沒有聽見別人經驗過的總不信用。他與其要那種似乎神妙而沒有試過的東西，不如滿足於那不很完全而確實知道的東西。

還有，我們總是情願選擇我們所習慣了的東西，因爲習慣使得我們的性情和它同化了。人類是非常地容易和環境適應，所以凡是我們所習慣了的便是我們所喜歡的，並沒有其他的理由。這種傾向在我們的個人的習慣

裏便很明顯，例如吃，陳飾，服裝，或宗教信仰。尤其是服裝。沒有什麼事情可以使我們不安像自己穿着古怪的服裝那樣，甚至對於人家的服裝也是那樣。所以關於服裝一項，就是最進步的西歐人大都是極端的保守主義者。我們常常談起婦人服裝時尙變遷的快捷。但是實際上這些變遷都是在很窄的限度之內。真正的重要的變化是很少的，只有慢慢的漸漸的變化。假若有什麼女人穿起美國土人的衣服或古代羅馬的衣服，人家不說她是故意開玩笑，便說她是瘋了。對於男人便更加嚴格。沒有什麼衛生方面或美術方面的考慮可以容許他突然變更向來習慣的服裝。依着適應的力量，人類的天性都是喜歡他所習慣了的，而不能輕易地離叛既成的習慣。

這些傾向在政治方面也是一樣地可以看得出來。在一個國家裏發達了的制度便生出很大的權威，不容易變更。共和制度縱是極好，但是英國人多不願採用，因為習慣了君主制度。以上所說的天性上的保守主義固然和政治上英國的保守主義不是完全一樣的東西，但是政治上的保守主義也就是從一般人類人人所固有的天性出發。

從宗教改革以後，保守主義便明顯地變成一種政治上的勢力。托里主義的主張不外乎是擁護教會的權力和君王的權力。每回關於教權和君權的問題發生，托里黨總是站在教會和君主的方面。

到十九世紀以後，英國漸次完成，於是乎保守主義者便專心擁護帝國對外的尊嚴和內部的統一；所以要主張採用保護關稅去發展國內的工商業，要把各殖民地緊密聯絡起來維持帝國內部的統一，要充實陸海的國防維持海上的霸權去保障三島的安全。這就是世俗所稱的帝國主義。

色西爾又說：保守主義在實際政治上雖然是反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但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決不是和後二者絕不相容。自由主義的要素或許可以說是尊重自由，但是保守主義也決不是反對自由。英國的憲法主要目的是在保障人民的自由，沒有什麼人擁護英國的憲法而不擁護人民的自由。不過保守主義是要調和自由和權力，使得兩者都不越過限度。保守主義向來是熱心於社會的改革，所以它對於社會主義中的一部分信條也並不是沒有同情。只有社會主義裏的那「過激革命主義」(Jacobinism)纔是保守主義百多年來始終反對的。實際上明道理的社會主義者也不致服從那極端的「雅各賓主義」。但是在社會主義的言語裏往往有雅各賓主義的腔調。他們有時傾向於對私有財產的輕率的蔑視，有時無慈悲地怨恨一部分人，那些人變得和實有的或誇大的社會害毒相關聯，但是不是他們自己的罪過，有時爲得要實現那些沒有透澈考慮過的改革方法，便想一掃現存的制度，假若社會主義者能夠尊重正義的原則清除復仇的惡念，保守主義者並不拒絕把他們的綱領來一一仔細地考慮。

第二節 英國的社會主義

英國工黨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固然也離統一還隔得很遠。爲便利起見，姑且把工黨領袖麥克唐納的思想來做標準。他在他的書「社會主義運動」(The Socialist Movement)裏，比較具體地說明了他們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我們姑且把他說明他們的思想和其他的思想統系不同的地方把那一部分大略介紹出來。

他說他們和共產主義不同。「依照各人的能力去要求各人工作，依照各人的需要去供給各人報酬」(From

all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這是共產主義的口號，不是社會主義的標語。社會主義者的分配制度的基礎是各人的收入，共產主義者的分配制度的基礎是生存的權利。社會主義者是要把幫助生產的義務去平衡消費的權利，要把拒絕盡那義務的人追放於經濟社會之外。依着社會主義者的思想，便應把「需要」(needs)那字改為「工作」(services)，是「依照各人的工作去供給各人報酬。」

社會主義又常常被混同於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政治理論是「強制政府的否認」(the negation of the coercive state)它是離社會主義離得遠，離斯賓塞爾式的個人主義離得近。無政府主義的主張或是廢止政府，或是保存一種依道德社會觀念相結合的自由聯合的政府。但是社會主義是要繼續那立法的，強制的政府制度。還有，無政府主義是相信人性的善良性，但是社會主義只是相信人性的社會性 (sociality)。

私有財產制度的存廢，也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普通人都信社會主義是要廢止私有財產制度，那是和把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混同是一樣地不明真相。社會主義是要除掉私有財產制度的惡結果，並且發揮它的可能的效益，而不是要廢止私有財產制度。一般人往往說現今的制度是以私有權為基礎，其實那是一個大錯誤。現今社會的一個悲劇的特色是大多數人都屬於無產階級。十分之九的薪給生活者只想每天每月的收支相符，沒有想到可以積蓄財產。就是有積蓄的頂多也不過參加一個什麼保險機關，預防短期的失業。假若大家真正都是為着想蓄積財產而去勞動，恐怕在近代社會裏沒有什麼刺激可以鼓勵一個人去做一個星期的筋肉勞動。只有少數極少數的階級享有從私有財產所得的自由的快樂，這階級的人大多數已經停止替社會做什麼積極工作。

了。他們不是利用金錢，只是貸出金錢，他們不是賺得利益，只是榨取利息。在現今的社會裏，大多數人永久不會取得充分的私有財產去享受行動的自由和消費的選擇。現今對於一般人的勞動的報酬，不是私有財產，只是一天或一月的薪金。現今的財產制度，不但不能使得大多數人都有私有財產，而且使得有產的人一天一天少，無產的人一天一天多。所以現今社會的害惡不在乎私有財產的存在，而在乎私有財產利用的不適當。社會主義認為個性必須由私有財產纔能表現。一個人一定要支配並占有一點東西，否則他便不能支配並占有他自己。財貨的私有是表現人格的手段。社會主義在道德方面是要保障真正的個人自由，在經濟方面是要消滅剝削制度。在現今社會裏，私有財產是被用去做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工具，所以使得多數人沒有真正的自由。要把土地和工業資本收歸國有纔可以廢止剝削，土地和工業資本的國有，不是廢止私有財產的第一步，乃是保存私有財產普及私有財產的要着。

唯物史觀是歷史的片面的解釋。人類的進步不是僅僅受了錢袋的鼓勵，也不是僅僅受了他所居住的土地的鼓勵。雖然這些也是其中的要素。在人類進步的各種動力裏我們應當對知識的動力給與和物質的經濟的動力同樣的地位。社會主義理論的成立，是根據於歷史的考察，看出歷史是事件的，時代的，組織的漸次進化；而不是根據於歷史進化的任何一種的解釋。

階級鬭爭說又是初期的社會主義者遺傳下來的不完全的見解。階級鬭爭的存在誠為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社會主義者排斥這種鬭爭，因為這種鬭爭造出不公平的狀態，因為它造出混亂的結果，因為它阻礙人類的理

想的和平安樂的社會的實現。所以社會主義的動力不是鬭爭，而是依想像的智慧和道德的觀念排斥那鬭爭。鬭爭不過是向社會調和的進化過程中一個事件，進化的動力不是經濟的，乃是知識的，道德的。社會主義不應該不斷鼓勵階級的感情和階級的偏見，應當把視線轉移他方，因為從鬭爭得來的勝利往往只能使得鬭爭繼續，而不能使得鬭爭消滅。

第二章 英國政黨的組織

中國的讀者決不可拿中國國民黨的組織來推想英國政黨的組織。英國的政黨來源最古，最初不過在中央政府裏分了派別，而後各地方感染中央各政治家的思想的人，或同情於某派政治家的人，在地方組織俱樂部哪，協會哪種種組織，來響應中央的政治家。所以到現今，議院裏的政黨和議院外的政黨還沒有密切聯絡，前者不受後者的拘束，名稱都不一致。例如保守黨在下院內的名稱叫做保守統一黨（The 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Party），在院外的名稱叫做全國保守主義及統一主義團體總會（The National Union of 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Associations），（此等名稱，已經過多次的變遷，院內的議員團和院外的民衆結合的黨合攏起來纔成保守黨，自由黨也是在院內叫做自由黨（The Liberal Party），在院外叫做全國自由聯盟（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而黨的組織的各階段也不像中國國民黨那樣區分部區黨部縣市省黨部那樣整齊劃一，

乃是由種種原有的協會俱樂部等等聯結起來的。先從各地方組織說起：

第一節 各地方的組織

在議會政團之外另外把全國各地方爲基礎的政黨組織，是在大改革令 (Great Reform Act) 發布以後。一八三二年以前即議會選舉制度大改革以前，選舉制度多半不過是形式，只有少數人有選舉權，並且因爲選舉制度許久沒有修正，竟致新興的大都市議員名額反而少或全無，有些老城市，當時已經衰廢凋落，人煙稀少，甚至已經廢成該地方地主的莊園，卻仍舊保存舊有的議員名額，而這種地方的議員便只是由地主指派。在這種特權制度之下選民的組織自然不會發達。一八三二年以後那種由地主指派的所謂腐敗市邑 (rotten boroughs) 或夾袋市邑 (pocket boroughs) 全被削去，選舉權也漸次擴張，於是乎政黨領袖自然會悟到選舉的成敗全看登記黨員勸誘黨員的努力。最初的黨的組織是各地自動組織的登記機關，目的是在登記黨員，遊說投票人。很少自己指出候選者，只是讓各個人自動出馬，或由當地少數有勢力者推出。

後來各地方機關漸次擴大範圍，把少數人組織的機關變爲同區、同市或同縣一切同黨選舉人共同的平等結合的團體。最初採這辦法的是伯明罕 (Birmingham) 的自由黨人，那是在一八六〇年前後。那時伯明罕的自由黨員採取一種新辦法，採取一種更民主的、更整齊的組織，每區黨員開黨員大會 (caucus) 選出區委員會，這區委員會派出代表組成該市的中心組織。代表伯明罕全市黨員的市委員會便行使指定候選者和辦理選舉的職權。這種伯明罕式的組織方法不消說是做照美國的。這種新組織在一八七三到七七年之間在約瑟夫張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 領導之下更加完成更加民主化。張伯倫在美國住過多年，精通美國政黨的組織選舉方法。

伯明罕的新組織方法收到了光耀的成功，照美國式組織了的黨員把他們的推薦名單裏的三個候選人通統送進下院，並且奪得市議會和教育委員會。這個成功自然引起他的自由黨員和反對黨的保守黨員的注意，沒有多久，各地爭相倣效，伯明罕方法便普遍於英國全國。這種運動自然不會不引起反對，因為膽小的領袖們怕把美國的政黨組織制度的弊害移植到英國來。但是他們的過度的謹慎，終竟不能防遏組織方法和民主精神的趨勢。而保守黨亦為自衛起見，除接受這種組織方法之外，沒有別的出路。

第二步的必然的，論理的進程自然不要等很久纔能達到。就是各地方組織聯結成一個全國的團體。保守黨的有全國總會，自由黨有全國聯盟。

第二節 全國的聯合組織

第一目 全國保守團體總會

各地方組織的全國聯合組織卻是保守黨着了先鞭。那全國保守立憲團體總會 (The National Union of Conservative and Constitutional Associations) 是一八六七年十一月成立的。在那時的全國會議席上規定總會採用純粹聯邦式的組織，會員要是團體，不收個人；凡是保守主義或立憲主義的團體都可入會，只須每年繳一基尼 (guinea) 的會金。總會的行政或立法機關是：

- (1) 代表大會 (Conference) 由幾個團體各派代表二人組織，總會的幹部亦加入；
- (2) 中央會議 (Council) 構成員是總會幹部，大會選出的二十四人，主要地方團體所選出的至多二十人和少數名譽議員。

(cc) 會長 (President) 1人，會計 1人，和董事會 (Board of Trustees) 都由大會選出。

後來這總會在一八八五年間又經過了一番改革，擴大了他的基礎，鞏固了他的組織。代表大會每年選一個重要都市在那裏開會，最初對於政治不發出什麼正式的代表，從一八八五年以後，便行使這個權利，不但討論各種問題，並且對各種問題都有議決案，這些議決案本來爲得是要指導那些在議會裏直接負責的人——各黨的領袖。但是實際上在議會裏對於這些表示很少注意。保守黨的代表大會在一九〇三年以前屢次通過對殖民地特惠關稅的議決案沒有在政海裏引起些小的浪紋，但一個殖民地長官的同樣的提議卻激起很大的風波。

這種院外的民衆的組織不能支配院內的組織，對於黨的首領的選定沒有直接關係，他的作用全在運動選舉。他組織新的地方團體，援助並鼓勵地方團體，分配文件，組織演說會，傳播消息。在這種選舉運動方面他的功效極大。但是談到決定主張，表達黨員意見等等那便只有形式。從一九〇六年以後，改良組織，如中央會議採取人數比例代表制等，黨的權力纔漸有增長。

第二目 全國自由聯盟

一八七七年自由黨也成立了全國的組織。就是那年五月，由伯明罕市的黨部發起，聯成九十五個地方團體

的代表，在該市開代表大會通過組織法，定名為全國自由聯盟（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選舉幹部，約瑟夫張伯倫便當選為會長。但這聯盟創立的本意和保守黨的全國總會不同，後者只是為得宣傳和組織，前者卻於鞏固組織之外，還要決定政策。聯盟的機關有：

（1）全國會議（Council）這是最高權力發動機關，由各地方團體派代表組成，代表人數從五人到二十人依各地人口比例決定。

（2）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會計一人，名譽秘書一人，由會議的年會選舉。

（3）總委員會（General Committee）構成員是前項的會長副會長會計名譽秘書，各地方團體選派的二人到五人的代表，和總委員會自己推舉的二十五委員。

全國會議是自由黨的巴力門，決定政策；委員會是執行部，擔任組織地方團體，維持紀律。開初是在伯明罕，後來纔移到倫敦。

在一八八六到一八九二年之間，因得自由黨失權很久，該黨的全國會議便不斷地發表種種政策，去收攬人心，一八九一年政綱膨脹達於極點，終於構成那驚人的『新城政綱』（Newcastle Program），但次年格拉斯頓執政，纔找出那政綱裏許多的預約都無法實現，纔覺悟到那種浮誇的政綱是無益有害。一八九六年以後纔任命一個執行委員會去預先準備全國會議和總委員會的議案，不使臨時飛出特異的決議陷議會領袖於難境。這執行委員會的構成是由總委員會指定二十人以下加上聯盟最高職員，雖然包含議員，但多是和議會領袖接近的。

靠得住的人。所以到現在，自由黨的全國會議也不過是每年開會去接受總委員會的提案，而這總委員會又只是接受較少數的執行委員會的決議。這樣看來，自由黨也和保守黨一樣，沒有成功於保持一個黨的大眾立法機關，像保守黨的全國總會一樣，自由黨的全國聯盟當做一個組織和宣傳的機關，很有力量，談到決定政策支配議會代表也不過是有名無實。

第三目 中央事務所 (Central Office)

中央事務所是聯繫黨的院內組織和院外全國組織的機關。保守、自由兩黨各有中央事務所。自由黨的中央事務所設一個執行委員會，這委員會是由院內幹事任命的。保守黨的中央事務所由三個重要黨首指導：首領，主任院內幹事，和黨的總理事。實際上兩黨的中央事務所都是歸院內幹事指導。職務極複雜，編輯並發行宣傳文件，籌集並分配黨費，派遣演說員援助各選舉區，有時依各選舉區的請求推薦該區候選人。一切活動目的總不外乎達到選舉的勝利。這中央事務所和院內領袖保持密切的關係，院內領袖也倚靠他們執行組織各種宣傳的活動，但是這事務所同時也要和黨的全國組織如全國自由聯盟或全國各保守團體總會保持相互和善的關係。各黨都把他的中央事務所和院外全國組織的總部放在『議會街』(Parliamentary Street) 同一座房子裏，一方的秘書長多兼他方的名譽秘書長。

第三節 黨的領袖

內閣是最早的政黨組織。在政黨還沒發達的時候，內閣閣員便是自然的政黨，環繞這些閣員自然會造成一

個黨徒圈，而這些閣員便成爲當然的領袖。到現今，英國的兩大舊黨裏，內閣仍然是黨的最高機關。首領和其他領袖不是由黨員選出的，內閣總理便是在朝黨的首領，到內閣辭職後便成爲反對黨的首領，這首領死亡或辭職後纔由黨中極少數重要人物推定繼任者。內閣閣員卽是黨的最高幹部，不受外間其他組織的支配。政黨在野的時候，固然沒有閣員，但是總有少數的公認的領袖，這些領袖卽是將來該黨執政時的閣員，該黨在野時就是由這些領袖處理一切黨務，構成所謂投影內閣 (Shadow Cabinet) 在兩院內兩黨的一切黨務都由這些領袖處理，另外只設院內幹事 (Whip) 數人，都是由領袖任命，受領袖指導，主要任務是監督黨員，遇重大投票的時候監察各議員是否都出席無誤。政府黨設幹事四人都置在大臣之列，受國家的薪俸，理由是說：要有這些幹事監察纔能保持法定人數通過預算。因爲古來英國國王對議會的要求只是通過徵稅法，給國王充分的財源；古時的英國議會不能說是立法機關，只能說是代表國民和國王磋商稅額的機關，是一種財政會議。所以內閣和在朝黨便是代表國庫，閣員在議會裏的座席便叫做國庫席 (Treasury Bench)，在朝黨院內幹事中的主任幹事便任「國庫議會侍郎」(Parliamentary Secretary to the Treasury) 的職位，其餘三幹事任「國庫侍郎」(Junior Lords of Treasury) 的職位。反對黨的院內幹事普通是三人，自然沒有薪俸。

那兩大舊黨向來沒有集合同黨議員討論政治問題的習慣。有時在一個什麼俱樂部召集同黨議員開會，但那只是給領袖們對黨徒演說或訓令的機會，並不是要討論問題交換意見。只有一個例外，就是正式選定首領的時候，但那時雖然有討論，而實際的決定也仍然是依少數重要人物的意見。

第四節 工黨的組織

工黨的組織形式雖也和兩老黨相似，實際上比較整齊嚴密得多。院內的議員團和院外的工黨是聯絡一氣，前者受後者的拘束。院內的議員團是一個組織得很緊密的團體，有主席，有祕書，有院內幹事 (whips)，這議員團本來不過是工黨的一部分，不過為區別起見，平常叫做議會工黨 (Parliamentary Labour Party)，議員候選人必須誓遵工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

院外的工黨本身是各地方支部，各工會，各社會主義團體，合作團體的聯合組織。所以黨員包含各種階級各種職業的人：農人，工人，學者，著作家，藝術家，戲劇家，律師，教員，醫生，教士，甚至還有僱主。總之凡是『用手或用頭腦的生產者』 (producers by hand or brain) 都可入黨。

(1) 最高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每年召集，由各加盟團體選派代表，代表數和各團體會員數成比例。

(2) 執行機關是全國委員會 (National Committee) 共十六人，這十六人的選舉權分配給各重要加盟團體，在每年的代表大會席上由各團體分別選出。這委員會選舉主席，裁決候選人選，頒發宣傳文件，指揮院外全黨的工作，和議員團協力考慮每屆議會的立法綱領，關於重要的政策，這委員會和議員團開聯席會議，共同商議。委員會內部又分外交，財政，選舉改良，失業救濟等委員會。

(3) 各加盟團體黨費依每人每年一辨士的費率。主要的加盟團體有各工會，獨立工黨，費邊社， Herald League, Jewish Socialist Labour Party,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Society of Soci list

Christians, Teachers Labour League, University Labour Federation 等。

第五節 黨外的組織

英國政黨的活動受種種學術思想團體或社會慈善團體的補助。這種團體英國最多，各地方各黨都有。現在舉兩個最著名的例來說說：

甲 櫻草聯盟

保守黨的櫻草聯盟(Primrose League)是世界馳名的，替保守黨募集黨員宣傳政策，給保守黨的選舉運動一個極大的幫助。他成立於一八八三年，乘那保守黨大領袖狄思銳利的銅像揭幕的日期組織的。名稱據說就採用狄翁生平最愛的花的名稱。這會發展得迅速，出乎意料之外，四年之後，在一八八七年便已有了五十萬會員，包含男女兩性種種貧富貴賤階級的人。會員分兩種：一種叫做「武士」(Knights)或「夫人」(Dames)，一種叫做「會友」(Associates)享同等的權利，只有前者繳費繳得多，後者繳得少。最高機關是「大會議」(Grand Council)，各地的分部叫做「居所」(Habitation)，每一「居所」至少須包含武士和夫人十三名，設一個執行委員會，執委會的主席若是男人便叫做「統治評議員」(Ruling-Councillor)，若是女人便叫做「夫人主席」(Dame-President)，設許多幹事叫做「監護人」(Wardens)，專管募集並勸說黨員。

這些「居所」聯合起來組織「區會議」(Divisional Councils)或「省會議」(Provincial Councils)，再上便是上述的大會議。每年在倫敦開全國代表大會，叫做「大居所」(Grand Habitation)，這完全是英國的紳士

式，貴族式的儀式，大家到那裏去演演儀式，互相炫耀。大會上的工作除了選舉幾個大會議委員之外，只有聽聽保守黨首領的演說，瞧瞧授旗給工作最努力的地方『居所』，望望臺上滿臺的貴族夫人和貴族。

進會的人必須發誓擁護宗教，財產和大英帝國的尊嚴。表面上目的，並不在擁護那一個政黨，但實際上是保守黨的出力機關。尤其在宣傳和運動選舉方面。發行月刊，散布無數的傳單，組織無數的演說會。尤其重要的是登記和遊說，婦人的遊說效力更大。一個商人或小店主對一個婦人會高高興興地談他的政治意見和生意狀況，假若一個男人去他便會不理。會的勢力主要是在社交方面，要在一個地方發達一個『居所』，最好找到當地的一個貴族來做首領，崇拜貴族而好虛榮的英國人便會爭先恐後踴躍參加，否則不易成功。當地的貴族或富豪常在他們的邸宅或花園裏開茶話會或晚餐會招待當時的會員。又常常組織跳舞會，或演劇，中間插進一點政治的宣傳。自由黨人罵他們是利用羣衆的愛虛榮好排場的本能，但櫻草會的人卻自誇他們增進各種階級間的交際。

乙 費邊社

又如工會的費邊社 (Fabian Society)，這社現今雖已加入工黨，原先是獨立的純粹知識階級的思想團體。他們想用科學方法研究社會的改造。名稱是取自那羅馬名將費比阿士 (Fabius)，費比阿士因知道漢尼拔 (Hannibal) 不易擊破，便取持久待時的戰略，他的同事不耐煩，獨自帶兵去打果遭挫敗，費比阿士因持重被人疑有他故，一度辭職，後被起用，大破敵軍。費邊社的名稱就是取審慎周詳待時而動的意思。人數雖然不多，但是有蕭伯納 (Bernard Shaw) 韋伯 (Webb) 等大思想家主持，宣傳品精到卓越，大有貢獻於社會主義。英國的上中

流階級向來鄙視社會主義思想，認為粗劣，自費邊社各種名著出世之後，纔把社會主義的談論輸進上流的會客室，把貴族院的議員亦引進工黨。

第四章 各黨的歷史和主張

第一節 保守黨

保守黨爲什麼到現在還有這麼大的生活力呢？只因它是保守得乾脆。英國國民在世界經濟上政治上的地位，既然是那麼優越，所以他們自然是傾向保守。保守黨便可以說是代表現代英國人的利益，他對於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潮流，彰明地代表反動。自由黨雖然也是擁護私有財產，但是仍然還有萬一的和急進分子妥協的危險，沒有保守黨那樣萬無一失的靠得住。並且英國的保守黨保守得比較平凡卑俗，不像法西士蒂那樣出奇立異，更加合乎那「掌櫃」國民的性情。一世紀來自由黨政治下所發達的種種法制，它也不想去變更，它發揮英國人那善於適應環境的特長，它適應自由黨所陶鑄的政治制度，而採取其精神，使得自由黨反而失掉它的存在理由。

保守黨向來的社會的基礎，在十九世紀的時候，是地主的貴族和僧侶。大家都知道：在封建時代商業資本沒有發達的時候，唯一的資本只有土地資本，所以社會上唯一的富裕階級就是地主階級，這些地主擁有土地資本，便容易接近宮廷，成爲貴族，而貴族也都是有封邑，都是大地主。保守黨的第一種社會基礎就是這種地主的貴族，

而附屬於這些地主貴族的農人也跟着他們的主東投票，變成保守黨的力量。僧侶是出入侯門，和地主貴族接近的，所以也同他們一致。

資本主義進展，保守黨的基礎也跟着變遷。地主和貴族當然是要擁護保守黨纔是最有利益，但是他們的力量已經衰退了。他們管下的農民雖然不如都市工人的急進，也漸次受思想潮流的影響，傾向於自由黨和工黨了。英國的教會也漸次傾心於新生的社會改革思想了。保守黨的封建的基礎可以說是已經消滅了。然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高度的段階，於是發生大批的大工業家大商人大銀行家，這些大資產家對自由黨還懷萬一的疑慮，對保守黨便覺得萬分可靠，而勞資的衝突愈激烈，工黨的脅威愈迫切，他們便愈加深藏到保守黨的堡壘裏去。現今的保守黨可以說是脫下了封建時代的袈裟，換上了資本主義的燕尾服。

爲得這個緣故，保守黨裏便分了兩派：在右方，那些難死派抱殘守缺地堅持他們的舊保守主義，在現今德謨克拉西的世界，他們仍然崇拜權力，擁護社會的尊卑差等，不怕人家訕笑；他們多是貴族，或職業的軍人，這種人在該黨議員中大概占半數。在左方，那些工商界出身的人，那些大資本家，他們受貴族的感化很少，他們的精神，自由黨的成分多而保守黨的成分少。他們並且往往是先進過自由黨而後轉到保守黨來，可以說是緩和的自由黨人。

一九三〇年年初，有一部分極端的保護關稅論者獨樹一幟，主張所謂「帝國內的自由貿易」(Empire Free Trade)，首倡的是新聞界大主東俾物布魯(Lord Beaverbrook)，在他所支配的各報紙上竭力鼓吹，並且募集贊成者，組成團體。二月鮑德溫演說，堅持帝國內相互特惠的主張，並且聲明對外國輸入的食糧品不抽稅。這顯

然是不贊成俾物布魯的極端辦法。俾物布魯大不滿意，他便把他的團體改做一個新政黨，命名爲「統一帝國黨」(United Empire Party)，準備獨立的黨費，議會候選人和選舉運動的機關。和他提攜的有 Lord Rothermere。後於一九三一年三月間經涅微爾張伯倫 (Neville Chamberlain) 的斡旋，雙方疏解，帝國黨的運動便歸寢息。

第二節 自由黨

一九二二年的下院裏，自由黨愛士葵派只有六十人，路易喬治派只有五十七人，縱使合併起來，也還抵不住一百三十八人的工黨，從此以後每次選舉自由黨總是境地日蹙，有一蹶不振的勢頭。

自由黨衰退的原因，有三個是最顯明的：

第一是勞工階級援助的喪失。大戰以前，自由黨的基礎雖然是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勞工階級。工人在議會裏的代表向來是跟着自由黨一致投票。而自由黨爲要懷柔這浩大的主顧，便不得不努力採取進步的急進的政策，時常提倡大膽的社會改良；例如普通選舉呀，高度遺產稅呀，愛爾蘭自治呀，甚至鑛山收歸國有的主張，他們也並不反對。並且每次競爭選舉的時候，自由黨總是努力掀動能夠引起民衆熱情的問題，去激動民衆的同情，得到較多的投票。所以向來的自由黨裏，存了兩種的傾向，一是資產階級的自由放任主義，一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干涉主義，一是資產階級的勢力，一是勞動民衆的勢力。

到一九二二年發生一個新的事實，就是工人的組織，決定不再跟着自由黨一致投票，而跑開去支助工黨。從此自由黨便失卻了無數的選舉人，僅僅餘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殘衆。一個黨這樣一頓子失掉了那麼大

部分的主幹成分，縱不算全軍覆沒，也就近乎喪失了主力軍了。

第二，自由黨喪失了勞工階級的基礎之後，同時也就喪失了他們的主義思想上的地盤。因爲在右方，保守黨採取容納了許多自由黨的主張，已如前述；在左方，工黨又包含了從前自由黨所提倡的急進政策，於是乎自由黨介乎這兩大之間，失掉它的獨特的立場。尤其是在英國那樣的國民裏，既沒有極端的反動派，又沒有極端的革命者，溫和折衷的自由主義本來是英國一般的信念，然而惟其這種態度已經普遍支配了全國民，所以更用不着一個特別的黨來替它奮鬥，因此自由黨中較保守些的份子都跑到保守黨去，青年急進的知識分子便跑到工黨去，自由黨「東喪地於齊，西喪地於楚」，日蹙百里，失掉地盤，失掉選舉者，只餘聲望隆赫的領袖，政治經驗宏富的幹部，文采絢爛的報紙雜誌，高深宏遠的教育機關，和多年秉政的威望，但是在選舉裏沒有力量。

第三，自由黨在產業革命以後，確是新興工商業的代表，確是掃除封建制度的鬪將。它代表中下階級反對特權的貴族，代表信仰自由思想反對宗教束縛，代表工商反對封建的地主。對中世紀的舊制度，它確是十九二十世紀新興的民主制度的象徵。因爲那時的鬪爭，是民主制度對封建制度的鬪爭，是新興產業對貴族地主的鬪爭，所以那時自由黨確是代表大多數國民的利益，確是能夠表達民衆的苦衷和願望。但是到現在，自由黨所辯護的種種政策差不多都已經實現；他們所主張的愛爾蘭自治已經辦到了，普通選舉已經施行了，累進的所得稅遺產稅已經採用了，自由貿易政策已經實行多年了，宗教問題漸次冷息了，自由黨的使命算是達到了，再沒有多少的話可說了。到現在，從前自由黨所標榜的種種問題都已不成問題了，現今英國最大的問題是勞資問題，然而資產家

方面要鞏固他的地位，覺得自由黨還靠不住，都到保守黨去了；勞工方面要貫徹他們的要求，覺得自由黨還不徹底，都到工黨去了。工人說自由黨人是資本家，資本家說他們是煽動家，自由黨還有何言可說呢？

有了這些原因，所以曾有光榮歷史的自由黨，到現今竟成風前之燭的樣子。況且自由黨的外患已經像上述那樣地嚴重，而內憂卻又是同樣地急切。愛士葵和路易喬治兩派互相傾軋。愛派堅持純粹的傳統的自由主義，路派自和保守黨組聯合內閣以後，離保守主義日近，離自由主義日遠。路派的健將有 Sir Alfred Mond, L. A. L. Fisher, T. J. MacManara 等，愛派的策士有 Sir John Simon, W. Runciman, Sir Donald Maclean, J. M. Roberstone 等。在一九一九年選舉的時候，路易喬治甚至勸告自由黨選民，說與其選舉反對聯合內閣的自由黨，不如選舉贊成聯合的保守黨。這種情勢造成難以挽救的反目。到後來一九二三年選舉的時候，路易喬治雖幾次提議調和，但愛派堅決拒絕；一則因為愛派深恨路派的反覆無信義，二則因為愛派深覺路派已失掉自由主義的精神。

這兩派唯一的一致點，只有那自由貿易的主張，這是自由黨的老招牌。但是波那洛的謹慎不更張的政策，使得自由貿易論沒有用武的機會，後來要等到鮑德溫輕舉妄動，纔促成兩派的聯合，在擁護自由貿易的目的之下。不過聯合以後，仍然是愛派居於中心地位，路派的人物和精神，喪失極多。愛士葵逝世以後，路易喬治繼任首領，但愛派的勢力仍然存在。

一九三一年八月國民內閣以後自由黨便分成三派：一是路易喬治派，仍稱自由黨；一是沙繆愛派，自稱獨立

自由黨，一是西門和蘭西孟（Walter Runciman）派，自稱國民自由黨。（後詳）

第三節 工黨

工黨在一九一〇年在下院裏只有四十二席，到一九一八年增加到六十席，到一九二二年竟增加到一三八席。從此便變成英國第二黨，變成握權的候補黨。

自格拉斯頓（Gladstone）以來，工人階級一向是自由黨的後援。下院裏自一八七四年起便有了工人的代表，但他們一向是和自由黨一致行動，一致投票。到一八九九年各工會代表纔決定和獨立工黨合作，而這工黨在大戰以前還是受着自由黨的影響，一直等到大戰後一九一八年纔脫離自由黨的思想，採用社會主義的政綱。

原來工黨（Labour Party）是由許多政治團體合併起來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個：一是各工會的政治委員會（Trades councils of trade unions），二是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三是費邊社（Fabian Society）。爲說明工黨的起原和構成起見，不得不把這三個構成分子分別敘述一下：

工會分子是工黨的主要部隊，差不多占工黨的全部。據一九二二年的統計，三百三十一萬工黨黨員之中有三百二十七萬八千是工會分子。沒有這些工會份子，沒有他們的投票和贖金，工黨便沒有士兵沒有財源，不能成一個政治力量。有了這些工會的贖金，所以工黨纔擁有那樣浩大的資源，週期地源源而來。英國工會的活動也是有兩方面：一是職業的活動，工會總會（Trade Union Congress）的組織就是專爲這個目的；一是政治的活動，加入工黨的各工團就是代表這方面的。在一九二〇年全國工會會員共有八百三十二萬人，加入工黨的只有

四百三十七萬人。所以工黨雖然不能代表工會全體，然而確是可以代表大多數。逢到有重要問題發生的時候，工黨的領袖和工會總會的領袖往往開聯席會議，討論共同行動的方針。

看一九二四年的調查可以知道工黨在英國工人中的實際地位：

英國工人總數

約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全國各工會所屬工人總數

約 五、五〇〇、〇〇〇

工會總議會所屬工人數

約 四、三〇〇、〇〇〇

工黨所屬工人數

約 三、一六〇、〇〇〇

又據一九三二年九月工黨的報告，一九三一年工黨黨員總數是二、三五六、〇四六，其中工會分子有二、〇二三、一九六，其他組織的分子有三六、八四七，個人參加的有二九七、〇〇三人。

獨立工黨(I.L.P.)最初原是工人的政治運動團體，到後來纔受知識分子的支配。它的創始者哈第(Harriede)是一個奇異的浪漫的人物，像惠得曼一樣地一個理想主義者，非常的慈悲博愛一切弱者，一切人類，乃至一切動物。鬪爭的心事一毫也沒有；沒有特別的理論。他決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在議會裏採獨立態度不和自由黨一致的工人代表，哈第是最初的一個人。創立獨立工黨，使工會脫離自由主義的影響，也多半是由於他的力量。獨立工黨和現在的工黨不一樣，不是團體集合而成的，乃是個人集合而成的人數雖然不多，然而他們的信仰的堅確，他們的傳道的熱烈，構成他們的強大的力量。

一九三〇年正月獨立工黨主席馬克士吞 (Maxton) 一派關於失業救濟問題意見和工黨內閣不一致，他們不受院內指揮 (Whips) 的支配，自由投票，他們的態度，並且得到獨立工黨全國各區會 (District Councils) (除蘇格蘭外) 的贊助。麥克唐納看見這種情形，便決然脫離獨立工黨。他從一八九四年就加入該黨，但脫離時不但沒有惋惜的表示，而且說獨立工黨已經喪失了對社會主義的了解，像失了鹹味的鹽，毫無用處。四月十九日獨立工黨在柏明罕 (Birmingham) 開會，討論到馬克士吞等在議會裏的行動。有些人說如果繼續那樣，終久定會使得獨立工黨和工黨分裂。馬克士吞等主張獨立工黨不脫離工黨，但遇工黨內閣違背社會主義原則時，仍有投票反對的權利。馬氏意見得到多數的贊同，馬氏再被選為獨立工黨的主席。據他們的說法，獨立工黨是『工黨那個聯邦式的組織裏一個自主的單位。』到一九三二年八月竟脫離工黨。

費邊社是一八八四年成立的，這更加是純粹知識份子的團體，主要包含各大學裏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志願要用科學的研究去尋找當代各大社會問題的解決，到現在他們已經成為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腦部，他們加入工黨，在數量上不過給工黨增加了二三千黨員。主要人物有蕭伯納 (Bernard Shaw) 韋伯 (Sydney Webb) 這些人。發行「費邊論集」(Fabian Tracts) 和其他許多宣傳研究的出版物。

上述的三派，就是工黨的主要成分，也就是工黨裏所包含的不同的傾向。工黨雖然標榜社會主義，但是他們所主張的是一種廣義的緩和的社會主義，他們是主張改良主義而反對暴力革命，主張合法的運動而反對直接行動。加入第三國際的英國共產黨向來想加進在工黨裏頭作爲一個加盟團體，但是屢次被工黨拒絕。

詳細說起來，除工會之外，加入工黨的社會主義者團體和人數如下（依一九二六年的統計）：

費邊社

會員

一、八九九人

獨立工黨

三〇、〇〇〇人

Herald League

三六〇人

Jewish Socialist Labour Party

九八〇人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二一、〇〇〇人

Society of Socialist Christians

一三六人

Teachers Labour League

三六〇人

University Labour Federation

五〇〇人

共計

三五、一二五人

工黨自從在議會裏議席增加之後，便正經地準備掌握政權，努力組織一個可以掌握政權的幹部，很注意吸引有知識或經驗的人，豫備將來接收那龐大的政治機關。所以他們雖然是代表勞工階級，但是對於其他階級的加入份子也兼容并收，自由黨裏的急進份子也容納不少，甚至和貴族院中的進步份子也密切聯絡，以為將來合作互助的準備。因此工黨內又分兩種傾向，一種是理想主義者，煽動家，固執理論的；一種是急急於準備掌握政權的政治家；前者仍然多少保持一點革命的精神，後者便惟恐人家把他們當做革命者，拚命地千方表示他們的社

會主義沒有什麼可怕，沒有什麼和現狀不能相容的地方。他們對於王室的態度，尤其有趣；雖然工黨的鬪將裏有很多是公然的共和政治論者，然而也可以說大多數是保王主義者，並不需要推翻現今的王室。就是那些共和主義者的態度，也只是說：「那王室讓他去吧！只要他不爲惡就不管他算了，不過他也得小心些纔對！」而黨的幹部尤其努力勸導激烈論者，百方證明王室的存在並沒有多大的害處。自從工黨執政，組織了「國王陛下的政府」以後，內閣和宮廷的往來尤其不可避免，那些社會主義的勞工代表常常奉國王的聖召，入內覲見，參列饗宴，而工黨的黨員，也好像認爲理所當然。英國人的性情是喜歡遷就事實，漸進改良，不難把任何的理想裝進既存事實的框子裏，工黨的思想政策，就是這種性格的顯例。

在大戰發生之後，工黨參加聯立內閣。在這大戰期間，英國也和其他各國一樣，工人運動發展得極快。一九一八年的選舉雖然給了路易喬治一個響亮的勝利，然而那不過是表面的現象。實際上當時的社會狀況，是在一時的昌盛的假面之下，藏着很深廣的不安。物價日益騰貴，工資的加高遠趕不上物價，各種工會都有它的苦情，都有它的要求。鑛工極力主張鑛場的國有和鑛業的民主的管理，他們的活動引起好幾次的影響很大的罷工。一九一九年的鐵道總罷工麻痺了全國的交通，到一九二〇年全國工會的會員增加到八百多萬，達到最高點，一時工會運動有排山倒海的勢子，舊的社會平衡無時不是在嚴重脅威之下。後來一九二〇年底的經濟恐慌漸次減少了工會的會員，但是工人運動的力量仍沒有減低。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總選舉的時候，（保守黨波那洛解散議會之後）工黨所宣布的政綱雖然不是革

命的，然而確是工人的。主要的針對實際問題，尤其力持兩大政策：一是鐵路鑛山的國有；二是資本稅的徵收，即是主張對持有五千鎊（約合五萬元）以上的人徵資本稅。第一個主張得到英國兩大工人集團的熱烈贊成，第二個又得到凡沒有五千鎊財產的人的歡心，即是英國大多數人的歡心。這樣，選舉的結果給了工黨一個空前的勝利。一九三一年八月國民內閣成立後，工黨分裂，麥克唐納派自稱國民工黨，韓德森派仍稱工黨，初由韓任領袖，後韓辭職，改推蘭斯柏利繼任。

第四節 英國共產黨

英國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二一年正月，它的構成分子是從各社會主義團體的左翼分裂出來的。東部設在倫敦，在格拉斯科有很強大的分部。現今中央執委會的主席是 A. McManus，一九二五年有黨員五千人，到一九二六年加到一萬。一九二四年總選舉的結果，由倫敦選出了一個議員名叫 S. Saklatvala，原本是一個印度人。它對工黨本想參加進去漸漸來操縱。一九二四年以後，工黨竭力排斥他們。那年的工黨各國代表大會決定兩項：

- 一 拒絕共產黨的合併請求。
- 二 共產黨員不得為帝國議會和地方政府的工黨候選者。工黨執行委員宣布決議理由，要點大致如下：

「拒絕的理由極其簡單，因為共產黨的目的和手段和工黨的不能調和。工黨的目的是要依議

會的民主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共和國，共產黨的目的是要依武力革命實現無產者獨裁。

「共產黨認定議會和其他行政官廳都是騙人的工具，由大多數人來站在政治負責的地位那是不可能的希望。所以社會內的少數者假若感覺自己有革新現在政治組織和產業組織的能力，便儘管用武力及其他力量去達到目的。在那急激的轉換之中，大多數人假若不贊成的時候，便儘管用強力去壓抑，儘管取消他們的言論結社和出版的自由，凡是主張意見自由的都可以當做反革命看待。」

「反之，工黨是反對專暴政治的。無論有若何的美意，賢明的理性的政治總比強制政治妥當，約言之：社會主義是要確保自由，這自由便是使一切人都能發揮各自的才能的基礎，是達到較高的社會秩序的基礎，所以必須以自由為根據，所以不能讓共產黨加入工黨。」

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廿九日利物浦舉行的工黨全國代表大會又宣告不准共產黨員入黨，並不得選舉共產黨員做工黨大會及其他會議的代表。到這兒，工黨和共產黨的分離算是完全決絕。

不過工黨雖然屢次清除共產黨員，但是有許多工會是整個加入工黨的，所以這些工會裏的共產黨員是很難清除的。頂多只能夠使他們不能當代表出席代表大會。而他方面共產黨滲進工黨的方針還是沒有更變，近來工黨和工團總會的關係往往不很融洽，工團裏共產黨的勢力似乎漸有增加，最近的所謂少數運動（National Minority Movement）即所謂Cell或Nucleus的運動，即是工黨左派即準共產黨的運動，頗現出相當的力量。

所以將來工黨如何抵禦共產黨，實是工黨的一個難題。

第五章 大戰以來英國政黨政治略史

第一節 大戰初期愛士葵內閣時代

一九一〇年（即是大戰爆發四年前）選出的衆議院裏有

保守黨二七四人

自由黨二七〇人

工黨四二人

愛爾蘭的新芬黨和國民黨八四人

因此那時的自由黨愛士葵內閣是靠工黨的援助來保持它的地位。到歐洲大戰一發生，各黨中都生出程度不齊的主戰和反戰的意見，於是乎愛士葵內閣便不得不變更它在議會裏的基礎。因為保守黨雖然誠意地援助內閣所領導的對德戰爭，而自由黨和工黨中的急進分子，那些一向主張和平主義的份子決不是澈底地主張戰爭。自由黨裏這些動搖不定的分子就是自由黨內閣的弱點，後來弄得名爲自由黨內閣而實際是保守黨內閣便是這個原因。

大戰發生的翌年，一九一五年五月，愛士葵感覺到他的力量不夠，纔想到變更他的內閣的性質，邀集統一黨——那時保守黨自稱統一黨——工黨和愛爾蘭的新芬黨國民黨的領袖，加入內閣。從此英國的內閣便變成全國各黨的聯立內閣，而不是向來的政黨內閣。這種聯立內閣的辦法不但大戰期間始終沒有更變，便是到大戰後再過四年，還是繼續。但是這樣各黨連合起來，好處是全國一致，對外力量大，壞處是各黨必須犧牲自己的主義，甚至失掉本來的面目。因此各黨中對於聯立的態度發生很大的分歧。工黨裏，從各工團加進的份子都贊成聯立，而從舊「獨立工黨」併合進來的那些知識分子便固執他們的主義，竭力反對。自由黨裏，那些真正純粹的自由主義者也生怕對他們的主義打多了折扣，也漸漸一個一個退出政府。摩雷（Lord Morley）在大戰發生時候退了，西門（Sir John Simon）在一九一六年又退了。就是內閣總理愛士葵自己的態度都往往是搖搖無主。就是在保守黨，他們對於戰爭固然沒有問題，但是其中也有些是衷心地贊成合作，有些仍然還怕折扣了他們的保守主義。這樣，經了這番大戰之後，各黨中生出內部的隔閡或分裂，到現今還不會泯滅。

第二節 大戰中的第一次路易喬治內閣

在這樣情形之下，假若要全心全力地去繼續戰爭，自由黨便沒有做中心的資格。所以到一九一六年末，爲加倍努力起見，自由黨的路易喬治（Lloyd George）終竟和統一黨的領袖波那洛（Bonar Law）協力擯斥了愛士葵。從這時起自由黨裏的正統派對這反叛的領袖和他的徒黨，便生出了深刻的仇恨。路易喬治那時高唱保衛祖國，好像把自由主義完全不管，這尤其是正統派所不能宥恕的。

路易喬治這樣握到了政權之後，便把保守黨做他的內閣的基礎。而靠自由黨和工黨中的緩和分子來做輔翼。愛士葵從此便率領他的極有限的徒黨，站在反對的地位，但是確是代表真正的自由主義。這樣改組成成功的自由黨內閣，便一直繼續到大戰以後。

第三節 大戰後的第二次路易喬治內閣

大戰之後，善於把捉機會同時又敢作敢為毫無忌憚的路易喬治，倚恃他的戰勝的餘威，毅然實行普通選舉制，從一九一七年起，讓女人也參加投票。他提出「要德國人賠償，給德皇死刑」的口號，作為大戰的結論，去迎合民衆的心理。那年選舉的結果，路易喬治終竟大得勝利，七百零七個議員之中，贊成連合內閣的有四百八十五人，其中保守黨三三三，自由黨一三三，工黨十三人，但是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那時各黨裏都有一部分反對合作，統一黨四十八人，愛士葵派二十八人，工黨六十人。

一九一九年，內閣又經一度改造，從那時起，工黨便拒絕合作，退出政府。而內閣的保守黨色彩更加濃厚。我們可以說：一九一六年以前內閣的基礎是自由黨，大戰期間是全國聯合，到那時簡直是保守黨。那時的內閣，完全是顯赫一時的路易喬治個人做中心，政策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分類來形容。

但是這種個人的內閣漸次引起國人的嫌厭。同時慣於政黨政治的英國人都感覺這種混合辦法不妥當，還是要回到向來的清晰的政治壁壘去，各人主張各人的純粹主張，不要長久地拖泥帶水。聯立內閣的基礎漸次鬆懈。尤其是保守黨，雖然有許多領袖如 Lord Balfour, Mr. Chamberlain, Lord Birkenhead, Sir Robert

Home 們堅決和首相合作，但是另有一羣強固的難死派 (diehards) 代表純粹的托里派的傳統，不願再和他黨合作，損害他們的保守主義的操持，這些人倚恃他們在地方的力量，在陽格 (Sir George Younger) 領導之下，漸次無視紀律，批評政府，一九二二年三月的時候，他們差不多使得政府瓦解，自那時以後，內閣常是在崩潰的脅威裏過日子。

這個內閣的政績大略如下：

內政方面：

一 一九二〇年制定農業法，對農業家給予補助金，保障麥類的最低價格。想這樣去維持國內的農業；但後來國外輸入的農業品價格低落，政府補助金非得日日增加不可，不能支持，纔放棄那政策。

二 一九二一年，因為歐洲各國貨幣價格低落，故依匯兌關係，外國的輸入品從貨幣價格沒有低落的英國民看起來自然是低廉，因此英國國內市場頗受外國廉價輸入品的侵略，於是制定所謂 *Safe-Guarding of Industries Act* 的法律，對那種輸入品課關稅，來保護國內的重要工業，這是對於英國傳統的自由貿易政策的一個破例，很受愛士葵派的反對。

三 解決愛爾蘭問題。一九二〇年准許北愛爾蘭建設獨立的國會。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又和南愛爾蘭訂結條約，許以和加拿大自治地同樣的待遇。

外交方面：

一 參加華盛頓海軍制限會議等國際會議。從一九二〇年一月到一九二三年一月之間統共開了二十回國際會議，並且首相往往親自出馬。但是會議雖多並且張揚得很大，可是結果往往不能和期待相符。以致引起各方的失望。

二 採取反俄政策。依 Churchill 的意見，採封鎖俄國的策略，派英軍駐紮 Murmansk 和 Archangel，並把軍械供給 Denikin 和 Kolchak 等白軍，到一九一九年末白軍失敗纔放棄那政策。又一九二〇年蘇俄和波蘭發生紛糾的時候，英政府援助波蘭，幾乎要向俄開戰，後因工黨和工會總議會組織行動委員會（Council of Action）嚴重反對，將要舉行大罷工，來拒絕送給波蘭的軍需品的製造運搬和英國軍隊的輸送，幸而英俄糾紛再沒擴大，此事纔得無事了結。

三 聯立內閣外交上的最大失敗，就是對於一九二二年土希戰爭的態度。那年英政府慫恿希臘對土耳其採侵略政策，不料結果土耳其軍大勝，打得希臘一敗塗地，而英政府又不和協約國商量逕行占領 Chanak 甚至主張對土宣戰。後來又因工黨自由黨猛烈反對，纔和土耳其交涉妥協，這些失敗都漸次減低首相的威信，越加增加保守黨中反對聯立派的口實。

第四節 波那洛內閣

到一九二二年十月保守黨在卡爾登俱樂部開會，決定不再支持聯立內閣，這就是宣布路易喬治內閣的死刑。保守黨中聲譽隆高的領袖如張伯倫、巴爾福等等雖然仍保持他們向來的擁護合作的意見，但是保守黨的民

衆已經拋棄了他們，而聽從波那洛和鮑德溫 (Baldwin) 的領導。波那洛等雖然那時不過是第二流的領袖，然而却是代表真正的保守黨。從這會決定了和自由黨分離以後，張伯倫等隱退，但黨內倒還沒有分裂。路易喬治內閣倒後，波那洛組織內閣，跟着便解散議會，訴諸選舉。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這次的選舉戰裏，路易喬治和他的徒黨自然仍然提倡全國一致。斥責黨派的狹隘精神，他們爲選舉競爭起見，隨時創出一個黨，叫做「國民自由黨」。但是國民那時已經厭棄了那種個人的政治，那種拖泥帶水責任不明的政治，並且崇尚保守和平庸的英國人受不慣路易喬治那種有聲有色驚心動魄的領導，所以路易喬治的魔力已經沒有昔年的盛況了。自由黨另一派的愛士葵呢？這位在一九一〇年曾經在下院裏領導過二百七十五人的大領袖，在一九一八年選出的下院裏，只有二十八個極少數的信徒，數雖然是少，可是確是百折不撓的忠實信徒。這回怎樣呢？那回選舉的結果是：

保守黨三四四人

工黨一三八人

獨立自由黨（愛士葵派）六十人

國民自由黨（路易喬治派）五十七人

其他十六人

這樣，保守黨得到意外的勝利，在下院裏比其他各黨總合起來還多七十多席，自然沒有問題，波那洛組織內

閣，一般人也想這個內閣一來總是非等到議會滿期，這五年之間再不會倒了。

波那洛組織純粹保守黨的內閣，把 Austen Chamberlain, Sir Robert Home, Birkenhead 這些聯立派的人物都排出閣外，這是七年來不曾有過的第一個政黨內閣。

波那洛 組閣之後竭力避開可以引起分裂的問題。這樣的問題最大的是關稅問題，英國應不應該採用保護關稅，對於各殖民地的輸入品應不應該給以特惠，對於國內衰退的農業應不應該加以關稅的保護，這都是英國社會上經濟上的大問題。保守黨 在大戰以前向來是保護關稅的使徒，到大戰以後，內部便不一致了。甚至於其中竟有半數的自由貿易論者了。仍然主張保護關稅的大概有兩種人，一種是主張農業品的保護關稅的，就是前述那些難死派；一種是主張工業品保護關稅的，這派是以張氏兄弟做中心，那有名的約瑟夫張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 的兒子阿士登張伯倫 (Austen Chamberlain)，現今一九二八年的外交部長，涅徹爾張伯倫 (Neville Chamberlain) 前財政部長，波那洛 知道這問題容易激動紛爭，所以他宣言英政府在本議會任期間對於關稅制度決不更變，這樣委曲求全，纔維持了表面的一致。

但是一九二二年正月波那洛 因病退職，鮑德溫 繼任組閣並被選為保守黨 首領，他開初還遵守前任的政策，到後來卻又聽從保護論者的話，不但引起黨內的紛爭，並且失掉國民的同情，這就是鮑德溫 的自殺政策。

第五節 工黨內閣出現的由來和第一次鮑德溫 內閣

在一九二二年 選出的下院裏，保守黨 占全體議席百分之五十六，比其他各黨加攏起來還要多八十多票，那

時首領波那洛知道對於關稅問題黨內意見不一致，所以宣布了在本議會期內不致變向來的關稅稅率。波那洛死，鮑德溫繼任之後，仍然絲毫沒有改變政策的意思。

但時間迅速的過去，萬民渴望的經濟回復並未實現，歐洲的問題一天一天更加沒有解決的希望。對外的對德問題，賠償問題，聯合國間戰債問題老是懸空不定，對內的經濟整理也就無從着手。秋天到了，第四個失業的冬天又近了，百多萬的失業者沒有事做，滿腹不平，危機四伏。於是鮑德溫總理覺得非想一個方法不可，無論什麼方法，總不能常是束手無策。於是保守黨中的難死派分子便乘機主張保護貿易政策。剛好那時的財政部長又是前述的涅徹爾張伯倫，祖傳的保護論者。所以鮑德溫也就不免傾聽他們。黨內的意見當然是不一致，向來主張自由貿易的如 Lord Derby, Lord Salisbury, Lord Cecil 等不消說，大多數的人都希望暫時不提那問題。但是農業者希望保護麥和肉類，受外國競爭影響的工業家希望保護工業品，各殖民地希望得到特惠。鮑德溫在那年的十月全黨代表大會上不待代表的討論便宣布實行保護貿易的決心。

但是關於關稅，波那洛已經有了在本議會期內不改變的約定。鮑德溫假若要破棄前約，實行這樣重大的變更，只有解散議會，訴諸人民公意，纔不算「二三其德」。鮑德溫決心把己黨占絕對多數的議會解散，就因這個情形，因為他以為失業的脅威太大，要救濟這個急難，只有試一試保護政策，來保護國內的市場。但是他沒有想到：在英國那樣靠輸出貿易的國家裏，決不是高築關稅牆壁便可以增加失業者的就業機會；在有識者看來：這種政策引起他國的效尤或報復，反而可以阻礙英國的輸出，增加國內的失業。

鮑德溫自己亦是倉卒定計，並沒有十分確定的計畫，他在各處的演說裏，亦不過提出原則，並沒有決定明確的保護方針，所以路易喬治挖苦他的沒準備。說他演說不但是演了一篇臨時再想第二篇，並且是說了一句臨時再想第二句。

實際上要想製成一個滿足各方利益的綱領，很是不容易，對麥類和肉類課稅可以保護農業者，但是那就間接直接影響工業品的成本，對製成品課稅可以保護工業者，但是那又增加農業者的負擔。從一般消費者的立場說來，自然是兩種都不課稅最好。鮑德溫的本意，本不在實行保護貿易，而在解決失業問題，所以他僅僅主張對輸入製造品課稅來保護國內的市場和工資，並且宣布決不對肉麥等重要食料品加關稅，這樣不徹底的保護政策，結果不能滿足任何方面的要求，農業者的失望自不待言，尤其是以輸出為目的的工業因此反而增加了憂慮。因此，那次選舉的時候，保守黨裏大家都是羣疑滿腹，沒精打采。

從工黨方面看，在一年之內辦兩次大選舉競爭，經濟上自然是很竭蹶，但是他們勇敢地接受那個挑戰，堅決地反對使得物價騰貴的保護關稅，並且提出「徵資本稅，鐵道鑛山國有，修改凡爾賽條約」這個多年一貫的政綱，也覺得氣勢不差。

只有自由黨真是得到千載一時的機會，江淹才盡再想不出新主張的自由黨忽然於不意中碰到鮑德溫提出那老問題，使得自由黨又有機會來替他們的世傳箕裘奮鬪，自由黨人想起二十年前的盛世，現今又有一線復旦重光的希望，自然精神煥發，愛士葵派和路易喬治派的和協便在狂熱中成功，推戴愛氏為全黨首領，而路氏居

於副首領的地位。到昨天還是仇敵的那兩位首領，經了八年的敵對關係之後，又在各種集會上同時出席；國民自由俱樂部又把從一九二〇年起丟在貯藏室的路易喬治的相片重新掛起在壁上。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總選舉就是在這樣情形之下舉行的。結果是：

保守黨

二五八席

工黨

一九一席

自由黨

一五九席

其他

七席

保守黨喪失了八十六席，在下院裏再沒有前屆那樣的絕對多數。這自然是表示國民不贊成鮑德溫的保護關稅政策。在這樣情形之下，任何一黨都不能單獨組閣，非和他黨聯合不可。鮑德溫原想即日辭職。但是保守黨內部因爲怕次多數的工黨出來，很盼望能和自由黨成立諒解，故勸止鮑的辭職。但是自由黨堅決拒絕合作。在一九二四年正月廿一日下院的會席上，依自工兩黨一致的投票，通過對政府不信任案。

英王於是即刻召喚工黨領袖麥克唐納，表示要他組閣，英國歷史上第一個工黨內閣於是出現。

第六節 空前的工黨內閣

工黨內閣的生存，全靠自由黨的贊成，自由黨員已變成下院中最少數的第三黨，然而它的贊否的態度隨時可以決定工黨內閣的生死。所以工黨內閣施政的困難，第一就是在於要小心注意對自由黨的微妙的關係。

並且工黨當初便已經決心對現存制度取妥協適應的態度。不但引用幾個貴族入閣，並且因為有幾們閣員位置照例要用貴族充當。所以又把社會主義者的 Lord Olivier 等三人升為貴族。

工黨的根本施政方針就是先把對外關稅整頓清楚，使得歐洲不致天天在第二大戰的風聲鶴唳之下，然後好專心改革內政。麥克唐納先和法國總理潘加烈解決英法間目前的小懸案，恢復兩國間的親善，其次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正式承認蘇聯政府，並積極準備締結英俄商約，其次又放棄鮑德溫所製定的新嘉坡軍港建築計畫，表示希望和平的誠意。但是他方面，他又發表添造巡洋艦五艘的計畫，引起黨內的非難和外間的嘲笑。尤其對埃及的問題，工黨在野時本來主張承認埃及的獨立，登朝忽又變更態度，使得埃及十分不滿，英埃關係一時頗成險惡現象，麥氏復邀請埃及首相查古魯來倫敦面談，然而終竟對於埃及「撤退蘇彝士運河的英軍，交還蘇丹地域」等要求，不肯讓步，終於不能解決，引起雙方的大失望。後來在那年八月接受「道斯賠償案」和關係各國締結一個條約，解決德國賠償問題，同時又在國際聯盟和法國總理赫禮歐等製定那風動一時的「日內瓦協定」又叫做「平和議定書」，想依此確立歐洲的和平。這些成績掩蓋了對埃及的失敗，那時工黨的對外政策頗有着着實現的氣概。

對內方面沒有多大的建樹。資本課稅的主張，老早就被保守黨在下院提出「資本稅有害產業」的動議，經大多數通過，終致無法提出；歲入豫算案因為減少茶、砂糖、咖啡等日用食品的關稅，並且廢止了戰時設定的所謂 Mackenna 關稅，依自由黨的贊助，得到通過；對失業問題也沒有巧妙對策，工部大臣僅僅提出增加失業業者津

貼（男子每週十八先令，女子十五先令，各加了三先令）的彌補一時的辦法。保守黨極力反對，提議要把工部大臣的年俸減少百鎊，表示對內閣不信任；後來得到自由黨的支持，纔把那動議否決。此後又增加並延長獎勵建築的補助金，興造土木事業去減少失業的人數，這些都是差強人意的措施。

但是工黨內閣的存在既然全靠自由黨的支持，這種毫無誠意的支持自然難望長久。後來工黨對於自由黨的交換條件如比例代表選舉法案等不肯承受，自由黨便決定放棄支持政策。

第七節 工黨內閣的倒塌

工黨內閣的倒塌，遠因在於英俄協約，近因在於「康迫爾」事件。

英俄條約自四月間蘇聯駐英代辦 Rakovsky 到倫敦開始交涉以後，到八月五日爲得俄國對所沒收的英人財產的賠償問題雙方意見不一致，政府發表談判破裂，保自兩黨自然暗中欣慰，那料翌日外交次長 Pomsonby 突然發表英俄條約已議妥七日可以簽字，使得衆人啞口無言。據說這事的內幕是工黨左派的 Purcell, Morel, Lansbury, Wallhead 等議員從中斡旋並且壓迫麥克唐納讓步，因此保自兩黨更加害怕起來，恐怕工黨受它的左翼和共產黨的操縱脅迫，倒閣的決心更加確定。

剛巧同時又有所謂「康迫爾」事件發生。這事件是一個叫做康迫爾 (J. R. Campbell) 的共產黨領袖在共黨機關雜誌 The Workers' Weekly 上寫了一篇告軍人書，大意說在產業爭議的時候軍人不應對他們的工人同胞射擊，而應把鎗口對壓迫者反射。當時官廳援引煽動反叛的法律逮捕了康迫爾，過幾天法庭又說證據不

充分把他放出了。外間又說內閣是受了左派的壓迫。於是乎保守黨對此事提出不信任案，這案雖然因自由黨不贊成而被否決，但是自由黨又動議組織特別委員會審查這事件，經多數通過；而內閣認為不能承受，便於十月九日解散議會。

這次選舉競爭的主題自然是「社會主義和親俄政策的贊成或反對。」那時保守兩黨都攻擊工黨受左派壓迫受蘇聯指使，努力宣傳工黨的準其嫌疑。並且在工黨勢力較大的選舉區，保守兩黨協商兩黨只讓一黨提出候補者去和工黨對抗，這次各黨政綱和前次沒有很大的差異，不同的地方就是工黨不再提資本稅，保守黨不再提一般保護關稅，而自由黨添加地價稅政策。

正在酣戰將要實行選舉的時候，到十月二十五日報紙上發表出「齊諾維埃夫」函件，給工黨一個不小的打擊。原來所謂齊諾維埃夫函件事件，是莫斯科第三國際執委會於九月十五日用該委員會議長齊諾維埃夫和委員馬克馬納斯（A. McManus 英共黨執委議長）的名義寫了一封信給英國共產黨，內容大致是說：英國共產黨和工黨左派今後應繼續壓迫政府批准英俄條約，並在工人和軍人之間宣傳共產主義準備革命等等。這封信的抄本麥克唐納得到之後，外部查明真確，便於十月廿四日向駐英蘇聯代辦抗議，但是保守黨同時也得到了那封信的一份抄本，於廿五日把它在「每日郵報」(Daily Mail)上發表了，雙方都只得到抄本，沒得到原本，所以對於這信的真偽和抄到的徑路各方都很懷疑，發表之後，蘇聯代辦和英共黨本部即刻否認。但自英俄條約宣布後，反政府派極力宣傳政府被共黨操縱，這事件發生，保守黨更加乘機宣傳，證實工黨成了共黨的傀儡，引起

一般社會的疑慮。後來那信件在選舉後雖然經工黨的委員會調查證明確係偽造，然而那時選舉結果，保守黨果然大得勝利：

下院

保守黨	四一九人
工黨	一五一一人
自由黨	四十人
其他	五人

這次工黨的損失雖然不很重大，然而自由黨實是慘敗，不但 MacNamara, Robertson Maclean 等大人物競爭失敗，首領愛士葵亦竟至落選。依這結果可見英國國民的政治判斷還不十分膚淺，不致被一時的宣傳所左右。這次的選舉是社會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爭鬪，社會主義方面陣營沒有多大動搖，而反社會主義者便成保守對自由的競爭，經了這一番恫嚇的宣傳，大家都跑向十分可靠的保守黨，而和工黨不即不離的自由黨便一敗塗地。

十一月四日工黨內閣辭職，鮑德溫又統率在議會占壓倒的多數的保守黨，組織內閣。

第八節 第二次鮑德溫內閣

鮑德溫負着反對社會主義的使命組織第二次內閣。把舊時同黨中聯立派的阿士登張伯倫做外相，白肯黑得爲印度大臣，於是該黨內因和自由黨合作而生出的聯立派和難死派的內訌，從此終息。把一九〇六年前原屬

保守黨爾後二十年間屬於自由黨後來援助路易喬治主張和保守黨繼續合作甚至主張組織中央黨去排斥社會主義最近又脫離自由黨回到保守黨的 Winston Churchill 放在財政大臣的要職。於是保守黨團結一致，澈底發展反動的政策。

在外交上，一反工黨的政策，首先由張伯倫組織委員會決定齊諾維埃夫函件是真實，於是對俄抗議，並通告不能批准英俄條約，從此英俄國交日趨惡化，直到一九二七年為 Arco's House 事件鬧到對俄絕交。其次便把麥克唐納和法國總理赫禮歐等所訂的和平議定書宣告破棄，另外訂結「羅加諾條約」又把工黨內閣所廢棄了的新嘉坡築港計劃重新着手起來。

在內政方面，實行保護關稅政策，恢復戰時設定的所謂 Mac Kenna 關稅，並對於由殖民地輸入的煙草、乾果、酒、汽車、留聲機等設定特惠關稅，恢復金本位制度，這是內政上一個成功。一九二六年五月因為煤礦爭議問題無法解決，資方說非減工資不能維持，勞方反對，結果引起全國大罷工，一時內閣幾致倒潰，幸虧不久罷工便解決，得以無事。此後內閣對工人運動防範極嚴，對共黨尤其嚴厲取締。

一九二八年政府和法國暗中商定了一種海軍協定，送美意日各國政府徵求意見，沒有發表。七月張伯倫偶然在議會裏說到英國和法國已經解決了關於海軍噸數的爭執，八月間法國報紙又登載兩國間成立了新協定，必要時兩國海軍聯合，於是輿論譁然，說那種辦法引起美意的猜疑，美國害怕英法的聯合必定大增海軍，裁軍的商議將得擴張的結果。政府雖然聲明那協定不合政治的性質，說明在當時狀態之下法國儘可盡量地擴張海軍，

有了那協定纔是把華盛頓協定伸張一步。但反對仍然強烈，國外批評亦不佳，終竟因美國回覆不贊成，那協定便沒發生效力。

一九二九年五月改選議會。選舉競爭期中最熱烈討論的問題是路易喬治的失業救濟計劃 (Unemployment Scheme)，著作家鐸士 (J. M. Keynes) 和韓德森 (H. D. Henderson) 對於那計劃的作成盡力很多。鐸士等爲答覆各方的批評，發表一本小冊子，題爲 *Can Lloyd George do it?* 那小冊子流行很廣。保守黨爲抵制起見，由政府發表一冊白皮書，登載四個閣員和財政部幾個職員的意見，批評那計劃是不合實用並且包含不少的浪費。保守黨這次苦於找不到什麼動人的選舉口號，只得倚靠鮑德溫個人的聲譽，努力宣傳鮑德溫是個「安全的人」(Safe man)，可以免得英國受他黨輕舉妄動的危險。他們到處張貼鮑德溫的相片，旁註「安全第一」(Safety First)。反對派反駁他們說，所謂安全第一就是叫國人甘受現在的種種痛苦，不要去設法挽救。選舉結果工黨大勝，得到二八七席，保守黨只得二六一席，自由黨五十九席，愛爾蘭黨四，中立四，共產黨一個人也沒選出，並且二十五個候選者之中二十一個被沒收保證金，因爲沒有得到法定的八分之一的投票數。

保守黨失敗的原因，第一是因爲他們沒有相當辦法救濟失業問題，甚且沒有充分注意到那問題的嚴重性。其次是因爲他們對於世界和平問題沒有充分努力，對於裁軍的商議不肯付任何的犧牲，冒任何的危險去促進問題的解決。

鮑德溫不等議會開會，於六月四日向英王辭職，推薦麥克唐納繼任。

第九節 第二次工黨內閣

一九二九年六月麥克唐納第二次組閣。麥氏就任之後，一面努力解決對外各問題，一面企圖改善國內的經濟狀況。

外交上第一個問題就是工黨所極力主張的對俄復交。這年七月間俄國駐巴黎大使被邀到倫敦和外相韓德森談判一次沒有結果，延到十月纔實行復交，雙方約定不作敵意的宣傳。

其次是關於埃及的問題。工黨組閣時埃及首相 Mahmud Pasha正在倫敦。談判結果，依據工黨的政綱約定幾條原則，即是：英國終止埃及的武力占領，英埃締結平等的攻守同盟，英國並援助埃及在國際聯盟裏得到會員國的地位，英國爲保護蘇彝士運河得在運河附近駐屯英國所認爲必要的軍隊，但並不構成占領，亦不妨礙埃及的主權；埃及方面亦約定若聘用軍事或民政顧問時務必儘量聘用英國人，而且兩國交換大使。這樣本來可以以把英埃關係建立在一個新基礎之上，可惜遷延許久，到翌年五月埃及代表團到倫敦來商議根據那些原則訂結條約的時候竟因蘇丹 (Sudan)地方問題意見不一致，談判竟又停頓。

再次是海牙的賠償會議。一九二九年八月開會，英國代表財相史諾登 (Snowden)、外相韓德森等出席。史諾登出乎衆人意料之外採取極強硬的態度。在開幕時便演說，說他對於專門家報告中規定德國賠款數目的部分可表同意，並且對於種種共同管理和制裁辦法的撤廢極爲歡迎；但對於賠款年金的分配方法堅決反對，因爲大部分分給了法意，英國只得到一小部分；他說英國已經犧牲了很多，再不能承認那樣不公平的待遇，英國人都贊成

完全勾消戰債和賠款，但是在沒有勾消以前，英國不得不要公平的待遇。討論結果，法國讓步，英國得到滿足。

再其次是海軍會議，一九三〇年年初，英、美、法、意、日五國的代表在倫敦開會。英國要求保有充分的巡洋艦去保護它的保護國和航路；美國要求和英國平等；日本要求對美國海軍的一定比率；法國要求保持相當強大的海軍。意大利要求和法國平等。三月，英、美兩方找出一致點，美國和日本也同意於一定的比率。英國對於法國關於各種軍艦噸數的主張也表示讓步。只有一個問題沒有法子解決，即是法意兩國間的爭執。到四月，海軍會議終於放棄締結五國協定的企圖，只由英、美、日三國締結協定，並約定一九三五年再開海軍會議。

內政上重要的問題是經濟蕭條和連帶而起的失業問題。英國本部十年以來就繼續在蕭條景況之中，這時越更厲害，各殖民地亦同感困窮。澳洲逢着財政上的危機，加拿大的麥子無法銷出，新西蘭和南美因主要的農產物低價，大受打擊。內閣雖然在一九三〇年十月曾召集帝國會議企圖找出帝國內各部分經濟互助的辦法，但沒有什麼結果，在議會提出的種種法案亦沒生出什麼大效果。

第十節 國民內閣

一九三一年英國失業問題越更嚴重，失業人多，工商業亦受打擊，稅收即便減少，而救濟失業的經費卻反比例地增加，財政上收支相差極遠，成爲當時的嚴重問題。內閣裏的經濟委員會提出報告，主張非採緊急手段不能渡過難關，在收入方面主張加稅並放棄自由貿易政策，增加相當的關稅，支出方面主張厲行緊縮，裁減各種經費，尤其是失業保險的經費。八月十七日，麥克唐納召集閣員討論，麥克唐納和史諾登等大致贊成那種建議，韓德森

等極力反對。麥克唐納想聯合各黨協力打開新局面來應付難局，和保守黨的鮑德溫自由黨的沙繆愛（Herbert Samuel）等商量結果，一致贊成三黨聯合組織「國民的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麥克唐納即便率舊閣員辭職，各黨仍推麥克唐納任新閣總揆。新閣中工黨閣員除麥氏外，有史諾登任財長，山開爵士（Lord Sankey）任大法官，多瑪士（J. H. Thomas）任自治領大臣等等，保守黨閣員有鮑德溫任樞密院大臣，鶴瓦（Samuel Hoare）任印度大臣，涅微爾張伯倫任衛生大臣，坎立甫李士特（Philip Cunliffe-Lister）任商務大臣等等，自由黨有沙繆愛任內政大臣，李定爵士（Lord Reading）任外交大臣等等。各部次長共五十人，保守黨占三十人，自由黨十一人，工黨只占八人。九月英國發生金融恐慌，倫敦金貨流出甚多，政府便於二十一日斷然停止金本位制。

十月內閣同人因政府政策上實行了重大的改變，決定舉行改選，以覘國民公意。七日解散議會，決定二十八日開始選舉。這時英國除共產黨等小黨外，原來的三大政黨變成六黨，保守黨沒有分裂，工黨分成兩個，一個是麥克唐納等的國民內閣派，自稱國民工黨（National Labour Party）；一是韓德森等反國民內閣派，仍稱工黨；自由黨分爲三派：一是路易喬治派，仍叫自由黨，絕對反對採用保護關稅；一是西門（Sir John Simon）派，贊成國內閣政策，自稱國民自由黨；一是沙繆愛派，自稱獨立自由黨，開初堅持自由貿易主義，後亦贊助政府。選舉結果，保守黨得四百七十二席，國民工黨十四席，西門派自由黨三十三席，沙繆愛派自由黨三十三席，反政府方面共五十三席，自由黨魯易喬治等當選，工黨蘭斯堡（George Lansbury）等當選，韓德森不幸落選。

十一月五日新閣成立，麥克唐納派在議會雖僅有十四席，但保守黨仍推任首相，史諾登辭財長，由涅微爾張伯倫繼，外長李定爵，士原允暫任，這時堅辭，由西門繼任，其餘無大更變。

附 錄

(1) 英蘇合併以來英國王位系統表

House of Stuart

James	1603
Charles	1625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Executive	1649
Protectorate	1653

House of Stuart

Charles II	1660
James II	1685

House of Stuart-Orange

William and Mary	1689
William III	1694

House of Stuart

Anne	1702
------	------

House of Hanover

George I	1714
George II	1727
George III	1760
George IV	1820
William IV	1830
Victoria	1837

House of Saxe-Coburg and Gotha

Edward VII	1901
------------	------

House of Windsor

George V	1910
----------	------

(2)英國歷代首相外相財相表

年代	首相	外相
1892-1894	W. E. Gladstone	Lord Rosebery
1894-1895	Lord Rosebery	Lord Kimberley
1895-1902	Lord Salisbury	{ Lord Salisbury Lord Lansdowne
1902-1905	A. J. Balfour	Lord Landowne
1905-1908	Sir H. C. Bannerman	Sir E. Grey
1908	H. H. Asquith	Sir E. Grey

1915	H. H. Asquith	Sir(now Visct.)E.Grey
1916	D. Lloyd George	A. J. Balfour
1919	D. Lloyd George	{ A. J. Balfour Marquis Curzon
1922	A. Bonar Law	Marquis Curzon
1923	Stanley Baldwin	Marquis Curzon
1924	J. Ramsay MacDonald	J. Ramsay MacDonald
1924	Stanley Baldwin	Sir A. Chamberlain
1929	J. Ramsay MacDonald	A. Henderson
1931	J. Ramsay MacDonald	Marquis of Reading
1931(Nov.)	J. Ramsay MacDonald	Sir John Simon
年 代		財 相
1892-1894...Sir W. Harcourt
1895-1902...Sir M. Hicks Beach
1902-1905...	...	{ C. T. Ritchie Austen Chamberlain
1905-1908...H. H. Asquith
1908-1915...D. Lloyd George
1915R. McKenna
1916A. Bonar Law
1919Austen Chamberlain
1921Sir Robert Horne

- 1922 Stanley Baldwin
- 1923 Neville Chamberlain
- 1924 Philip Snowden
- 1924 Winston Churchill
- 1929 Philip Snowden
- 1931 Philip Snowden
- 1931(Nov.) Neville Chamberlain

第四編 美國的政黨

第一章 美國的兩大政黨 民主黨共和黨

第一節 概說

美國的政黨現今還可以說只有兩個：民主黨，共和黨。其餘的黨比較起這兩黨來，勢力微弱得多。所以美國的政黨分佈狀況還可以說是兩黨制，這兩黨制在世界各國都已經廢替，只有在美國還是碩果僅存。

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抗爭了八九十年，到現在還是勢均力敵。但是從主義政策上很難說明這兩黨的差異。到最近，更加沒有什麼很顯豁的主義上的爭鬪，牠們的競爭，差不多像一羣人分開兩個球門踢球一樣。只是爲競爭而競爭，不是主義政見的衝突。比方一九二八年兩黨競爭總統選舉的時候，民主黨的史密斯和共和黨的胡佛所提出的政綱，便沒有多大差異。兩方都主張禁酒，兩方都主張保護關稅，兩方都不主張參加國際聯盟。共和黨主張對中國不干涉，民主黨主張讓菲列濱獨立。甚至從前地盤的割據，是年也已經打破，向來民主黨所叫做「鞏固的南方」(Solid South)每次選舉靠得住占多數的南方各州，這回也被共和黨侵奪。所以要說明這兩黨的區

別，從主義政策上是很難說清楚的。並且兩黨的生長發達，也是經過了許多的錯綜變化，不是兩條直線平行發展下來的。所以要說明民主共和兩黨，最好從它們的歷史的發展來說明，並且最好把兩黨併在一塊說，不要分開說。美國政黨的發展可約分爲三期：

第一期，一七九二至一八二四。是民主共和黨對聯邦黨的抗爭；

第二期，一八二八至一八六〇。是民主黨對惠格黨的抗爭；

第三期，一八六〇到現在，是民主黨對共和黨的抗爭。

第二節 第一期

美國在獨立革命以前和革命期中，政治生活恰好是母邦的政治生活的小規模的反映。那時美國裏也有托里 (Tories) 和惠格 (Whigs) 兩黨，後者偏袒殖民地的議會，前者擁護英王所派的總督。在革命期中，托里黨反對革命，並且有許多黨員參加英國的軍隊。托里黨多是官吏、大地主、富豪、貴族；惠格黨多是農業者、小商人、小資產者。革命成功之後，許多托里黨的人都遷徙到加拿大去，剩下的都接受革命後的制度。托里黨從此消滅，短期之間，美國暫時沒有黨派的劃分。

華盛頓被選爲總統之後，把韓密敦 (Hamilton) 和傑發生 (Jefferson) 都邀入內閣。這兩人的性格和意見大不相同；粗略的說來，可以說：韓偏於保守，傑偏於急進。韓的徒衆組織聯邦黨 (Federalist party)，傑的徒衆組織共和黨 (Republican party) 或叫做民主共和黨。前者注重權力的鞏固，秩序的保持；後者注重自主的擁護和

政府專制的防止。在外交上，前者贊成保守的英吉利，後者援助革命的法蘭西。前者得到商人銀行家的同情，主力在新英格蘭（New England），後者得到農民和小商人的同情，主力在南方。華盛頓的性格和信念都使他不去參加黨派的鬭爭，但是在他兩次的總統任期中，漸次偏向於韓密敦的政策，所以美國開國頭八年的政治，聯邦黨盡力較多。華盛頓退位之後，聯邦黨的 John Adams 當選，再過四年，共和黨的傑發生當選。從此以後，聯邦黨漸次衰微，後來終至於消滅，主要原因大概是在民衆對於他們所代表的權力主義漸生反感。傑發生得權之後，他的舉動和聯邦黨的主張並沒有多大的差異，起初一般人都以為民主共和黨一得勢，一定會引起分裂擾亂，到了看見傑發生和他的後繼者能夠建設穩妥的政治，纔疑團冰消。而在野黨的聯邦黨反而不得不借從前傑發生攻擊政府時所慣用的「僭權越法」一類的話來反對政府。後來聯邦黨終竟消滅，只餘一個民主共和黨。美國的政治界裏，暫時沒有政黨的競爭，祇餘個人的競爭。總統門羅第二任任滿的時候，民主共和黨裏有四個領袖競爭總統地位：亞當士（J. Q. Adams），賈克生（Jackson），克列（Clay），克老福（Crawford）。四個人都是民主共和黨員，對於傑發生的主義各有不同的解釋。結果是亞當士當選。

第三節 第二期

後來爲得全國銀行問題，關稅問題，和種種內政改良問題，亞當士派和賈克生派鬭爭越加激烈。到一八二八年總統選舉的時候，一方有國民共和黨，後來叫做惠格黨，再擁亞當士，他方有民主共和黨，後來乾脆叫做民主黨，推舉賈克生。賈克生終竟當選。從此美國的政治變成民主黨對惠格黨的鬭爭，這就是第二期。賈克生的當選，在美

國政治上劃一新時期。賈氏以前的六個美國總統都是貴族出身，只有賈氏是在窮人家裏生長的，所以他的信念和行動都是代表平民。從前的總統往往遇事推諉給議會，致使一般人都把議會認為高於總統的機關，賈克生自己認定自己是人民的直接代表，他便決定不再仰議會的鼻息。在賈氏以前總統的複決權(Veto)統共不過用過九次，賈氏一個人便用了十二次。他又主張官吏的輪流更換是合乎民主精神，他握權之後，便更動了大批的官吏，自他做出這個榜樣之後，總統的地位，變成政治競爭的獵品，每換一個總統，便更換一大批官吏。這種種都是由於賈氏的開創。但是星霜更移，物極必反，對於賈氏的強蠻專橫，漸漸生出種種的不平分子，這些人便組織國民共和黨(National Republican Party)，到一八三四年又改名惠格黨。惠格黨雖然在一八四〇和一八四八兩年的選舉得了勝利，然而因為黨內的分子複雜，為調和各派不使分裂起見，惠格黨的政綱便不得不極其含渾遁避的能事；等到奴隸問題發生，各派意見更不一致，到一八五六年惠格黨終竟完全消滅。

一八四〇年主張廢止奴隸制一派的人組織一個第三黨，同時和民主黨惠格黨兩黨對抗，起初叫做自由黨(Liberty party)。這就是現今的共和黨的起原。四年後，惠格黨中反對奴隸制的份子叫做 Conscience Whigs 或是 Free Soil Whigs 的參加進來，改名自由土地黨(National Free Soil Party)。他們宣言：The Congress has no more power to make a slave than to make a king; no more power to institute or establish slavery than to institute or establish a monarchy。同時民主黨中為這個奴隸問題也開始分裂，許多北方的民主黨員都加入這個新運動。這時剛巧又發生一件新事件，更加促進共和黨的成立。原來二十世紀中葉的

時候，外國移民用極大的速度湧進美國，這些外來移民參加美國政治之後，發生許多不良的現象，引起原有美國人的反感。於是乎起了一種秘密運動，反對這種外來勢力，這運動的會員互相約定嚴守秘密，碰到有人問起，便答應說「不知道」，後來人家就叫他們爲「不知道」黨(Know-Nothings)。在一八五四年前後，這運動得到很大的勢力，他們的標語是：「美人治美，一切地方和聯邦的官職應選本地人充任。」這運動又吸引不少的民主黨員，又減削了民主黨的勢力。後來排外熱度降低了之後，這些人便參加自由土地派的運動，共同組織共和黨。

第四節 第三期

共和黨成立於一八五六年，在選舉競爭裏，現出驚人的勢力。一八六〇年民主黨終竟爲奴隸問題而分裂，南方派舉 Breckinridge 爲候選總統，北方派另舉 Douglas 爲候選總統。那時各黨對於奴隸問題的主張大略是：共和黨廢止奴隸制，南方民主黨保護奴隸制，北方民主黨國家對這問題不加干涉，由各州白種人各自決定。南方叛變發生之後，民主黨內意見頗不一致。一部分竭力擁護中央政府，一部分想和南方叛變諸州妥協，要求停止戰爭，指斥南方叛變者和那極端的奴隸廢止論者雙方都是引起流血的罪人，大致上可以說在南北戰爭期間民主黨的態度是主張停戰妥協。共和黨內部也有急進緩和兩派。但是在林肯領導之下，大致上可以說是一致主張用武力壓服叛亂，徹底廢止奴隸制。到一八六五年通過憲法的第十三次修正案，廢止奴隸制，這個爭鬪纔永久停息。

南北戰爭停息之後，美國最大的政治問題是「改造」(Reconstruction)問題。共和黨主張「徹底。」於是

乎把南方叛變各州（除 Tennessee 之外）分成五區，每區用軍人去統治，許多北方共和黨人都移住到南方去，在槍桿保護之下，盡力改造運動，把無經驗的黑人組織起來行使選舉權，許多白人都因參加叛變被剝奪選舉權，在這高壓的統治之下，官吏的越權和腐敗自然不免。一八六八年選舉的時候，民主黨竭力掙擊共和黨的暴虐，糾彈它「把十州放在軍閥的專制和黑人的優越之下」，大聲疾呼要求民權的恢復，共和黨方面便擁格蘭地將軍（Grant）為候補總統，並讚揚改造政策的成績，但同時也允許漸次解除叛亂者的公權剝奪。到次任大總統海士（Hayes）（共和黨）纔採較自由的政策，撤退駐鎮南方的軍隊，所謂改造運動就此告終，南方諸州經過了多年的壓制和屈辱之後，即刻發洩他們的憤恨，把他們的共和黨的地方政府推倒。堅決地加入民主黨的陣營，民主黨所謂的「鞏固的南方」從此發生，從一八七六年到現在，在南方十一州，民主黨總是占勝利，很少例外。

戰爭之後，美國的經濟的回復極其迅速。新的商工業在南方都發展得很快。戰爭期中飛漲了的物價，漸次低落。但是這個物價的低落引起生產者和農民的窘困，到一八七三年竟發生了空前的恐慌。這個經濟變態即刻表現到政治方面來，構成「綠背黨」（Greenback Party）。這些人主張增發綠背鈔票（當時的鈔票背面是印綠顏色的），以便提高物價和工資，救濟負債的生產者。那時美國政治上主要的問題，都是經濟問題。第一是金銀本位貨幣問題，對於這問題兩黨裏都有主張純用金本位的，有主張金銀並用的，兩黨內部意見都不一致。第二是關稅問題，對於這問題，大致可以說當時民主黨傾向於自由貿易論，共和黨主張保護關稅。自一八八〇到一八九二年之間，兩黨勢力幾乎近於平衡，於是雙方為競爭的關係，都極端謹慎，不敢表示新異的意見，在立法行政方面，也沒

有急進的改革。那時發生了第三黨人民黨 (People's party, Populists) 不滿於兩舊黨的懦弱無能，他們發表了明確的大膽的經濟改造計劃，他們的勢力，一時差不多要震撼民主黨的「鞏固的南方」。一八九六年的時候，政治上的最大問題，依然是金銀問題，共和黨主張維持金本位制，民主黨主張金銀兩幣的自由鑄造，雙方辯論熱烈得很，並且因為背後還有實際的利害關係，所以那次金銀爭鬪的熱烈，是南北戰爭以來所不曾有過的。那年民主黨推舉雄辯的急進的布賴安 (Bryan) 做總統候選人，共和黨推舉馬金烈 (William Mc Kinley) 選舉競爭援助費的集積達到空前的巨額，布賴安得到銀鑛業者的援助，馬金烈得到那些受保護關稅的利益的工商業者的援助，釀金遠過於布賴安，勝利終竟歸於馬金烈。

馬金烈被暗殺，副總統羅斯福繼任以後，於一八九六年決定金本位制，解決金銀問題，美西戰爭亦告完結，商業漸次昌盛，托辣斯制漸次發展。繼此以後一直到歐洲大戰，從托辣斯那種資本集中制所發生的問題遂成為政治上爭論的中心。共和黨主張對於托辣斯由政府加以嚴重的監視，防止非法的併合。民主黨在急進的布賴安領導之下，主張滅除那種私人的獨占制，甚至主張對於不正的托辣斯提起刑事的訴追。

到了大戰發生，美國人民的注意纔由經濟問題轉向戰爭問題。當初威爾遜竭力保守中立，反對參戰，民主黨亦謳歌他們的總統的賢明的政策，把美國接住在戰爭之漩渦外。一九一七年四月威爾遜為得德國不肯改變它的潛艇戰略，不得已對德宣戰，從此兩年之間，兩黨間的政爭暫時停息，在野黨中的重要分子也多被邀參加政務，這個期間誠如威爾遜所言：「政治延期了」(Politics is adjourned)。但是到了歐戰終止之後，威爾遜的外交政策

又引起兩黨的激烈的爭論。上院裏的共和黨議員多數反對講和條約和國際聯盟，民主黨議員贊成講和條約，其中只有一部分人主張加以解釋上的修正，後來講和條約終竟不能得到上院的批准，威爾遜的外交政策受了一個極大的頓挫。一九二〇年改選總統的時候，國際聯盟問題仍然是雙方論辯的中心，民主黨自然讚揚國際聯盟的美點，共和黨內部意見紛歧，討論之後，決定主張組織「一個」國際聯合而不是「那個」國際聯盟，(Instead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Republican party favored "a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所以有人說那年的論爭只有不定冠詞和指定冠詞的論爭。那年選舉的結果，共和黨的正副總統候選人哈定和柯立芝當選。哈定在任期中曾召集華盛頓海軍縮減會議，不久逝世，由柯立芝繼任。在他的任期中美國在經濟上現出空前的繁昌，但在外交上，干涉尼卡拉瓜內政，批駁菲列濱議會的獨立的決議，很現出和向來態度不同的積極對外的傾向。

只有提議並結成凱洛格白里安協定 (Kellogg-Briand Pact) 或非戰 (Outlawry of War) 協定，是柯立芝四年間平淡無奇的政府中一件可以特書的事蹟。

一九二八年民主黨推史密士 (Alfred E. Smith) 候選總統，共和黨推胡佛 (Herbert C. Hoover)。史密士勇於任事，受一般人的讚揚，紐約州本是共和黨占優勢的地方，他居然一連四次當選州長，可見他的聲譽。不過他是舊教徒而且公開反對禁酒，這是在競選上於他不利的地方。胡佛在柯立芝任內任商務部長，一般批評說對於當時美國的繁昌，胡佛最有功勞。結果胡佛大勝。有幾個南方的州竟也給胡佛投票，這是南北戰爭以來第一回的現

象。

胡佛就任剛到半年，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二十四兩天發生股票跌價的恐慌，十一月十九日又發生第二次恐慌，比第一次更甚。原來股票市場自一九二二年以來非常興旺，在柯立芝任內的繁榮時代，越加繼續增高，到一九二九年九月三日達到最高點。這年年初本已現出了許多危險的徵兆，但公衆還不注意，只管購買股票。有些大投資家看出形勢不佳，在九月開始賣出，到十月二十三日公衆突然驚惶起來，爭想拋出，股票驟然跌到一九二七年的價格。無數的投機者在一夜之間喪失他們的全部投資。不投機的人亦坐看着手中的股票跌了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有三十種重要的美國工業股票在一九二三年平均價格是九十三金元，到一九二五年漲到一百五十八金元，一九二七年二百金元，一九二八年末三百金元，到一九二九年九月三日竟達三百八十元的最高點。十月二十三日以後一週間，那平均價格跌成二百三十元，損失百五十元，到十一月第二次恐慌時竟落到一百九十八元。

胡佛主張集中聯邦政府各邦政府和自治機關的款項，去推進各種公用建造的計劃，如公路，運河，河道改良，和公共建築等。這提議得到各邦各市當局的贊同。他又召集各主要鐵路和各大電力廠的經營人到白宮來，要求他們堅約不減少他們原定的改良或擴張的計劃。他又得到產業界各領袖的承諾決不減少工資。那些人都忠實地履行了他們的誓約。一九三〇年一月到四月間股票市場居然漸次興旺，商業慘落的趨勢居然停止。

但是那種打嗎啡針的辦法終竟不能發生長久的效力。四月以後失業者又漸次增加，股券又漸次跌落，到六

月竟又慘跌。內地小銀行破產的那年達到一千三百多家，到十二月擁有二萬萬金元存款的「合衆國銀行」(Bank of United States)竟亦破產，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銀行破產。不過原因倒還不在經濟危機，多半是怪得經營太壞。

美國股票風潮便是世界經濟大恐慌的起點，影響全世界，素稱繁昌的美國亦同樣陷於蕭條，胡佛亦終於拿不出十分有效的辦法，於是前此把繁昌歸功於胡佛的人現在又把蕭條歸過於胡佛，胡佛聲譽漸衰，終於一九三二年底競選失敗，由民主黨的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前羅斯福總統之姪，同宗而稍疏) 繼任總統。

共和黨色彩較濃的大報紙有：

- 1 New York Sun 主筆是 Frank M. Brian。
 - 11 New York Herald-Tribune 這是 Herald 和 Tribune 兩個大報合併而成的，主筆是 O. M. Reid。
 - 111 Washington Post 主筆是 E. B. McLean。
 - 1111 Chicago Daily Tribune 主筆是 McCormick。
- 民主黨色彩較重的大報紙，如：
- 1 New York World 主筆是 Walter Lippman。

I New York Times 主筆是 R. Ogden

II New York American 主筆是 Clapp

第二章 其他小黨

第一節 禁酒黨和農工黨

禁酒黨(Prohibition party) 這是最老的小黨，成立於一八六九年，主張修正憲法禁止含有酒精飲料的製造和販賣。雖然每次得的票數很有限，但是每次總統選舉的時候，禁酒黨總照例推出候選人參加競爭。這個奇特未曾有的運動，到一九一九年居然達到目的，美國憲法的第十八次修正案居然通過。這個成功固然也是靠得民主共和兩黨的贊同，但是尤其是靠得禁酒黨的百折不撓的努力。每次選舉時禁酒黨名稱的標出，就是一個有力的宣傳。到現在成功之後這黨還沒有解散，因是他們還要繼續催促加制法律，貫徹十八次修正案的精神，並且嚴格監督禁酒法的實施。

農工黨(Farmer-Labor party) 這黨是最近一九二〇年成立的。多半是由不滿於既成政黨的著作家，和比較溫和的農人工人構成的。他們雖然攻擊資本家的專橫，攻擊政府的受資本家支配，攻擊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但是他們除主張各種大產業的國有而外，也不過提倡工人對產業管理的漸次參加，其餘的政策，和民共兩

黨並沒有很遠的距離。它的勢力漸成不可侮視，上下院中每占幾個議席。他們對於從共和黨分裂出來的 Folette 派，曾始終援助。

第二節 社會主義諸黨

美國的社會黨 (Socialist Party) 發生於二十世紀的開頭。到現在，它的力量還是遠不及歐洲各大國裏的社會黨，原因固然由於美國的富裕，但是也是由於內部的分裂，各派堅持各自的理論，所以批評家嘲笑社會黨爲「五十七套變化」的黨 (The party of fifty-seven varieties)。俄國革命之後，左翼活動更烈，一九一九年六月極端派脫離本黨。組織「共產黨」；那年八月剩下的左派又脫黨而另外組織共產勞動黨，這黨到次年又加入共產黨的一部份改名統一共產黨。這兩黨都是祕密團體，統一共產黨主張階級鬭爭和無產獨裁，而共產黨卻還嫌他太曖昧，費大部分力量攻擊統一共產黨的桃紅色彩，而自己便更進一步宣揚武力暴動。這三黨之中仍然要推社會黨爲最大，其餘兩黨勢力微弱，差不多不能算一個黨。Milwaukee 是社會黨最盛的地方，一九一〇的第一個社會黨議員就是從那地方選出來的。

現在把社會主義各黨分別略述如下：

社會勞動黨 這黨是起原於一八七六年，信奉馬克思主義。從一八九二年以後，也推舉大總統候選者，參加選舉競爭。在政治界勢力很微小。

美國社會黨 這是一九〇一年社會民主黨和前述社會勞動黨裏一部分脫黨的黨員合併組織的。

社會民主黨 是一八九七年成立的，創始的領袖是德布斯 (Eugene V. Debs) 和柏格 (Victor L. Berger)。一九〇一年，他們想要統一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邀集社會勞動黨裏黑爾揆 (Morris Hilquit) 一派開會商議，結果這兩派合併組織美國社會黨；因為這幾個人都是美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有力人物，所以這黨的勢力日漸增長。參加第二國際，代表美國。前述的社會勞動黨是以紐約為中心，網羅多數的德國系人，這黨是以芝加哥為中心，黨員多是美國本地的工人。德布斯前後四次被推舉為美國社會黨的大總統候補者，有一次得票竟達九十萬之多；柏格於一九一〇年被選為下院議員。是美國國會裏頭一個社會黨議員。大戰後，左翼分子脫離另組共產黨和共產勞動黨。一九二六年首領德布斯逝世。

工人黨即共產黨 (Worker's Party) 一九一九年，美國社會黨在芝加哥開大會的時候，對於參加第三國際問題，發生爭辯。黑爾揆和其他溫和派反對參加，而急進派力主參加，結果，這些人便脫離美國社會黨而另外組織兩個黨：共產黨和共產社會黨。翌年這兩新黨合併，成為屬於第三國際的美國共產黨。但是美國政府禁止設立共產黨，所以只能秘密運動，但是共產黨覺得有公開運動的必要，於是於一九二一年由 Foster 和 Rubenbourg 等組織「工人黨」他方面，共產黨繼續存立，但耐不過官廳的壓迫，過兩年終竟解散。現在只餘得工人黨。這黨的綱領主張完全受第三國際的指導，自不待說。在一九二四年據說有二萬七千黨員。機關報叫做「工人日報」(Daily Worker) 在芝加哥發行。週刊有 Voice of Labor 月刊有 Liberator。首領除上述 Foster 等二人之外，還有 Cannon, Engdahl, Dunne 等。

第三章 美國政黨的組織

第一節 美國政黨組織的目的

凡是一件東西的構成，總是適合於他的目的或效用，桌子造得剛好可以擺東西，椅子造得剛好可以坐人，歌者專心鍛鍊他的嗓子，西洋拳師家最好有強固的腮顎而沒有鼻梁，美國的政黨是怎樣構成的呢？這先要問美國政黨組織的目的是什麼。

美國政黨的目的是在握到政權，而握到政權的唯一途徑，是在選舉競爭裏得到勝利。這本來是歐美各文明國都是一樣的。但是美國的選舉制度和歐洲各國大不相同，因此美國的政黨組織，也就是剛好組織得適合美國的選舉制度，而且是特別專門組織得適合美國的選舉制度。在歐洲，一個市民每年很少投票到兩三次以上，每次投票平常只是選一個人。例如在那英國的孟卻斯德 (Manchester) 或利物浦 (Liverpool) 一個市民每年一次，選一個市議會議員，每四年一次票選一個下議院議員，所以每市民每年平均投票的回數不至於多過一回半。在其他法、德、意諸國也都差不多。

在美國便大有不同，因為應用投票選舉的公職極多，而且這些公職的任期又普通是極短，所以美國市民不但常常被召集去投票，並且每一次選舉，他必須預備對一大羣的候選者投票。分析起來，美國選舉制度有下列的

特徵：

(1) 美國不但有全國的國會要由人民選舉，而且各州也有州議會也得選舉，各縣市又有參事會也得選舉。

(2) 美國的選舉不但適用於立法議員，而且適用於許多行政官吏，司法官吏。

(3) 議員的官吏的選舉，不限於聯邦中央的那一套，而且於聯邦中央之外，還有四套：各州的，各區的，各縣的，各市的，聯邦的議員選舉每二年一次，總統選舉每四年一次，其他各州縣市的選舉依各州的法律規定，期間長短不同。

(4) 在那一整套正式選舉之前，各黨還要預選各黨的候補者。差不多有一次官吏的選舉，便有一次黨內的候補者的選舉，這又是整套。

(5) 各黨又各有一套組織，全國委員會，州委員會，市委員會等，這些又須選舉。

(6) 有了這一大羣的選舉投票，好像還不夠使市民應接不暇，有許多州區規定了許多的立法議案，必須請市民投票決定，不讓州議會或市參事會負責代製。

因此在美國各地幾乎每月有選舉，而且在每一次的選舉，總要選一大羣的代表，議員或官吏。最初由各黨各把己黨對該次所應選舉的公職的候選人姓名印成長單，發給各選舉人，由選舉人選擇一單再從中間去幾個名字，或添加幾個名字或毫無增減，把那單子投進票匭。後來因為除大黨外，其他獨立小派沒有經費去印刷那些名

單，使得選舉有被大黨壟斷之嫌，又因各黨名單式樣紙色不同，容易被外人窺見，使得投票人不能保守投票的祕密，所以由國家集合各黨各派的候選名單，替他們印成一張總單發給選舉人。據披亞德 (Boyd) 氏說他看見九〇六年芝加哥 (Chicago) 第六衆議員區裏第十三分區的選舉票，寬二英尺二英寸，長十八英寸半，印上了三百三十四個候選人的姓名，競爭的目的是下列的各公職：

州財政廳長，州教育廳長，伊里諾意斯 (Illinois) 大學董事會董事，衆議院議員，州元老院議員，州代議院議員，公安局長，縣財政局長，縣署書記官，刑事庭書記官，巡迴庭書記官，縣教育局長，縣法院推事，檢認庭推事，檢認庭書記官，課稅評價委員會委員，覆審委員會委員，縣委員會委員，(共須選十人)，縣委員會主席，芝加哥衛生區理事 (三人)，市法院書記官，市法院執達吏，市法院院長，市法院推事 (九人)，任期四年的市法院推事 (九人)，任期二年的市法院推事 (九人)。

蒲徠士 (Bryce) 在他的名著美國政府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第二卷第三編『那機器的任務』那一章，對於美國的選舉有詳細而有趣味的敘述。美國的政黨就是專門組織得便於去競爭這些選舉的好點說起來，美國政黨組織的目的是民主自治，壞點說起來，是爭權奪利。

第二節 各黨組織概說

美國政黨的組織是合着美國政府的組織，分成許多層次。最高的有全國中央的組織，目的是準備選舉總統；其次在各州有全州的組織，目的是幫助中央的總統選舉，準備州政府的選舉，擴張黨在州內的勢力；其次在國會

衆議員區又有區的組織，目的是選舉衆議員；再次有縣、市、市區等，也各有相應的組織，準備縣、市、市區的選舉。這些大小的組織，像鐘錶裏的機器輪一樣，勾連在一塊，全國的組織四年旋轉一週，像鐘錶裏的時針，其餘的或兩年或一年各依選舉的期限，如鐘錶裏的刻針、分針、秒針一樣。

但這些組織之中，又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一時的，是專爲選定黨的候選者的；一類是常設的，是處理黨務的。常設的組織是各級委員會，全國有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各州有州委員會(State Committee)，每一縣(County)每一市(City)每一國會衆議員區(Congressional District)每一州會衆議員區(State Assembly District)各有一委員會。有的地方，縣之下還有鄉委員會(Township Committee)，市之下還有市區委員會(Ward Committee)，各各辦理所擇區域的黨務，準備各區域的選舉。

還有一時的組織。凡是一個區域，不論大小，可以選出一個什麼行政立法或司法的官吏，那區域裏便有一個黨的集會，選出一個對於那職位的該黨候選者，這種手續叫做舉定(nomination)。如果一個區域底下再設更小的區劃，那區域裏的舉定集會，便叫做選舉會(primary)，選舉會是由該區域內全體黨員構成的。在縣市或以上的區域，範圍太大，不能把黨員集合一塊，便集合區域內黨員的代表來開會，這集會叫做舉定代表會(Nominating Convention)，這種舉定候選者的集會，選舉會，或代表會，都是只要舉定本黨對於某職位的候選者，至少有時還通過一點決議案，便告完結，其餘的選舉競爭事務和黨務，便通統交給各常任委員會。他們是『像那天鵝唱歌一闕便長辭人世。』(They are swans which sing their one song and die) (蒲萊士語)

第一目 全國舉定代表會 (National Nominating Convention)

全國舉定代表會是各黨的最高機關。他的任務是舉定總統候選人，製定政綱，決定重要黨規。但是他的生命只有個把星期，並且是每四年一次，所以名義上他雖是最高機關，實際上他不能行使真正的權力，實際的黨務都是由各常任委員會處理。

前面說過，美國每一次選舉，必定有兩次的選舉行為，有兩期的選舉競爭。第一次是在各黨內候選者的舉定，第二次是各黨對該職位的競爭；第一次是各黨內部的競爭，第二次是各黨間的競爭。但往往第一次比第二次還更重要，因為在許多區域裏，某一黨的優勢是極顯明確定的，所以當選了該黨的候選人，便等於當選了該次應選舉的議員或代表。

在美國的政治制度裏總統候選者的舉定是極重大的事項，所以我們應該詳細敘述一點。

全國舉定代表會的代表是怎樣分配的呢？我們知道，依照美國的憲法，總統的選舉方法，是由各州先選出『總統選舉者』(presidential electors)然後由這些選舉者去選舉總統。每一州可以派出的選舉者人數，等於他在國會裏所有的議員人數；再詳細說：各州對國會元老院可選出議員二人，對衆議員可以選出和人口比例數的議員，它可以派出的總統選舉者人數就是等於那兩項議員人數的總和。例如德拉威 (Delaware) 和愛達和 (Idaho) 兩州，除可以各出元老院議員二人之外，對衆議院只可各出一人，所以這兩州各可選出總統選舉者三人。紐約除可以選出元老院議員二人之外，對衆議院可以選出三十七個議員，所以紐約可以派出三十九個總統選

舉者。那末說到各黨全國舉定代表會了。對各代表會各州所可以派出的代表數，是等於該州所可以派出的總統選舉者人數的二倍。就是德拉威和愛達和兩州各可派出代表六人，紐約可以派出代表七十八人。

各州怎樣選出這些代表呢？各州裏每一國會衆議員區開區代表會，選出代表兩人代表該區，再由各州開州代表會，選出四人，總括地代表該州，這兩項代表便是該州的代表，每一代表又有一候補代表 (alternate)，也是在各地方代表會和正代表同時選出，代表出席的時候，候補者便無發言權，代表缺席的時候，候補者便坐上他的椅子。州代表會和區代表會有時對代表指明第一應給誰投票，其次應給誰投票，但代表也得便宜行事，不必拘泥代表會的訓令。每州的代表團有一個主席，他們多是一道出發，在開會地方住同一旅館，有一個公共事務所，在會場裏又坐在一塊，在代表會議期中，常常開代表團會決定隨時應取的方針。

投票的時候，多是由代表團主席代表投票。在這裏，各州的代表團是否應一致投票，或可以由各代表單獨投票，很引起了爭論；所以兩黨的規定不同。共和黨准許各代表自由單獨投票。民主黨便是要看各州代表會是否對代表有一致投票的訓令，若是有這項訓令，便把該州代表團全數的票算給該代表團多數贊成的候選人。否則各代表可以單獨投票。

因爲全國的總統選舉者的選舉總是在十一月，所以各黨的全國代表會總是在六七月，每次選定一個大會做開會地點。開會的時候，首先便推定或票選一個臨時主席，由主席指定秘書書記等，然後組定各種委員會如資格審查委員會，提案整理委員會等。第二次開會便推定或選舉一個正式的主席，主席致了開會詞之後，由提案

委員會報告提案，這些提案都是些原則或政策，通過後便構成所謂黨的政綱(Platform)。這政綱總是參酌各派的意見，採取折衷主張，對於黨內意見紛歧的問題，使用極含糊的說法敷衍過去。各代表雖然可以自由反對或提出修正，但總是依委員會細心斟酌過的原案通過。其次便是由各州提出候選人姓名。由主席依字母順序點呼各州，點到了一個本州出了候選人的那一州的時候，便由該州代表團中一個有名的代表登壇演說，讚揚該州所出的候選人的功績，有時間接暴露其他候選人的缺點；這代表說完了之後，也許還有一二個代表再上去演說贊助，於是又繼續點呼。直到各州都已點到，各候選人都被提出為止。被提出的總統候選人平常總有七八人，多到過十二人，但是當選的自然不過一人。最後便是投票了。由書記依字母順序點呼各州的州名，從阿拉巴馬(Alabama)到歪俄明(Wyoming)，被點到的那一州的代表團主席便宣布該團裏有幾票投了給甲，幾票給乙，幾票給丙；假若該代表團是應該一致投票的時候，自然該團的全票數是歸於該團多數贊成的候選人，各代表團都投完了之後，便加攏起來，把總數宣佈，要有多少纔能當選呢？照共和黨的規則是要得到投票的過半數，照民主黨的規則是要投票的三分之二。假若有人得到了規定票數，他便當選為該黨候選人。假若沒有人得到必要的票數，便重新點名，使得各代表團或代表可以改變他們的人選，照這手續點了一回不夠，再點第二回，二回不夠，再點三回四回，直到有那一個人得了規定的票數為止。因此有時第一次投票便把候選人選出，有時要投幾十次，有時一個鐘頭便可以完結，有時延到幾天。一八五二年民主黨的皮爾司(Franklin Pierce)到第四十九次纔被舉定，惠格黨的司各脫(Scott)到五十三次纔被舉定。但如一八三五年的柏倫(Martin Van Buren)一八四四年的克雷

(Henry Clay) 1868和1872的格蘭特 (Ulysses S. Grant) 1888年的克利夫蘭 (Cleveland) 1896年的馬金烈 (McKinley) 1892年的哈利孫 (Harrison) 和克利夫蘭 1904年的羅斯福 (Roosevelt) 和帕刻 (Parker) 1908年的塔夫脫 (Taft) 和白賴安 (Bryan) 都是在頭一次舉定，1912年威爾遜 (Wilson) 是在第四十六次纔舉定。

大總統候選人舉定之後，便進行舉定副總統候選人。也是用同樣的手續。這一回因為地位是次要而且代表都疲勞了，所以鬪爭沒有前次的緊張。往往是頭次失敗了的候選人得到這次要的地位，聊以自慰。於是乎代表會的工作便算完結，最後通過一個決議感謝主席和其他職員。從此那兩位候選人便成了該黨的候選人，美國東西南北全黨各地組織都應選舉他。

第二目 州縣市代表會

各州也召集全州代表會舉定州的總督候選人，舉定該州的國會元老院議員衆議院議員候選人選出州委員會，選出該州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的一部分代表。各縣各市也各選同級的官吏議員代表等。

開會的手續也和全國代表會差不多。由該區域的委員會召集。先推臨時主席，由主席指定一個代表證書審查委員會審查證書，其次推舉正式主席。平常對於舉定的人選，那區域的委員會多早有暗定。但各代表自然可以隨意提出。得到多數票的便當選為該黨候選人，這叫做『受了舉定。』代表會有時也通過些決議助助興，在州代表會的場合，那些決議便構成該州內該黨的政綱，涉及各種主要問題。這些辦完了之後，代表會便告成功，剩下的

選舉買賣便交給常任的委員會。

第三目 選舉會（或預選會 Primary）

前面說過，凡是一個區域底下沒有更小的區域，那區域裏的黨的選舉集會便叫做選舉會（或預選會）。這種選舉會有三種任務：一是選出本區域內的職位的候選者。例如一縣裏各鄉的鄉選舉會，便選舉鄉的某些職位的候選者，一市裏各市區的市區選舉會，便選舉市區的某些職位（假若有的話）的候選者。第二種任務是要選舉同區域的該黨常設委員會的委員。第三種任務是選出代表去出席較大區域的舉定代表會，例如鄉選舉會便選派代表出席縣代表會，市區選舉會，便選派代表出席市代表會。這種選舉會，是集合全區域內的本黨投票人來開會的。因為區域小，而且有許多不熱心或事忙的人不到會，所以沒有困難。

到了大一點的區域如一縣一市便不能開全黨員齊到的選舉會，只能召集所屬各小區域的代表來開代表會（Convention）。這種代表會有時又再選代表去組織更高級的代表會。最高的代表會便是前述的全國舉定代表會。這全國代表會便完全是由代表會的代表構成，沒有選舉會的代表。

一個選舉會要選派代表去出席種種代表會，因為一個小區域，比如一鄉或一市區，是包含在種種選舉區內的，每一選舉區裏各有一代表會。說一市區的選舉會吧，他最少要選送代表去出席下列各種代表會：

（甲）市代表會，舉定市長和其他市的官吏的本黨候選人；

（乙）州衆議院議員區代表會（Assembly District Convention）舉定州下院議員本黨候選人；

(丙)州元老院議員區代表會(Senatorial District Convention)舉定州上院議員本黨候選人；

(丁)國會衆議員區代表會(Congressional District Convention)舉定該區的國會議員的本黨候選人；
(戊)州代表會(State Convention)舉定州的總督和其他官吏的本黨候選人。

開會的程序如下：鄉或市區的選舉會是由該鄉或區的常任委員會召集，由那委員會決定開會的時間和地點，如果沒有委員會，便由規定的常任職員召集。如果要選舉什麼候選人，便先由各人推舉，然後投票，得票最多的便叫做得到了黨的舉定。選舉出席上級代表會的代表也是一樣。開票之後，主席在舉定的候選者名單上簽字，會議便告終結。

但是這種黨的選舉會不可把他和初選會(Preliminary election)混淆。所謂選舉會或預選會即英文的Primary，是同黨黨員間的選舉，初選會是各黨都參加的預備選舉。

第四目 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全國委員會是各黨的最高幹部。名義上是由全國代表大會選出，實際上是由各州或各區的代表團推舉，然後由大會批准。任期是從一個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起，到次屆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止，共是四年。每次的大會就是由他召集。大會舉定總統候選人後，便把選舉競爭的事務交給全國委員會。

在每次總統選舉競爭之後，全國委員會的活動便不爲全國公衆所注目，但決非停止活動。委員會的委員，都是預備隨時出馬做黨務活動。他要調和黨內的紛爭，他要留心本黨在各州的勢力。他是總統國會議員和黨衆間

的媒介，把黨衆的意見傳達給各領袖。他的勢力有時比國會議員還更大，總統詢問他比詢問國會議員還更多，他變成權利分配的要道。在組織堅固的各州黨的組織可以叫做「機器」，他便是那裏頭的「老總」(Boss)。

第五目 州縣市委員會

前面說過，各州，各縣，各市，各議員選舉區，各鄉各市區，都各有委員會，辦理各區域內的選舉競爭和黨務。他們的任務不外是籌集款項去運動選舉或宣傳，組織演說會，製成黨員冊，散佈宣傳文件，幫助新來的移民取得國籍，乘機把他們邀進己黨。到選舉的時候，他們監督挨戶訪勸 (canvass) 的進行，分配款項給各選舉事務所，監察黨員的出席和投票。但在這一方面的活動，有時特別組織「選舉競爭委員會」(Campaign Committee) 來替那些常任委員會分勞。最後他們的任務是要各自召集他的同級的舉定代表會或選舉會，這些是和他們平行而唇齒相依的。

這些委員會都是各區域的選舉會和代表會選舉出來的，他們的構成分子，照理自然可以每年更換，但實際上很少變更，年年總是那一窩人混來混去。因為他們鑽來鑽去鑽熟了門徑，手裏操着線索，而且比別的人熱心；別的人也各有各的正業，沒有他們那麼多的閒工夫，尤其那委員會的主席，差不多可以直等到進棺材為止，在人口衆多的區域，那主席便很是威靈赫赫，一方之主，因為他有大批的款項歸他支配，有衆多的人馬歸他號令。例如紐約縣和紐約市的組織委員會的主席，便是一個負大責任有大勢力的地位，占那位置的人很可以顯出他辦事的才能。

各州的黨部的組織，依那州的「穩固」(safe, sure)或「浮動」(doubtful)的程度，各有不同。在穩固的州，如彭西華尼亞 (Pennsylvania) 長久的一黨的支配往往產生「機器」的組織和他的「老總」這一干人不但支配該地方的黨，並且支配該地方的政府，壓服一切的反對派。但是各州的穩固有時不是由於人工的操縱，而是由於黨員的良心的贊助，如南方各州對於民主黨，麻薩朱塞特州 (Massachusetts) 對於共和黨，在這些地方，機器和老總便不能滋長。

在浮動的州，兩黨的組織都極活潑機敏。機器和老總很難發生。因為民衆過於緊張注意，而各黨都準備暴露敵黨的黑幕，作白熱的爭鬥。只有 New York 是例外。紐約市內是民主黨的，市外地方是共和黨占優勢，但是在市內和地方，腐敗的黨的行動都有極大的可能，所以機器組織和老總支配都極發達。

第六目 國會委員會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在上述各機關之外，另外還有一個國會委員會。組織兩黨不同，共和黨是由兩院議員和合起來，各州舉一個代表去組織那委員會，沒有議員的州便沒有代表。民主黨的辦法是：由元老院議員選出委員九人，衆議院各州各選一代表，那一州沒有代表的時候，便由那州的黨員裏選一個著名的充任。運動方法也各有不同。共和黨的國會委員會多少對全國委員會獨立，注意各浮動州，努力在那些州裏增加勢力；民主黨的國會委員會和全國委員會密切聯絡，幫助黨義的宣傳。

第三節 小圈和老總 (Rings and Bosses)

以上所述的是美國政黨的表面組織。但是實際上有些什麼人在那裏不憚煩勞專辦那些麻煩的選舉運動呢？

實際上在各地方推動那機器的是各地方的大小的小圈和大小的老總。這些人和他們的徒衆的目的都是想得官做，那是不消說的。

凡是在各地方構成委員會的人，不消說都是想靠政治吃飯的人。這種人最初的出身，往往是在鄰近的居民裏，或在同一機關工廠做事的人們裏，或是常到同一茶館酒店人們裏，聯絡一羣的投票人，他自己或許就是什麼小店鋪茶館酒店的老板。他加進本地方的黨部，有會必到，依附那地方一個什麼領袖，依那領袖的意思去投票，到選舉的時候特別出點力。他便進了那種叫做「工人」(workers)或更親密地叫做「弟兄」(the boys)的階級了。他漸漸在選舉會裏露出頭角，大家都知道他能夠支配一部分人的投票，他便「有民衆」，便會當選做代表去出席上級的代表會。對黨的忠實對選舉運動的努力使得他可以步步高升。不久他便在市政府裏找得一個什麼小官做，甚至於居然當選為該市的什麼小官吏。這時他自然已經當到該市區委員會的委員了。再過些時又不難升到全市委員會裏去了。他苦心積慮地在各區的選舉會裏聯絡一些人，給他們一點得到好處的希望，這些人，所謂「追從者」(heelers)對他的忠實使得他所說的話「有斤兩」(weight)。到了全市委員會之後，他便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怎樣被極少數人支配，他自己便變成提木偶戲式的暗中牽線的人的一個。他和他的極少數的同僚便暗中牽着全市黨務或政治的線索，支配各選舉費，暗定候選人，辦理(running)代表會，組織選舉，代表全市的

黨部和本州的黨的領袖們接洽。這種操縱黨飯碗的小團體有時比該市委員會的人數還少，因為委員會裏有時安置了幾個傀儡 (chips) 去支持領袖，但那團體有時也包含市委會外一兩個有力人物。那小團體便從操縱選舉，進而操縱該市的政府，在各機關裏散布黨羽，叫該市的州議會議員們在州議會努力通過有利益於他們的法律，或防止通過有害於他們的法律。這種小團體便叫做「小圈」(ring)。

這種小圈在市裏的勢力有時很大。只說紐約一市，市政府管下所用的人員有四萬，另外一萬一千的學校教員還不在內，此外還有許多人員是由州政府任免的，有許多是由聯邦政府任免的，假若聯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都是由同黨秉政，紐約一州所可位置的人員就很少。從前是無理由隨時可以更換的。到近時那公務人員服務保障條例發布之後，事務官吏得到相當保障，但保障也並不普遍，上下其手的餘地當然還很多。

這種小圈裏往往有一個人比旁的人所操的線索還更多。他也是和其餘的人一樣，從下層爬上來的。只因他的優越的才能，堅強的意志，便使他得到支配的地位。他成爲小圈裏的首領。他往往不大露面，避開權力的表面的榮華，而擇取實際的利益；這種人更加陰險可怕，因爲他像一隻蜘蛛一樣，躲藏在他的絲網的中間。他就是一個「老總」。

自然老總的地位不一定是上述那樣由底下漸次來的，有時有特別知識特別才幹的人也可一躍登天。尤其是優良的演說家。一個小圈裏能有這種修詞才能的人自然便利，因爲他可以用修詞的鍍金遮蓋內部的醜劣，取得民衆的喝采。但是修詞的老總總不敵陰謀的老總那樣根深蒂固，地位往往不很安固。

凡是一個一州的老總多是相當有點才幹的人，多少夠得上一個政客的資格。他的勢力多是從他和中央政府國會議員的關係得來。他本身有時就是一個國會議員或元老院議員，他可以在國會裏運動通過某種法律或防止某種法律的通過。總統也不能蔑視他。各總長們不管內心怎樣厭惡他，表面上卻仍舊不能不敷衍，不能不相當依從他的要求，因為希望將來自己出來競爭總統地位的時候，這些老總能夠替他在各州幫忙。所以這種州的老總是利用他的國會的地位去保持他的州裏的勢力，利用他在州裏的勢力去鞏固他在中央的地位。據蒲徠士說：這種人也不一定窮兇極惡，他們是一種制度的產物，他們看見一扇門打開在那兒，門內有權有利，他們便走進去了。他們也並不是蔑視了愛國心和正義，因為那種愛國心和正義觀念根本就沒有進過他們的頭腦。

市的老總多是寒微出身，多是靠左勾右結夤緣爬上來的。交際場中密室聚議便是他們的生活。正義的觀念，政治的理想，世界的大勢，他們前生也沒有夢見過的。他的心目中只有權和利。所以對於市庫的公款有機會就不很客氣。

市的小圈是做些什麼工作呢？每臨市選舉或州選舉之前，便開小圈會議來討論地位的分配。各人要求一點什麼東西給自己，自己夠了便要求一點東西給他的朋友。大的到州或市的官吏，小的到警察，門房，送信人的地位，都列在分配品之中，黨徒各依資格能力得到報酬。高等一點的黨徒便可以派到什麼事務所的書記，稅關郵局的職員，再高的甚至派到議員的地位。

這種小圈真正的敵人並不是敵黨，只是同黨中的他派。大一點的市裏同黨中可以容納幾派，比如紐約市

(New York City) 民主黨有三個組織，其中有兩個都很強大，地醜德齊，一方都恨不得把他方拿來生吞活剝。到了同一地方有幾派的時候，假若一派無力壓倒他派，臨選舉前便只好暫時妥協，公議獵品的分配。

第四節 小圈老總支配的實例

甲 彭西華尼亞州

彭西華尼亞(Pennsylvania)州的共和黨組織，是一個被小圈和老總支配的一個實例。州代表會是由各議員區的代表構成，各區選派代表人數的比例是：在前次總統選舉中給共和黨候選人投了兩千票便可出一代表。所以在代表會中投票最多的州的領袖便大占勢力。州委員會是由州內各州會元老院議員選舉區選代表組織，委員數有百人以上，委員會主席不是由代表會指定，亦不是由委員會互選，卻是由代表會的主席和代表會上推出的候選人去選定，委員會主席自己又有加派委員十二人參加該委員會之權，這樣委員會主席的產生既很有操縱的餘地，而該會人數又過於衆多不能行使職權，一切權力差不多都落到主席和他的親信的手裏。這主席不但要支配那委員會，並且要支配各縣的代表會。這些各縣的代表會，表面上對州委員會是獨立自主的，形式手續亦各不相同；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各縣委員會，也是人數衆多，有的包含和州委員會一樣的人數，所以也無法行使職權，只好把一切讓主席代表。但是這些主席卻是被州主席支配。其中詳細的情形和人的要素固然很複雜，但大概是依上述情形，彭西華尼亞州的共和黨完全被一個小圈支配。老總完全是一個國會元老院議員，一切由中央政府給予該州黨員的利益都是由他去分配。向來共和黨在那州每次選舉保占多數。

乙 但馬尼堂 (Tammany Hall)

許多市的機器之中，紐約市的但馬尼堂是世界馳名的。這是民主黨的機器。紐約縣 (N. Y. County) 內共有二十三個州會議員區 (State Assembly District)。但馬尼的總機關是縣委員會，縣委員會底下有區委員會。表面上的組織是很民主的。各議員區內，每二十五黨員可舉一代表組織區委員會，這區委員會因人數衆多，不便處理事務，所以選出兩個領袖，一男一女（有些區選四個或七個領袖男女各半數）。這領袖便有派出許多『統帶』 (Captain) 到該區內的各小區域去聯絡黨員。這些統帶努力和一切選舉人交際，考查他們的政治傾向，對於該小區域內黨員的增減他須負責任，他派出許多監察員勸導員等等幫助活動，常常把他那小區域內的情形報告給區的領袖。

區委員之上就是縣委員會。縣委員會便是把各區委員會併合起來組織的，在一九二三年委員人數共有一萬一千二百六十四人。這樣笨大的委員會，自然不能執行行政事務，所以又另由每區推派代表二人一男一女組織一個執行委員會，委員共四十六人，這委員會便是但馬尼堂的最高機關。

縣委員會也選定一個主席，一個會計，一個秘書，和許多委員會，但真正的最高權力都不在他們手裏。但馬尼的老總，有時在縣委員會裏，擔任一種什麼職務，有時完全沒有的。最近的老總繆斐 (Charles F. Murphy) 便沒有擔任任何職務，他不過是他本區的七個領袖之一。但是依着他的個人的關係，他得到不可動搖的領袖地位。

所以但馬尼堂的組織是底下有幾千管帶和助手，中間有幾百的區代表，上頭有四十六個執行委員，頂上有

一個暗中牽線的老總。(參看 Brooks 書一八三頁。)

但馬尼的歷史和美國共和國一樣的老，他是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就位後二星期發生的，名稱是探一個美洲土人的名字。最初目的是社會慈善的方面多，而政治的方面少，所以現今還兼營社會慈善事業。他的歷史中最著名的老總是推德(W. M. Tweed)十九世紀中期的人，由消防隊夫出身，後做紐約市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勾結黨徒，包攬市政，舞弊營私，兇殘薰天，但終被告發，判處十二年徒刑，他脫逃外國，後在西班牙被獲，押解回國，死在牢獄裏。(欲知詳細請看蒲徠士書一九二四年版第二冊三七九頁到四〇五頁)

第五節 紀律

美國政黨的紀律極嚴。政黨所忌的不是黨員選舉舞弊，或貪贓納賄，那種事體只要不被人發現便可以含容過去，最忌的是對黨的冷淡，不服從，尤其最忌的是背叛。這種叛黨的人叫做 Kicker 或 bolter。對這種人的處罰當然看該本人的地位和背叛的情形而定。情形稍重一點的不但受嚴格的處罰，並且受執拗的報復。升進的途徑對他是阻塞了的，黨的選舉會是不准他參加的，當選代表等等希望更加是斷絕了的，凡是小圈勢力所能達到的地方他便不要想保持他的差事。有時用祕密偵探去追蹤嫌疑者，有時一個老總怕他提出證據的人物忽然消滅無蹤，這類暗黑的故事並不是很稀罕的。

附錄 美國開國以來大總統姓名和黨別

總統姓名	就任年次	黨別
George Washington	1789	聯邦派
John Adams	1797	同上
Thomas Jefferson	1801	共和民主黨
James Madison	1809	同上
James Monroe	1817	同上
John Quincy Adams	1825	同上
Andrew Jackson	1829	民主黨
Martin Van Buren	1837	同上
William H. Harrison	1841	惠格黨
John Tyler	1841	民主黨
James K. Polk	1845	同上
Zachary Taylor	1849	惠格黨
Millard Fillmore	1850	同上
Franklin Pierce	1853	民主黨
James Buchanan	1857	同上
Abraham Lincoln	1861	共和黨
Andrew Johnson	1865	同上
Ulysses S. Grant	1869	同上
Rutherford B. Hayes	1877	同上

James A. Garfield	1881	同上
Chester A. Arthur	1881	同上
Grover Cleveland	1885	民主黨
Benjamin Harrison	1889	共和黨
Grover Cleveland	1893	民主黨
William McKinley	1897	共和黨
Theodore Roosevelt	1901	同上
William H. Taft	1909	同上
Woodrow Wilson	1913	民主黨
Warren Gamaliel Harding	1921	共和黨
Calvin Coolidge	1923	同上
Herbert Clark Hoover	1929	同上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933	民主黨

副總統姓名

副總統姓名	就任年次
John Adams	1789
Thomas Jefferson	1797
Aaron Burr	1801
George Clinton	1805
Elbridge Gerry	1813
Daniel D. Tompkins	1817

John C. Calhoun	1825
Martin Van Buren	1833
Richard M. Johnson	1837
John Tyler	1841
George M. Dallas	1845
Millard Fillmore	1849
William L. King	1853
John C. Breckinridge	1857
Hannibal Hamlin	1861
Andrew Johnson	1865
Schuyler Colfax	1869
Henry Wilson	1873
William A. Wheeler	1877
Chester A. Arthur	1881
Thomas A. Hendricks	1885
Levi P. Morton	1889
Adlai E. Steveson	1893
Garret A. Hobart	1897
Theodore Roosevelt	1901
Charles W. Fairbanks	1905
James S. Sherman	1909
Thomas R. Marshall	1913
Calvin Coolidge	1921

Charles G. Dawes	1925
Charles Curtis	1929
John Nance Garner	1933

第五編 日本的政黨

第一章 日本政黨的萌芽

第一節 愛國公黨

在明治初年，政府裏分了急進保守兩派，急進論者有西鄉隆盛，板垣退助，副島種臣，後藤象二郎，江藤新平等；漸進論者有岩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等。前者唱征韓論，主張乘維新的新氣勢，宣揚國威；後者反對征韓論，主張採漸進政策，先從整理內政下手。

從這二派的對立便造成了後日政黨對峙的雛形。征韓論失敗之後，急進論者聯翩下野。於是乎漸進派主持國政，而急進派便成爲民權運動的領導者，從征韓論之爭變成在朝在野的對峙。

急進派下野之後，板垣退助糾合同志後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島種臣，小室信夫，古澤滋，片岡健吉，林有造等於明治七年一月組織『愛國公黨』，這就是日本最初的政黨，亦就是後來的自由黨的起原。

愛國公黨的目的是要擴張民權，設立民選議會。當時發起人之中如小室信夫，古澤滋等是在英國住了多年，

對於英國議會政治有深切的瞭解，並且衷心地悅服。所以愛國公黨的宣言和他們設立民選議院的建議書都是完全依據當時英國的通行政治思想，特別標舉「人民對政府既有納稅的義務便應有參政的權利」這個英國民權運動的基本議論。這些宣言和建議書在當時日本人的心目中自然是奇特激烈的主張，引起急進緩進論者間的熱烈的辯論。

第二節 愛國社和西南之役

自此以後，民權運動日漸蓬勃，岩倉具視因專權被襲擊，佐賀縣有江藤新平等武力暴動，各地各縣民權運動的團體先後成立，像雨後的春筍。板垣退助等於明治八年二月把愛國公黨做基礎，糾合各地的民權運動團體，聯合組織「愛國社」。這社的組織更加近似近代的政黨，在東京有總部，在各縣有分社，並且每年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那時木戶因反對征臺灣事下野，政府只餘三條實美、岩倉、大久保等人主持，大久保勢力最大。看見民權運動這樣風起雲湧的威勢，恐怕發生大變，纔邀請木戶和板垣入閣任參議的職務，由天皇下詔，設立元老院，贊襄立法，設立大審院掌理司法，想緩和民心。後藤象二郎被選爲元老院副議長。但西鄉隆盛和副島種臣仍然不動。並且板垣入閣不久，因爲主張給元老院以獨立的立法權，又和三條、大久保等意見衝突，政府中急進緩進的傾向仍然無法調和；板垣、高津久光、木戶等又相率掛冠。

這時反對政府的民衆勢力，有左右兩極端派；右的是極端的保守主義派，他們嫌當時政府醉心歐化，如禁止

佩劍，改良服裝，宗教自由，和外國通商等。他們都是認爲大不妥當。這些人多是廢藩後失業的封建士族，如熊本的神風連就是那一類人構成的。左派就是土佐出身的那些急進論者，不滿於政府的漸進保守，他們和薩摩的武力派西鄉隆盛等相聯絡。

那時全國到處起了大小的騷動，薩摩方面風雲尤其險惡，明治十年春天那時的警視廳長攜帶警察十多個人到鹿兒島去，於是外間傳說是他們有一個大陰謀，想去暗殺西鄉隆盛，跟着就到處起了向政府問罪之師，立志領袖林有造，大江卓和元老院幹事陸奧宗光等便糾合同志，謀在高知舉兵，派人去上海買兵器，援助西鄉；這樣就引起了所謂「西南之役」，西鄉終竟失敗，在城山戰死。

但是當時板垣等倒不贊成軍事行動，想乘政府正當恐慌的時候，勸它大行改革，他便寫了一封幾萬字的建白書，指陳時政，剖析利害，要片岡健吉帶到西京用片岡的名義去上奏。但是那建白書指摘當時的朝政，說得過於淋漓盡致，幾乎不是建白而只是彈劾書，因此被政府卻下不理。

西鄉失敗之後，政府越忌恨急進派，乘這機會想一網打盡，凡是急進派的人都竭力設法搜尋他們參與亂謀的證據，把他們禁錮起來，不但大江卓，林有造，陸奧宗光等都被處五年十年的禁錮，即是不主用武的片岡健吉也說他借了百圓給藤好靜等做旅費去參加暴動，也禁錮百日，立志社的頭目差不多被政府一掃而空。

明治十一年，大久保利通在東京被暗殺，伊藤博文繼他的後，任內務卿，大隈重信任財政卿，政權仍然在漸進派手裏。

第三節 開設國會運動

他方面民權運動仍然再接再厲，板垣等決定恢復「愛國社」，那時四方來聚的志士有河野廣中、杉田定一、頭山滿等，士氣再振。於是派人到處遊說，邀集各地代表，於九月在大阪開全國大會，決定重新組織，設本社於大阪。十二年三月和十一月又繼續開兩次大會，到會的代表有九十多人，據說是代表九萬同志。當時大會上重要的問題有兩大問題，一是修正條約，一是開設國會；後來討論的結果，大家說：修正條約固然是民族解放和復興的要件，但是假若內政不修，修正條約的進行便不容易而且不能發揮充分的效果，這時不如把力量集中於內政刷新運動，即民權擁護運動，全國一致要求開設國會，使得人民有真正的參政權利，然後內政可以修明，外交亦可以得到民衆的後援。於是決議派員到各處遊說，發起全國的大規模的國會開設運動。十三年第四次大會選出片岡健吉、河野廣中兩人做代表去捧呈請願書。片岡由海路，河野由陸路東上，而請願書爲躲避政府偵吏的搜查起見，另由伊藤物部帶去。但是他們到了首都之後，先去謁大政大臣請他代奏天皇，大政大臣說那是關於立法的事體，應到元老院去接洽；到元老院去，又說那是建白書，應向內閣呈遞；代表被那兩機關故意地踢來踢去，終於無法奏上，不得要領。

民權運動自然不因此而挫折。政府看見這樣形勢，也知道不能長久袖手無爲，於是傾向於立憲的主張，他們對於開設國會認爲過早，所以想先準備制定憲法，定期開設國會，做一個折衷的辦法。十三年天皇關於立憲政體問題，徵集各參議意見。寺島宗則、山縣有朋、伊藤博文、黑田清隆、西鄉從道、井上馨、山田顯義等參議連名上奏，主張：

(一) 制定憲法；

(二) 宣布開設國會的預定期；

(三) 改組元老院，把一部分的議員讓各府縣士族選舉，將來開設國會的時候，便把這元老院當做上院，代表穩健的意見，對急進的下院保持均衡。

當時的參議裏只有大隈重信主張即時開設國會，因此和伊藤博文等其餘的參議意見衝突，加上內幕中還有土（佐）肥（前）派對薩（摩）長（野）派的傾軋，大隈終於被迫辭職，同時當時在政府各機關中擔任大職務的河野敏鎌，矢野文雄，大養毅，尾崎行雄，島田三郎等亦先後辭退，土肥派幾於全體下野，政府全歸薩長派掌握，剛好是征韓論爭後那時情形的反轉。土肥派下野後，便開始組織正式政黨和政府對抗。

明治十四年十月十二日下詔宣布定於明治二十三年開設國會。

第二章 政黨的出現

第一節 自由黨

愛國社一派的急進論者請願失敗之後，大家都覺得要組織正式政黨，使得組織較嚴密，以便和政府抗爭，當時早有組織的商議。到國會開設大詔發出之後，這一派人便於十四年十月在東京開大會，決定具體組織，制定盟

約規則，黨名決定叫做『自由黨』。以前的愛國公黨愛國社等雖然是純然政治性質的結社，但還祇能辦到聯絡感情溝通聲氣，而組織紀律等等政黨要素都不具備，這自由黨纔是近乎完備的政黨。

自由黨的主義綱領大致是要確立立憲政體，擴充人民權利。這種抽象空汎的主張在今日看來固然平凡淺易，但是在當時實是急進左傾，並且他們是繼承愛國公黨以來反政府的傳統，所以當時自由黨實是急進民權主義的代表。但是社會現象的變化往往離奇，這急進民權主義的自由黨自星亨獻黨依附伊藤博文以後，竟脫胎換骨，變成保守漸進主義的政友會；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自由黨第一次大會推定幹部如下：

總理 板垣退助

副總理 中島信行

常議員 後藤象二郎等四人

幹事 大石正己，林正明，林包明等五人

第二節 改進黨

大隈重信平生最留心培養青年，他的門下士多是一時新知識的俊彥。大隈下野，黨徒跟着掛冠，引起朝野的注意。當時正當自由黨成立不久，各處紛紛倣效；大阪有古澤滋等發起『立憲政黨』，九州有嘉悅氏房等發起『九州改進黨』。結立政黨成爲一時的風尚。大隈在政府向來算是識見不凡，主張正論，兼之門下人才極多，他下野之

後，號召同志，組織政黨，自然是在衆人意料中的事情；並且那時希望組織政黨而嫌自由黨過於激烈的人，自然在大隈這個人物找出他們的最適當的領袖。乘這個機會應這種需要而生出來的，就是「立憲改進黨。」

改進黨的構成分子大致是嚶鳴社、鷗渡會、東洋議政會三部分的人物。嚶鳴社是沼間守一、河野敏鎌等一派人的集合，起初在東京下谷設立法律講習所，西南戰役後，改爲嚶鳴社，專討議時事，常常開演說會，宣揚民權思想，據說當時元老院議長有栖川熾仁親王也常常去旁聽，沼間當時是當律師，並在橫濱辦「每日新聞」報，聘島田三郎爲主筆，鼓吹立憲政治思想。鷗渡會是以小野梓爲中心的俱樂部，這是大隈的直系，會員如高田早苗、天野爲之等多是大學出身的新青年，常常在東京向島的鷗渡聚會討論時政，便組織鷗渡會。東洋議政會是矢野文雄、犬養毅、尾崎行雄、箕浦勝人等三田慶應義塾出身的一派，矢野很早被大隈賞識引用，大隈下野後，組織東洋議政會，他們的特徵是英國式的政論。

明治十五年三月十四日發表宣言書，大致是主張：

尊崇皇室，改良內政，地方分權，擴張選舉權等。

推大隈重信爲總理，河野敏鎌爲副總理。

改進黨雖然比自由黨是有較漸進的傾向，但當時同爲民權論者，同爲反政府黨，在大致主張上總算是友黨，而自由黨歷史較久，在民衆裏聲勢較大，所以改進黨對於先進的自由黨並不持對峙的態度。成立時，河野敏鎌演說，說改進黨決不是對自由黨立於不相容的地位，只是想匡補自由黨不夠的地方，像一個別動隊一樣，而且自由

黨多是激昂慷慨之士，標榜平等，自然總是站在貧民方面，輕學問而重實行，結果便和富人學者不很接近；改進黨就是想糾合這些餘留分子，將來儘有和自由黨合作的機會。

第三節 帝政黨

對於標榜民權主義的自由改進黨兩黨，為主張保守主義而組織的，有「立憲帝政黨」。

這是十五年三月東京日日新聞社長福地源一郎等發起的。福地精於西文西學，最初任幕府的翻譯官，後來先後跟着伊藤博文，岩倉具視到歐美巡遊，歸國後辭卸官職，專事言論，尤其和木戶孝允相得，他的雄麗的文章頗風動一時。向來擁護政府，在帝政黨裏是中心人物。帝政黨的主張大致是擁護天皇的權力，反對過於寬大的人民選舉權。

第四節 三黨的特徵

一 思想

大概地說來，自由黨是挹取法國思想，改進黨是私淑英國政治，而帝政黨是接受德國思潮。自由黨鼓吹自由平等，主張一院制和普通選舉，改進黨採漸進主義，主張兩院制，帝政黨便是極端擁護君權。自由改進黨主張地方自治，地方分權，帝政黨主張中央集權。

當時因為要制定憲法，所以關於主權論三黨各有特殊的主張。自由黨根據法國思想，照例主張「主權在國民」，帝政黨不消說是主張「主權在天皇」，只有改進黨因為要折衷於自由帝政兩極端之間，便主張「主權在

君民之間，因為國會是君民意思匯聚的地方，所以主權在國會。」

二 社會基礎

自由黨是繼承愛國公黨以來民權運動的正統，歷史最長，它的黨員多是慷慨悲歌之士，所以一般財產家和學者多覺得他們過於暴烈，不願和他們共事；而他們也覺得那些人過於保守退嬰，不合他們的志趣。

改進黨思想和行動都較自由黨穩健，而也是要主張正義，所以他們的隊裏多含中等階級人士。

帝政黨多是官吏或官吏的志願者。但是另外也有一部分視民權論為過激思想的漢學派。

三 地域基礎

自由黨因為有了長時期的宣傳和運動的歷史，所以在各地方很有勢力，改進黨的勢力便偏在都市，帝政黨沒有明顯的地域關係。

第二章 政黨的挫折

第一節 官民的抗爭

政黨成立之後，政府和民黨的鬭爭越加劇烈。那時政府派伊藤博文率同隨員山崎直胤、伊東已代治、平田東助、西園寺公望、岩倉具定等到歐洲去調查憲政，作立憲和開國會的準備。但是國會開設雖有定期，人民對於當時

的官僚政治和改革的緩慢，仍然是憤懣不平。

這時震驚全國的有板垣遇刺的事件。當時在自由民權運動的反面自然也免不了保守復古的思想。這派保守復古思想的人看見自由改進黨兩黨的言論行動，覺得是輕薄矯激，紊亂古來的道德思想和社會秩序，那些人得志，一定使得滄海橫流，衣冠禽獸。他們也是同左翼極端一樣，對於人心世道，扼腕太息。帝政黨雖然說是代表保守思想，但實際上不過政府的御用機關，用來牽制民黨的，真正的民間的保守思想者比他們還更進一步，對於政府設施，已覺優柔姑息，對於自由改進黨兩黨言動，尤其切齒痛恨。

明治十五年三月板垣退助到各地方去遊說，四月六日在歧阜金華山麓神道中教院開演說會，薄暮開完會正出會場，忽從招待員中跳出一人，大呼「國賊！」抽出短刀向板垣刺來，板垣也倔強抵抗，格鬪幾回之後，板垣右手和胸部都受重傷，幸而那時有內藤魯一跳來援救，向兇漢下顎猛抵一拳，兇漢昏迷倒地，衆人纔把板垣抬進附近醫院療治。刺客是一個小學教員，向來抱勤王愛國思想，以爲要拯救國難非除掉板垣不可，這回假裝自由黨員，追蹤板垣到歧阜，到那天纔乘機要擊。就縛之後，被判處終身徒刑。

板垣兩月後健康回復。到十一月因想考察外國政治和後藤象二郎同伴外遊。到明治十七年六月回國。他回國之後，忽然思想變得比從前和緩得多，勸戒黨員不要過於躁急，要留意休養民力，漸次改革，引起許多黨員的不滿。

那時一方政府對民間各反對黨人壓迫越加峻烈，而黨人方面也因多年的運動，往往傾家蕩產，不容易維持

生活，於是許多人忍耐不住，在各處製造炸彈，直接行動，於是福島有河野廣中等和知事抗爭終被拘禁，新瀉縣有「天誅黨」的組織，想暗殺大臣，首領被捕處死刑；茨城縣有富松正安，橫山信古等攜帶炸彈占領加波山，攻襲警察署，失敗後有十餘人被捕處刑。其他官民抗爭的暴動事件到處蓬起。

第二節 三黨的解散

帝政黨原來是政府利用來牽制野黨的，但是終竟沒有收到多大的成績，而政府中人物又多抱着古來思想，說政府應是不偏不黨，不應自立黨派，所以下命令給帝政黨，要它或是解散，或是和政府絕緣。黨裏議論沸騰，也有主張繼續獨立進行。做將來立憲政治下的一個政黨，也有主張既然政府的領袖說沒有必要，不如索性解散；結果多數贊成後說，便於明治十六年九月解散。

自由黨的運動既如上述，做到了挺而走險的地步，損失極大，一時難希望什麼新開展，黨費的籌集也愈加困難；他方面政府的壓迫也極端嚴酷，進行上到處是障礙，大概領袖和羣衆之間也許還有緩進急進那樣意見上的差異，所以諸領袖都主張暫時解散，將來相機計畫再舉。在明治十七年十月，實行解散。

自由帝政兩黨解散之後，全國的政黨熱度漸次冷息，而國會設立的目的亦既經政府宣布定期，亦算差不多已經達到，於是改進黨領袖間意見也覺得維持既很費苦心，而暫時又沒有特殊目標，也多主張解散；只有沼間守一等主張在這國會將要成立的時候應當堅苦維持去扶助憲政的進展，他們堅決反對解散；於是領袖大隈，河野等只好先後脫黨。改進黨事實上近於消滅，只餘沼間守，島田三郎，尾崎行雄，箕浦勝人等還孤守殘壘。

政黨既經先後解散，他方面政府的立憲準備也着着進行，出外調查的伊藤博文也於十六年八月回國，於是立憲問題漸有眉目，這固然是自由黨人奮勵鬪爭的結果，但是目前的內政問題總算差可告一段落，而全國的視線便移向對外問題。

當時的對外問題就是改正條約問題。內政既已統一，對外自然更加容易；而當時政府亦確是兢兢業業，專力苦心，作改正條約的準備，改良司法制度，改良警察制度等等；爲萬全起見並且把宮中和官廳的服制改爲洋式，獎勵學習外國語，加入萬國赤十字條約；甚至於在社交上也想做效西式，在大臣官邸裏常常開跳舞會；剛從結髮佩劍出來的日本人，一旦竟脫下和服木鞋，「單步」「狐躍」起來，引起國粹論者的悲憤，使得高知縣青年吉松壽太郎，佐野義一等痛恨伊藤博文耽溺歐化自招亡國滅種之禍，想誅除國賊，事機洩漏被捕處死刑；這些雖然有令人軒渠的地方，但是那種苦心努力，確是值得賞讚。

第四章 政黨的復興

第一節 大同團結運動的興起和挫折

明治十九年以後，舊自由黨員和改進黨殘留部分看見國會開設的期日不久要到，都想捨小異而就大同，建設一個大規模的政黨，這種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後藤象二郎。後藤自唱征韓論失敗後下野，致力民選議會開設的

運動，元老院開設後任副議長，不久又辭職，專心經營九州高島炭礦，十五年和板垣同伴漫遊歐洲；到這時看見政府改正條約沒有收效，而薩長派又包攬政權排斥異己，於是慨然奮起，邀集舊自由黨的末廣重泰，中島信行，星亨，改進黨的犬養毅，尾崎行雄，保守黨的綾井武夫等，到他的邸宅裏，痛論薩長派的專斷昏庸，這時民間各派應團結一致，共倒薩長，改革政治。各派領袖都覺得這話「實獲我心」，一致贊同。後藤於是到各處遊說，組織俱樂部聯絡同志，並且屢次上建白書，彈劾書；全國的輿論又沸騰起來，響應後藤的「大同團結」運動。

這「大同團結」運動當初很是聲勢浩大，政府又起恐慌，但因下列三個原因，終歸沒有成功。不過經了後藤等這一番的呼喚，大同團結的目的雖沒有達到，而前此風流雲散的政黨從此又漸次振作起來；這是後話，先述大同團結挫折的情形和原因。

大同團結挫折的第一原因，是：自大同團結呼聲起來之後，各地民衆紛紛向政府建議請願，又有鬧出暴動的形勢，政府便發布所謂「保安條例」，禁止秘密結社，嚴格限制開會和出版，並且凡是警廳所認為有危險思想的人便限制於數年之內不准在皇居三里內居住，違反這些條例的，便分別處禁錮刑。於是林有造，中島信行，尾崎行雄，星亨，片岡健吉等都被逐出首都；當時警察總監就是昔時在福島縣做知縣壓迫河野廣中一派民黨的三島通庸，他這時又發揮他的辣腕，派警察按戶去探索民黨政客，把他們分別拘留放逐，一時竟把首都裏的政客攆得一個都沒有。因此各政派大同團結的運動很受打擊。

挫折的第二個原因，是政府發布「保安條例」，極端壓迫民衆運動之後，也知道這樣強勉壓迫的局面不能

長久，恐怕引起意外的事變，不如把民間民望所歸的人引進政府，藉以宣洩民氣，剛好那時外務大臣井上馨改正條約的外交失敗，於是設法把在野的大隈重信勸引加入伊藤內閣，擔任外交大臣，不久伊藤辭職，里田清禮繼任，里田完全信任大隈，內閣實權全操在大隈手裏，因此大隈所統率的改進黨漸次變成爲擁護政府。所以大隈入閣也是大同團結的一個打擊。

大隈入閣以後那一個期間，立憲的實行確是迅速進展。二十一年三月憲法草案完成。四月設「樞密院」，任伊藤博文爲樞密院議長。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頒布憲法，十二日黑田首相在日比谷的鹿鳴館招待地方長官，演說施政方針；同時下大赦令，把明治十五年以來一切爲政治運動被下獄的人如河野廣中等通統釋放，這算是伊藤大隈等的大成功。

大同團結挫折的第三原因，是大同團結運動首領後藤象二郎的入閣。憲法頒布後，政府又努力網羅憲政運動的元勳，想把板垣、後藤都引進內閣；那時板垣雖沒有允諾，但是卻勸後藤應允，說現今憲法既已頒布，與其在野批評，不如入朝贊襄大政，於是後藤入閣任遞信大臣。因此大同團結運動失了中心和主唱人物。

第二節 立憲自由黨的成立

後藤入閣，大同團結運動挫折以後，那運動的人物便分成許多派別，如大同俱樂部、大同協和會等，內爭很烈。這時板垣退助看見民衆運動那樣分裂，並且深感政黨的必要，於是又慨然出來調和各派，使他們統一起來。這時，日本衆議院的第一回選舉已於明治二十三年七月一日舉行。當時因爲民間各政黨不能一致，並且互

相軋轢，所以吏黨和第三者也鑽進了許多，結果政黨的分野不很明晰，但是大致上可以說自由進步黨的議員占優勢。

板垣等的政黨復興運動這時亦漸告成功；明治二十三年九月，舊自由黨所分出來的各派又聯合起來，組織「立憲自由黨」，選出田中賢造，重野議二郎，片岡健吉，石塚重平，石板昌孝等為幹事。他方面在議會裏組織議員團，叫做「彌生俱樂部」。這立憲自由黨當時聲勢最大，包含一萬六千多黨員，在衆議院定額三百席裏，占了一百三十議席。

改進黨殘留分子本來準備和自由黨分子合組一黨，後來沒有成功，於那年九月決定解散，但是在議會裏仍然組織議員團，叫做「議員集會所」，包容議員四十一人。所以改進黨名亡實存。

又有舊自由黨中不滿意於立憲自由黨的人，如前田案山子，山際七司等，於議會開會後十二月廿一日組織「國民自由黨」。這些立憲自由黨國民自由黨等的宣言政綱等都是大致相同，只是措詞上的差異，所以用不着介紹。

衆議院裏除了以上的「彌生俱樂部」（即立憲自由黨）「議員集會所」（即改進黨）和國民自由黨那三派之外，還有無所屬的議員百二十四人。這些人後來也聚合起來，開了一個會，他們主張要不偏不黨，於是也組織起來，叫做「大成會」。這大成會的綱領大致是說：主義綱領都是空談，實在的只有實際問題，所以我們不揭發什麼主義綱領，只就每個實際問題來臨時決定意見，以期議院政治的大成。這大成會最初本不過是一個社交團

體，後來爲對付既成政黨起見，漸迫得有團結的必要，終竟變成一個政治團體。後來和國民自由黨提攜，援助政府。貴族院於明治二十三年七月成立，議員的構成是皇族十人，公爵十人，侯爵廿一人，伯爵十五人，子爵七十人，男爵二十人，勒任議員六十一人，多額納稅者所選出的議員四十五人。

政府方面，大隈外相的條約改正政策受各黨的非難，一則對於任用外國法官一層認爲喪權，二則對於許容內地雜居一層認爲過早，自由保守各派一致攻擊，而在朝的伊藤博文，井上馨，後藤象二郎，山縣有朋等也強硬反對。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大隈於開完閣議後歸途中，在櫻田門被玄洋社的社員來島向馬車投炸彈，炸傷一足，於是條約改正之議又歸停頓，里田首相引責辭職。十二月由山縣有朋繼任組閣，把青木子接替大隈。

第三節 第一次議會和流血的選舉干涉

日本的第一回帝國議會在明治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兩院各選出議長如下：

貴族院 議長 伊藤博文

副議長 東久世通禧

衆議院 議長 中島信行（自由黨）

副議長 津田真道（大成會）

衆議院中的政黨分野大致如下：

民黨 自由黨（彌生俱樂部）

改進黨（議員集會所）

四一

吏黨

大成會

七九

國民自由黨

五

無所屬

四五

總計民黨百七十一人，吏黨和親近吏黨的無所屬者百二十九人，仍然是民黨占優勢。這時自由黨領袖有松田正久，河島醇，片岡健吉，林有造，松田定一，大江卓，河野廣中，中島信行等。改進黨領袖有島田三郎，尾崎行雄，犬養毅，阿部與人，箕浦勝人等。大成會領袖有津田真道，末松謙澄，元田肇等。無所屬中有楠木正隆，大岡育造，陸奧宗光，關直彥等。

民黨勢力優勝，既如上述，本來衆議院副議長不致選出大成會的津田真道，只因民黨的自由改進兩黨不能切實提攜，所以吏黨纔能收漁翁之利。本來自由改進兩黨的共同目的，是在推倒藩閥，假令兩黨能泯除小異，力赴大同，藩閥政治一定早已肅清，不致到現在還能存留。所以軍閥官僚的所以不能殲除，不是在於他們本身的力量，只是在於革命民衆力量不能團結，只是在於假革命者陰謀家只顧個人權利，不顧國民利益。各國都是一樣。

在第一次議會的第一會期中，最初民黨一致反對政府提出的預算案，幾乎要掀倒政府，後來因得自由黨中土佐派突然軟化，以致山縣內閣得以平安地通過第一會期。

民黨策士看見這樣可惜的情形，於是奔去策劃，想把兩個民黨聯結起來，終竟成功於使兩黨的事實上的領

袖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在早稻田大隈邸會見，聯絡感情。這事給政府知道之後，居然把大隈的樞密院顧問的官職免除，但是因此自由改進黨兩黨的提攜更加進步。這時山縣已經因為感覺對付政黨的困難辭了職，松方正義繼任組織了內閣。這就是第一次松方內閣。

果然，板垣大隈兩領袖的會見生了效力，在第二次會期裏，兩民黨堅決要把松方提出的預算大大地削減。松方沒法應付，只得請詔勅解散議會。

第二次選舉的時候，松方爲保持自己的勢力起見，斷然行了空前絕後的選舉干涉。政府一方利用縣吏警察的力量，收買流氓地痞去脅迫選舉人，一方對民黨候補者和他們的幹部造出種種口實去脅迫或拘捕，武力財力雙方並進，到處演成流血的慘劇。據政府的調查報告，死亡者到二十五人，負傷者到三百八十八人之多，事實上恐怕還不止此數，這樣大壓迫的結果，民黨領袖如片岡健吉，林有造，松田正久，內藤魯一等紛紛落選。

但是選舉結果，民黨還是占優勢，自由黨九十四人改進黨三十八人加上其他同情者有百六十三人，政府與黨約有百三十七人。

當時伊藤博文對於這樣的選舉干涉也非常憤慨，要辭卸樞密院議長的職務，因天皇優詔慰藉，並且松方干涉選舉的直接責任者品川內務大臣辭職，用樞密院副議長副島種臣繼任，伊藤纔不堅執。

第二屆的日本議會召集之後，民黨團結一致，向政府猛烈進攻，貴族院和衆議院同時提出政府彈劾案，最初勢如潮湧，政府不得已命令停會七天，但是在這七天之間，調停居然奏效，再開會後，再沒議及信任問題。內閣在這

次會期中雖然勉強支持了下去。但是由於那選舉干涉的餘波，內務大臣副島種臣和閣員不協，因而辭職，繼任的內務大臣河野敏鎌爲要給干涉問題一個善後辦法，次第把負責的地方長官遷調或免職，這事引起閣員中的意見衝突，松方內閣終竟瓦解。

第四節 元勛內閣

松方內閣倒壞之後，伊藤山縣黑田井上四元老會議的結果，推伊藤組織內閣，結構如下：

內閣總理

伊藤博文

農 商

後藤象二郎

司 法

山縣有朋

外 務

陸奧宗光

遞 信

黑田清隆

教 育

河野敏鎌

內 務

井上馨

財 政

渡邊國武

陸 軍

大山巖

海 軍

仁禮景範

這個內閣的閣員盡是元老元勛，所以叫做「元勛內閣。」

這內閣雖然是元勛內閣，但是因為它是薩長藩閥的內閣，不是立憲政治應有的政黨內閣，所以民黨仍然團結一致，合力攻擊。開會之後，伊藤因為前幾天從馬車跌落受了傷，由井上提出預算，預算委員會便決議削減八百多萬。這顯然是議會對政府不信任的一種表示。預算委員長自由黨議員河野廣中說明理由，委員會報告在滿場喝采裏通過，衆議院便決議停會七天，以促政府的反省。但是政府亦絲毫不肯讓步。再開之後伊藤帶病出場，極力辯明，河野又痛烈反駁，結果衆議院決議上奏天皇。在裁決的詔勅沒有降下以前，休會等待。

這時政局險惡，一方是元勛內閣，深得天皇的信任；他方是民選的議會，態度非常堅決；解散呢？辭職呢？這幾天之間，朝野緊張，注視這僵局的開展。

終竟是由天皇下詔調停，諭全議會和政府開誠磋商，對於雙方爭執的軍艦製造費，由天皇自動於六年間捐出內廷收入每年三十萬兩，並命令文武官員除有特別情形者之外一概於同年限間捐出俸給十分之一，來補助造艦。這樣議會政府纔雙方讓步，各舉代表合議妥協案，議會也決議捐出歲費十分之一，補助造艦。這種下詔的辦法，雖然有把超然的元首捲入政治漩渦的危險，但一時的僵局終竟因此得到分解。

自此以後，政治的中心問題又移到條約方面。又引起自由改進兩黨的反目。改進黨主張強硬外交，認定內地雜居的允許是過早，自由黨主張相當妥協，漸次改正條約，因此自由黨便有漸次接近政府的傾向。並且因為自由黨向來有一部分軟化議員暗中和政府勾結，而改進黨是始終堅決反對藩閥政治，所以兩派的合作終竟不能長

久。

明治二十六年底政府因得條約改正問題，解散議會，二十七年中日戰爭發生，二十八年講和。

第五章 政黨的完成

第一節 中日戰後

民軍的健將是自由改進黨兩黨，這兩黨的呼號，使得薩長閣不能安枕，這兩黨的團結，更加可以滅薩長閣的藩閥政治而朝食。可惜兩個民黨常常因為小問題的爭執，或感情的衝突，以致始終不能精誠團結；而薩長藩閥便乘着這個罅隙，一方用金錢官位去買收兩黨中「信道不篤」的議員，一方又利用兩黨間本來的感情隔閡，去挑撥離間；所以兩個民黨「常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當時日本政黨和藩閥的抗爭，實在有類似這樣的情勢。

伊藤和改進黨的關係，自從明治十四年爲立憲問題，他和大隈意見衝突，逼得大隈辭職下野之後，雙方差不多成了水火。他和自由黨的關係，便常常有脈絡相通的時候，一則因爲和他親近的陸奧宗光和自由黨領袖星亨有極親密的友誼，常常聯絡；二則因爲自由黨中分子複雜，常常有些議員向政府去推情送媚，所以自議會開設以

來，自由黨裏往往出了些「軟派」，使得反對黨的陣營突然潰亂。

藩閥之中，伊藤最把現實認識得清楚，他知道在議會政治之下，內閣非和政黨聯絡決站不住。其餘的漢學老先生繼續彈着陽春白雪的古調，主張政府是要不偏不黨，內閣是要超然黨外，所以屢興屢蹶。只有伊藤匠心獨運，他特別在政黨操縱上下工夫，而每次得到相當的成績。

中日戰爭之後，日本逼迫了中國割讓遼東半島，但是俄法德三國認為那是不利於東洋的和平，要求日本退還給中國，那時日本的輿論自然十分激昂，在野各政黨聯合決議，一致督促政府不准讓步，並且派人到處游說，引起全國的運動。但是政府知道三國的力量，不敢輕於反抗，終竟承認退還遼東。各政黨對這種軟弱的處置，自然憤慨，改進黨和其他小黨便聯合要求政府引責辭職。這時又是自由黨脫離聯合戰線，主張隱忍自重，暫時不提內閣責任問題。因此那運動又終於被政府鎮壓下去。而自由黨並且公然宣言和伊藤內閣提攜。

伊藤懷柔了自由黨還不足，對於改進黨也想伸張他的籠絡的手段。他兩次過早稻田訪問大隈，他想把自由改進黨兩黨都收進袋子裏，然後議會便可操縱如意。這時政治上的難問題，就是戰後財政的問題。而關於財政的經理公認為特具妙腕的是大隈重信，松方正義兩人。於是伊藤想把大隈松方邀入內閣。但是閣員反對，自由黨也居中妨礙，伊藤想不出好辦法，只好辭職。

第二節 松隈內閣

伊藤辭職之後，元老會議奏請召松方大隈兩人組閣，大隈向松方提出入閣條件：要「閣員負連帶責任」，要

「容納國民的宿望」要「根本整理行政，改革財政。」松方完全容納。把大隈的提議做基礎製成宣言。所謂松隈內閣，便於明治二十九年十月成立。

那時改進黨已經併合幾個小政黨，改名叫「進步黨」。松隈內閣成立之後，進步黨支持，自由黨反對，自不待言。但是內閣裏通統是松方一派的人，大隈孤立。大隈雖然想恪守憲法，實行宣言。但是松方一派仍然脫不了藩閥的專擅習氣，他們任意罷免高級司法官吏，對於財政不切實去整理，只曉得一味加稅。因此進步黨終於不得坐視，而大隈隱忍許久之後，也只得於十一月掛冠而去。

大隈辭退之後，進步黨認定政府沒有實行當初的誠意，斷絕提攜。自由黨本來是立於反對地位，這時也議決不信任。民黨既然這樣聯合進攻，內閣自然無法抵抗。乃斷然解散議會。原來解散議會的意義，本來是因爲內閣和議會政見不對，所以內閣解散議會，要國民再行選舉，這就是等於把內閣的政見和議會的政見付給國民公決；如果國民選出和前次政見相同的議會，便是國民不贊成內閣的政見，內閣那時便應辭職；國民如果選出和前次議會政見不同的議會，便是國民贊成內閣的政見，內閣便應澈底進行原先的計畫。所以各國憲法允許內閣有解散議會之權，原是給它一個機會去訴諸國民，不是給它一個權利去懲罰不服內閣命令的議會，但是這次松方解散議會之後，他不等待國民公決，不等待新議會選出，即刻便向天皇辭職，好採他的解散議會不是固執自己的政見想訴諸國民，而只是給議會議員們一個虧吃，這可見松方一類藩閥對於立憲政治了解的薄弱，也可見日本憲政的幼稚。

明治三十一年一月組閣的大命又降於伊藤博文。伊藤最初邀大隈入閣，大隈不應；又和自由黨商量提攜，但是自由黨因爲新選舉結果，從八十二人加到了九十八人（進步黨也從八十六人增加到九十一人），對於自己的勢力很有自信，要求合組內閣，伊藤不肯。於是民軍兩黨聯合攻擊政府的財政計畫。到六月又解散議會。

第三節 憲政黨的出現

自由進步兩黨既然都落到反對地位，而藩閥政府又那樣暴戾恣睢，不惜再三解散議會。於是兩民黨切實聯合共當藩閥的意見不期而同時發生在兩黨黨員的腦裏。自由黨的大江卓，竹內綱，改進黨的平岡浩太郎，竹內正志等尤其熱心，兩黨領袖也捐棄前嫌，欣然允諾。於是乎商定把兩黨合併起來，叫做「憲政黨」。明治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東京舉行結黨式，分袂五六年的板垣大隈兩民黨領袖又在同一個會場裏演說。憲政黨的宣言說：「憲法發布議會開設以來將要到十年了。在這十年之間，議會的解散便已經有了五回之多，憲政仍然是有名無實，政黨力量亦還不得伸展。因此藩閥仍然能夠團結盤據，使得朝野不能和協，國勢不能迅速進步。這是全國忠君愛國之士一齊憤慨歎息的。現今我們鑒於內外的形勢，斷然解散自由進步兩黨，更擴大範圍來糾合同志，組織一大政黨，與民更始，煥然一新，以便達到完成憲政的目的。謹此宣言。」

第四節 伊藤組黨的決心

那月十六日自由黨通知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表示不能再和政府合作。伊藤博文從此也覺得暫時提攜的政黨不可靠，非自己組織政黨不可。於是乎決意組織政黨。一面着手研究歐洲各國政黨的組織，一面聯絡同志

着手準備。把伊藤直系的政治家爲中堅，網羅新進的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邀集各重要實業家。

組黨的第一問題是黨費。正在籌慮的時候，便有馬越恭平自願供給三十萬圓，並且說假若用下不夠，他還可以想法子，於是乎即刻租定事務所，任命採備人員。

六月二十四日開元老會議，伊藤報告最近的政況，說明政黨組織的不可少，並表明自己願組織新政黨的意見，要求諒解。那時山縣有朋起來反對。他的理由大致是說：第一，內閣總理自己出來組織政黨，未免有不公平的嫌疑；第二，元老應當是大公無私，翼贊天皇，指導政務，假若自己組織政黨，便是不合元老的職分；第三，伊藤前次出洋調查憲政，回國之後，盛唱日本應取法國的政治組織，內閣只對天皇負責，後來憲法就是依這個精神製定，很適合日本的國體。現今假若伊藤這樣的人自己出來組織政黨，一定又要趨於議會政治，和原先的精神不符。他竭力反對伊藤組黨。

但是伊藤組黨的意思十分堅決。他說，假若自己是內閣總理，又是元老，便不應組織政黨，那末我就辭退總理大臣職務，並且連元老的待遇也一併辭退，用一個平民資格來組織政黨。第二天，他就上辭表，把內閣總理職位和勳爵一併辭退。他的辭表原文如下：（原文是漢文）

「謹奏臣博文荷聖恩屢奉重任孜孜圖報効而事與志違是臣疎才之所致恐懼曷勝若猶在菀尸位
壅塞賢路恐污聖鑒茲謹奉表以辭免職併乞奉還勳位顯爵伏願 皇帝陛下曲垂哀憐速賜 聖允臣不
勝恐懼屏營之至誠恐頓首再拜」

辭表上了之後，明治天皇認爲勳爵和總理大臣職務沒有關係，不必合辭，勳爵仍應繼續。

第五節 第一次政黨內閣 隈板內閣

六月二十七日天皇依伊藤的推薦，召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組織繼任內閣，大隈任首相兼外交，板垣任內務，大隈進步派的尾崎行雄任教育，板垣自由派的松田正久任財政，兩派間的分配算是均勻，這就叫作「隈板內閣」。西鄉海軍大臣，和桂太郎陸軍大臣都留任。

這是日本第一次的政黨內閣。日本自有內閣以來，第一次是伊藤博文，是長閥；第二次是黑田清隆，是薩閥；第三次是山縣有朋，是長閥；第四次是松方正義，是薩閥；第五次又是伊藤，第六次又是松方，第七次又是伊藤。所以從來總是薩長兩藩交迭組織內閣，沒有一個內閣是由議會裏的政黨組織的。這次伊藤辭職之後，一般人都預料一定是由山縣有朋出來，但是由伊藤的力薦，終於現出空前的政黨內閣，開政黨政治的端緒。這些確是伊藤遠見過人的地方。

但是進步自由兩黨的合併，憲政黨的成立，原來只因有推倒藩閥的共同目標，並不是主義的一致；所以合併以後，兩派並不能完全融洽，暗鬪仍是不斷。並且大隈就任以後，表面說政黨內閣成立了之後政務官應用本黨黨員以明責任，實際上不論政務官事務官，更換極多，於是進步自由兩黨黨員間互相排擠爭奪地位，越加促進兩黨的分裂。

八月十日，舉行總選舉，憲政黨在議席總數三百人之中竟占了二百四十三席，占全體的十分之八以上。內閣

在議會裏有了這樣的絕對優勢，本然可以大展經綸，不受掣肘，可惜黨內不一致，不久便生了內訌。

第六節 憲政黨的分裂和憲政本黨的成立

八月二十二日教育大臣尾崎行雄因有論及共和政治的演說，自由派便乘機攻擊，終於辭職，自由派首領板垣退助便主張權力均衡，要求由自由黨員繼任，大隈不聽，推薦犬養毅繼任。犬養親任式舉行之前，板垣匆遽去見天皇，陳訴大隈的專橫，犬養的不適任，假若犬養被任命，他和他同派同大臣就只好辭職。但是這話沒有發生效力，犬養的親任式還是按時舉行了。

這樣一來，自由派便大不滿意，那派的總務委員便於二十八日訪問進步派的總務委員，提議解散憲政黨，進步派不肯。自由派便依那多智大膽的策士「星亨」的策畫，用憲政黨名義通知自由派黨員於二十九日在神田錦輝館開會；通過解散憲政黨的議案，並且同時重新組織憲政黨，連黨綱黨則都是「一古腦兒」通過了。憲政黨原先本來預定在十一月一日開大會，那料自由派竟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先發制人，早幾天便矯用全黨的名義，通知己派的黨員，馬馬虎虎決議了解散憲政黨，並且用己派黨員另組織一個憲政黨。進步派自然不肯答應。他們不承認那天錦輝館決議的效力，又重新發通知召集大會。但是板垣退助利用內務大臣的職權，發出左列的布告，禁止他們開會。

置本部於東京市麴町區內幸町一丁目三番地用憲政黨名義之政社團體查屬妨礙秩序，依集會及

政社法第二十九條，今後予以禁止。

內務大臣伯爵 板垣退助

進步派知道爭亦無益，乃於十一月三日組織「憲政本黨」，而內閣便於三十一日提出總辭職。這樣，第一個政黨內閣不到半年便倒壞了。

第七節 又回到藩閥內閣

元老會議的結果，由山縣有朋繼任組織內閣。

前回隈板內閣成立之後，伊藤便出國到中國來漫遊；後來內閣發生糾紛，大隈發急電請伊藤歸國，伊藤於十一月七日到長崎。但是山縣因為前次伊藤不得他的同意推薦隈板，成立破例的政黨內閣，對伊藤很不滿意，這回他便不等伊藤入京，於十一月八日組織內閣。伊藤自然也不滿意，他便停止晉京，漫遊九州各地。

山縣本來是要組織超然內閣，但是因為有議會的關係，畢竟非和一個政黨提攜不可。他要桂太郎去和憲政黨（即自由派）接洽。憲政黨開初便要求四個閣席，山縣只允給它兩席；後來又要求閣員全體入憲政黨，山縣自然覺到更難辦到。後來終竟於左列三條件之下成立妥協。

一 發宣言書，宣明現內閣非採超然主義；

二 內閣採用憲政黨的綱領；

三 政府盡力援助憲政黨擴張黨勢。

山縣因為看得黨人的獵官運動極其熾烈，而且官吏的任用也沒有一定的程序，想整頓這種弊風，於議會閉會後把「文官任用令」、「分限令」和「懲戒令」改正公布。但是憲政黨認為那是疏外己黨，毫無信實，派代表去

實問政府，甚至有主張斷絕提攜的。政府不得已，把建議修改文官任用令的幾個屬僚免職，平慰憲政黨人的憤怒。

明治三十二年七月，舊國民協會改組爲「帝國黨」。原來國民協會是明治二十五年西鄉從道等把依松方干涉選舉而當選的議員們做基礎而組織的，當時頗有相當勢力，在議會裏有七八十議席，後來漸次衰落，三十一年年的議會裏只餘十九席。領袖等想要振興黨勢，所以決定改組。這黨的政綱和其他的沒有多大區別。成立後並且宣言當時內閣是和該黨的主義不相衝突。

在這期間，憲政本黨即進步派會反對政府的預算案，又糾彈政府干涉府縣會議員選舉，都沒有奏效。但是憲政黨即自由派中欲望沒有滿足的人也漸漸心懷二志，暗中運動伊藤出山，展開新局面。並且憲政黨也未嘗不想由自己來組織純粹政黨內閣，不過多數都認爲時機未熟，應暫時觀望，蓄養勢力。

三十三年三月憲政黨又開始活動，對政府要求組織聯立內閣，並恫嚇政府說假若這層辦不到，下次議會裏恐生波折。但那時山縣看得黨人的欲望難以滿足，並且世人亦希望政局有一個新變換，他已經決意辭職，到五月他便上奏。

天皇派人召伊藤組閣，但伊藤已經深感內閣若在議會裏沒有基礎，政務萬難圓滿進行，在新黨組織還沒成功以前，決心不再輕試，他便固辭大命，並且出京到大磯，又到箱根去，表示決意。

這時憲政黨和憲政本黨都想攀附伊藤，而憲政黨進行尤迅速猛烈。六月二日開評議會決議希望伊藤入黨。那時忽然中國發生義和團事件，外交上情勢重大，於是天皇慰留山縣，並召伊藤入京，商議應付方針，山縣的

辭職便成爲無期延期。

第六章 政友會

第一節 立憲政友會的成立

伊藤自解組以後，或遊中國，或巡各方，但沒有一天不留心做政黨組織的準備。對於各黨中可望拉過來的人物也派人聯絡。

那時憲政黨和山縣提攜以擴張黨勢的希望，既已斷絕，在十三議會裏又只有百十九議席，比憲政本黨還少四席；於是積極設法依附伊藤。該黨評議會決議邀請伊藤來做黨首，已如前述，但伊藤怕受他們的牽制，不能貫徹自己的意見，便對他們婉詞拒絕。到這裏，憲政黨幹部又想出第二個奇妙策劃，就是「無條件獻黨」。派總務委員星亨，松田正久，林有造，末松謙澄和衆議院院長片岡健吉來伊藤邸接洽。當時伊藤的左右還有主張不要接受仍然照原定方針單獨進行免得受自由黨傳統精神的影響和牽制，但是伊藤以爲憲政黨既然是無條件地來獻黨，那便沒有拒絕的理由；當時便欣然接受憲政黨的供獻。

那一天伊藤便拿出新黨的宣言書和政綱，給憲政黨代表看，並商定結黨的手續，決定黨名爲政友會，即刻指定憲政黨的四總務和西園寺公望，渡邊國武，金子堅太郎，都築馨六，長谷場純孝，大岡育造，本田政江，渡邊洪基等

做發起人。但據說後來伊藤因為接受了憲政黨的整個參加使得指揮不靈，終於不到三年便不得不退出政黨而既處於樞密院議長的地位，據說那確是失策。

黨名叫立憲政友會。結黨趣旨九條，都是和其他政黨一樣照例的官樣文章，如恪遵憲法，振肅行政，發達教育，完成自治等等。第五條，希望充實國防，防護國權國利；第七條，獎勵農商百工，發達航海貿易；這可以看出政友會產生時代的時代精神。但是宣言裏有一段說：「閣員的任免屬於憲法的大權，或由政黨中或由黨外人士簡拔擇用都是依元首的自由意思。已經被舉出來就輔弼獻替的職務之後，就是同黨的黨員或政友，亦不應從旁置喙多所主張。假若不明這個道理，一定或是政機的運用陷於錯誤，或是流於權力爭奪，都是有說不盡的弊害。」照這樣說來，閣員不必由議員的多數派選出，而內閣總理決定政策又不容黨員政友參加意見，這可見當時對於憲政了解的缺乏，並且可以看出此後日本的畸形的憲政的原因。後來做政友會總裁在大正政界逞雄稱霸的「原敬」據說那時是在大阪每日新聞社擔任主筆，但對政友會的創立也盡了不少的力量。

從此憲政黨自動解散，立憲政友會成立，伊藤博文做首領。從此日本的政界便成為政友會對憲政本黨的對峙，到現今雖然經了許多變遷，但是大致仍是那時壁壘的繼續。

第二節 政友會內閣

山縣內閣前次因得中國的義和拳事件而延長壽命，到那年（三十三年）九月，事件已將平定，剩下只屬普通外交問題，剛好伊藤的政友會已經組織成功，並且在衆議院裏有過半數的議席，山縣便於九月二十六日上辭

表，奏請伊藤繼任。伊藤既經成就了年來組黨的宿願，好像是毛羽既豐可以高飛，也就準備了隨時組織內閣。山縣這樣即刻辭職，在伊藤雖然覺得有點過於急促，但是依諸元老的斡旋，並且和山縣會談之後，也就慨然應允。於十月十九日組成第四次伊藤內閣。除西鄉海相，桂陸相仍舊留任外，其餘閣員如左：

總理大臣

伊藤博文

財政

渡邊國武

內務

末松謙澄

司法

金子堅太郎

教育

松田正久

農商

林有造

外交

加藤高明

遞信

星亨 後由原敬繼

當時立於反對黨地位的憲政本黨和帝國黨兩黨。

憲政本黨於十二月二十八日開會通過左列決議：

(一) 振肅官紀，矯正政界的腐敗；

(二) 保全清國，維持東洋的和平。

(三) 爲清國事變和國家發達所必要的經費，固然不辭支出，但是不意的經費便不能贊成。又帝國黨於十二月十九日開大會通過左列決議：

(一) 吾黨取嚴正態度，以圖貫徹平素所懷抱的主義；

(二) 準據欽定憲法的大旨，認現內閣的行動爲違反吾黨主張；

(三) 振肅官紀；

(四) 吾黨應努力恢復外交，保全清國，扶植朝鮮。

第十五議會於明治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開會，當時議會中政黨的分野如次：

政府方面——政友會

一五六人

反對方面

憲政本黨

一〇三人

帝國黨

一四人

合計一一七人

中立

二七人

這樣，政府在衆議院裏是有了絕對多數。但是雖然如此，政府決不是可以爲所欲爲，因爲議會裏除衆議院之外還有貴族院。而貴族院向來是保守派的堅城，山縣一派盤踞在那裏，而對於伊藤的組織政黨，抱了十分的反感。後來政府提出財政整理案，增徵酒稅、砂糖稅、海關稅並增加煙草專賣的價格。這案在衆議院裏雖然容易通過，但是貴族院裏的研究會、茶話會、庚子會、木曜會、朝日俱樂部這六派起來反對，伊藤再三出席說明，並且託山縣

松方諸元老出來講停，亦沒有效力。後來由天皇召貴族院議長面諭通過，纔得可決。這種辦法把政治責任牽連到元首，逸出憲政常軌，所以很受反對黨攻擊而且政府的威信也受不小的損失。

以後，內閣內部自由黨出身的人物和伊藤直系的人物之間，常有政見的衝突。三十四年春又爲翌年度的財政計劃發生衝突，伊藤便決意辭職，五月二日不和閣員商量，依內閣不統一的理由逕上辭表。

第三節 桂太郎內閣

元老會議決定推薦桂太郎繼任組閣。桂太郎自第三次伊藤內閣以來，歷經第一次大隈內閣，第二次山縣內閣，第四次伊藤內閣，都是充任陸軍大臣。他的內閣於三十四年六月二日成立，構成如下：

內閣總理

桂太郎

內務

內海忠勝

財政兼外交

曾禰荒助

遞信

芳川顯正

司法

清浦奎吾

農商

平田東助

海軍

山本權兵衛

教育

菊池大麓

陸軍

兒玉源太郎

這個內閣是純粹的超然內閣，一個政黨員亦沒有。閣員都是山縣系的少壯，所以世人譏它是「二流內閣」。但是內部很能團結一致。這個內閣在職期間，締結了日英同盟，打贏了對俄戰爭，樹立了日本富強的基礎，算是在日本政治史裏占空前絕後的位置。而它的在職年數達到四年另七個月之久，也是前後無比。

不過這樣超然的在議會無根據的內閣，將來怎樣通過議會的難關，乃是有與味的問題。

桂內閣成立不久，六月二十一日，那政友會裏才氣縱橫的人物「星亨」在東京市政府裏被人暗殺，政友會受一個不小的打擊。星亨死後，由尾崎行雄繼任衆議院裏政友會的院內總理。此後黨內內訌的徵候更加顯明，舊自由派和伊藤直系之間軋轢更甚。伊藤看見這個樣子，託詞養病，九月十八日飄然出遊海外，政友會越加缺乏統一。伊藤出國的時候，告戒黨員說：政治是要替國家施善政，現內閣雖和我黨沒有關係，但假若不做什麼不利國家的事情，便不應隨便反對，應當取慎重態度。但黨員裏多數並不尊重他這些話。

這時憲政本黨漸有衰頹之勢，議席比昔時減少得多，這次對於內閣態度曖昧。

帝國黨原是標榜超然內閣，對於這次山縣系的桂內閣，表示認爲和該黨主義方針相同。

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七日召集的第十六議會裏衆議院的分野如左：

政友會

一五九

憲政本黨

七〇

三四俱樂部

二六

(由憲本分出的)

帝國黨

一三

無所屬

三二

據世人一般的預期，政友會應當最是同情於現內閣的。但是議會開會之後，政友會中硬派占優勝，終於決議反對豫算案。桂太郎乃請在歐洲的伊藤電勸黨員，元老井上馨亦竭力調停，纔勉強通過。

三十五年二月日英同盟成立。十二日，內閣向議會報告。

這年冬，議會滿期，依照新頒布的大選舉區制單記投票法，舉行總選舉，桂太郎因和任何政黨沒有關係，希望公平選舉，迭發訓令不准干涉，據說那次的選舉確是比較的公正。結果：

政友會

一九一

帝國黨

一七

憲政本黨

九三

其他

七五

這時，日本和俄國的關係不很圓滿，俄國在中國北部的侵略又很急進，桂內閣便定出新國防計劃，預備擴張海軍八萬噸，經費約要一萬萬圓，籌出這經費的辦法就是把前次加徵特別地租五年的期限撤消，改爲永久稅。在議會開會前先把這辦法告訴兩院議員。

伊藤首先反對。他主張不與新事業，先整理行政，緊縮軍備，休養民力。憲政本黨亦依同樣理由，斷然反對。於是議會中兩大黨態度一致，而策士之徒便運動伊藤和大隈的提攜。加藤高明尤其出力，把兩巨頭邀到自己家裏，造成晤面的機會。兩人會見約定一致反對政府。翌日大隈在憲政本黨大會上報告會見經過。並且說伊藤得到這樣的寵遇信任，還能下野來居於反對地位，勇氣很可佩服。帝國黨亦表示反對政府。政府陷於獨夫的地位。

新議會於三十五年十二月六日召集。政府是在衆議院裏提出海軍擴張案，地租增徵案，鐵道建設案等。桂首相說明施政方針，會禰說明財政的計劃。但是預有決心的預算委員會完全不管，依三名對二十七名的大多數，否決地租增徵案。全院開會的那天，桂首相又親臨議場，說明海軍擴張的費用除加徵地租而外，再沒有別的財源。但是在議會也是胸有成竹，幾乎要一拳否決政府提案。政府不得已下令停會五天。在這五天之中拼命用種種方法去引誘議員想打破各派的結合，但是沒有成功。再停會七天，派兒玉陸相到箱根去疏通伊藤，又被峻拒，近衛貴族院長得六派的同意去邀集兩大黨首領和閣僚會談，但兩黨態度強硬，又沒成功。十二月二十八日衆議院開會，桂太郎又出席反覆說明，請求贊助。憲政本黨議員武富時敏起來作反對演說。正要投票否決的時候，突然來了解散衆議院的詔勅。

總選舉於明治三十六年三月一日舉行。政府改變前回態度，大加干涉。但是結果反對黨仍占壓倒的大多數。

政友會

一九三

帝國黨

一八

憲政本黨

九一

其他

七四

這時桂內閣真是窘迫萬分。想辭職但是又有點不甘心，再解散又未免太頻繁，怕引起更大的糾紛。不得已乃苦求山縣有朋出來調停。山縣和伊藤會見，商量妥協辦法。山縣對伊藤陳說東三省風雲的危急，再不可國內相爭，他自己答應去要政府放棄增租繼續案，把這個做條件，要政友會不反對政府。伊藤也便答應下了。這樣轉圜之後，桂首相和貴族院也沒有異議。但是政友會議員中有一百多人另外開會反對妥協，地方支部亦多不贊成妥協，形勢又緊張；後來伊藤在議員大會席上，給了訓示的演說，纔算和緩下去。他方面憲政本黨自前議會以來，本來是和政友會一致，這次伊藤和政府妥協，並不預先和大隈商量，僅僅於妥協成立的時候，託人向大隈報告經過，所以大隈很憤憤不平，在議員大會席上暢論政治家的責任，暗中批評伊藤的朝三暮四的態度。

議會在三六年五月八日開會。

原來前次議會的解散，本是爲得擴張海軍加征地租的案子。這案政府已經和伊藤商定不再提出，但是爲保全體面形式上再提出一次，到了預算委員會自然又被否決，於是乎政府便把那案撤回，用另一財源案替代。就是整理行政，把電話事業鐵路事業延期緩辦，從這裏節省出來的經費之外，不夠的便募集公債去填補。政府爲這代替案又由內閣總理財政總長等去會見政友會的松田正久尾崎行雄原敬等，但是政友會堅不承認，尤其反對公債募集案。首相勸他們說，已經和政友會總裁有了諒解，得到了他的同意，請不要反對。松田等聽到這話驚異得很，

很憤總裁的專斷。但是爲顧全黨的體面，只好贊成。只有尾崎行雄堅決反對，斷然拂袖脫離政友會。這樣，桂內閣爲增租繼續案解散議會，改選之後，又把所據爲解散議會的理由的增租繼續案撤回，冤枉白白地解散了一次議會，新議會繼續反對內閣政策，內閣也不引責辭退，這又可見日本藩閥的專橫，和憲政的幼稚。

第四節 伊藤脫離政黨

那時日本的政治差不多完全是由元老主持。內閣每遇重大事件，照例要報告元老，請問他們的意見。但是那時的伊藤博文一方是元老，一方又是政黨總裁；元老是要大公至正涵蓋一切，而政黨首領便有政黨的立場和政黨的策略；所以桂內閣對於伊藤極不容易應對。於是桂首相邀集伊藤山縣兩元老，詳述國政的危難，請伊藤於元老和黨首之間選擇一個。伊藤不允許，他說：元老的稱謂是由於天皇的聖意，不能辭卻；黨首的使命是要完成憲政，也不能放棄。桂太郎沒有辦法，只好伏闕請辭。但一方面他又請山縣松方兩元老到天皇那裏去進言，說現今內外情勢緊急的時候，不宜於更換內閣，但是要使內閣留任，必須使伊藤博文脫離政黨，最好是請他進樞府。天皇聽從他們的話，於七月六日召見伊藤，關於內外時局略有諮詢之後，交下詔書，拜他做樞密院議長。這事頗出伊藤意外，他便稍求寬假以便考慮。山縣松方諸元老都來勸駕，伊藤只得拜命，而推西園寺公望繼任政友會總裁。並且建議加任山縣松方做樞密院顧問官。桂內閣也就留任下去。

這樣，伊藤的退出政黨進樞密院是由桂太郎和山縣松方的畫策。但是又有一說，說那不過是表面上的事情。伊藤那時因爲看得政友會內部不能一致，總裁的旨意黨員不能奉行，舊自由黨在黨內仍然自成一派不從命令。

所以厭倦了政黨；並且看見縱使在衆議院占多數，而貴族院還可以作梗，貴族院的組織法又是出於伊藤的建議，不好更改；所以也覺得沒有辦法，樂得藉這機會隱退到樞密院裏去。

政友會自和桂內閣妥協以後，有許多人相繼出黨，不滿於伊藤的專斷的土佐派片岡健吉、林有造等也先後脫離。到西園寺繼任總裁的時候，只餘一二八人，失掉了過半數黨的地位。政友會的脫會者邀集別的同同志組織「同志研究會」，站在反對政府的第一線。這同志研究會的會員雖然不過有十九名，但是包含了尾崎行雄、加藤高明、奧田義人、小川平吉、望川小太郎、望月圭介等有力議員。

第五節 日俄戰爭

明治三十七年二月六日日俄斷絕國交，十日日本對俄宣戰。政府召集兩院議員若干名，密示戰時財政計劃，求其同意。這時各黨因為對外戰爭發生，都主張一致對外，贊成政府的計劃。

三月十六日政友會開議員大會，決議大略是說：現內閣內外諸政措置失當，憲政前途甚可憂慮，所以本會屢次要出來糾正。現今宣戰的詔勅既下，際遇着未曾有的時局，本會顧慮軍國的急需，從來的問題姑且讓後日去解決，決議對於戰爭必要的軍費不辭擔負。同一天，憲政本黨亦開大會，大致也贊成政府的措置。

在日俄戰爭期中，各政黨都力避和政府衝突，團結一致。

明治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海軍擊破波羅的艦隊，六月九日美國大總統通牒日俄兩國勸告講和，兩國都表同意。八月十日在坡茲馬士開講和談判，九月一日講和條約成立。

最初日本方面所提的條件極醜，包含制限俄國海軍，交還樺太北部的償價十二億圓，賠償金等，後都無條件撤回，無報償放棄樺太北部，疊次讓步之下，日方所得並不甚多。

這消息傳到國內，輿論沸騰，都攻擊政府懦弱，首都到處發生暴動，放火燒內相官舍，燒燬電車，破壞警察署，警察和民衆衝突，政府乃下戒嚴令，停止新聞雜誌的發行，纔把事件鎮定下去。世人把這事叫做「燒打事件。」

桂內閣在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又訂成日韓協約，十二月又締結中日條約。

到這時桂內閣因事業告一段落，決意辭職休息。十二月二十三日邀西園寺政友會總裁，要他組織後繼內閣，西園寺應允，即便訪問伊藤山縣求其援助。三十九年一月七日第一次西園寺內閣成立。構成如下：

內閣總理

西園寺公望

內務

原敬

陸軍

寺內正毅

農商

松岡康毅

海軍

齋藤實

外務

加藤高明

財政

阪谷芳郎

遞信

山縣伊三郎

司法

松田正允

教育

牧野伸顯

日俄戰爭後最初的議會那第二十二議會在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開會，就在西園寺內閣成立的前幾天。當時政黨的分野如次：

政友會

一四九

政交俱樂部

三六

憲政本黨

九八

無所屬

二〇

大同俱樂部

七六

大同俱樂部是帝國黨和舊自由黨系的人合併組織的，對政府表示好意中立態度；政交俱樂部是以前述同志研究會爲中心擴大組織的，和憲政本黨一致立於反對黨地位。兩者都是在三十八年十二月成立的。到三十九年十二月政交俱樂部的尾崎行雄，島田三郎，花井卓藏，小川平吉，河野廣中等又組織猶興會。

這次的西園寺政友會內閣，算是日本第三次的政黨內閣，但是這內閣的成立原是由於和藩閥提攜，成立之後又事事要仰桂太郎的鼻息，所以並不能算是純粹政黨內閣。後來西園寺和桂太郎間因郡制廢止案意見相左，桂西的提攜漸次破裂。加上新承戰爭之後，財政困難達於極點，西園寺不得已打算把既定事業酌量延緩，且是陸

海軍兩部反對軍事費的延緩。不得已只好辭職。由桂太郎繼任。

第六節 伊藤被刺

四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桂太郎組織新內閣。名單如次：

總理兼財政

桂太郎

內務

平田東助

外務

小村壽太郎

農商

大浦兼武

逓信

後藤新平

教育

小松原英太郎

司法

岡部長職

陸軍

寺內正毅（仍舊）

海軍

齋藤實（仍舊）

這第二次桂內閣也是和第一次一樣，純然的超然內閣。桂太郎並且揚言說凡是和自己政見相同的政黨固然願意提攜，否則假若濫藉多數壓迫政府，雖連續解散幾次議會亦所不辭。這更可以看出當時藩閥軍閥的專橫。

明治四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伊藤博文在朝鮮被刺。伊藤自三十八年任朝鮮統監，屢次藉故改訂日鮮條約。

終於兼併朝鮮，把朝鮮政權移在統監手裏。四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因爲朝鮮兼併事告一段落，辭統監職，回任樞密院議長，到那年十月他又想遊歷東三省並和俄國協商，那時他已經年近七十，但是還是野心勃勃，又懷抱什麼新計劃，過海到東三省來。二十六日到哈爾濱車站。俄國特別優待，他到站的時候，俄國軍隊已整列在那裏等候池閣兵，這個禮節算是無上的隆重。閱兵將完的時候，一位朝鮮志士從羣衆中跳出向伊藤開鎗，伊藤胸部連受三彈，據說還走了幾步，抬到車上便逝去了。

第七章 國民黨

第一節 立憲國民黨的成立

政友會自明治三十九年西園寺內閣出現之後，發展極其迅速，第二十一議會裏有百三十九議員，第二十二議會裏加百四十九名議員，第二十三議會裏加到百七十一名議員，第二十四議會裏又加到百八十名，到四十二年五月西園寺內閣下舉行的總選舉結果，竟加到百九十三名，占絕對過半數。這樣一來，其他各黨發現這樣一個大敵，自然想到聯合非政友各派，來合力對抗。西園寺辭職，桂太郎第二次組閣的時候，政友會仍然澎漲，第二十六議會裏，竟達到兩百零四名。非政友派合同的運動越加熾烈，四十三年三月，憲政本黨聯合猶興會和其他議員共九十二名組織「立憲國民黨」。

這立憲國民黨固然也是和政友會差不多的政黨，沒有什麼根本差別；但是據成立當時的情形說來，政友會確是和藩閥勾結，代表舊的封建的勢力，而立憲國民黨在那時候最少表面上確是要求真正的立憲政治，代表近代的民主思想。我們且把它的成立宣言書頭幾段譯出，來表明該黨當時的主張。

立憲國民黨宣言書劈頭便要求正軌的憲政，要求以國民多數的贊助為基礎對議會負責任的責任內閣，即是反對當時由藩閥操縱由藩閥指揮的政治。宣言書說：

「爲要從順大勢的旋轉，使國民對於憲政能加更適切的解釋，發揮憲政的妙用，增加國運的隆昌，現在忠於憲政的國民協同組織立憲國民黨，對普天下宣布立憲的本旨。

「要尊重憲政的緣故，主要的是因爲要明定內閣的責任，常在國民的大基礎之上，運用政權。但是由來我國政治實權總是被一部份官僚壟斷，到今日國家雖然有立憲之名，而國民並得不到實際的惠澤，所以第一便要大大加改革，使得名實相符。」

其次又對於當時軍閥的跋扈，軍費的偏重，大膽指摘：

「國家的本能，是在於保維文武的均衡，使庶政百揆各得其宜，去增進一國的福祉。但是現在國費的分配不得均衡，顯然有倚重倚輕的現象，這是第二應當根本審核，澈底釐革的。」

其次又論軍備整理的必要，和國外發展的急需，證明立憲國民黨也是不離帝國主義政黨的類型。宣言說：「國防沒有不變的定形，要在於省察四圍的形勢，決定設施的緩急。現今列強勢力由西而東，集中於

太平洋力量逐年增大。當到這時候，若想鞏固帝國的地位，維持列強的均衡，保障世界的和平，必須順應大勢，革新帝國的軍備。

「軍備固要順應國位和地勢，逐次革新，去維持列強的均衡，保障世界的和平，但是對外政策也不可不和軍備相表裏。現今國民繁殖，年年增加，百年之內恐要加到一萬萬；所以在殖民方面，通商方面，利導國民，獎勵國民，圖謀對外的發展，都是靠着國家的對外政策。但是由來當道的對外政策，總是姑息逡巡，不能符合國民的希望，這又是非有一大刷新不可的。」

這個宣言書在當時各政黨的千篇一律的官樣文章之中算是比較得要領，立憲國民黨的創立儀式在東京芝區紅葉館舉行，舉出犬養毅，大石正巳，島田三郎，河野廣中等二十名爲常議員。

第二節 明治崩逝與憲政擁護運動

國民黨成立之後，對政府的攻擊越加猛烈，並且努力運動政友會和它一致行動，政友會受了它的影響亦更動搖。桂太郎看見形勢不對，纔於四十四年一月訪晤西園寺，請求政友會的援助。商量結果，內閣全體於二十九日於上野精養軒招待政友會議員，公然聲明提攜。到這時桂內閣便拋棄了他向來所抱的超然主義。

八月二十五日桂太郎突然辭職，西園寺於八月三十日第二次組織內閣。

這次內閣的成立並沒經過元老會議，僅依桂太郎的推薦便被任命，這算是例外的辦法。

西園寺主張「緊縮主義」，不願陸海軍大臣和少數政友會員的反對，把海軍擴張，陸軍增設二師團，地方港

灣改築等案延緩實施，照這樣辦法編成預算，提出議會，那時國民黨雖然竭力反對，但因政友會占絕對多數，仍然通過。

四十五年五月衆議院改選，結果如下：

政友會

二一一

國民黨

九五

其他

七五

明治四十五年七月，即武昌起義的前兩個月，明治天皇因病逝世。那時桂太郎已於前年七月爲想聯絡日俄感情，並想視察外國政黨組織，以便組織新黨，攜同精通俄國事情的後藤新平訪問俄都，他聽到消息，趕急歸國。被任爲內大臣兼侍從長。

大正元年西園寺內閣的陸相上原勇作堅持增加二師團案，西園寺首相堅決反對，但上原得山縣的暗援，無法更換，內閣便於十二月辭職。

西園寺辭職後，即開元老會議，結果仍由桂太郎出來組織第三次桂內閣。閣員如次：

總理兼外務

桂太郎

內務

大浦兼武

陸軍

木越安綱

財政

若槻禮次郎

教育

柴田家門

司法

松室致

遞信

後藤新平

農商

仲小路廉

海軍

齋藤實

桂內閣再現消息傳出之後，一般人因爲他久攬政權，近於專斷，並且每逢有難以如意解決的問題，便利用詔勅來壓服，這樣把政治責任連到元首身上。尤其引起許多人的不滿意。

因此便起了一種「憲政擁護運動」，兩大政黨那政友會和國民黨並糾合無所屬團多人組織「憲政友護會」，其中運動最熱烈的是尾崎行雄和犬養毅。大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在東京歌舞伎座開大會，一般民衆的參加極其踴躍，舊自由黨領袖板垣退助亦親自蒞會。尾崎行雄的演說最爲辛辣酷烈，姑且把它意譯如下：

「現在桂公離開常侍輔弼的大任（指內大臣兼侍從長職）將要再轉到政界裏來。我們替桂公個人着想是非常歡喜，替日本國民着想便非常悲哀。四個月以前桂公拋棄政治家的活動，進到宮內去任兼大臣兼侍從長，一個政治家去就這種宮中輔弼的職務，就好像一個平常人削髮入空門一樣，應當萬事忘懷，小心翼翼，不應當再捲進政治的漩渦，桂公假若對於這種行動後來又有翻悔，便只應乾脆地自己負着

責任去辭職，但是他卻奏請皇帝的詔勅，把責任放在皇帝陛下的身上，這是無上的政治罪惡。桂公對國民還在說他是要根絕藩閥的政治，保全憲政的完美，實行減稅整理；但是我從桂公的經歷和人格看來，不能信他的話。因為桂公的性格和行動實在和鄰國的袁世凱相像。桂公被山縣公嫉視，擯退在宮中任事，這就同袁世凱犯了攝政王的忌諱，歸臥河南的草廬一樣；桂公從閥族出身，為平息國內的沸騰的輿論起見，又宣言要顛覆閥族，這又和袁世凱欺瞞清室的孤兒寡婦，抓着清廷的實權，又和革命軍結托，覆滅清朝，那種陰險奸惡的行動是完全一樣。我們與其說桂公酷像袁世凱，不如說把王莽董卓的性格兼而有之的袁世凱酷像桂公……我們試看一看桂內閣的陣容，他不是要推大浦兼武做內務大臣，而把川上某做警視總監嗎？川上某是什麼人呢？他不是在國民反對第一次桂內閣的政策，國論沸騰的時候，以一介區區的末吏策馬日比谷原頭，屠殺良民的那個屠戶嗎？這就是我們不能坐視，而要國民齊下決心的原因。我們要根絕藩閥，必須第一，廢滅壅塞上下的元老；第二，改正文官任命令；第三，議會裏約有五十名到百名的政府委員要和內閣同時更換；第四，掃蕩軍閥的特權。

『現今帝國國民和閥族激戰的武器，不是彈丸，不是刀戟，是道義的利劍。』

又那天犬養毅的演說，亦毫不含糊。他說：

『依我們的見解，現今的局面不是憲政的危機，而是憲政的開始；不是藩閥太強，而是政黨太弱。現今主義一致的兩大政黨是政友和國民兩黨。祇要這兩黨能夠保持一致的步調，在衆議院裏和藩閥背城借

一、藩閥的倒滅決不是難事。從這個觀點看來，剛纔尾崎君所說的文官任用令改正還是枝葉的問題，比那還更急要的，乃是把樞密院的權限縮回到第二次山縣內閣以前的最高顧問府的權限，勅令的改廢，再不要經樞密院的同意。從來的藩閥打破運動就是爲得以前的政黨領袖醉心權勢，急急於想做閣員大臣，所以不能達到……保障世界的和平，尤其東洋的和平，是帝國外交的大任，但是看看我國外交的形勢，不但外交部和陸海軍部常常互相反對，並且海軍和陸軍也是柄鑿不相容，豈不是怪現象？……」

這回開會之後，連日連夜開演說大會，喚起輿論，反對桂內閣，護憲運動轟動全國，尾崎犬養一時有「護憲之神」的尊號。

但是在這時，立憲國民黨中又分了兩派：一是主張聯合政友會一致打破藩閥，一是所謂改革派，要繼續向來的反政友會主張，不和政友會合作。這後者便和桂太郎提攜組織立憲同志會。

卻說桂太郎原來組織了兩次的超然內閣，幸而操縱政黨勉強通過，但是第二次內閣時代和政友會提攜，已經備嘗艱難，後來終竟耐不過政友會的誅求，不得已把內閣交給西園寺；到最近政黨勢力越加張大，更不容易操縱，所以他也和以前的伊藤一樣，痛感組織政黨的必要，決心組織新政黨。

大正二年正月，桂太郎和後藤新平秋山定輔等商量，把國民黨中的改革派和舊大同俱樂部的人物做中心，再吸引政友會中的一部分人，組織新黨。

二月七日發表宣言書，並由內閣全體在帝國飯店招待國民黨脫黨諸議員，和舊中央俱樂部員（即大同俱

樂部擴大的)和其他加入人物。那時參加的舊中央俱樂部派有原田越城等三十四名，國民黨脫黨者大石正巳，河野廣中，武富時敏，箕浦勝人，島田三郎等四十六人和其他木下謙次郎，德富豬一郎，秋小定輔等共八十八人。新黨名稱就打算叫做「立憲同志會」。

但是那天到會的人並不像預期那樣的多，並且政友會的會員一個也沒有來，所以桂太郎決定暫時觀望，延期舉行結黨式。

他方面，所謂憲政擁護運動，一天一天更加猛烈。二月九日國技館裏的大會據說到了兩萬人之多。第二天早上，幾萬的羣衆包圍議會，高叫擁護憲政，後來終竟暴動起來，襲擊對政府表好意的都新聞，國民新聞，大和新聞，讀賣新聞等；有的被破壞，有的被放火燒燬，有的警察署也被放火燒燬。川上警視總監因警察力量不夠，竟致向衛戍總督要求臨時出兵。議會也只得停會三天。這是明治三十八年燒打事件以後的第一個暴動。同時京都，大阪，神戶，廣島等地都有同樣的大小暴動。

二月十一日桂首相和閣員商定，一同辭職。自有內閣以來，最長命的是桂內閣（第一次）最短命的也是桂內閣。（第三次只有兩個月）

第八章 同志會

第一節 立憲同志會的成立

元老會議結果，由山本權兵衛組織內閣。

這個內閣是把薩閣的山本做中心，加上政友會的領袖原敬、高橋是清等組成的。政友會和薩閣的聯立內閣，政友會剛纔還是擁護憲政、打破閥族的主力軍，頃刻之間又和薩閣提攜組織內閣，一般人很批評它變節變得很快，而它的友黨國民黨覺得被它所賣，也異常憤激。尾崎行雄等二十六人終竟脫離而另外組織政友俱樂部。

立憲同志會已由桂太郎發起，既如上述，山本內閣成立後不久，二月廿四日，發布政綱政策，但是都是常套話，沒有特殊可記的。舉定創立委員。

但是那時桂太郎得病，結黨式不能舉行，到十月十日，桂太郎竟逝世。

桂太郎逝世之後，五常務委員加藤高明、大浦兼武、後藤新平、大石正巳、河野廣中等決定繼承遺志，繼續組黨。過幾天雖然有黨內的重要人物後藤新平、仲小路廉先後脫黨；但是結黨準備仍然着着進行。大正二年十二月廿三日舉行結黨式，推定加藤高明為總理，大浦、大石、河野為總務。其他黨內重要人物有島田三郎、箕浦勝人、武富時敏、若槻禮次郎、片岡直溫等。

山本內閣的議會基礎——政友會，在議會共有二百另四議席，而反對黨方面，立憲同志會有九十二名，國民黨有四十名，加起來亦遠不及政友會。但那時突有海軍收賄問題發生，山本首相頗受一般的疑惑，並失貴族院的同情，後來終竟為得山本提出大規模的海軍擴充案，貴族院不肯通過，終竟於大正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辭職。

第二節 世界大戰和二十一條要求

四月十七日由大隈重信出來組閣。構成如下：

總理兼內務

外務

財政

陸軍

海軍

司法

教育

農商

遞信

大隈重信

加藤高明

若槻禮次郎

岡市之助

八代六郎

尾崎行雄

一木喜德郎

大浦兼武

武富時敏

這大隈內閣是把立憲同志會做基礎，聯合犬養毅為首領的國民黨和尾崎行雄為首領的中正會。當時同志會共有九十二議席，國民黨共有三十九議席，中正會共有三十五議席。但是政友會還是占絕對多數，有二百〇六人。

政友會在這大隈內閣期間，改推了原敬做總裁。原來第二代的政友會總裁西園寺公望因為年老身體衰弱，

早想辭職，只因後任人選困難，所以遲遲未發，因為那時政友會有兩個最大人物，一是松田正久，一是原敬，松田以資望勝，原以智謀勝，兩個都是伯仲之間，不好屈抑那一個。到大正三年三月松田逝世，於是原敬再沒有競爭者，西園寺便於六月十八日召集大會，推定原敬為總裁。

世界大戰就是在這內閣期間，大正三年七月二十八日開始。日本於八月二十三日對德宣戰，藉這個口實占領青島。

這時候，立憲同志會得到一個意料不到的機會，戰勝政友會。原來增加兩師團的陸軍擴充案，久已成為懸案；大隈鑒於內外情勢，急想把那案成立，他便把那案提出議會。反對黨的友會本來是主張增加的，但是又怕這功勞被同志會得去，於是想入非非，決定不反對增加，但是要延一年期，他們說延一年期在國防上並沒有妨礙。增師案便在議會裏被否決。那時大隈確信增師的必要，於是斷然即日解散議會，訴諸選舉。

政友會把那國防問題，並且是己黨向來所主張的問題，為黨的策略去犧牲，很買得一般人的反感。加上大隈內閣對於選舉又設種種方法去操縱；於是選舉結果，從來在衆院占絕對多數的政友會竟一敗塗地，在日本政黨史上開一個特別的記錄。現把新舊議會裏的議員分配比較列表如下：

新

舊

立憲同志會

一五〇

九五

政友會

一〇四

一八五

國民黨

二七

三二

中正會

三五

三六

無所屬

六五

三三

大正四年一月外務大臣加藤高明（立憲同志會總裁）命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五月四日元老山縣有朋、大山巖、松方正義合同長谷川參謀總長、島村軍令部長和閣員全體，開御前會議，決定於五月七日向中國致最後通牒，限五月九日午前七時答覆，二十五日袁政府簽字二十一條。

但是翌年大正五年五月政友同志、國民黨三大黨領袖會見，商定對外一致方針三條，而第一條卻是『對華關係以親善爲主，伸張相互的利益。』這可以看出日政府所謂中日親善的意義。

大隈內閣曾於四年七月爲政友會彈劾大浦內相收賄案辭職，但因山縣有朋不滿意於大隈所推薦的後任者加藤高明，又把大隈留任；到五年九月大隈又辭職，推薦加藤繼任。

但是元老會議決定命當時的朝鮮總督寺內正毅組閣。十月九日成立。

第九章 憲政會

第一節 憲政會的成立

大正五年十月，立憲同志會糾合黨見接近的政黨中正會和公友俱樂部（無所屬議員大隈信常等所組織的）合同組織擴大的新政黨。黨名「憲政會」。最初想推大隈爲黨首，大隈不就，後乃推同志會的加藤高明爲黨首。黨綱宣言都是老生常談，不值得介紹，但是對於憲政也是主張「遵依憲法的條章，尊重天皇的大權，彰明內閣的責任，常使國家大政運用於國民的大基礎之上。」重要人物有尾崎行雄，高田早苗，河野廣中，箕浦勝人，武富時敏，若槻禮次郎，安達謙藏，片岡直溫，濱口雄幸，江木翼，大竹貫一，早速整爾等等。

寺內內閣又是所謂超然內閣，沒有政黨的基礎。成立之後，國民黨首領犬養毅首先發起藩閥內閣反對運動。最初想聯合政友會一致反對，但政友會心中想和內閣合作，所以託詞「嚴正中立」拒絕參加；其次和憲政會交涉，憲政會即刻允諾，國民黨兩黨加上其他議員共總二百四十一人提出政府不信任案。一月二十五日由犬養提出緊急動議，說明理由，其次政友會代表元田肇演說反對不信任案，其次寺內首相辯明，其次尾崎行雄登壇正要發揮反對黨的議論，政府突然發出解散議會的詔書。

政友會和內閣提攜結果，在總選舉大占勝利，挽回前次的損失，恢復第一黨的地位。結果如下：

政友

一六五

憲政

一一一

國民

三五

無所屬

六〇

凡是沒有政黨基礎的內閣，一定標榜舉國一致，這是歷來的常用手段。這時寺內又利用大戰的口實，邀集各黨領袖共同組織「臨時外交調查會」來牢籠各黨，那時憲政會雖然拒絕，但是國民黨終被誘致，於是乎內閣得政友會國民黨的援助，在議會便占絕對多數。寺內內閣的重要事蹟，是成立了蓋辛石井協約和段祺瑞訂立軍事協約援助段祺瑞，出兵西伯利亞援助白俄軍。

那時因大戰爭結果，物價暴漲，米價尤其騰貴不已，引起全國的不安。七年八月富小縣漁村的家婦結合到官廳裏請願，由請願就變成暴動；這事件傳染到京都大阪兵庫各地，民衆襲擊米商，威嚇土豪；不久就蔓延到全國各縣市；最後首都東京亦發生所謂「米騷動」，用軍隊的力量纔得鎮壓下去。

到那年九月，寺內因病辭職。

第二節 原敬的得意和被刺

元老山縣、松方、大隈、西園寺會議結果，推薦政友會總裁原敬組織內閣。閣員如下：

總理兼司法

原敬

外務

內田康哉

內務兼鐵道院

床次竹二郎

財政

高橋是清

陸軍

田中義一

教育

中橋德五郎

海軍

加藤友三郎

遞信

野田卯太郎

農商

小本達雄

這時原敬算是稱霸於日本政界。在立法部的議會方面，他是政友會首領，加上國民黨的援助，便擁有二百二十餘名的大多數。在行政部方面他是首長，而司法大臣的職務，日本政府向來重視，多是把次於首相的人物去擔任，他這回又兼司法。所以他一個人實在掌握了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權。

那時要求普通選舉的運動漸次熾烈，政友會主張時期尙早；憲政會主張「滿二十五歲以上而營獨立生計者」都有選舉權；國民黨主張二十歲以上的男子都應有選舉權。但院外的運動尤其熱烈，工人團體亦起來聲援。大正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普通選舉案經過委員會審查提出本會議，先由委員長報告委員會否決理由，憲政會代表作贊成普通選舉案演說，政友會代表作反對演說，又由原首相表示意見之後，即由政府發表詔勅解散議會。政友會政府每每遇到政府所不贊成的案，總不肯向提出方面充分發表意見，即到解散，這是政友會的常套手段；但是這次的普通選舉案因爲政友會在議會占多數，本來一定會被否決，絲毫沒有解散議會的必要，然而原敬因爲最近成立的小選舉區制便於政府的選舉干涉，所以想藉這機會一舉得到更大的多數。

果然因政府用種種手段援助與黨的結果，政友會得到絕對大多數。

政友會

二八一

國民黨

二九

憲政會

一〇九

無所屬

五六

共計

四六四

在這原內閣期間，重要的事件有三：

一 是尼港日人被慘殺事件。原內閣成立之初，便藉口援助捷克軍，派兵七萬五千，遠征西伯利亞，最初本抱絕大野心，後來費了九億的經費，犧牲了二千餘人的生命，什麼也沒有得到，但是招到俄國人的深仇痛恨。大正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一部分俄國軍隊襲擊西伯利亞黑龍江口尼港（即廟街）地方的日本領事館和日本僑民，日僑七百餘人全被慘殺。事後政府說正值結冰時期無法援救，這事便祇好放置當作外交問題。

二 是兩黨互控舞弊事件。憲政會查出南滿鐵道會社的舞弊，終致把該社副總裁拘禁；而政友會某議員又公布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的祕密文件，即是有實業家內田信也餽贈加藤五萬元，加藤覆信有收到「珍品五個」云云，但後來並未查出罪跡。

三 是華盛頓會議的參加，日本派加藤海相，德川家達貴族院議長，幣原駐美大使為全權代表，結果規定英美的海軍比率為五·五·三。

那時原敬在衆議院既占大多數，在貴族院又得研究會的援助，幾乎像金城湯池，江山鞏固。但是國民間不滿也漸次增長，反對普選既反民意，外交又沒得到勝利，西伯利亞出兵和尼港事件尤其使得輿論囂然。到大正十年十一月四日，原敬正要到西京去赴政友會近畿大會的會，在東京驛驗票口被一個十九歲的青年鐵路工人岡良用短刀刺死。做了七年五個月政友會總裁的原氏的政黨活動，便於此告一個悲慘的終結。

元老會議推原內閣財相高橋是清繼任。內閣於十一月十三日成立，閣員全部留任，政友會亦推高橋繼任總裁。

龐大的政友會在才略邁衆的原敬統率之下，隆盛達到極點，原敬死了之後，高橋的才望都差得很遠，於是內部的糾紛便開始發生。當時全國各專門學校紛紛要求升爲大學，中橋文相應付不大得當，高橋想更換中橋把別的人代替，否認所謂「蓮托生」主義，但中橋堅持聯帶責任說，不肯依從。如此內閣內部常不一致。高橋任職六個月終於十一年六月辭職。這種內訌就是後來分裂成政友會和政友本黨的遠因。

在高橋內閣任期中，除內政上有上述的學校昇格問題，和照例的普選運動而外，外交上算是不順利的時期。日本和蘇聯間所開的大連預備會議沒有結果；日英同盟被英國破棄；侵佔山東和西伯利亞的軍隊又不得不聲明撤回。華盛頓會議也於那時完結。加上維新元老大隈重信和山縣有朋先後於大正十一年一月十日二月一日逝世。不到三個月之間日本政界失了三個最有力的人物：原敬，大隈，山縣。

那時經濟界的景氣不很興旺，又受了俄國革命的影響，社會主義思想有赤日當午之概，後來的種種無產政

黨當時已經在萌芽。

繼高橋之後，新由華盛頓會議回國的前海相加藤友三郎，於大正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組閣。這個內閣是靠貴族院的研究會的基礎，在衆議院沒有根據，於是又起了所謂憲政擁護的運動。

第十章 革新俱樂部

第一節 革新俱樂部的成立

革新俱樂部的產生就是在這個時候。大正十一年九月把國民黨做中心，加上那年正月唱道打破既成政黨組織無所屬俱樂部的押川方義，副島義一，中野正剛，林田龜太郎等，和脫離憲政會的大竹貫一等，組織革新俱樂部。

革新俱樂部的基本口號是打破既成政黨刷新黨弊。它的政策綱領很有急進的傾向，和從來的政黨略有不同，茲介紹重要的幾條如下：

- (一) 斷行普通選舉；
- (二) 撤廢陸海軍大臣的資格制限；
- (三) 擴張市町村的自治權；

(四) 府縣知事由人民選舉；

(五) 危害國民最低生活的間接稅要減免整理；並減免原料品和生活必需品的輸入稅；

(六) 制定法律去解決勞動問題和農民問題；

(七) 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增加普通教育費的國庫負擔；

(八) 整理並縮小陸軍，以師團半減為目標；

(九) 對中國以共存共榮為宗旨努力，使兩國間經濟關係更加密切。

(十) 趕快和勞農政府締結通商條約，並努力使美俄德奧諸國加入國際聯盟。

這革新俱樂部包含尾崎行雄，犬養毅，島田三郎，關直彥，押川方義，大竹貫一，佐佐木安五郎，中野正剛等四十五議員，院外加入者有長島隆二，末廣重雄等。

加藤內閣受憲政會（一〇三人）和革新俱樂部（四五人）的反對，但是得到政友會（二八一人）的支持，所以能夠通過衆議院。

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加藤首相逝世，依西園寺的推薦，由山本權兵衛繼任組閣。山本計畫一全國一致的內閣，邀勸政友會的高橋總裁，憲政會的加藤總裁，革新的犬養毅等齊入內閣。高橋加藤都拒絕，唯犬養毅承諾有條件的加入。

正在籌備中，忽然發生東京橫濱的大地震。生命財產的損失計算不盡。但地震過後，內閣亦即刻成立。

內閣即刻頒布帝都戒嚴令，並發布暴力取締，治安維持，償付延期之緊急勅令。

在職四個月，忽逢攝政太子被刺未中的事件發生，內閣便引責辭職。

平田內大臣商承松方，西園寺兩元老的意思，奏請由樞密院議長清浦奎吾繼任組閣。一月七日成立。

這內閣是由貴族院的四派組成。所以一般人叫做特權內閣。於是乎又起了憲政擁護運動。

第二節 政友會的分裂和政友本黨

政友會因此便發生分裂。原來當時政友會在議會擁有二百七十八名的多數，清浦內閣的成敗，只看政友的向背。然而自高橋內閣時代，爲得高橋想更換中橋德五郎和元田肇，而改組內閣，中橋元田唱連帶責任說要一倒齊倒，不肯犧牲；從此便生出高橋派和中橋元田派。這兩派的決裂本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到這時發生了內閣問題，政友會必須決定態度，還是擁護內閣，抑是參加護憲運動。這自然是兩派分裂的好機會。那時中橋派已經揚言說：『組閣的大命不降於在衆議院擁有大多數的我黨，是由於高橋總裁的無能。假若不更換黨首，吾黨決無發展的希望。』所以他們的反對高橋是決定了的。他們的政策就是只高橋怎樣說，高橋主張甲，他們便主張非甲。高橋那時召集最高幹部會議，表示反對內閣的決心，於是改革派的中橋，元田，山本達雄，床次竹二郎便糾合擁護派，另樹一幟。

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舉行新黨結黨式，因新黨是繼承伊藤博文創立的精神，所以叫做『政友本黨』。推定山本達雄，元田肇，中橋德五郎，床次竹二郎，杉田定一五人爲總務。

政友本黨的宗旨，據它的宣言說起來，是極緩進，極保守。現在把其中重要部分意譯如下：

「當今的急務，是要廓清政界的積弊，安定思想，鎮靜人心。至於阿媚俗論，不盡公黨的本職；或熱中權利，紊亂國家的綱紀；或專事權謀，故作矯激的言動；都是非戒除糾正不可。公黨的天職在於把持自己的信念，一往直前，不辭水火。……革新的要義在於振作國民的精神，促進道義的向上。……口唱完成憲政，而行動燥率，輕生事端，挑撥階級的反感，那是我們所要斷然排斥的。」

山本元田等所發表的脫離政友會理由書，大致是說：「政友會立黨以來，向來是把穩健着實做信條，調和理論與實際，排斥奇矯，力戒固陋，期中作中流的砥柱；所以從來對於變態內閣，總是主張容忍；現今的內閣雖有多少缺點，但也並無即刻破壞的必要，而高橋子爵，拘於組閣的形式，專談理論，出於那種矯激之舉，那是拋棄本黨傳統的精神，我們所不敢輕率附和的。」

政友會分裂後，加入政友本黨的有百四十九人，殘留的只餘百二十九人。

這時議會的分野極其明顯。政府派有政友本黨百四十九人，非政府派即護憲派，有政友會百二十九人，憲政會百三人，革新四十三人，合計有二百七十五人之多。這護憲三派聯合起來，在東京和各地發起盛大的護憲運動。

一月三十一日衆議院開會，由革新俱樂部提議之後，小松鐵相登壇正要答覆，壇下議員敲桌頓足不准他發言，高叫「不要鐵道大臣，非總理大臣出來不可！」這時突有三四個壯漢推開守衛，跳進議場，站上演說高聲萬歲。清浦首相接這消息，纔倉卒入場，於是護憲派議員便搶上演壇，議場呈極端的混亂，議長只得宣告休息。首相看見大勢

不能挽救，便於休息中把解散詔勅交給粕谷議長。

大正十三年五月選舉結果，護憲三派加櫛起來仍然占多數：

憲政會 一五四

政友本黨 一一四

政友會 一〇一

革新俱樂部 二九

其他 六六

清浦首相便斷然辭職。據說清浦明知無可挽救還不辭職的原因，是要執行一次公正的選舉，而那次選舉，確是絲毫沒有干涉，所以很受一般人的稱讚。

第三節 普選案的通過和革新俱樂部的分裂

元老西園寺推舉護憲三派中第一黨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繼任組閣。加藤受命後，即日和政友會總裁高橋是清，革新俱樂部首領犬養毅商量，邀請入閣。二人都應允。大正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內閣成立。這是護憲三派的聯立內閣，所以世人叫做護憲內閣：

總理大臣 加藤高明（憲）

外務 幣原喜重郎

內務 若槻禮次郎 (憲)

財政 濱口雄幸 (憲)

海軍 財部彪

陸軍 宇垣一成

司法 橫田千之助 (政)

教育 岡田良平

農商 高橋是清 (政)

逓信 犬養毅 (革)

鐵道 仙石貢 (憲)

這個內閣在職期間的重要事件，就是普通選舉案的通過。政友會本來是反對，到這時也屈從政友本黨的意思，一致贊成。普通選舉案便通過衆議院，貴族院也迅速通過，出人意料之外。從此日本二十五歲以上的男子便都得到選舉權。

十四年四月高橋因護憲目的告一段落，依素願辭去政友會總裁，由田中義一繼任。

五月革新俱樂部的犬養毅等和政友會合併，而不願合併的俱樂部員關直彥，尾崎行雄，清瀨一郎，林田龜太郎等另和中正俱樂部合組「新正俱樂部。」

那時，護憲三派護憲的目的已經達到，普選案亦已經通過；於是政友會和憲政會的共同目的已經失掉，兩黨間意見和權力的爭鬪漸次抬頭。加上革新俱樂部向來是兩黨間有力的調和撮合者，革新分裂之後，政友兩黨更加失掉聯絡的紐扣，而憲政的分裂便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實。到那年七月，爲得稅制整理案兩派都堅持己派的意見，不願讓步，內閣便總辭職。

大命又降於加藤，加藤便把閣員空席補填起來，組織憲政會的單獨內閣。

政友會既已下野，而憲政會單獨當權；於是在野黨政友、政本兩黨中的策士自然又着手合縱連橫的運動。最自然的當然是原是一家的政友會和政友本黨合併，但是兩黨因爲協商議會裏委員長的分配，互爭不相下，合同交涉便歸破裂。到這時憲政會使乘機和政友本黨暗送秋波，交涉提攜。這運動居然收了效果。而前此運動政本合同的一部分便脫黨而加入政友會。

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加藤首相因病逝世。二十九日政友會推若槻禮次郎爲總裁。三十日若槻組織內閣。閣員都留任。

第十一章 立憲民政黨

第一節 民政黨的成立和主張

若槻禮次郎繼加藤高明組織內閣之後，政友本黨和憲政會成立憲本聯盟，想造成安定政局的重心，等到田中政友會內閣出現，更進一步準備合成一黨。昭和二年（即民國十六年）五月，憲政會議員一六一名，政友本黨六九名，新正俱樂部，和無所屬議員各一名共組新黨俱樂部，準備創立新黨。六月一日在上野精養軒行結黨式，推憲政會的濱口雄幸為總裁，舊憲政會總裁若槻和舊政友本黨總裁床次為顧問。

到昭和三年八月床次一派又脫黨，九月憲政一新會一派亦脫退，關於這兩件事，後面另述。昭和四年，濱口總裁另外指定。

藤澤幾之輔，賴母木桂哲，富田常次郎，森田茂，小川鄉太郎，田中隆三，永井柳一郎，川崎克，紫安新九郎，本田恆之為總務。

安達謙藏，町田忠治，小橋一太，加藤政之助，大津涼一郎，石塚英藏，管原通敬為顧問。

在理論思想方面，民政黨和政友會本是像「兩個空瓶一樣，任使你貼上什麼商標，灌進什麼酒；」（蒲徠士評美國兩大政黨的話）就是把民政黨最近發表的宣言和政綱政策比較起來，亦和政友會沒有什麼區別。

我國人士往往因為聽到民政黨的「內政不干涉」政策的宣傳，便以為在外交政策上兩黨有什麼很大的區別，其實那不過是措詞的差異，只看民政黨在昭和三年八月六日的第三次對華聲明，說「對於歷史上和實際上確立了的帝國的緊切重大的權益，斷不許有一指之染，」而床次脫退民政黨的時候並且是指摘民政黨「徒然拘泥於內政不干涉的美名，姑息退嬰，藐視維新的皇謨，阻止大和民族自然的發展，」作為脫離民政黨的一個

理由，可見民政黨、新黨俱樂部、政友會，在外交政策上亦是沒有差異，都是「擁護既得權利」其名，「得寸進尺的侵略」其實。不過田中義一的外交自然是例外，因為田中是一個粗劣頑固的武人，連外交的A B C都不知道，所以幹出那樣原始式明火行劫的對華外交，所以我們自然不能說若使民政黨握權也會完全和田中一樣。

在內政方面，因得民政黨在二年六月發表的「政綱」第二條，有所謂「要依國家的調整，使生產旺盛，分配公正，芟除社會不安的禍根。」論者有的說是近似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其實那不過是社會政策的標榜，和政友會一致。只是因為民政黨是在野黨，並且想牢籠普選實施後的新有權者，所以也勉自策勵，提出了幾條急進的政策，如改正新聞紙法，改正治安警察法等。實際全是半吞半吐的說法。

第二節 實業同志會

這會創立於大正十二年四月，個人方面是由於鐘淵紡績會社長武藤山治的發起，團體方面有大阪實業團的贊助。他們是標榜「政界的廓清和政治的經濟化」，但他方面也是當到這階級對立越加銳利的時候，一般開明資本家想依這政黨去求自衛的方法和緩和的策略。據武藤自己說是因為無產階級中極端派從對資本家的反感而生出復仇的觀念，想乘機打擊，對於這種危險，只有把實業家在政治上所有的力量結束起來，共同防備，所謂防備，並不是抗爭的意義，只是要使他們了解實業家的真正立場。

普選第一回選舉的結果，這同志會當選的議員，由八名落到四名，昭和三年四月和政友會成立提攜協定。

第三節 新黨俱樂部 明政會

昭和三年八月濟南事件發生之後，床次竹二郎突然發表聲明書，以外交問題爲理由，脫離民政黨。據聲明書說是他不能滿足於民政黨的現狀，他要揭櫫「對華外交」（滿蒙特殊權益的擁護）、「階級協調」、「財政緊縮」、「金輸出解禁」四大政策，組織新黨。但據小寺謙吉所發表的小冊子，又說床次的脫黨爲民政黨內部的軋轢，因爲民政黨內部安達、江木原一派掌握實權，凡事不和床次商量，總裁的後繼原是舍床次莫屬，而安達又祕密運動擁立前外相幣原，所以床次斷然脫黨。參加新黨俱樂部的有衆院議員三十人。

憲政一新會 此外民政黨的非幹部派田中善立、樋口秀雄、小寺謙吉等也於昭和三年九月脫離民政黨，組織「憲政一新會」，羅致的議員約有七人，大致擁護政友內閣。

明政會 又有鶴見祐輔等六議員於三年四月組織「明政會」。一時乘政友、民政兩派在議會裏勢力正相伯仲的時候，頗有舉足輕重之勢。但後來日就衰微。

第四節 田中內閣

昭和二年四月渡邊銀行休業引起財界的混亂，若槻因善後處置遭樞密院的反對，提出辭職，大命降於田中義一。田中自兼外相，高橋是清任財相。這時政友會在議會是少數黨，遠不及憲本提攜的力量。五月召開的臨時議會，因係討論財界混亂的善後策，暫得無事，到冬天的通常議會，決無通過之理，只得解散議會。解散以前憲本兩黨合同組織民政黨已如前述。

昭和三年二月舉行的總選舉是日本第一次的普通選舉，所謂無產政黨這一次纔第一次選出議員。結果各

黨席數如下：

政友會

二一九

民政黨

二一七

無產政黨

八（內社民四、日勞一、勞農二、地方無產一）

實業同志會

四

革新黨

三

明政會

六

中立

九

兩大政黨勢力在伯仲之間，如是握有決定權的是各小黨。最初明政會比較重要，八月間床次的新黨俱樂部成立後，儼然第三黨。

議會開會之初內相鈴木喜三郎便因干涉選舉被彈劾，引責辭職。田中把遞相望月圭介轉任，把久原房之助繼任遞相，但久原是商人和黨無關係，資望不孚，只因會以經濟援助田中得任大臣。因此頗受黨人的攻擊，文相水野練太郎甚至以辭職抗議，田中爲挽留水野，請天皇優詔慰留，但因此又引起所謂「優詔問題」，說田中逸出責任內閣常軌，有把天皇牽入政治漩渦的嫌疑，又受各方的攻擊，田中以軍人改做政客，上台便因缺乏經驗，動輒得咎。五月間依據所謂積極政策，出兵濟南，對內引起不必要的損失，對外引起中國和各國的反感。因此種種理由，各

方批評很是不佳。幸而民政黨內部起了分裂，床次竹二郎率同三十餘議員組織新黨俱樂部，田中拉攏新黨俱樂部，和憲政一新會，幸得通過衆議院。昭和四年田中因上年炸斃張作霖事件，還有許多人議論質問，只得作一次表面的調查，結果有幾個將官以疏忽罪被罰，但軍部方面說罰得太嚴，大肆攻擊，到七月田中迫得辭職。

第五節 濱口內閣

大命降於濱口雄幸。幣原喜重郎任外相，安達謙藏任內相，井上準之助任財相。

濱口內閣成立後床次等的新黨俱樂部爲自己保存起見合併於政友會。九月二十九日田中義一突然死去，犬養毅被推戴爲政友會總裁。

新政府宣布施政方針是公私的緊縮，同情於中國國民的願望，和各國合作裁減海軍，遏制危險思想等等。內閣在衆院裏占少數，到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一月解散議會。在日本凡在選舉之初政府必定布置許多地方官吏，操縱選舉，所以選舉總是政府黨勝利，很少例外。但這年二月的選舉結果政府大勝有逾尋常：民政黨竟得到二七三席，而政友會只得一七四席。這內閣的重要事件內政上是實行金解禁，恢復金本位制，對外是批准倫敦海軍協定。

十一月十四日濱口在東京驛被一個青年佐鄉屋留雄行刺受重傷（翌年八月因傷逝世），那時安達內相不在東京，江木鐵相一派便推無政黨關係的幣原外相兼代首相。這時民政黨內部議論沸騰，安達派的中野正剛等反對用黨外人代理首相，江木等又反對擁立安達，引起後來的分裂。政友會也說那是違反憲政的正軌，提出糾

彈，但因內閣官制第八條有「內閣總理大臣有故障時其他大臣得臨時受命代理其職務」的規定，政府暫得渡過。不過非黨人的幣原兼代終非長久之計。原來民政黨內政治方面議會方面的活動一向是由若槻禮次郎、江木翼、井上準之助等主持，而黨務的活動安達謙藏最爲有力，終竟還是推若槻繼任總裁。昭和六年四月十三日，濱口因病勢不能速愈辭職，若槻第三次組閣，閣員大致仍舊。

昭和六年九月日本軍部斷行侵占東三省，並且獨斷獨行，節節進攻，把內閣扔在一邊，若槻幣原窮於應付，向安達等商量辦法。安達主張仿效英國的國民內閣的辦法，聯合各黨，組織協力內閣，井上、町田、櫻內等閣僚表示不贊成。雙方爭持不能一致，終於十二月十一日總辭職。

安達一派這時便脫退民政黨，後來民政黨陸續有人脫黨和安達派攜手，到一九三二年七月革新俱樂部自行解散和安達派合併，八月着手組織新黨，叫做「國民同盟」，那時在議會裏有議員約三十人。

第十二章 軍人政治的復興

第一節 犬養被慘殺

若槻內閣總辭後，政友會總裁犬養毅於十二月十二日受命組閣，自兼外務（後由芳澤謙吉擔任），高橋任財政。昭和七年一月八日有朝鮮人對天皇鹵簿投炸彈，內閣辭職被慰留。二十一日因政府是少數黨解散議會。

這回是第三回普選，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各黨都苦於籌款困難，意氣不振。民政黨尤其窘困，安達一派自若，槻內閣倒後便已脫黨，而井上又於二月九日選舉戰途中，被刺身死，選舉費更加難於籌措。結果政友會得到空前的勝利。立憲政友會三〇三人，立憲民政黨一四六人，革新黨二人，安達派五人，社會民衆黨三人，全國勞農大衆黨二人，其他五人。

本來民政黨在議會裏擁有二百七十餘席的絕對多數，應該可以大行其道，不應致到分裂；而安達在該黨裏雖不是總裁，權力也是很大，並且他又是謹慎精細的人，爲什麼由絕對多數而分裂，由分裂而一敗塗地呢？這恐怕不能歸罪於那一個人，也不能歸咎於民政黨。自從九一八發難之後，大政的指導完全操在軍部手裏，內閣和政黨簡直等於站在局外，每一事件發動，等到內閣打聽清楚的時候，軍部已經再進一步發動另一事件了。安達派鑒於這種危險，所以極力主張協力內閣，想聯合各黨來抵抗軍部，堅持他的見解，甚至毀壞他自己的黨亦所不辭。不過軍部正當志滿氣盈的時候，縱使各黨組成協力內閣，亦不見得便能就範，犬養是以護憲自命的人，生平和藩閥鬪爭確曾出了大力，但是大勢已經急轉直下，決不是犬養所能挽回，犬養只得成爲政黨和軍閥鬪爭中陣亡殉難的一員老將罷了。

日本軍部爲要掩護所謂「滿洲國」的成立，進兵上海，一月二十八日向中國開戰，結果淞滬大遭蹂躪，但是日本在兵力財力兩方面也損失不少，在國際關係上亦造成危險緊張的形勢，這剛好是當犬養上台的時候，犬養應付國內國外，踴躍不堪，自不待言。加上經濟上的不景氣有加無已，絲價證券價相繼慘落。政友會的金輸出再禁

止和公債增發等的信用膨脹政策，也不見效果。不滿的人越更增加，反對政黨政治更好乘機煽動，井上前財相和三井公司理事長團琢磨男（七十五歲）前後被刺，全國人心惶惶。犬養那時還在熱心主張改善政黨政治改正選舉法採用比例選舉制等等。

而暴民政治的最高點遂於五月十五日達到。那天白晝之中有一羣陸海軍少年將校闖入首相官邸，把犬養立時慘殺。那天夜晚又有許多人襲擊東京府下各處的發電所，想把首都變成黑暗世界，但未成功。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以來像是漸已確立的憲政軌道，到此便全被毀壞。

第二節 軍人內閣

犬養被刺後，一般人都期待大命會降於同一政黨的首領，如前次濱口的先例。政友會並且特別起勁團結內部以待大命的降臨，因此和鈴木對立的各派也趕緊讓步表示團結，床次和鈴木握手的照相並且特別送給各報登載，本來是小派割據的政友會居然於凶變後兩天之中完成了推舉鈴木為黨首的準備，鈴木也不惜輕改主張，開初要單獨內閣，過一天又主協力內閣，只要能得內閣到手。不料審慎徘徊的元老西園寺竟撇開政黨領袖而推薦軍人出身的齋藤實。

齋藤於昭和七年（一九三二）五月二十六日組織內閣，邀政友會三人民政黨二人和貴族院人物入閣，田康哉任外相，民政黨的長老山本達雄任內相，政友會的長老高橋任財相。兩黨的人心裏自然大不愉快，但處在那種特殊壓力的底下，也終竟降心相從。

齋藤內閣的最大問題自然是對華問題。但同時國內的財政問題也是十分緊迫，一九三二年中新發公債已達六萬萬圓之多，東三省侵入的費用已經議定的有三億二千萬圓。然而對華戰爭進行之決定全在陸相荒木貞夫海相岡田啓介等軍人之手，軍事層出不窮，軍費便膨脹不已，加上農村窮困又須籌款救濟，在現今這種世界，對外打仗究竟對方吃虧大，還是自己吃虧大，已成疑問。

八月派前訓練總監武藤信義大將爲關東軍司令官兼特派全權大使及關東長官，管轄關東軍關東廳和滿鐵公司，並統轄駐東三省的總領事。九月十三日承認僞滿洲國。

第十三章 日本的無產政黨

第一節 社會民衆黨

第一目 成立經過

自從大正十四年（即民國十四年）三月日本國會通過了普通選舉案，無產階級得到參與政治的機會，無產階級政治運動家頓然覺得可以期望這一大批新選舉權者的投票，於是乎向來渴望組織的無產階級政黨便得到了成立的可能和根據，無產政黨組織的運動頓然具體化起來。六月二十一日，日本農民組合向各主要勞動團體提議着手組織政黨。

但是當時日本無產階級的陣營裏早有了左右兩翼的思想的對立，日本勞動總同盟裏已經有左翼一派分離出來另外組織了「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政治研究會也正在發生破綻——後來右翼終竟分離出去。所以各派雖然聯合組織了一個準備委員會，而各派的意見不容易調和，結果勞動總同盟聲明他們認定和評議會派合組政黨的事情是決不可能，脫退該委員會，評議會也因此同時脫退。

到大正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午後五時，上述諸團體以外的各勞動團體組織日本最初的無產政黨。在東京神田青年會館舉行結黨式，黨名定為「農民勞動黨」。但是僅僅過了兩三小時之後，依內務大臣若槻禮次郎的訓令，這新黨便被解散。理由是說因為那新黨仍然具有共產主義的實質。這樣，日本無產政黨組織的第一次嘗試是失敗了。

日本農民組合和官業勞動總同盟經了這次挫折之後，仍然再接再厲，於翌年（民國十五年）三月又在大阪設立新無產政黨創立委員會。當時勞動總同盟主張在趣意書裏明白標出「凡屬於評議會，政治研究會，無產青年同盟，水平社無產者同盟的，概不得為本黨黨員」一條，後來經長時間秘密懇談的結果，纔決定不那樣明顯規定，僅僅在趣意書明白表出反共產的意向。三月五日在大阪土佐堀青年會館舉行第二次全國的無產政黨的結黨式。黨名便是把前次的黨名顛倒過來，叫做「勞動農民黨」。宣言裏有一句說：「對於那些徒然把外國的理論和行動直譯過來不顧有三千年歷史和特殊文化的國情的那些矯激的主張，我們絕對不能贊成。」

勞動農民黨後來經了幾次的分裂又分裂，終被解散，這是後話。卻說該黨成立後不久，黨裏要求開放門戶讓

前述四左傾團體加入的運動，以日本農民組合爲中心，漸次擴大，後來農民組合擴大中央委員會終竟決議開放門戶。

反對門戶開放的勞動總同盟，官業勞動總同盟，市電自治會，勞動組合總聯合，司廚同盟五團體的代表和安部磯雄，賀川豐彥兩氏在十月二十四日中央執委會四次會議席上聲明脫退。從此勞動總同盟又進行另外創立新黨，帝國大學教授吉野作造，早稻田大學教授安部磯雄，慶應大學教授堀江歸一等從中策劃，邀集「工人俱樂部」「獨立勞動協會」等團體參加，於十二月五日在東京芝協調會館舉行結黨式。便產生了社會民衆黨。推安部磯雄爲中央執行委員會議長。這黨在昭和三年即民國十七年二月衆議院總選舉的時候得到四議席，在無產政黨裏算是最好的成績。黨的組織大致和中國國民黨近似。

第二目 主張

(一)勤勞階級的利益 據社會民衆黨的宣言，他們是要代表勤勞階級的利益，打破貴族，閥族，地主，資本家，和替此等特權階級做傀儡的一切既成政黨串通壟斷的腐惡政治。所謂勤勞階級的便是勞動者，農民，俸給生活者，小賣商人，和自由職業者。

(二)合法的改革手段 他們認定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方法是阻害健全的國民生活，要依合法的手段去漸次改革。

(三)反對資本主義侵略政策 他們主張打破祕密外交，侵略政策，反對田中內閣對華出兵，干涉內政。

第三目 國家社會黨

東三省事變發生之後，法西斯蒂的空氣滿佈全國。社會民衆黨書記長赤松克麿和支持該黨的日本農民組合的平野力三等漸次改變立場，也傾向國家社會主義。揚言滿洲事變不可看做帝國主義的戰爭，乃是爲「在日本國內實現社會主義不得已而採取的行動。」同時全國勞農大衆黨方面也有一部分人如望月源治、安藝盛等也脫離該黨，同鳴於國家社會主義。終於在昭和七年五月在東京組織「日本國家社會黨」不設黨首，推赤松爲黨務長，望月源治、平野力三等爲中央執行委員。

第二節 全國勞農大衆黨

第一目 日本大衆黨的前身

日本大衆黨是日本勞農黨、日本農民黨、無產大衆黨和四個地方無產政黨最近合併而成的爲明瞭內容起見，先把那構成要素的主要三大黨略述一述：

一 前日本勞農黨

勞動總同盟對於勞動組合評議會和日本農民組合固然顯明是右翼派，但是在同盟本身的內部，亦有左右兩翼的對立。所以自從脫退勞動農民黨之後，內部又有許多人對於幹部——鈴木文治、赤松克麿、西尾末廣等的右傾很抱不滿，這些不滿分子的代表人物是麻生久、柵橋小虎等。這些左翼分子看見右翼幹部標榜代表勤勞無產階級，創立社會民衆黨，也就想另組新黨。

剛好農民方面那「日本農民組合」裏，也有左右兩翼的抗爭，所謂右翼堅實派痛斥左翼的小兒病的傾向。於是乎勞動總同盟裏的左翼和日本農民組合裏的右翼雙方都互相認定雙方左右得剛好程度相當。這兩派便於十五年十一月結合起來籌備組織新黨。

勞動總同盟方面個人有麻生久、柵橋小虎、加藤勘十、藤岡文六、望月源治等，團體有關東紡織勞動組合、東合同勞動組合、日本鑛夫組合等加入；日本農民組合方面有「堅實派」加入。此外加入的還有「日本勞動組合總聯合」、「日本司廚同盟」等。十二月八日在芝協調會館行結黨式。

這黨的目的是要介乎左右之間，嚴守真正階級的立場，認清日本社會的現實，確立無產階級運動的正道。」

二 前日本農民黨

這黨是日本農民組合裏平野力三一派脫離日本農民組合並糾合其他小團體組織的。

據平野說是因爲日本農民組合「往往無視農民的生活，爲鬪爭而鬪爭，爲理論而理論，破壞農村的氣風，違反農民的真正利益，專供革命運動者的利用」，所以組合內生出左右兩翼的分裂。

脫退日本農民組合的山梨聯合會福岡聯合會，便聯合日本中部的大和農民組合和羣馬茨城埼玉靜岡等縣的農民組合，組織「全日本農民組織同盟」。

日本農民黨便是把那全日本農民組合同盟做基礎，在大正十五年十月成立的。這黨推北澤新次郎、高島素之、高橋龜吉、五來欣造等爲顧問，唱「農民歸農民黨」的口號，標榜反共產主義，構成無產政黨中的最右翼。它的

綱領裏「我們要廣求世界智識，振起我們純真的國本，圖日本民族的繁榮和日本文化的發達，以期貢獻於世界文化的向上。」這一條尤其是左派攻擊的目標。

三 前無產大衆黨

勞動農民黨經了上述那樣右翼派先後脫層剝削之後，一時幾於不能支持，後來添進大山郁夫來當中央執行委員長，細迫兼光來做書記長，重整旗鼓；並且對共產系諸團體開放門戶，要「站在純粹無產階級的立場，去展開高速度的勇敢的鬪爭。」不把議會看做政權獲得的手段，要把它看做黨的演壇，暴露政治現狀的演壇。」（見大山郁夫著「告大衆檄」）於是乎黨的合法性漸次失掉，日更左傾化，過激化。福本和夫是當時的理論指導者。對於這種極左的傾向，黨裏自然又生出許多不贊成的人，又現出左右兩派的對立。

昭和三年即民國十七年三月發生共產黨大檢舉事件，勞動農民黨被認為有關係，翌月就被解散。

勞動農民黨被解散後，左翼派大山郁夫等即刻又發起「新黨準備會」。右翼的大道憲二、黑田壽男等於同年七月組織新黨，叫做「無產大衆黨」和「新黨準備會」對峙，爭奪舊勞動農民黨的黨員，主張要建設「合法的政黨，去從事活潑的政治的日常鬪爭。」

第二目 七黨合併和日本大衆黨的成立

依普通選舉法行了第一回總選舉之後，各無產政黨都覺悟戰線分裂的不利，尤其是財政方面各黨都是窘迫得很，假若不另想法子打開新局面，差不多要陷於停頓。因此各無產階級陣營裏聯合戰線的要求日漸騰高。

那些農民團體首先就合併起來。支持日勞動的全日本農民組合和支持舊勞農黨的日本農民組合合併組織「全國農民組合」（昭和三年五月）。又支持日農黨的全日本農民組合同盟也兼併各地方幾個農民組合。組織「全日本農民組合」（三年七月）。

各無產政黨中只有社會民衆黨因得黨勢興隆，後來又兼併了海軍勞動組合聯盟和幾個地方無產政權，覺得自己指導得宜，方向穩正，不願和別的黨合併，生出枝節。其他的日本勞農黨、日本農民黨、無產大衆黨都急切地想合併。後來又加上九州の民憲黨、中部的民衆黨、島根的自由民衆黨、信州の大衆黨。於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東京實行併合，組織新黨，叫做「日本大衆黨」。推定高野岩三郎（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長）爲中央執行委員長，平野力三爲書記長，重要人物有麻生久、三輪壽壯、松谷與二郎、山上武雄、鈴木茂三郎等，組織也和中國國民黨近似。

合併當時似乎氣象蓬勃，前途有望，不料不出一月便有福田狂二一派說查出大衆黨幹部中有和資本家結了金錢關係的，爲擁護黨的階級性起見，發起清黨運動。而且合併之後舊時各派仍存畛域之見互相軋轢，結果舊日農黨和無產大衆黨系先後脫離，只餘得舊日勞黨一系。脫退的各系亦萎靡不振，只在各地方組織小黨。鬧不出眉目。

第三目 再併而成全國民衆黨

勞動總同盟是社會民衆黨的基礎，經過兩次分裂之後，內部仍然有激進溫和的二派。激進派鈴木悅治郎等

反對松岡駒吉西尾末廣等的現實主義，軋轉漸盛。昭和四年（一九二九）九月發生第三次的分裂，激進派脫離勞動總同盟，另組「勞動組合全國同盟」。同年十二月社會民衆黨在東京開第四次大會時，全國同盟派代表宣告脫黨，翌年一月合同宮崎龍介一派另外組織新黨，叫做「全國民衆黨」，要擁護「真正的社會民主主義」，反對總同盟「背叛階級的行為」，樹立「代表無產大衆右翼的新黨」。

第四目 三併而成全國大衆黨

昭和五年日本大衆黨全國民衆黨和十個地方小黨聯合而成的「無產政黨統一全國協議會」三者之間合同的交涉漸次協調，七月在東京開合同大會，決定組織「全國大衆黨」。據它的綱領，「代表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其他一切被壓迫大衆的利益」，「以無產大衆的合法的組織力」，「期達到無產階級的解放」。幹部如下：

中央執行委員會議長麻生久，書記長三輪壽壯，統制委員長大矢省三，顧問堺利彥，松山元治郎，高橋龜吉，谷與二郎，高野岩三郎，山崎今朝彌，賀川豐彥等。中央執行委員吉田賢一，宮崎龍介等二十九人。

第五目 勞農黨

勞動農民黨接着農民勞動黨天殤之後，於大正十五年三月成立。後來黨中右翼各派陸續脫退，勞動總同盟派分離出去組織「社會民衆黨」，日本農民組合的右派又分離出去，組織「日本勞農黨」，日本農民組合的山梨聯合會派，又分離出去，組織「日本農民黨」，到十七年三月，竟被解散。剩下的殘部裏頭，又有右翼的大道憲二

等分離出去，組織「無產大衆黨」；而左翼的大山郁夫等便發起「新黨準備會」，想改換名稱，捲土重來，但連這新黨準備會也被禁止。

從此該會幹部便放棄樹立合法政黨的企圖，在昭和三年十二月組織「政治的自由獲得勞動同盟全國準備會」，繼續秘密運動。後來經過兩次的大檢舉，元氣大傷，氣息奄奄。昭和四年十一月 大山郁夫、細迫兼光、河上肇、上村進等不顧左翼的反對，再來企圖組織合法的新左翼政黨，命名爲「勞農黨」，目的是要「擁護被壓迫民衆的日常利益，努力政治自由獲得的鬭爭，並企圖勞動組合、農民組合的擴大」。

第六目 全國勞農大衆黨的成立

昭和五年以後，受了經濟恐慌的影響，各無產政黨都萎靡不振，各合法無產政黨鑒於戰線的分裂，不利於運動的發展，那年年底各黨的大會都充滿了統一戰線的空氣。全國大衆黨和勞農黨兩黨都通過加上社會民衆黨三黨無條件、合同的決議。社會民衆黨不大願意，結果全國大衆黨、勞農黨和從社會民衆黨分裂出來的一部分三派成立合同的協議，六年（一九三一）七月五日結成新黨，命名爲全國勞農大衆黨。推麻生久爲書記長，因係各派的結合，爲分配工作起見，中央黨部裏設立十四部之多，推淺沼稻次郎、河野密、宮崎龍介、室伏高信、田所輝明、三輪壽壯等任各部部长。十二月在東京開第一次大會，推麻生久爲黨首，三輪壽壯爲書記長。黨內統制力鬆弛，自不待言。當面的運動方針是一方「粉碎反動的法西斯蒂」，一方「和共產黨對立」，但共產黨上加「現在的」字樣。

第三節 社會民衆黨和全國勞農大衆黨的合併

一九三二年六月間主要的兩無產政黨看見法西斯蒂勢力日見高漲，構成對社會主義的重大脅威，漸次商量合併，以期統一戰線，七月二十四日在東京舉行兩黨合併成立大會，新黨定名為社會大衆黨，選安部磯雄爲執行委員長，麻生久爲祕書長，堺利彥、杉山元治郎、吉野作造、鈴木文治等爲顧問，宮崎龍介等爲執行委員。

從此日本的合法的無產政黨便只餘兩黨，社會大衆黨和國家社會黨。

第十四章 各黨的報紙和資本背景

(一) 政友會的機關報，有「政友」月刊，由黨本部的會報局編輯。純粹的機關日報還沒有。但東京每日新聞（社長是政友會議員今井健彦）、東京日日新聞（社長是政友會議員木村政治郎）等政友會的色彩很重。時事新聞裏因三井系的股東居多，據說也和政友接近。

(二) 民政黨的機關雜誌是「民政」月刊，報知新聞很有濃厚的民政黨色彩。前社長是民政黨議員町田忠治，現社長是同黨議員大隈信常，重要股東也就是町田、大隈、三木善八、箕浦勝人等。

大報中只有朝日新聞和大阪每日新聞比較沒有政黨色彩。

和政友會最有關係的資本家有三井（直接支配資本約八億六千萬圓）、甲州系（約八億五千萬圓）、大

阪商船系（約三億六千萬圓）古河（約一億圓）藤田（約八千萬圓）

和民政黨最有關係的，有三菱（約六億五千萬圓）片岡系（約二億三千萬圓）

第十五章 日本政治組織的特點

第一節 元老和樞密院

元老 普通立憲政治的最高機關只有元首和內閣。但是在日本，在元首和內閣之外，還有一些握實際政權的人，就是元老。凡是一個內閣辭職或倒潰，關於內閣首班繼任人選，天皇一定諮詢元老，由元老開會議決向天皇奏薦。但是這所謂元老的職務，在憲法或任何其他法規裏，沒有那種官制的規定，完全是從習慣成立的。發端是在明治二十五年前後的所謂「黑幕會」「薩長元勳會」「六伯會」一類的所謂元老會議。列在過元老的席位的，有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井上馨，黑田清隆，山田顯義，大山巖，西鄉從道，松方正義，西園寺公望等。現在只餘西園寺一人。山縣死後，元老威勢凋落，將來總是歸於消滅的。

內大臣 這是官制上規定得的官職。對天皇盡「常侍輔弼」的職務。不但關於宮內事務，關於國務也可以陳述意見，在內閣更迭的時候，關於後任人選，也有申述意見的職責。此外並要保藏御璽國璽，掌理詔書勅書和其他關於文書的事務。這內大臣是和宮內大臣不同的。因為宮內大臣是專管宮廷事務的。

樞密院 這是憲法第五六條所規定的機關。和國務大臣同樣，是天皇的最高顧問機關，換言之，在日本，關於國務的最高顧問機關有兩個平等存在，政府和樞密院。固然，政府是直接處理國務的，而樞密院是專為天皇有所諮詢的時候纔上奏奉答的，實際上，樞密院有時堅持自己的意見，使得內閣不得不改變方針，或延緩實施。構成責任內閣以外的無責任的二重政府。這樞密院當然是責任內閣制真實運用上的大障礙。

第二節 帷幄上奏機關

這也是日本政治組織裏的變態的要素。

所謂帷幄上奏機關就是不經內閣同意可以直接上奏天皇，在帷幄裏直接決斷的。這種機關有下列五項：

- (一) 參謀本部，
- (二) 海軍軍令部，
- (三) 軍事參議院，
- (四) 元帥府，
- (五) 陸海軍大臣。

參謀總長和海軍軍令部長都是直隸於天皇，參謀祕密軍機，這兩個都是全然站在內閣外面，不受內閣的指揮監督，但是是管理國防和用兵的最高機關。軍事參議院是由「元帥，陸相，海相，參謀總長，海軍軍令部長，和特別親任的海陸軍官」組織的。這是軍部的首腦會議。這個軍事參議院和元帥府都是軍事上的最高顧問機關，好比

是政務方面的樞密院。陸相海相本來都是內閣的一員，在官制上本沒有特定什麼參劃帷幄的權限，但是習慣上關於軍機軍令，他們可以不經閣議直接上奏天皇。

原來軍令和軍政本來是可以分開的。軍令是軍隊的統率 and 指揮，和一般國務不同，應當完全委任給軍事專門家的。軍政是軍隊的編制，軍事的設備，和軍費的預算，這是應當屬於一般國務範圍內的。軍令固然是屬於軍機，只有元帥府，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這三個軍令機關可以參與，要在天皇的帷幄裏決定的。至於軍政，那是陸海兩相以外的閣員全體都應參與的；固然軍令軍政不易嚴格區別，但是在日本，兩者的限界過於混淆，本來屬於軍政的事情，軍令機關也往往越俎代庖。陸海軍大臣本來是國務大臣，掌管軍政，但是往往甘心做軍令機關的傀儡，或和軍令機關勾通一致，和其他國務大臣分別行動。因此內閣中在分成兩組，陸海相是一組，其餘閣員是一組，意見行動都不一致。

第三節 二重外交

內閣裏陸海相的意見行動和其他閣員常不一致，既如上述。因為在日本，文官不能當陸海軍大臣，所以凡要組閣的人必須向陸海軍裏找兩個閣員，而那陸海軍又另成系統，有他們的特殊意見和政策。內閣總理要保持內閣的生存，必須遷就他們的意見。於是這陸海軍大臣不但關於軍政軍令方面往往不和其他閣員商量，直接上奏帷幄，有時並且干涉到軍事以外的一般政務。這裏又發生二重內閣的弊病。尤其其外交方面，如對外出兵一類的外交事件，軍令機關往往越過負責任的內閣，依着所謂帷幄上奏的辦法，直逕決定。在內閣裏，陸海軍大臣往往和

外務大臣抱不同的外交政策，而陸海軍大臣有了參謀本部的背景，發言的效力往往比外務大臣爲大，因此有時關於外交方面外務大臣不得不服從參謀本部的方針。這是所謂二重外交。

● 附錄 日本歷代的內閣

次第	內閣	所屬政黨	閣員成分	就任時日	在職期間
第一	第一次伊藤	(長)	薩長士及其他	明治一八・一二・二二	二年四個月
第二	黑田	(薩)	同上	二一・四・三〇	一年八個月
第三	第一次山縣	(長)	薩長士肥及其他	二二・一二・二四	一年五個月
第四	第一次松方	(薩)	同上	二四・五・六	一年三個月
第五	第二次伊藤	(長)	薩長士及其他	二五・八・八	四年三個月
第六	第二次松方	(薩)	薩長肥及其他	二九・九・一八	一年三個月
第七	第三次伊藤	(長)	薩長及其他	三一・一・三	五個月
第八	第一次大隈	(肥)	憲政黨	三一・六・三〇	四個月
第九	第二次山縣	(長)	薩長及其他	三一・一一・八	一年二個月
第十	第四次伊藤	(長)	政友會	三三・一〇・一九	八個月
第十一	第一次桂	(長)	薩長及其他	三四・六・二	四年七個月

- 第十二 第一次西園寺 (長) 聯立(政友會・藩閥) 三九・一・七 二年六個月
- 第十三 第二次桂 (長) 藩閥 四一・七・一四 三年一個月
- 第十四 第二次西園寺 聯立(政友會・藩閥) 四四・八・三〇 二年三個月
- 第十五 第三次桂 (長) 聯立(同志會・藩閥) 大正元・一二・二 (即民國元年) 二個月
- 第十六 第一次山本 (薩) 政友會 二・二二〇 一年一個月
- 第十七 第二次大隈 (肥) 合縱(同志會・中正會) 三・四・一六 二年五個月
- 第十八 寺內 (長) 藩閥 五・一〇・九 一年二個月
- 第十九 原 政友會 七・九・二九 三年一個月
- 第二十 高橋 同 一〇・一一・二三 六個月
- 第二十一 加藤(友) 貴族院 一一・六・一二 一年三個月
- 第二十二 第二次山本 (薩) 藩閥・革新 一二・九・二 四個月
- 第二十三 清浦 貴族院 一三・一・七 四個月
- 第二十四 加藤(高) 憲政會 合縱(憲政會・政友會・革新) 一三・六・一一 一年八個月
- 第二十五 若槻 憲政會 聯立(憲政會・研究會) 一五・一・二八 一年四個月

第二十六 | 田中

政友會 | 政友會

昭和 | 二・四・二〇

第二十七 | 濱口

民政黨 | 民政黨

四・七・二

第二十八 | 若槻

民政黨 | 民政黨

六・四・一四

第二十九 | 犬養

政友會 | 政友會

六・二・一三

第三十 | 齋藤

海軍(薩) | 貴族院・政友會・民政黨

七・五・二六

第六編 蘇聯的政黨

第一章 共產黨的組織

第一節 組織

黨的基礎組織是叫做細胞 (cells, nuclei)。全黨一百二十萬黨員組成三萬八千個細胞。這細胞的分割，原則是按照黨員的工作場所而不是按照黨員的居住地區。所以細胞就是在工場、商店、學校、公務機關、軍隊、農村裏，由那些同在一個工場或機關裏做事的人組織起來。有三個人就可以成立一個細胞。細胞黨員全體開會叫做細胞大會，細胞的事務所叫做細胞本部。

細胞之上就是區黨部（城市）或鄉黨部（鄉村）；區鄉黨部之上有市黨部、縣黨部；市縣黨部之上有省黨部或各聯邦的邦黨部。

頂上有全國代表大會，每兩年開會一次，是黨的最高機關。由這大會選出中央委員會 (central committee)，委員自十五至三十人，每兩個月開會一次。中央委員會又推出兩個機關：一是政治委員會 (Politbureau)，一是組

織委員會，前者由委員九人組成，決定最高政治方針；後者由委員七人組成，職務近似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會。此外中央執行委員會裏分設許多部，如宣傳部，編纂出版部，組織教育部，情報部，婦女部，少數民族部（內有土耳其民族科，波蘭民族科，捷克民族科等）等，這些部時增時減，沒有一定。

各級的監察委員會是一種紀律的裁判機關，受理對於黨員違反紀律或道德的控告，可以判處「譴責」或「除籍」的處分。

軍隊裏有各級的政治訓練部，全國有一個總部，直隸中央執行委員會。

另外又有共產青年團（Comsomol），凡十四歲到二十三歲的青年願入黨的，便編入這共產青年團，組織完全依照共產黨的模式。

第二節 入黨資格 特權和紀律

一 入黨資格

凡希望入黨的必須先充候補黨員。候補期限，工人和工農出身的赤軍，六個月以上，農民和手工業者一年以上；其他官吏自由職業者等等概須二年以上。在這候補期間，可以出席所屬機關的公開或秘密會議，沒有表決權，並且黨委員認為必要的時候，可以禁止候補黨員出席。但是繳納黨費的義務和普通黨員同。

過了這候補期間之後，又要經介紹和審查的手續纔得正式入黨。工業工人須有一年黨員經歷的黨員二名介紹；農人和工農出身的赤軍須有二年黨員經歷的黨員二名的介紹；不靠他人勞動的手工業者須有二年黨員

經歷的黨員三名的介紹；其他官吏自由職業者須有五年黨員經歷的黨員五名介紹。

二 特權和紀律

共產黨員得攜帶武器；非會同一個地方黨部委員不得逮捕黨員；黨員可為保釋或領護照等的保證人。

他方面，黨員有特殊義務：（一）服軍事訓練的義務；（二）應軍事動員和徵役的義務，在紅軍和白軍交戰的時候，往往下黨員動員令，在報紙上宣布日期地點召集，不應召的有時被槍決；（三）應接受被指派的任何工作，這是要使得動作靈敏，但當局者亦往往濫用職權，把異己者指派到遠方或外國去；（四）共產黨星期六。每星期六下午，黨員須特別做工，多半是公共利益的工作，如搬貨，鋸木，掃便所等。

三 願不願入黨

凡是對共產黨表同情的人不一定都願入黨。因為有的不願意受那嚴重紀律的束縛，有的不願意為黨務去犧牲許多時間。一個黨員必須做工會或合作社的工作，或其他的政治工作，必須犧牲許多的業務餘暇，每星期幾個下午或幾個晚間去從事煽動或行政的工作。政治方面的處罰又較非黨員嚴厲得多。而且不能領受每月二百二十元以上的薪給。但許多非黨員的專門家和官吏可以得到很豐潤的報酬。

第二章 蘇聯政府的組織和選舉

第一節 組織

蘇聯政府的組織也和共產黨是一樣的模型。

在每個大一點的工場，商店裏，同事的工人組織工會，小工場商店或機關裏的工人職員聯合幾個來組織，同區域內的家婦也有聯合組織，在鄉村裏同村的農民組織村農會。這些小職業團體各選代表去組織各地方的蘇維埃。（蘇維埃的意義是議會）這種村或市的蘇維埃就是那村或市的議會。

村蘇維埃派代表組織縣（*Uyezdy*）蘇維埃，縣蘇維埃的代表組織省（*Gubernia*）蘇維埃。市蘇維埃亦選代表參與省蘇維埃的組織。省蘇維埃就是省議會。

各省蘇維埃大會選舉代表組織「全俄大會」（*All-Russian Congress*）。蘇維埃聯邦裏，除俄國之外還有十五個自治共和邦，十六個自治省。

蘇聯的中央最高議會就是「全聯邦大會」（*All-Union Congress*）這是全俄大會和各自治共和邦，各自治省的蘇維埃大會舉來的代表組織的。這全聯邦大會大約有一千五百議員。這機關過於龐大，所以只是每兩年開一次會，每次開個把星期，決定一般政策。

實際上的統治權力是在於這聯邦大會所選出的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Union*）。這中央執委會包含五百十四個委員，其中四百十四人是由全俄大會選出來的，一百人是由其他各邦選出來的。聯邦的最重要的法律多是由這執委會通過製定。這執委會又選出二十一人爲主席團。

(Presidium) 這是中央執委會閉會期間的最高機關。

中央執委會選出「人民委員」掌管政府的各部。構成人民委員會議，近似外國的內閣。

各自治共和邦裏也有同樣的組織系統；大會，中央執委會，主席團。

蘇聯政府的決議可以被共產黨的政治委員會變更或撤消，所以政府的權力很有限，只能處理日常的行政事務；實際的政權是在共產黨的中央執委會和政治委員會，這就是他們的黨治的方式。

第二節 選舉

凡十八歲以上的人，不論性別宗教種族，都有選舉權。但凡是靠他人的勞動而生活的人沒有選舉權。例如雇傭三個工人以上的雇主，靠利息和其他的不勞所得而生活的人，商人，僧侶，和其他的普通制限如瘋狂，犯罪等等。在俄皇時代當過秘密偵探和反革命運動的領袖也被剝奪選舉權。

農人和工人的選舉權也有差別。在城市裏每兩千人可舉一個省蘇維埃代表，但是在鄉村裏，要一萬人纔可舉出一個省蘇維埃代表。共產黨解釋這個差異，說工業工人比農人不但知識高而且階級的自覺亦較深刻。

政府人員的選舉被選舉權，本不限於共產黨員。但因得下列種種制限，所以非共產黨員很難當選。

(一) 各地方選舉多不用投票，而用舉手，所以一般人多不敢當面反對；(據共產黨說這是因為俄國不識字的太多)

(二) 選舉時由地方官廳和工會共派三人組織選舉委員會，主席由上級選舉委員會指派；這委員會

指導選舉事務，於選舉一星期前製定無選舉權者的名單，張貼出來，不服的可向上級選舉委員會控告。這委員會往往都是共產黨員，那主席尤其是的，所以便於操縱。

(三) 非黨員也可以提出候選名單，但於選舉前不得開會宣傳，只能在選舉大會席上，在選舉委員會監督之下，可以發言。黨員的宣傳沒有制限。

(四) 如選舉大會因障故開不成功，或開會之後發現那會有不合手續等情應將選舉結果作為無效的時候，便不重新選舉，而共產黨候選名單即作為當選。

(五) 若有某一區裏共產黨候選者無當選希望，便由委員會把該區和其他共產黨占優勢的區合併選舉。

(六) 有時共產黨候選者落選了之後，主席又要求再用反證表決，要求凡反對該黨名單的舉手，來比較兩個名單的反對者的人數，以定當選或落選。

越是高級政府機關，共產黨員當選的越多。在農村裏，大多數當選的往往是非黨員。愈上去，黨員便愈多。到了土席團和人民委員會裏便純是共產黨員了。

第二章 蘇聯聯邦制度的特徵

蘇聯聯邦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裏成立的。它的根本大法是一九二三年七月六日經聯邦中央執行委員

會批准的那蘇聯憲法。這個聯邦制度的特徵有下列各點：

第一個蘇聯聯邦制度的特徵，就是在聯邦憲法上明文規定：各邦有自由退出聯邦的權利，並且一切已成的或將來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都可以加入聯邦。（關於這一點請參考拙文「蘇聯理論和國際法」現代評論第四卷第一〇二期）

第二個特徵是：蘇聯不是幾邦聯成的聯邦——它是複雜得很，是兩個聯邦共和國和四個單一共和國聯成的聯邦。它包含俄羅斯聯邦共和國、高加索聯邦共和國和烏克蘭、白俄、烏茲伯克、土耳其曼四個共和國。俄聯又包括八個自治共和國十八個自治區域（一九二七年）高聯又包括 Azerbaijan, Arménie, Georgie (喬基) 三個共和國。而最後這個喬基共和國又包含三個自治共和國。這樣看來，蘇聯乃是「聯邦的聯邦」或「聯邦聯邦」。

第三個特徵是：聯邦在中央的代表制度。大致的說來，蘇聯也是像普通聯邦一樣，採取兩院制，一院是人口比例的代表，一院是各邦比較平等的代表。但是這兩院制的組織和那以平等代表各邦爲目的的那一院的組織，就真是與衆不同了。

蘇聯的最高權力，除蘇聯蘇維埃大會開會期間之外，是在於蘇聯中央執委會，這中央執委會由兩院構成：

一、聯邦院，

二、民族院。

聯邦院議員的選出是把人口做比例。

民族院的議員有兩種：一種是各邦的代表和各邦裏各自治共和國的代表，一種是各邦裏各自治區的代表。這樣看來，不但那構成聯邦的六個加盟共和國可以選出代表來做議員，並且有許多區域，只因人種不同的關係也認爲自治區域，也可以選出代表送到民族院來。所以假若我們把一國裏各政治區域參加不參加中央機關的構成。做聯邦非聯邦的基礎，那末，不但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應當認爲構成聯邦的一邦，就是那些自治區域也應認爲聯邦的構成分子。

所以在這民族院裏各民族的代表方法是特別不同。你說它是平均代表一切有自治權的區域，卻有許多那樣的區域在民族院裏並沒有代表，你說他是代表一切加盟共和國，但是有些加盟共和國裏的一個區域也在那院裏派得有代表；你說那些代表是依着地域的大小來分配的，但是差得很遠，像沃爾稼河邊的德意志民族自治共和國那樣彈丸黑子一樣的地方派了代表，而西伯利亞那樣廣漠的地域反而沒有；你說那是完全依民族的差別來分配的，但是那萬萬辦不到，因爲有些民族散處在各地。

民族院裏的代表方法，不是把地域做單位，不是把民族做單位，乃是把聚居一個區域的特殊民族做單位。

第四個特徵是：中央和各部的分權方法。

聯邦憲法第一條把政務分爲三種：

一、是外交，對外貿易，郵電，交通，陸海軍這五項。這些政務不但由中央規定方針，並且由中央各該委員會部直接

指揮，直接管理。

二、是國民經濟，國內貿易，財政，勞動，工農監察，這五項。關於這五項，中央只能規定一般的制度和根本的法律，這些政務的處理是由中央委員部和各邦各該委員部協同執行的。中央給各邦委員部的指導，只是一般的指導，不是直接的管理。

三、是法院組織，民法的制定，教育，公共衛生，農業等項。中央只有規定根本原則的權限，其他管理指導乃至立法都是屬於各邦的權限。

因此中央和各邦政府裏的各人民委員部可以分爲三種：

(A) 統一人民委員部：就是外交，陸海軍，對外貿易，交通，郵電這五部。這五部要在中央政府纔有，在各邦政府裏，就不另外設部，只由中央各部派遣全權代表到各邦去。

(B) 協同人民委員部：就是國民經濟會議，國內貿易，勞動，財政，工農監察這五部。這五部是中央政府裏也有，各邦政府裏也有的。關於這些政務，中央和各邦協同處理。

(C) 自治人民委員部：就是內務，司法，教育，衛生，農業，社會設施。這六部是要在各邦政府裏纔有，在聯邦中央是沒有的。

第五個特徵是那權力統一的原則。

這權力統一的原則，第一實現在聯邦各最高立法機關的等級制度，蘇維埃大會，中央執委會，主席團和人民

委員會議都有立法的權能，但是在等級上一個隸屬一個，下級機關的命令可以被那比它高一級的機關取消。

不過在這裏我們應當注意的，就是在等級上蘇維埃大會雖然站在最高點，中央執委會雖然只在蘇維埃大會開會期間纔能行使最高權力；但是因爲大會不是常存的機關，所以事實上最高權力還是中央執委會和它的主席團行使。只有一種職權是非蘇維埃大會不能行使的，就是「憲法根本原則的變更」，並且從這規定可以看出；除根本原則以外的憲法改訂仍然屬於中央執委會。

其次，權力統一的原則實現在：最高司法機關對於最高立法機關的隸屬。聯邦最高法院，從等級上說是比聯邦中央執委會低一級，所以它的判決有時要得中央執委會的批准，有時可以被中央執委會取消。

第七編 意大利的政黨

第一章 法西斯蒂黨治的方式

第一節 最高權力機關的大會議

第一目 大會議的權限

大會議(Grand Council, Gran Consiglio del Fascismo)是法西斯蒂黨(Partito Nazionale Fascista)奪得政權後不久便設立了的,原本是黨魁的諮詢機關,集合法西斯黨裏的最高專門人才,預備關於各種重要政治經濟問題對黨魁貢獻意見,這原本是法西斯黨裏的政治參謀部,也就是法西斯黨裏的次於黨魁的權力機關。從一九二九年,這「大會議」變成意大利政治上的最高權力機關,有點像中國的政治會議了。它的職分是:

對於下列各種關係根本問題的法律應表示意見:

(一)王位的繼承;

(二) 國王的權限和特權；

(三) 大會議本身和上下兩院的構造和職務；

(四) 內閣總理的任命和他的特權；

(五) 行政首長發布法律的權能；

(六) 職業組織的立法；

(七) 政府和舊教教會的關係；

(八) 包含領土變更的對外條約；

(九) 內閣總理出缺時草擬候補者名單奏請國王選任；

(十) 下院（即職業院）選舉候補名單的決定。（關於這一點在後面另外詳述）

這樣看來，可以知道「大會議」有參與一切根本政治問題的權能，關於一切最高問題都是由它擬具辦法。

第二目 大會議的組織

但是這「大會議」是怎樣產生的呢？實際上可以說是由莫索里尼一個人選任的。我們且看「大會議」的構成。

大會議的議員分爲三類。

(一) 終身議員 獨裁者（即莫索里尼）昔時領導法西黨占領羅馬的四頭會議的四委員，在法西黨內

閣中曾任閣員五年以上者；占領羅馬以後曾任法西斯黨的總書記者。

(二) 依職務的當然議員 上院議長；下院議長；內閣總理的祕書長；外交、內務、勞工三部的次長；法西斯黨的現任中央執行委員，全國工業協會會長，農業協會會長，工會會長；另外還有五個高級官吏。

(三) 特別議員 由國王選任有功於國家和法西斯蒂革命的人，或大會議所討論問題的專門家。這項議員沒有定額。

第一二項是政府或黨的官吏，都是莫索里尼自己任命的，第三項雖是由國王選任，實際上也是莫索里尼指派的。

國王的權限是可以由大會議變更或縮小的，王嗣是可以由大會議設置並變更的。換句話說，就是莫索里尼認定太子不適宜的時候便可以把他廢掉另外迎立別的王子，認定國王權限太大的時候便可以把它縮小。

大會議的開會是祕密的，不管出席人數有多少，決議通統是有效的。

第二節 莫索里尼的後繼和任免問題

依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法律，內閣總理由國王任命或罷免，但是除非到了「使他握權的經濟道德政治力量的系統消滅」的時候，國王不能把他罷免。(The King should maintain him in power until the system of economic, moral and political forces which brought him to power should come to an end.)

這樣說來，把莫索里尼推上政治舞台的「經濟的、道德的政治的力量」何時可以認為消滅，既然沒有客觀的標準；國王假若沒有「力量」去罷免莫索里尼，那「任免內閣總理」的權能就是等於空文了。並且縱使有一天國王大膽認定「使莫索里尼握權的經濟道德政治力量的系統」是已經消滅，硬把莫索里尼免職；但是那時候關於繼任的人選必須由「大會議」草擬名單由國王圈定，而那「大會議」所草擬的名單裏，也許只有一個人名：「莫索里尼。」

所以那些都是文字的花錦，還是莫索里尼自己說的話直截了當（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下院裏宣言）：

我確信我應當把統治意大利國民的工作再繼續十年或十五年。這是一個必要。我的繼任者還沒有出生。

第三節 上下兩院的產出方法和權限

第一目 上院

上院有兩種議員：第一是年在二十一歲以上的皇家的親王，但要到二十五歲以上纔有投票權；第二是國王所任命的終身議員，資格是必須年在四十歲以上，或曾任高級官吏，或曾在科學文學及其他有利於國民的事業裏建立勳名，或每年完納三千里拉以上的租稅；雖說由國王任命，實際自然是由莫索里尼任命的。議員人數沒有定額，平常總在四百人上下。

第二目 下院

下院叫做「職業組合院」(Corporative Chamber)任期五年。

法西斯蒂主張要把下院變成一個代表全國一切職業的議院，把全國一切職業的利益都綜合在下院裏，好來調和融合，構成所謂「職業組合的國家」(Corporative State)。

因此，法西斯蒂政府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發布法律，又於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九日發布條例，規定這個改革的辦法。照這些法律條例的決定：一切雇主，工人，商人和各種職業者必須各自組織工會或同業協會，必須把他們的收入的一部分捐納於這種工會或同業協會。這樣全國的雇主，工人和各種職業者便強制地被編入於無數的同業協會。這些各地的同業協會又各依職業和雇主被雇的性質組成全國的組織。主要的便是：

全國工業業主聯合會

全國工業工人聯合會

全國銀行業主聯合會

全國銀行工人聯合會

全國商業業主聯合會

全國商業工人聯合會

全國農業業主聯合會

全國農業工人聯合會

全國海空運輸業主聯合會

全國海空運輸工人聯合會

全國河陸運輸業主聯合會

全國河陸運輸工人聯合會

此外還有許多零碎的職業，如醫生，律師，工程師，畫家，雕刻師，建築師，藝術家等等，總合構成一個全國聯合會。

這些同業協會的頂上，有一個「職業部」(Ministry of Corporations)，這是內閣裏的一部，專管這些同業協會。

但是最要注意的，是依條例的第一項，凡要加入同業協會而享會員權利的，必須是「從國家的觀點具有良好的道德的政治的品行」(of good moral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from the national point of view)的人。換句話說，就是說，必須是法西主義者，或至少不反對法西主義者。所以雖然全國的雇主工人都須加入同業協會，都須繳納會金，但是能享會員權利如選舉權被選舉權之類的，實際上只有法西主義者，或至少不反對者。——非法西主義者也是必須加入的，但是只有繳納會費的義務，沒有會員的權利。

選舉下院即職業組合院的時候，就是由那些全國聯合會來提出候選人名單，就是由上述的那六個雇主全國聯合會，六個被雇者全國聯合會和一個雜項職業的全國聯合會提出候選人名單。下院議員額數是四百人，這

些全國聯合會統共可以提出倍數（即八百人）的名單，各全國聯合會可以推薦的人數如下表。

	工業	被雇者	雇主	八十人
		被雇者	雇主	八十人
	銀行	被雇者	雇主	廿四人
		被雇者	雇主	廿四人
	商業	被雇者	雇主	四十八人
		被雇者	雇主	四十八人
	農業	被雇者	雇主	九十六人
		被雇者	雇主	九十六人
	海空運輸	被雇者	雇主	四十人
		被雇者	雇主	四十人
	河陸運輸	被雇者	雇主	三十二人
		被雇者	雇主	三十二人
	其他職業（自由職業等）			一百六十人
				共八百人

此外還有各種文化的教育的慈善的團體統共可以推薦兩百個候補者，這些團體是由一個上院議員五人下院議員五人組成的委員會審查選擇，然後推薦給政府去指定，所以這些團體也最少是要不帶反法西斯蒂的性質的。

這些統共一千名的候選名單各經擬定之後，通統呈送給那「大會議」由那「大會議」來從那一千名之中自由選出四百名，並且假若大會議認為必要的時候，還可以於那一千名之外加進些別的人去湊成那四百名。於是乎把這張大會議所定的四百人名單拿去選舉。選舉的時候，全國不另分選舉區，把全國當做一個選舉區。把全國的票來統總計算。而投票人也不是對某人某人投票，乃是對那四百人的名單整個地投票。票上印好一句問話：「你贊成法西斯蒂大會議所指定的下院議員名單嗎？」投票者只須在那票上填一個「是」字或「不」字。假若開票結果，「是」字的票占多數，或「是」「不」同數，那末，那四百人便算是當選了。

實際上這個名單是決不會被否決的。因為法西斯黨把選舉權的資格限制得很嚴，並且因為縱使那名單被否決了，第二次選舉時所提出來的各名單仍然只包含法西斯主義者，所以否決也沒有用。

法西斯蒂所規定的選舉資格如下：

只有意大利人男子年在二十一歲以上或在十八歲以上而有妻子的，纔有選舉權，但還要具有左列條件之

一：

(一)繳納會金給一個同業協會的；

(二) 每年繳納一百里拉（每里拉約合中幣一角）以上的直接稅，或買了公債那公債的利息每年在五百里拉以上的。

(三) 受政府的薪俸或撫養金的；

(四) 政府認許的宗教的教士。

萬一真正那大會議所定的候選名單被否決了的時候，那末也要舉行新選舉。新選舉的時候，只有有選舉權者五千人以上的協會可以提出候選者名單，實際上那些協會和候選者都是法西主義者或同情者，每個名單所推薦的候選者人數不能超過下院人數的四分之三。那一個名單得到比較多數的票，那名單上的候選者便算全體當選。其餘四分之一的議席便依票數比例分配給其餘的名單。

所以總歸說來，下院的選舉分三道手續：

(一) 各同業協會提出；

(二) 大會議圈選；

(三) 選舉者承認。

譏諷的批評家便說：（見一九二九年春季的 *Foreign Affairs* 雜誌）

「在法西斯蒂制度之下，那獨裁者首先便選舉出他自己，其次選舉出那些選舉者，然後選舉出那些被選舉者，最後纔召集那些非選舉者來承認那些被選舉者。」

Under the Fascist régime, the Dictator, who first of all elected himself, next elects the electors, then elects the elected, and finally summons the non-electors to approve the elected.

第三目 上下院的權限

這樣苦心慘澹地造出了一個下院或職業組合院。這個苦心的目的，據莫索里尼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七日對 Buenos Aires 的 *La Prensa* 的記者說：

「我們的目的是要造出一個沒有反對派的職業組合院。我們不想要亦不需要任何的政治的反對派。」

並且這個「沒有反對派」的上下院關於立法的權限也有限得很。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法律規定：任何法律必須先經內閣總理的准許纔能提出於下院或上院。所以凡是可以引起不信任投票或其他糾紛的提案，內閣總理儘有餘裕在事前去制止。所以議會的創制權都是很受限制的。

而且他一方面，依據一九二六年正月三十一日的法律，政府可以用國王勅令的形式去變更現行法律或頒布新法律，只須「有緊急絕對的必要」。唯一的限制就是這種政府頒布的法律必須於兩年的期間內得到國會的同意，否則到期便不能繼續發生效力。但是這個限制也似乎不很有實效，因為到了兩年之後，政府又可以頒布特別法律去延長那法律的效力，或另外頒布一道內容差不多的勅令。所以行政機關可以兼有立法權，而立法機

關的立法權受行政機關的凌駕。

第二章 莫索里尼的生平

(這章是依據 Sarfatti 的莫索里尼傳)

本尼託·莫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在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出生。他的父親是一個鐵匠，名叫亞歷山多洛(Alessandro Mussolini)，後來移居 Romagna 地方的 Predappio 村裏，開一家小旅館。亞歷山多洛雖然是一個筋肉勞動者，但是並不是一個不識字的粗工，他青年時代便為得參加了社會主義的運動，被認為巴枯寧(Bakunin)和 Andra Costa 的盟友，判處三年的禁錮。本尼託的母親是一個小學教師。那小旅館裏前面喝酒的地方便成爲一個中下級鄉民的俱樂部，或辯論會的會所。亞歷山多洛最愛參加他們的熱烈而喧囂的辯論，並且不惜佐以美酒，不一定要收回酒價；背後是打鐵間，亞歷山多洛仍然不荒廢舊業。打鐵間樓上是那女小學教員的課堂。本尼託莫索里尼的出生和養育就是在那小學生，鐵釘，喝酒客人的三部奏交響樂裏。

中學畢了業，十八歲的時候，他在 Guastalla 那地方當小學教員。他管的約有四十個小學生，薪水是每月五十六里拉。他當時租房間和包飯每月是要費四十里拉。這青年教員課餘的消遣是到酒店裏去談天或跳舞。到那年暑假，他決心到瑞士去找一條好一點的出路。他打電報給他的母親，要她寄路費，她即刻電匯給他四十五里拉。

七月九日上午動身，下午到了瑞士的邊境 Chiasso，偶然買一張報看，看見一個新聞說他的父親因選舉鬭爭被拘捕，他那時真是進退維谷，但終竟決定繼續前去，在那裏換了瑞士貨幣，買票上車。那晚他始終站在窗子旁邊，月亮從最高的天空放出夢幻一樣的光線，瑞士的偉大的叢山頂上還積着厚雪，路茄諾 (Lugano) 湖像磨亮了的金屬的圓盤，星光表出不斷的默示，使得那沉思的青年添加無限的憧憬和難言的憂鬱。

他依從他的旅伴的話，在 Yverdon 下車，指靠那旅伴的一位開綢緞店的親戚，想找一點什麼事做，這是十日夜晚的十一點鐘，袋子裏還剩兩里拉和十生丁。找定一個似乎便宜的棧房之後，同他的旅伴去看那綢緞店老板，他努力談了許多話，老板倒也約他明天去吃飯，第二天又談了很久，沒有什麼結果，最後老板贈他一 Crown 做旅費，他也留下一把亞刺伯製的小刀作為交換。第三天星期五，他在 Pestalozzi 的銅像前面站了一點鐘，其次便在牀上躺了二十三小時。星期六同一個同住的失了業的塗漆匠出去，到鄰近的一個市場 Orbe 去找人雇他做一個筋肉勞動者。居然找着了。星期一起開始工作，每天做十一小時工作，每小時三十二生丁。他的工作是用一個小簍子搬石頭搬上一座正在建築中的房子的三層樓上。那一天他一共搬了一百二十一次。晚上回到棧房裏全身酸痛，馬馬虎虎地吃了幾塊馬鈴薯便和衣倒在牀上，牀就是一堆禾桿。星期二早上五點鐘又回去做工。第三天他的主人對他說：「你穿得太好了！」這句話當然是含了譏刺和責備，他一時憤火上沖，但是也只好隱忍。到星期六他對主人說他想到別的地方去，希望把工錢付給他。主人回到事務所裏，一會兒氣勢洶洶地跑出來，拿了二十里拉和若干生丁一塌塌在他的手裏，說道：「這是你的工錢，這只能夠算是偷去了的。」他聽了這話氣得

像一塊石頭，呆呆地站了半天。但是他肚裏餓得很，而且他的薄底皮鞋在那些石頭上已經穿了許多洞了。他又只得忍氣收下錢跑出去。那晚買了一雙釘了平頭釘的堅牢的皮鞋。第二天星期日早上捲起行李坐火車到洛桑（Lausanne）去，這是日內瓦湖邊位在一個山坡上的一座城市，意大利人住得很多。意大利社會主義的中央黨部就是設在那裏。

頭一個禮拜他謹慎揮節地靠他餘下的錢生活。但是到星期一，他袋子裏餘下的金屬物只有一塊鑲製的馬克思肖像。早上吃了一塊麵包，但是晚上不曉得到那裏去睡。沒有方法只好在街上隨便走，但是肚裏的飢餓也不容他走得太久，終竟在 Montbenon 公園裏瑞士古英雄威廉退爾（William Tell）銅像底下坐下。游覽的人看見他那樣子沒有不驚訝而且恐怖。

到五點鐘，他辭別威廉退爾，信步向 Ouchy 走去，沿着湖邊的美麗的堤岸。不留心天色已晚，太陽的最後的陽光和教會的鐘聲把他從默想裏喚醒。無限的憂鬱侵襲他的心頭，他站在湖邊，自己問自己是不是還值得再活一天。忽然一陣美妙的音律，打斷他的冥想，他回頭一望，看見「美堤飯店」的前面有四十人合奏的管絃樂正在抑揚頓挫。他靠在鐵欄杆上專心地賞聽，苦悶的精神和餓痛的胃囊都被安撫。但是每次曲一停頓肚裏的芒刺便越加激烈。晚飯後散步的人漸漸來了。絲綢衣服簌簌作響。有一對中年以上的夫婦就在他的身邊走過，看來像是英國人，那位夫人身上金珠輝煌，他真想說一句「給我幾個錢好去找個棧房，」但那句話到嘴唇旁邊又退回去了。

從十點到十一點在公共便所裏坐了一個小時，從十一到十二，在一個舊船底下坐了一會，夜風從薩威吹來，冷得很。他回到街上去，跑到那連繫兩個山坡的「大橋」底下，就在那裏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好奇地在街上鋪子的玻璃窗裏照自己的樣子，自己也不能認識了。偶然碰着一個同鄉，他簡單告訴了他他自己的情形，那同鄉冷笑他，但是給了他十索底(Solty)（二十索底合一里拉）。他趕快跑到一個麵包鋪裏去買一塊麵包。然後向樹林方面跑去，好像身上帶了一件寶貝，因為這是二十四小時以來頭一次得到的吃食東西。

有一晚，莫索里尼在黃昏時候，隨便跑出了洛桑的郊外，袋裏一文也沒有。那一帶芳草如茵，紅綠掩映，精小的別莊稀疏地點綴在那樹蔭草氈之間。他走近一個這種精巧的小孩玩物一樣的別莊邊旁去，窺望那天仙一樣的家庭，家長脫下上衣舒舒服服地坐在那裏，一排小孩一個比一個矮像風琴(Organ)的管子一樣，雪白的桌布上站着一盞華麗的燈，母親正在從湯鉢裏舀出湯分給大家，一同在愉快的期望裏等着。那削瘦的流浪者便慢慢地走近圍圍着紅花綠草的籬邊，喚一喚！

「有麵包沒有，給我一點吧！」

麵包是用冷酷的態度給了他了。依他的脾氣本應一把向對手的臉上一拋，但是他的餓痛了的肚子慳吝地把麵包留住了。

漸漸地他也就習慣於這種生活了。他到處流浪，靠做筋肉勞動餬口，但他的食量大，所以他的收入只夠他的吃，棧房錢就難付了。據說他是能屈能伸的，在大戰時候，他在戰壕裏，有一天一隻老鼠從湯鉢裏跳出，跑進他的

碗裏，他把那老鼠用他的長尾巴拖出來，行所無事地仍然繼續吃他碗裏的東西。但是在一家咖啡店裏假若啤酒的玻璃盅有絲毫黑點，他就會皺眉蹙額。在那時代，他的財力只能住那種下等棧房和那些來歷不清，形狀可疑的人物雜居，但是與其住那種污穢而發惡臭的棧房，他情願在野外朝天而睡。洛桑有一座橋的底下就是他常常光顧的場所，他在那裏選定了一塊乾的清潔的沙岸。有一夜驟雨來了，他看見近傍一家印刷所裏一個鉛字箱打開在那裏，他便屈就屈就，即刻睡着了。在他那青春的甜睡裏，他把一切的疲勞窮困憂慮通通忘記了。但是第二天清晨他被粗暴地推醒了。這就是頭一次碰見警察，被拘禁了一天一晚。

從此以後，他爲種種緣故，常常打攪各地的監獄。這些無數次的監獄生活不但鍛鍊了他的性格，並且增進了他的知識，例如他可以從各國的囚犯學各種的語言。

那時他常在洛桑或日內瓦，當初是搬移磚瓦，過幾個月居然成了一個有相當伎倆的泥匠。不過泥匠不是四季都可以做工的，在冬季，瑞士的冬季尤其長，建築是不能動工的，但是一個人的肚子不能休息。莫索里尼在一家酒鋪裏當一個送酒的工人。工錢雖然不多，但是他有一間樓頂上的小房間可以住。每天清早，他赤着足，沒有帽子，穿一件清潔而有補綴的汗衫，短褲子，推一輛滿載着酒瓶的小車，要去分配給小家庭，外國人或學生的寓所。那些勤儉而早起的主婦便會接過他的酒，退還空瓶，在酒價之外附帶五十生丁的賞錢，莫索里尼便一彎彎腰，說一句：Merci, Madame 再向別家去了。

一到下午，形勢便會一變。他從那樓頂小屋子下來，完全是另外一個人。臉刮得乾乾淨淨的，衣服是細心刷過

的，襪子，皮鞋，背心，上衣；甚至領結帽子俱全。他會跑路或坐火車到很近的日內瓦，和各種國籍的青年學生擁進大學裏去，在科學或文藝的井泉裏，潤澤他的渴喉。

他尤其接近俄國來的學生，對他們的虛無主義革命思想不禁衷心共鳴。法國那最早的社會革命家巴伯夫（Babeuf）尤其是他的偶像。一天被他的俄國同學們領去聽那比利時社會主義權威樊德威爾（Vanderweide）的演講，題目是耶穌基督，樊先生是要證明耶穌基督是平民的救主，社會主義的先驅。莫索里尼那時的思想，是把超人主義的尼采和極端個人主義的梭烈爾（Sorel）做基礎，添上德國哲學 康德，黑格爾，裴虛特，叔本好愛等的雜碎，最後還通到東方印度的佛陀。他們聽了樊德威爾的平凡乾燥的演講，自然很不舒服。俄國虛無主義的朋友們便一致慫恿 莫索里尼起來對辯。他便要求發言，聽衆都表示不歡迎，但樊德威爾大人大量，讓他去說。於是乎這二十來歲的青年便把他的沒有系統的德國哲學 俄國思想，傾囊倒篋地傾吐出來，從小時候傾慕的羅馬帝國說到最近發現的佛陀教義。他嘴上飛沫地咆哮完了之後，明達而飽學的比利時社會主義者纔從容不迫地滿面含笑地先獎勵他幾句，而後把那位親愛的青年同志的一番辯論批評挖苦得淋漓盡致。滿堂大笑的聲音，震動屋瓦。

他因為參加社會主義宣傳和運動的關係，常常被瑞士各州的政府驅逐，後來瑞士聯邦中他所能居住的州弄得有限得很了。一九〇四年，一天他和一個朋友辯論，雙方衝突起來了，即刻跑到郊外去用手槍決鬪，雖然沒有傷人，但是被警察抓住了。這一回就不是一州的放逐了，這一回是要放逐於全瑞士聯邦之外，幾天之內，莫索里尼便被關在火車的囚犯室裏，一直送到意大利邊境。

回國之後，一時就在家裏幫助他的父親料理家務。那時鄰近有一位年青的美麗的女子，據說還時常被他的父親請到他的店裏來幫忙，這就是不久以後的莫索里尼夫人。

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六年莫索里尼在 Carova 又當小學教員，他常去出席近處的政治集會並且常常演說。爲得他演說的熱心和言論的激烈，一年完了之後，學校便沒有續聘他了。其次他改到 Onelia 一個私立的專門學校裏教法文。一面仍然沒有拋棄他的政治運動。一九〇八年 Trent 地方的社會主義黨邀他去當那地方的工會的祕書。同時替 Popolo 報撰稿。他這時工作繁多，於正經的政治運動新聞事業之外，又研究西班牙和德國的語言文學，練習提琴 (Violin)。另外又教法文私課去補足他的僅少的薪水。但是不久又因爲在 Popolo 報上發表了不利於奧國的言論，被奧政府拘禁，又送回意大利。他在外國這樣屢次受虐待和放逐，也就是他後來民族主義思想強烈的一個原因。

一九一〇年他回他的故鄉 Forlì，當那地方社會主義協會的祕書，他自己又辦一個週刊，叫做「階級鬪爭」 (La Lotta di Classe)，從編輯到發行都是他自己幹。這時他在雜誌上峻烈地批評當時社會黨領袖們的儉安無爲的態度，批評他們眼光的短小，徒然埋頭於日常的經濟的改良，而失掉全局的視線。對於一般人的唯物主義的潮流，他揭起理想主義的旗幟。他說社會主義運動不應當是一種商業式的生意，不應當是政客的縱橫捭闔，不應當是浪漫主義者的夢想，或競技者的游藝，應當是一種精神的物質的向上的力量，應當是激動全人類最大的戲劇。他不贊成馬克思，不接受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亦不接受拉沙烈的「青銅律」，他畢竟是拉丁族，他

注重的是那社會運動的倫理的理想方面，他敬服那些拉丁族的社會思想的先驅，巴伯夫，蒲魯東，梭烈爾，從那 Romagna 的僻遠的市村裏，從那無名的週刊裏。一個聲音，一個呼號，不斷地在那裏批評，責難。使得社會黨的中央機關中央報紙也不得不轉移他們的注意。

他那時是主張革命，主張直接行動，反對議會制度，反對社會黨參加選舉競爭，或和他黨妥協。他參加各種的示威運動，各種的暴動。

一九一一年意大利乘奧國侵略土耳其的機會，也出兵占領 Libya，社會黨強硬反對。九月廿四日，莫索里尼在一個民衆大會上激動民衆去防止政府出兵。提議要用暴力抵抗，要與起國內的階級鬭爭，要用總同盟罷工去引起反叛。因這回的運動他便得到下列的罪名：

(一) 反抗官憲並對官憲暴行；

(二) 用暴力妨礙人民的自由；

(三) 用暴力封閉工場。

(四) 用暴力阻止電車，推翻車輛和貨物並損壞軌道。

(五) 損壞電話線；

(六) 推倒電信柱，奪去電線；

(七) 用暴力阻止火車；

(八)在火車路上放置一條電信柱，幾乎顛覆一列快車。

他對於最後一條的控告，強烈地否認，他說不但沒有參加那種殘暴卑劣的行爲，並且他當民衆要擁進電報局的時候，他還竭力制止，他被擠倒地下，並且被警察用刀鞘打傷背部，他說他也許贊成斬斷電線，做一種抗議的形式，但是他痛恨那放置電信桿在火車軌道上的人，因為那列車上的人是中立而無辜的。他終竟被判處五個月的監禁。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他被推爲意大利社會黨中央黨報「前進」(Avanti)的主筆。他接手之後，銷路增加到一倍以上。

一九一四年在歐洲大戰爆發之前，意大利到處發生暴動，就是所謂「赤星期」(Red week)，從六月七日到十四日，米朗，褚林，波洛尼亞和許多大都會裏，工人大罷工，在 Ancona，Rimini，Forli 等地方臨時組織的行動委員會掌握政權，圍攻戍兵，焚燒教會。但終於被政府鎮壓，莫索里尼起初也贊助，後來也主張停止，因爲他說那種不時的無準備的罷工和暴動只能用來鼓勵革命精神，但不能達到任何具體目的。

這年秋天歐洲大戰爆發。莫索里尼反對意大利參戰，主張「絕對的中立」。但是後來漸次傾向於主戰，到這年年底他因和社會黨的領袖人物意見不一致，他不願意長久作「言不由衷」的主筆，他便毅然辭職，離開 Avanti 報。他即刻找到四千里拉作資本，租定兩間狹小的房間，糾合幾個和他一同離開「前進」報的同志，創辦一個新報。報名叫做 Il Popolo d'Italia 「意大利人民報」，報頭上仍然標明是社會主義的報紙，那時他仍然是社會

主義者，要打破現狀，打倒資產階級，推翻王政，他說他那時並不想反對社會黨或它的報紙，但是想創辦一個報紙去發揮他的獨立的，自由的，個人的意見。

發刊詞就是一篇猛烈地主張參戰的文章。這報一發出之後，社會黨便認為違反黨義，背犯黨紀，在大會上決議開除莫索里尼黨籍，莫索里尼要求發言的時候，便被「賣黨者」、「劊子手」等喚聲阻止。但是最後他高喊幾聲：「我是並且將來還仍然是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是我的筋肉裏的要素！」

這時起，他纔想到把他那些同志組成「革命行動團」(Fasci di azione rivoluzionaria)，後來大戰後又改名為「戰士團」(Fasci di Combattimento)。他那時仍然沒有脫掉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他厭棄黨的紀律的拘束，他主張造出一種自由的結合，各人保持他的良心的主張，不受任何規則的拘束，但是準備一切的艱難和犧牲。在一九一五年最初組織的時候，據說便羅致了五千團員。他那時主張參戰，說參戰，對外可以希望達到改組國際關係的目的，對內可以希望實現革命。他說他所主張的參戰，不是溫和主義者，國家主義者，帝國主義者的參戰，乃是革命主義者，反憲政主義者的參戰，要掃蕩舊的資本工業主義的惡毒，纔能建設新的理想世界。

同是一九一五年春天，詩人但隆齊阿(Gabriele d'Annunzio)從法國回國，到處演說主張參戰，莫氏一派的主戰論聲勢頓高。

五月，意大利居然被捲進戰爭的漩渦。於是社會黨的「前進」報便不斷地冷笑莫索里尼說：「爲什麼還沒有聽見那位有名的參戰論者上前敵去參戰呢？」到那年秋天，莫索里尼那一個年輩的人接到動員令，那「意大

和「人民報」的主筆便真是投筆從戎。以一個普通兵士的資格，參加前敵去了。這年秋天，他在 Alto Isanzo 的戰壕裏。他在戰壕裏很引起袍澤間的敬服，凡是需要勇敢或勞苦的事情，他總是一人當先。因功升爲排長，後來升到軍曹 (Sergeant) 但終竟沒有升到士官，試把他所發表的從軍日記譯出一節，來看看他的軍隊生活的一斑。

「戰壕裏的生活是一種自然的生活，——原始的，多少是單調的，每天清早大家就準備齊整了。要睡覺隨時可以去睡。日間我們不幹什麼事情。要到別一隊裏看朋友也可以去，只要肯冒那毫不容赦的彈礮的危險，沒有事幹便打打紙牌或別的遊戲。放礮的時候，我們就來計算回數。每天唯一的娛樂，就是飲食品的分配。」

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們開始一個炸彈的攻擊，他旁邊一個中尉手裏的炸彈爆裂，死傷好幾個人，莫索里尼遍體鱗傷，暈倒不省人事。醒過來的時候，找出他自己在 *Dobardo* 的救護場，不久便送到醫院裏，這消息傳到米朗的時候，轟動一時。因爲他的傷情也是出人意外，全身共四十二處！國王親自來院慰問。各報紙爭得登載詳情。有一個報紙不小心登出醫院的照片並註明所在的地方。即刻就被敵方探悉，於是敵方便派飛機來病院的空中拋炸彈。他的日記裏說：

「三月十八日早晨八時。一架飛機的聲音……一夥炸彈掉在病院的近旁。又一個。第三個。看護婦竭力鎮靜。她說「或許他們沒有看見病院屋上的紅十字旗。」

「又一個……樓底下，手術或換藥仍然如常進行。一道濃厚的白煙充滿屋子裏。一座病舍被炸損了。」

傷兵受了恐怖倒回牀上。叫哭聲充滿全院。炸損了的病舍裏的傷兵都被抬到我們這邊來了。醫生也來幫助安慰他們。炸彈還繼續落下。每一次的爆發都跟着一次的死一樣的沉默。最後炸彈停了。醫生進來宣布一切傷兵都要搬到別處去。我必須留在這裏，因為我不能動。醫生們和看護婦們都不走，但傷兵中只有我一個人不移動。天黑，沉靜。」

傷處大致平癒了之後，他便被送回米朗。

那時意大利參戰已經有了兩年，國內的人看見戰事延長，沒有勝算，有的便漸漸懷疑，是否應當繼續那樣的犧牲？莫索里尼便斷然挺身反對這種猶豫的傾向。他的傷還沒有全好；但回到人民報館去繼續他的論爭。他說：

「縱使有千萬的槍礮機關槍有什麼用處，假若物質的武裝充分而精神的武裝欠缺。」

一九一八年十月，意軍攻勢得利，越過到 Piave 河的左岸，奧軍繼續敗退，奧政府求和，要求威爾遜出來商議條件。

大戰完結之後，大批的軍人從前敵回來，沒有職業，許多在大戰期中新設的軍用品製造廠這時必須停止製造，把成千成萬的工人拋在大路上。政府對這些問題沒有準備。失業問題使得社會上形勢險惡，意大利的國幣里拉一天一天跌價。政府的外交也是猶疑軟弱，意大利人所希望的 Fiume 及 Dalmatia 也沒有收回的希望。

在這失望和苦痛之中，布爾雪維克主義乘間而入。休戰後四個月，一九一九年二月在米朗已經有共產黨的示威運動。

這時莫索里尼便堅決地反對那新起的布爾雪維克運動。這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米朗一個小會場裏開他們的「法西」(Fasci)的第一次大會，到的共有四十五人。那時莫索里尼在人民報上說：

「有幾萬的無產者在羣情憤激的街市裏列隊遊行，高呼列寧萬歲，這是沒有什麼稀奇的。他們是平民，他們是羣衆。他們需要一個英雄，他們需要一點什麼東西給他們信仰。舊的偶像倒了之後，他們必須立起新的。但是我們，個人主義者，不能對這些新神去鞠躬。我們不能不批評那新神所示的信條，不能不拒絕在羣衆膜拜的俄國偶像之前鞠躬禮拜。我們是過於保守。是的，那些自己以為大悟澈底的人的那種輕蔑的優越的微笑我們也是留心的。但是我們仍然信賴保守的本能，堅持西方的文明，固執個人的權利，擁護個人的自由，那普魯士軍國主義所歷不碎的自由，俄羅斯的獨裁者也一定打不破的。」

「社會主義對着被欺罔的羣衆們所懸為理想的社會，不過是十一世紀野蠻時代的復活。」
從那時起，意大利人民報的小報題「社會主義日刊」變為「戰士和生產者的報紙」了。那時莫索里尼對社會主義的態度根本改變。他說：

「我並不想替資本主義或資本家辯護。他們也是和一切人類一樣有他們的缺點。我祇說它們的效用的可能還沒有消滅。社會已經採用了社會主義的一部分信條，而且沒有發生毛病。……資本主義已經經過了那戰爭的試練，還有力量可以肩負和平的重擔。它不是僅僅的財富的聚積，乃是若干世紀所產出的價值的整頓，選擇，精製。所以從那俄羅斯的寒室裏雖然照出了那共產主義的慘白色的星光。——在大

困厄時代常常出現的主義——但是他們仍然要去請託樊德璧 (Vanderbilt) 斯丁納 (Stinnes) 那些大富豪，仍然要實行那些公認為資本主義的原則。有許多人想，我也是其中的一個，資本主義現在還纔到它的歷史的起首。亞細亞，阿非利加，甚至於阿米利加，澳大利亞的廣漠的版圖還在等待發展。資本主義從歐洲發散，一定會蓋被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肩膀還不夠強，去擔負教化那些疆土的重任。無產階級仍然還得緊緊跟隨在資本家的背後，到一定的時期纔和他們商量，瓜分獵品，把靠生產剩餘為生活的右翼或左翼的寄生份子擲在旁邊。」

同時他對於歐洲通行的議會政治，也採取法國那些「法蘭西行動」派的反議會思想。他認定近代的所謂德謨克拉西也是和布爾雪維克一樣地破了產，遠見和預防是一種知識的財產，不能夠委任給數量去決定，必須從個人的選擇纔求得到。議會不過是辯論空談的機關，不過是選舉競爭的獎品。

法西斯蒂 (Fascist) 這字是從「法西」fascies 這字來的。fascies 是古羅馬執政官的侍從武官 (lictors) 所背的棍棒的一束，是象徵「權威」的。(fascia 就是束薪的繩) 因為莫索里尼厭棄普通的政黨，不願用「黨」字，所以特別用「法西」Fasci (束，或團) 這字，把他們的黨叫做「戰士和生產者一束。」

一九一九年，法西派和社會黨鬪爭越加劇烈。四月法西派燒掉「前進」報館的印刷所。

九月，但隆齊阿拋棄他的由羅馬到東京的飛行計劃，率領他的徒黨越過國境占領「府墨」(Fiume)。這「府墨」和「達爾馬奇亞」(Dalmatia) 都是當時意大利人所要求的目的。達爾馬奇亞地方居民還不是意大利

利人而且有兩種語言，府墨是人種和語言都是完全意大利的，所以但隆齊阿占領府墨之後，意大利政府雖然斥責他的輕率，但是頗激起一部國民的熱情，莫索里尼一派尤其熱烈地聲援。——這府墨在莫索里尼執政後一九二四年三月居然歸併給意大利。

那時承着大戰後經濟的疲憊，加上布爾雪維克的煽動，社會恐慌不安。到處常常發生罷工，為一點毫不要緊的事件便罷起工來。無產獨裁的思想充滿一般人的腦筋，里拉跌到戰前四分之一的價格，一般人民受了戰爭的打擊和共產主義者的煽動，便埋怨參戰的軍人，兵士和軍官往往在街上被羣衆唾罵侮辱，陸軍部甚至下令勸告暫時不要穿軍服出外，免得發生事端。

那年的總選舉，法西派一個也沒有當選。莫索里尼所得的票也少得很。而他的窗子底下常常有反對他的示威行列經過。

一九二〇年以後形勢愈加險惡，有幾處軍隊叛變。一九二一年二月米朗的 Diana 劇場被共產黨用炸彈轟擊，打死許多無辜的聽衆，血肉橫飛。

法西派向來替參戰辯護，向來留心聯絡參過戰的將官兵士，依軍隊的組織組成團體。乘這次慘案的機會，纔把他們的軍隊團體公然現出來，每隊有一個名稱，有一個隊長，有一面隊旗。The Nazario Sauro, The Cesare Battisti, (都是大戰中出名的人物) The Mussolini, The Intrepid, The Enrico Toti, The Company of the Carroccio, The Company of the Dead 等等就是各隊的隊名。法西派到處在大街上對共產黨作反

示威運動，到處和罷工工人鬪爭，想撲滅罷工風潮，往往演出流血的慘劇，人民報館所在的街口，每逢有什麼社會黨或工人的示威運動或馬克思的紀念日，便有軍隊來把守，防止雙方衝突，有時他們還用草稈敷地，以便休息。

一九二一年五月下院改選，法西派大勝，從一個議席沒有一躍得到三十三議席。

一九二二年六月全國工人總罷工，八月又宣布要實行全國大罷工，革命的呼聲一天一天高漲。十月政府想任命一個閣員專門去對抗革命運動，莫索里尼就被他們邀請擔任這個不管部的閣員的席位，但是他不願幹那種有責任而無權力的工作。

十月二十七日 Cremona 的法西斯蒂占領電報局電話局郵政局和其他政府機關。第二天莫索里尼下全國法西黨總動員令，指定四個人組織四頭會議，在他自己監督之下總管軍事政治的指揮。他們勸告國家的正式軍隊嚴守中立，布告各界人民和機關服務人員安心本業，法西的目的只在改組政府，不罪無辜。

第二天意大利北部各州和中部都被法西占領，意大利的地理的中心點 Perugia 被選定為軍事的大本營。首相 Facta 想用武力鎮壓，宣布全國戒嚴，但意王不肯簽署命令。議會裏的領袖們提議把 Salandra 做首相，邀莫索里尼入閣，他們對法西領袖們說：「你們的莫索里尼不是連次長都沒有當過的嗎？」但莫索里尼仍然不妥協。Fara 將軍發布命令：「星期一清晨法西隊伍必須進羅馬城。」

十月二十九日莫索里尼在米朗接到意王的侍從武官 Citadini 的電話，說意王要求他即日回羅馬來，想委任他組織內閣。三十日莫索里尼在浩蕩的法西隊伍陸續開進的國都羅馬，穿着黑衫在意王面前拜受大命。

附錄 重要參考書目

關於各國政黨的參考書，當然是舉不勝舉，有掛一漏萬的危險。最靠得住而詳盡的，有議會的議事錄，有各政治家的全集演說集，有各黨臨時所印的小冊子宣傳紀述文件等等。現在姑且就我所認為重要的略舉如左：

(一) 關於各國一般的

Annual Register.

Annuaire generale de la France et le l'Étranger. Paris.

Statesman's Yearbook.

Seignobos: Histoire d'Europe depuis 1814.

Davis and Mallory: A Political Handbook of the World
(1928).

Guido de Ruggiero: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Liberalism. London, 1927. Translated by Collingwood.

Lowell: Governments and Parties in Continental Europe.

Ostrogorski: 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F. Clarke. 1902, MacMillan Co., London.

W. B. Munro: 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 1927, MacMillan Co., N. Y.

O. Frederic Austin Ogg: 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

1928, MacMillan Co., N. Y.

P. O. Ray: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arties and Practical Politics. 1917, N. Y.

各國政黨 日本外務省調查編纂(顧樹森譯)

(二) 關於法國的

Barthelemy: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 Paris, 1919.

Bourgin, Carrere et Guerin: Manuel des Partis politiques en France. Paris, 1928.

Buell: Contemporary French Politics. London, 1921.

Recouly: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Paris, 1927.

E. M. Sait: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France. London, 1921.

Soltau: French Parties and Politics. London, 1922.

Vizetelly: Republican France: Her Presidents, Statesmen and Policy. London, 1914.

Zevaes: Histoire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Paris, 1926.

Lavergne: Année Politique. Paris.

Corcos: Catechism des Partis Politiques en France. Paris, 1927.

Dabany: Guide general des Elections. Paris, 1928.

Charles Benoist: Les Lois de la Politique française. Paris, 1928.

Ch. Maurras: Enquete sur la Monarchie.

Le Programme de Naney. Paris, Giard. 1907.

Vandervelde: Le Socialism contre l'Etat. Paris, 1918.

Martin Saint Leon: Les deux C. G. T., Syndicalisme
et Communisme. Paris, Plon. 1923.

(三) 關於德國的

Berystraeszer: 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im
Deutschland. Mannheim, 1924.

Brunet: La Constitution allemande du 11 août, 1919.
Paris, 1921.

Daniels: The Rise of the German Republic, London,
1927.

Gooch: Germany. London, 1925.

Jackh: The New Germany. London, 1927.

Oppenheimer: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German Republic.
London, 1923.

Vereil: La Constitution de Weimar et le Principe de
la Democratie allemande. Paris, 1923.

Cambon: L'Allemagne nouvelle. Paris, 1923.

Legge: Rhyne and Revolution in Germany. London,
1918.

Pernot: L'Allemagne d'Aujourd'hui. Paris, 1927.

Aulneau: Le Drame de l'Allemagne. Paris, Alcan, 1924.

Beaumont et Berthelot: *L'Allemagne. Lendemain de Guerre et de Revolution.* Paris, Collin, 1922.

R. Tourly et Z. Lvovsky: *Hitler.* 1932, Paris.

Heuss: *Hitlerweg,* 1931.

G. Feder: *Das Programm der N. S. D. A. P.* 1930, Muenchen.

(四) 關於英國的

Anson: *Law and Custom of the Constitution.* London, 1900.

Bagehot: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London, 1913.

Ross's *Parliamentary Record, Annual.* London.

Siegfried: *L'Angleterre d'Aujourd'hui.* Paris, 1924.

Webb: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New edition. London, 1928.

Hobhouse: *Conservatism.*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Hugh Cecil: *Liberalism.*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R. MacDonald: *The Socialist Movement.*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Lawrence Lowell: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 N. Y., 1927.

Pease: *History of Fabian Society.*

Disraeli: *Whigs and Whiggism.* London, 1913.

G. G. Butler: *The Tory Tradition.* London, 1914.

- T. E. Kebbel: *History of Toryism*, 1886, London.
W. L. Blease: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Liberalism*,
1913, London.

(五) 關於美國的

- Adams: *The Monroe Doctrine*. Boston, 1914.
M. L. Beard: *A Short Story of American Labor Move-
ment*. N. Y., 1921.
V. Bryce: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London, 1910.
J. Fiske: *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N. Y., 1885.
Alex. Jonston: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s*. N. Y., 1898.
Siegfried: *Les Etats-Unis d'aujourd'hui*. Paris, 1927.
Stanwood: *History of Presidency*. Boston, 1898.
Ch. Ed. Merriam: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N. Y.,
1927.
B. C. Brooks: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oral Methods*.
1924.
H. R. Bryce: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1927.
A. H. Holcombe: *Political Parties of Today*. 1924.
M. Ostrogorski: *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
tical Parties*. 1902.
M. Ostrogorski: *Democracy and the Part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0. A condensation of the larger
work.

- Porter: National Party Platforms. 1924.
- P. O. Ray: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arties and Practical Politics.
- E. A. Robinson: Evolu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1924.
- E. Kimball: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U. S. 1920, Ginn and Co., N. Y.

(六) 關於蘇聯的

- Lydia Bach: Droit e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Russie soviétique.
- Russia Today: Official Report of the British Trade Union Delegation. 1925.
- Russia After Ten Years—Report of the American Trade Union Delegation to the Soviet Union. 1927.
- Mavor: Russian Revolution. MacMillan.
- Keynes: A Short View of Russia. 1925.
- Trotsky: The Real Situation in Russia, 1929 Harcourt.
- Sanalev and Segal: Soviet Union Year Book.
- Chase: Soviet Russia in the Second Decade, 1928.
- Stalin: Leninism, 1928. Allen and Unwin.
- Miliukof: Russia Today and Tomorrow.
- Ful p-Müller: 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
- Vanguard Studies of Soviet Russia Edited by Jerome

Davis. N. Y. 1927.

(七) 關於意大利的

Mussolini: My Autobiography.

Margheria and Sarfatti: The Life of Benito Mussolini.
1925.

Sturgo: Italy and Fascismo.

Salvemini: The Fascist Dictatorship of Italy.

Nitti: Bolshevism, Fascism and Democracy.

Fox: Italy Today.

Survey of Fascism. 1928.

J. S. Barnes: Fascism,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H. W. Schneider: Making of the Fascist State. 192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 Y.

(八) 關於日本的

日本政黨史 林田龜太郎著

明治大正政界側面文 林田龜太郎著

日本憲政史 尾佐竹猛著

政界橫縱記 久木獨石馬著

自由黨史 阪垣退助監修

立憲政友會史

大日本政黨史 若林清著

明治憲政史 工藤武重著

帝國議會史 同上

河野磐州傳	
大日本政黨發達史	上野熊藏編
伊藤博文祕錄	平塚篤編
尾崎行雄大演說集	雄辯會
犬養木堂大演說集	同上
島田三郎全集	
永井柳太郎大演說集	雄辯會
濱口雄幸大演說集	同上
日本政黨之現勢	茗荷房吉
日本論	戴季陶著